

宋慈 4

洗冤笔记

大结局

跟随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
破奇案、洗冤情、寻真相

巫童 著



微信读书出品

宋慈⁴ 洗冤笔记

大结局

跟随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
破奇案、洗冤情、寻真相

巫童 著

 微信读书出品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1. [封面](#)
2. [版权信息](#)
3. [引子](#)
4. [第一章 破鸡辨食](#)
5. [第二章 隐姓埋名的和尚](#)
6. [第三章 客舍旧案](#)
7. [第四章 岳祠案的前因后果](#)
8. [第五章 舍生取义的刺客](#)
9. [第六章 主守自盗](#)
10. [第七章 被典当的凶器](#)
11. [第八章 第三次入狱](#)
12. [第九章 真凶落网](#)
13. [第十章 万事皆休](#)
14. [尾声](#)

宋慈 4

洗冤笔记

大结局

跟随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
破奇案、洗冤情、寻真相

巫童 著



 微信读书出品

版权信息

书名：宋慈洗冤笔记4

作者：巫童

联合策划：果麦文化

本书由微信读书出品并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引子

甲士前后护卫，夏震随行在侧，韩侂胄乘坐的轿子逐渐远离了刘太丞家。

“当日你入宫面圣，举荐宋慈查案，此事我未予追究。”帘布垂遮的轿厢之中，韩侂胄声音低沉，“如今你在刘太丞家露面，公然替宋慈解围，是越来越不把我这个叔公当回事了。”

韩絮也身在轿厢之中。她倚靠壁板，微低着头，不久前在医馆里那副讨人喜欢的乖巧模样，此刻已是分毫未见。

原来当初何太骥死在岳祠后，韩侂胄的本意是让时任浙西提点刑狱的元钦接手此案，然而韩絮听说宋慈在岳祠当众辨析案情的事后，入宫求见皇帝赵扩，极力言说宋慈公正无私，请求让宋慈戴罪查案，自证清白。出于已故恭淑皇后的缘故，赵扩对韩絮甚为宠爱，破例答应了这一请求。韩侂胄在宫中多置眼线，很快获知了此事，彼时的他不认为区区一个太学生能掀起什么风浪，又想着此案牵连杨家，让宋慈出面查案也好，倘若出了什么岔子，一切罪责皆可推到宋慈这个外人身上了，于是顺水推舟，迎合上意，也出面保举宋慈查案。

“叔公是要做大事的人，”韩絮开口了，声音很轻，“何必非要与一个学子计较？”

“你也知道我要做大事。”韩侂胄加重了语气，“你虽为郡主，受圣上宠爱，可你不要忘了自己姓什么。当年若没有我，你姐姐能当上皇后？你能做得了郡主？北伐当前，玠儿不懂事也就罢了，连你也来给我添乱。”

“我从没有添乱之意。宋慈对叔公多有得罪，但他为人耿介，品行端直，这么做只是为了查案。还有当年他娘亲那起旧案，我也是有所耳闻……”

听到韩絮言语间维护宋慈，还提及宋慈亡母的案子，韩侂胄的脸色越发难看，忽然喝道：“停轿！”

行进中的轿子一下子止住，停在了灯火如昼的大街上。

“你下去吧。”

“叔公……”

“下去！”韩侂胄眼睛一闭，似在极力克制心中怒火。

韩絮面若冰霜，点了点头。她不再多言，掀起轿帘，自行下了轿子。

站在街边，目睹韩侂胄的轿子在众甲士的护卫下沿街远去，韩絮不禁仰起头来，凝望着漆黑无尽的夜空。当她再低下头时，繁华的临安街头，被甲士分开的行人早已合流，恢复了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她在这份热闹中默然转身，朝锦绣客舍的方向慢行而去。

就在韩絮往前行走时，其身后不远处，两个醉汉勾肩搭背，正晃悠悠地走在街边。

“若是教我知晓，那日在.....在侍郎桥上，是哪个浑蛋推我下河，看我不.....不打他个半死！”左侧的醉汉身量稍高，脸上长了不少麻子，看起来年纪尚轻，说起话来却很是粗鲁。

右侧的醉汉个头瘦小，生得獐头鼠目，竟是曾因杨茁失踪案入过狱的窃贼吴大六。吴大六看起来比左侧醉汉年长了十多岁，笑道：“我说贾老弟，这都好些天了，你这口气还没消啊？”

“如何消得了？”左侧醉汉名叫贾福，恶狠狠地说道，“一提起这事，我便气不打一处来！”

原来不久前的初十深夜，他在青楼吃醉了酒，回家时赶上下雨，衣服鞋子很快被淋湿了。他瞧见街边屋檐下有个乞丐蜷缩着身子在睡觉，天寒地冻的，那乞丐还穿着一双木屐，裹着不知从何处捡来的襦袄。虽然襦袄和木屐都很老旧，但看起来还算干净，应该是刚捡来没多久，最为重要的是，这两样东西都是干的。他当时酒劲上头，想到自己全身湿透，竟莫名起了恨意，眼瞅着周围没人，便朝那乞丐狠踹了几脚，将襦袄和木屐抢了过来。他蹬着木屐，拉起襦袄遮头挡雨，醉醺醺地往前走了一段路，来到了侍郎桥头，忽见桥上有人正打伞赶路。当时已是后半夜，又因为夜雨湿冷，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打伞的，他想也不想，追上去钻进伞下，本意是想借伞避避雨。哪知那人根本没瞧他一眼，忽然用力一挤，将他撞下桥、摔

进了河里，这下他从头到脚、里里外外湿了个透。等他骂骂咧咧地爬上岸时，那打伞之人早已不见了踪影。虽然此事过去了好几天，但他越想越气，忍不住张牙舞爪，对着身前乱踢乱打，便如抓住了那打伞之人一般殴打泄愤。这几下发泄之后，他忽然手脚一顿，直勾勾地盯住了前方。

吴大六见贾福双眼放光，顺着向前望去，瞧见了前方不远处的韩絮。韩絮衣饰华贵，身姿婀娜，即便身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仍是尤为出众，惹人注目。

“贾老弟，你可少看几眼吧。”吴大六勾紧贾福的肩膀，“这等天鹅肉，你是吃不到的，看了也是白搭。”

“你这是……骂我是癞蛤蟆？”贾福突然恼了，一把推开吴大六，“我家里那老不死的，过去在宫里当过差，得了不少钱财，只是不知被他藏在了哪里……哪天让我得着这笔钱财，你看我吃得着这天鹅肉不！”

撂下这话，贾福不再搭理吴大六，一个人气冲冲地走了。吴大六也不追赶，瞧着贾福离去的背影，鼠眼一眯，不屑地冷冷一笑，用力甩了甩搭过贾福肩膀的手，好似那手沾染了污秽，非得甩干净不可。

贾福和吴大六分开后，并未立刻归家，而是一路远远跟随着韩絮，一直跟到了锦绣客舍，眼看着韩絮走进了客舍之中。他在客舍门外站了好一阵，用力地咽了咽口水，方才摇摇晃晃地离开。

第一章 破鸡辨食

上元节当天，偌大一个锦绣客舍安静得出奇，当宋慈走进客舍大堂时，映入眼帘的只有掌柜祝学海一人。附近的太学正在举行盛大的视学典礼，住客们大都赶去了那里，毕竟谁都不想错过一睹圣容的机会，就算见不到皇帝真容，能见识一下万人空巷的泼天热闹，下半辈子的谈资便有了。客舍里的伙计们也是这般想法，祝学海便让伙计们都去了，只他一人留了下来。这家客舍是他的命根子，总得有人留下来照看，且以前客舍曾被偷过很多次，他也是被偷怕了，可不想再被窃贼光顾，再说住客也没全走光，还有一位客人留在客房里，一直没有出来。

“宋大人。”祝学海正在柜台整理账本，一眼便认出了来人。

宋慈点了一下头，径直向行香子房走去。祝学海没有过问宋慈的来意，甚至没向宋慈多瞧几眼，继续埋头整理那几册账本，尽管那几册账本早已叠放得整整齐齐。

宋慈来到行香子房外，叩响了房门。

“进来。”房中传出了韩絮的声音。

门未上闩，宋慈一推即开，只见床头一面铜镜前，韩絮手持金钗，正在梳绾发髻。韩絮并未回头，朝镜子里看了一眼，道：“宋公子，你来了。”

宋慈一入房门便止步，就那样隔着一段距离，望着韩絮的背影，道：“郡主带话与我，不知是何用意？”

原来方才宋慈与刘克庄、辛铁柱等人一起等在前洋街上，准备在圣驾离开时拦驾上奏，以求得虫达尸骨一案的查案之权。然而就在等候之时，忽有一人挤进人群，来到宋慈的身边，悄声道：“宋大人，行香子房的客人有请，让小人转告你三个字——禹秋兰。”

宋慈急忙转头，见传话之人是上次去锦绣客舍查案时，那个在行香子房外偷瞧韩絮洗浴的伙计。那伙计传完话后，飞快地挤出人群离开了。宋慈原本平心静气地等待着，这一下却是心绪急剧起伏，只因“禹秋兰”这三个字。他已经很多年没听人提起这三个字了，那是他已故母亲的姓名。他不知行香子房的客人还是不是韩絮，但既然提及了他母亲的名字，无论对方是谁，无论是何目的，他都要去见这一面。他留刘克庄在前洋街，也没让辛铁柱随行，独自一人来到了锦绣客舍，来到了行香子房。

韩絮没有回答宋慈这一问，道：“数日之内，这已是你我第三次见面了。宋公子，你当真不记得我了？”

宋慈的目光落在铜镜上，望着镜中的韩絮，没有说话。

“绍熙元年三月，”韩絮梳绾发髻的手一顿，轻声提醒了一句，“百戏棚，林遇仙。”

宋慈忽然神色一动，像是猛地一下想起了什么。绍熙元年是十五年前，那一年的阳春三月，正是他随父母初次踏足临安的时节。他怔怔地望着铜镜，只觉镜中本就模糊的身影，变得越发迷离惆怅。恍惚之中，他仿佛看见了五岁的自己，踮着脚尖，出现在铜镜深处……

“娘，这镜子好清楚呀！”

“娘，这只浴桶和我一样高呢。”

“娘，墙上这么多字，写的是什么呀？”

初次踏足京城临安，入住这么好的客舍，时年五岁的宋慈在行香子房中奔来跑去，这边瞧瞧，那边看看。禹秋兰站在衣橱前，将原本已算干净的衣橱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两遍，擦拭得一尘不染，这才将叠好的衣物鞋袜一件件地放入衣橱。她不时转头瞧一眼宋慈，见宋慈站在墙角，一边倚靠着屏风，一边看着墙上的题字。那屏风收折起来，立放在墙角，若是倚靠得太用力，说不定会有倒下的风险。禹秋兰还没来得及提醒宋慈，便听宋玠的声音响起：“慈儿，别靠着屏风，小心倒下来打到你。”

禹秋兰朝宋玠看了一眼，眼角几缕皱纹舒展开来。她与宋玠做了多年夫妻，一直不得儿女，直到宋玠四十来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宋慈一天天长大，年年岁岁安然无恙，对她而言已是莫大的幸

福，如今宋玠入京通过了有着“春闱”之称的省试，只剩下最后一轮殿试，可谓又是一大喜。大宋殿试原本是要黜落士人的，然而在仁宗朝时，有个叫张元的士人，因多次殿试落第，愤而投奔西夏，替西夏出谋划策，接连大败宋军，致使大宋朝廷震动，君臣不安，于是仁宗皇帝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那以后，只要入京通过省试，便可成为进士，殿试只列名次，参加殿试后皆可做官，如此一来，对每个士人而言，通过省试便成了天大的喜事。宋玠为此特意在殿试之前，将他们母子二人接来临安，共享这份喜悦。禹秋兰自然是欣喜的，她见过丈夫寒窗读书十余载的苦，见过丈夫多次科考落第的难，尤为明白丈夫达成所愿的不易。宋玠特意选择了锦绣客舍落脚，一来这家客舍颇具规模，又以干净整洁出名，房钱还比其他同等大小的客栈便宜，妻儿难得来一次临安，他想让妻儿住得舒适些；二来这里紧邻太学，他早年在蓝田书院求学时的同窗好友欧阳严语，如今是太学的学案胥佐，正好方便与其往来叙旧。

对于年幼的宋慈而言，临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白天里，他随父母前往西湖游玩，入夜后，又一起逛了城中的夜市。西湖天造地设般的美景，年幼的他还不懂欣赏，但夜市就不一样了。各种好吃的好玩的，诸如香糖果子、水晶角儿、行灯画烛、时文书集等，可谓琳琅满目，这般夜市是家乡建阳小城从没有过的。他吃了很多，玩了很久，又见父亲精挑细选了一支银簪子，亲手插在母亲的头上，母亲为此脸颊发红，看得他嘻嘻发笑。他又听父亲说，临安本地人在夜市上吃饱喝足后，大都会去勾栏瓦舍，那里百戏杂陈，雅俗共赏，尤其近来有一位声名鹊起的大幻师林遇仙，每晚都在中瓦子街的百戏棚表演，其

幻术奇异绝伦如神仙妙法，无数人争相前去观看。只是这头一天游玩得实在太累，父亲打算第二天晚上再带他和母亲去观看幻术，还说之后再挑个天气晴好的日子，一起去城北的浙西运河，听说运河对岸有一片桃林，三月里花开正好，正是赏花的好时节。宋慈为此满怀憧憬，非常兴奋，过了好久才睡着。

翌日天明，早市开张。宋慈早早醒来，随父母一起上街吃早饭。他吃着热气腾腾的七宝粥，心里却惦记着林遇仙的幻术，只盼白天快些过去，夜晚赶紧到来。就在一碗粥快吃尽时，他忽然听见身边传来瓷碗摔碎的声音，接着一个孩童以尖锐的声音叫道：“这么难吃的东西，也配叫七宝粥？我家狗吃的都比这好！”

宋慈随声转头，只见洒了一地的七宝粥前，站着一个服饰华美的孩童。那孩童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摔了碗就要走人，身边跟着一个矮壮汉子，瞧起来像是其下人。

粥铺摊主忙道：“小公子，这粥钱……”

说着，粥铺摊主想上前拦下那孩童。

那矮壮汉子突然左手一抬，一把掐住粥铺摊主的下颌。粥铺摊主被迫仰起了脖子，连连摆手讨饶。那矮壮汉子松开了手。粥铺摊主捂着下巴，又惊又怕，再不敢阻拦，至于粥钱和摔碎的瓷碗，那是半句也不敢再提。那孩童朝地上的七宝粥啐了一口唾沫，一脚将地上的瓷碗碎片踢飞老远，这才掉头离开。那矮壮汉子的右手一直拢在袖中，左手摸出几枚铜钱，丢在洒满一地的七宝粥里，随那孩童而去。

那孩童便是韩侂胄的养子韩玠，彼时方才十岁。韩玠本是韩侂胄故人之子，是由韩侂胄的妻子吴氏做主，将其收为了养子。虽说是养子，可吴氏一直不能生育，于是将韩玠视如己出，对其甚是宠溺。吴氏乃太皇太后的侄女，韩侂胄能成为外戚勋贵，官至知阁门事，都是仰仗太皇太后之力，因此对吴氏宠溺的这个养子，他从来不敢过多管教，以至于韩玠小小年纪，便养成了顽劣霸道的性子。今日一早，韩玠离家外出，想着来早市上找些好吃的，再四处寻些乐子，哪知吴氏得知他离家，立刻派了虫达跟来。虫达孔武有力，身手了得，说是下人却又不是下人，更像是韩家私养的门客。韩侂胄和吴氏不管有何差遣，虫达都能办得妥妥当当，所以韩玠每次离家外出时，吴氏怕韩玠出事，都会差遣虫达跟随，以便随时随地保护韩玠，只是虫达为人冷言寡语，不似其他下人那样百般讨好韩玠，因此很不得韩玠的喜欢。韩玠每次离家，都会想各种法子甩掉虫达，可虫达总能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他身边。今早虫达又跟来了，他大为扫兴，吃什么都没胃口，还被七宝粥烫了嘴，气得他当场摔碗走人。

韩玠刚一离开粥铺，虫达的脚步声便紧随而至，令他大为烦闷。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老人，挑着鸡笼，步履匆匆，与韩玠错身而过的瞬间，鸡笼稍稍蹭到了韩玠的衣服。韩玠嘴巴一歪，一把将那老人拽住。

那老人得知自己不小心撞到了韩玠，连忙赔不是，想要离开。韩玠却不让那老人走，朝左右鸡笼各瞧一眼，见是六只肥鸡，羽毛齐整鲜亮，道：“你这鸡哪来的？”

那老人答道：“这些鸡是小老儿自家养的……”

“你家养的？”韩珍哼了一声，“这分明是我家的鸡！”

“小公子莫要说笑，这些鸡是小老儿一天天喂大的，今早刚从鸡窝里抓出来，赶着来早市上卖个好价钱……”

“你个臭老儿，我像是在说笑吗？”韩珍咄咄逼人，“我家后院养了六只鸡，早晚我都有喂食，昨晚我还喂过呢，今早鸡却全不见了。你这里的鸡刚好六只，还和我家的鸡长得一模一样，竟敢说是自己喂大的？分明是你偷来的！”

那老人被韩珍扯住衣服，脱身不得，只好把鸡笼搁放在地上，与韩珍争辩起来，只是他口舌远不如韩珍伶俐，说来说去，不过是重复先前养鸡卖钱的话。

两人一老一少，这么一争辩，围观之人渐渐多了起来。

韩珍突然把头一转，道：“虫达，你过来认认，这鸡是不是我家的？这臭老儿是不是偷鸡贼？”

虫达久居韩家，很清楚韩家只养了一条名为“请缨”的烈犬，从没养过鸡鸭鹅之类的家禽。他知道韩珍突然无事生非，无非是想惹出麻烦来刁难他。若他不承认韩家养鸡，那就是说韩珍撒谎讹人，不仅让韩珍当众丢脸，还有损韩家的名声；若他承认韩家养了鸡，那韩珍身为一个孩童，定会把这场争端交给他来处置，如此便能绊住他，趁

机将他甩掉。他身为韩家门客，自然不能让主家公子受辱，更不能令主家声誉受损，因此选择了点头。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韩珍语调一扬。

虫达立刻踏前两步，一把将那老人掀翻在地，将鸡笼连同扁担一并夺了过来。对他而言，眼前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老头，被污蔑成偷鸡贼，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韩珍这才露出得意的笑容，正打算趁机开溜，突然身后传来一个脆生生的声音道：“要辨明是谁的鸡，那也不难。”

韩珍循声回头，看见了说话的宋慈。宋慈站在他刚刚闹过事的粥铺旁，身前小方桌上放着吃得干干净净的瓷碗，正睁着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望着他。宋巩眉头微皱，低声道：“慈儿。”微微压手，示意宋慈坐下。

宋慈见父亲脸色不悦，打算坐回凳子上，却听韩珍骂道：“哪来的田舍小儿？再敢多话，撕烂你的嘴！”他见宋慈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小孩，周遭大人没一个敢插嘴，这么个小孩居然敢出头，当众来管他的事，本就烦闷的他，一下子变得恼怒不已。

宋慈本打算听从父亲的话坐下，这下却是不肯了。他之前见韩珍在粥铺上摔碗，明明很好吃的七宝粥，却被韩珍说成不如狗食，还欺负那粥铺摊主，他本就看得有气，此时又见韩珍欺负那卖鸡的老人，还要当街强抢那老人的鸡，实在忍不住了。他一下子站直了，

道：“想分辨是谁的鸡，只需剖开鸡嗉子，看看里面有什么，便知真假。你说这些鸡是你的，昨晚还喂过食，那你喂的是什么？”

此言一出，围观众人都觉这法子颇有妙处，纷纷向宋慈投去赞许的目光，不承想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竟能有如此见识。

“我……我想喂什么就喂什么，”韩珍道，“要你来管？”

宋慈朝宋巩和禹秋兰看了一眼，宋巩仍是脸色不悦，禹秋兰却是微笑着点了点头。有了母亲的支持，他便有了底气，于是走向那卖鸡的老人，在老人耳边轻语几句，又凑近听了那老人的回答。他道：“老伯伯说了，他是用粟米喂的鸡。”又向韩珍道，“你用什么喂的鸡，难道是不敢说吗？”

“有什么不敢说的？”韩珍叫道，“我用的也是粟米！”

“当真？”宋慈道。

韩珍把腰一叉，道：“怎么，难道我不可以拿粟米来喂鸡？”

宋慈笑了，向那老人道：“老伯伯，你究竟用什么喂的鸡，还请说出来让大家知道。”

那老人看了看围观众人，答道：“小老儿用的是豆子，今早出门前才喂过。”

此言一出，围观众人的目光都向韩珍射去。

韩珍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方才宋慈已小声问得那老人用豆子喂鸡，却故意说成粟米来骗他。他知道上了宋慈的当，叫道：“好啊，口说无凭，那就把鸡杀了，看看到底喂的是豆子还是粟米！”不等宋慈回应，也不管那老人是否答允，韩珍立刻叫虫达杀鸡。

虫达撩起衣摆，从腰间拔出一柄短刀。宋巩和禹秋兰见状，忙去到宋慈身边，将宋慈护在身下。虫达左手持刀，右手伸进鸡笼，拎出一只鸡来。宋慈这时才看清，虫达右手残缺，没有末尾二指，单靠剩余的三指，却把鸡抓得极牢。那老人心疼自己的鸡，想要阻止，刚从地上爬起身来，虫达已一刀挥落。那柄短刀虽小，宽仅一寸，却是极为锋利，鸡头顿时落地，鸡血洒得遍地都是。虫达当场将鸡剖开取嗦，划开一看，里面全是豆子，不见一粒粟米。如此一来，鸡是那老人喂养的，已是无可置疑。

可韩珍偏要置疑，非要把六只鸡全都杀了，一只只当场辨个清楚明白才肯罢休。虫达全都照做，不顾那老人的阻拦，一刀又一刀砍下，一颗颗鸡头落地，鲜血横飞，他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眼中竟似有兴奋之色。转眼之间，所有鸡全被杀尽，鸡嗦被剖开，全都只有豆子。韩珍拖长声音“哦”了一声，抛下一句：“原来是我看走眼了，不是我家的鸡。”笑着就要扬长而去。

那老人心疼不已，想拦住韩珍索要赔偿，却被虫达拿刀逼退。韩珍道：“谁叫你养的鸡与我家的鸡那么像！耽搁了我这么久，没叫你赔我钱就不错了，还敢叫我赔你？”说着朝那老人啐了口唾沫，鼻孔

朝天，大摇大摆地走了。虫达手持血淋淋的短刀，护着韩珍离开，围观众人急忙让道，没一个敢加以阻拦。

宋慈目睹了这一切，小小的身子挣扎着，却被宋巩死死摁住，眼睁睁地看着韩珍扬长而去。死鸡卖不了好价钱，那老人瘫坐在地上，号哭了起来。凄惨的哭声，还有破损的鸡笼、满地的鲜血，以及一只只开膛破肚的死鸡，宋慈耳闻目睹之下，心里满是内疚，若非自己强行出头辨鸡，事情岂会变成这个样子？

宋巩似乎猜到了宋慈心中所想，上前安慰那老人，问明价钱，将六只鸡连同鸡笼一并买了下来。那老人这才止住号哭，对宋巩千恩万谢。宋巩不忘付了粥钱，提起鸡笼，装上死鸡，禹秋兰则牵着宋慈，一起回了锦绣客舍。死鸡不能久放，自己一家三人又吃不完，宋巩便交给客舍火房，吩咐伙计煮制好后，送给客舍里的所有住客分食。

买鸡花了不少钱，宋慈自觉愧疚，回到行香子房后，耷拉着脑袋，向宋巩认错，说是自己做得不对。

“今日之事，你是做得不对，但不在于花钱。”宋巩道。

宋慈不明所以，抬头看着宋巩。

“鸡嗉子里的食物，过得一夜，早已消尽，哪还会留在嗉中？”宋巩道，“试想那孩子若足够聪明，揪住这一点不放，说自己昨晚喂的粟米早已消尽，是那老者今早偷鸡之后再喂食的豆子，你又如何分辨？”

“孩儿……”宋慈茫然地摇了摇头，“孩儿没想过。”

“破鸡辨食，不过是小聪明罢了。”宋巩放缓了语气，“这世道混杂，是非善恶，未必如你看到的那样。那老者挑笼疾走，行色匆匆，鸡笼肮脏破旧，六只鸡却毛色鲜丽，不似农家所养，倘若真是那老者偷来的呢？未必是从那孩子家中偷来的，也可能是偷自别处。这样的争论，该当报与官府，由官府查清是非曲直，加以定夺。你还太小，有些事还不明白。你会慢慢长大，会遇到很多事，凡事要少靠小聪明，更应该踏实稳重才是。无论是遇事，还是求学问，都该如此。”

宋慈听得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慈儿还这么小，能有自己的想法，站出来化解他人争端，已经很了不起了。再说刚才那孩子，看着也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孩子。”禹秋兰微笑着将宋慈揽入怀中，轻轻抚摸宋慈的头，“娘就觉得慈儿做得很对。”

宋慈感受着母亲怀里的温度，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接下来的整个白天，宋慈一直待于行香子房里，没有再出过门，直至夜幕降临。经历了白天的事，再加上好友欧阳严语突然相邀，宋巩不打算再去观看林遇仙的幻术了。但禹秋兰想去，宋慈因为白天的事已经很失落了，连话都变少了许多，她不想让宋慈更加失望。她让宋巩安心去太学赴约，她打算独自带宋慈去观看幻术。宋巩不太放心，毕竟禹秋兰是初来临安，叮嘱了好几遍中瓦子街怎么走，直到禹

秋兰一连说了好几声“知道了”，微笑着催促他去赴约，他才离开客舍去了太学。

中瓦子街并不难找，从锦绣客舍向东至众安桥，再沿御街一路南下，便能抵达。百戏棚那就更好找了，在中瓦子街上随便寻人一问，便能知其所在。禹秋兰带着宋慈来到这里时，百戏棚内已满是在看客。戏台的正前方摆放了不少座椅，但那儿是一座难求，坐的都是有钱人，更多的市井看客只能站着挤在周围。稍好些的位置已经被挤得满满当当，禹秋兰只能在边角上寻了处地儿，这里人稍少一些，能勉强看到戏台。宋慈却不在乎这些，被母亲抱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戏台，只盼着玄妙非凡的幻术快些开始。

过不多时，大幻师林遇仙登台，其人身披雪色长袍，手托青白瓷碗，胡须半白，面色红润，便如画里走出来的仙人一般。只见林遇仙端起瓷碗，里面装着清水，被他咕嘟咕嘟灌进了肚子里。他绕台走了一圈，向各方看客展示瓷碗，以示碗中空无一物。这一圈走下来，他脸色逐渐发白，捂住肚子作难受状，似乎刚才那碗水不干净，喝坏了肚子。忽然间，他嘴一张，喝下去的水全吐了出来，被他用瓷碗接住，装了满满一大碗。可他仍然一脸难受，喉头一哽，一团红影落入碗中，竟是一条鲜活的小红鱼。他又接连张口作呕，不断吐出红影，片刻间，碗里便有了六条小红鱼。他倾斜瓷碗，示与台下看客，只见碗中六条小红鱼摇头摆尾，甚是可爱。

百戏棚内顿时响起了响亮的掌声。宋慈还是头一次观看幻术，惊奇之余，心里却惦记着母亲，让母亲快些放他下来，生怕母亲手臂受

累。

禹秋兰微笑着点点头，正打算把宋慈放下歇一歇时，一个妇人从戏台前绕过，来到了她面前。那妇人是林遇仙的妻子，也算是这幻术班子的女班主，她朝戏台正前方指了一下，那里空出来了一把椅子，说是坐在那里的客人临时有事离开了，她看禹秋兰抱着孩子挤在人群中实在辛苦，就让禹秋兰过去坐。禹秋兰不想麻烦别人，可那女班主实在和蔼可亲，一再相请，又说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见不得其他做母亲的受苦，反正椅子空着也是空着。禹秋兰难以推却，只好连声道谢，随那女班主过去，抱着宋慈在椅子上坐了。

这位置正对戏台，离得很近，前方又无遮挡，宋慈只需稍稍抬头，戏台上的一切便尽入眼中。只见林遇仙站到了戏台的正前方，冲台下看客拱手，大声说道：“在下林遇仙，打嘉兴乡下来，机缘巧合，得以在此献艺，些许微末道行，让各位贵客见笑了。”和气地笑了几声，“在下每日只献三艺，方才这‘口吐活鱼’是第一艺。接下来的第二艺，唤作‘喷嚙成画’。”说罢大袖一招，早就候在台下的几个戏工搬上一张桌子，桌上摆放着数只茶盏和一只大碗，茶盏中不是茶水，而是五颜六色的染料。

林遇仙将各色染料倒在大碗里，花花绿绿，五彩斑斓，又倒入清水，搅和均匀。他缓缓念起咒语，祝祷了片刻，忽然高仰起头，将一大碗染料喝进了肚子里，肚子很快微微鼓起。两个戏工在戏台上拉开一匹白布，林遇仙拍打鼓起的肚子，对准白布一口口地喷出染料，只

见白布上渐渐显出菩萨访问人间疾苦的画像，各种颜色互相映衬，便如刚画出来的一样。

这一手幻术露出来，满棚看客先是鸦雀无声，随即掌声雷动。

宋慈看得惊呆了，小手举在空中，一时竟忘了鼓掌。禹秋兰对林遇仙的幻术并不怎么在意，目光大多时候集中在宋慈身上，见宋慈如此着迷，心里不由得甚感欣慰。她朝戏台的右侧望去，那女班主正站在那里。她向那女班主报以感激一笑，那女班主微微点了点头。

等到四下里掌声稍缓，宋慈才从方才的惊奇中回过神来，使劲地拍起了手。相邻椅子上坐着一个衣饰贵气的女孩，看起来十一二岁，听见宋慈过于响亮的掌声，忍不住转过头来瞧了宋慈一眼。那女孩的身边还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那女子轻轻碰了碰那女孩的手，道：“妹妹，快看。”女孩听了姐姐的话，回头望向台上。

戏台之上，林遇仙的第二艺刚结束，第三艺紧跟着便来了，并声称这是一门叫作“沧海桑田”的幻术，需要请上一位年少的看客相助。众多看客急忙挥动手臂，其中不乏一些并不年轻的，“我，我，我”的叫声此起彼伏。宋慈急忙举起了手，邻座那女孩也几乎同时举起了手。

林遇仙笑道：“各位贵客如此赏脸，在下先谢过了。请哪位贵客登台，便交由拙荆来挑选吧。”说罢向那女班主抬手示意。

那女班主任看了看众多举手的看客，最终面带微笑，走到禹秋兰的身前，请宋慈上台相助。宋慈得知自己被选中，当真是高兴坏了。那女孩的脸色有些奇怪，看了宋慈一眼，举起的手慢慢放了下去。

禹秋兰没想到那女班主任会选择宋慈，她本人对幻术一窍不通，宋慈又那么小，于是连连摆手表示拒绝。可宋慈很想上台参演幻术，忍不住央求母亲。那女班主任说耽搁不了多长时间，也不需要宋慈做什么，只需上台站一会儿即可，让禹秋兰放心就行。眼见宋慈一张小脸上满是期待，禹秋兰最终选择了答允，松开了怀抱，让宋慈随那女班主任登上了戏台。

林遇仙请宋慈站到戏台正中央，低声叮嘱道：“待会儿幻术开始后，无论发生什么，请你站在此处，千万莫要移动。”

宋慈点了一下头，不忘朝禹秋兰一笑，示意母亲不必担心。

林遇仙在戏台上走了一圈，清了清嗓子，指着宋慈道：“这位小公子如此年少，当真让我好生羡慕。‘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想当年，我也如小公子这般年少过，那时却不知惜取光阴。倘若能让我重返垂髫，该有多好！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世间多少人，不知光阴之苦，徒然虚掷年华，直至垂垂老矣，方才追悔莫及。”

他出口成章，堪比文人墨客，说罢长吸一口气，朝宋慈缓缓吹出，吹出来的却不是气，而是一股白烟。这股白烟源源不断，越来越多，萦绕在宋慈周围。宋慈惊奇万分，若是身在台下，只怕又要鼓起

掌来。但他记得林遇仙的叮嘱，任凭烟雾向自己聚拢，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股白烟极为古怪，没有向高处飘散，反而在宋慈的身边凝聚，渐渐将宋慈彻底罩住，只剩下一道淡淡的人影。这时林遇仙停止吹气，围着白烟走了几圈，双手不断地挥动，口中念念有词，祝祷了十几句。忽然他停了下来，大袖一挥，白烟四散，烟雾中那道淡淡的人影变得清晰起来。

满棚看客接二连三地站起，惊呼声此起彼伏，只因原本年龄幼小的宋慈，竟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老头。那老头一脸茫然，摸了摸自己的脸，摸到了刮手的皱纹，又抓下一缕头发，看见了苍白的发丝，似乎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一脸惊恐，立在原地不知所措。

林遇仙向台下招手，两个戏工上来，搀扶着那老头走下台去。林遇仙冲台下看客团团拱手，笑道：“在下献丑了！今日三艺已毕，多谢诸位贵客捧场！”

百戏棚内顿时掌声四起，喝彩声不绝。

一众鼓掌喝彩声中，禹秋兰一下子站了起来。她原以为林遇仙将宋慈变成了老头，接下来就该将宋慈变回来，哪知林遇仙的幻术就这么结束了。眼见林遇仙致谢之后，径直退入了后台，那女班主也朝后台走去，有戏工开始收取赏钱，看客们开始陆续散场，她这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连忙上前叫住那女班主，询问宋慈何在。

那女班主笑了，小声道：“夫人莫要心急，你孩子就在后台，我这便去领他出来，还请你在此稍候。”说罢走去了台后。

后台入口有戏工看守，不让外人随意进入，禹秋兰只得等候在外。

如此等了好一阵子，看客们都已散尽，仍不见宋慈出来。禹秋兰有些急了，想进后台看看，但被戏工拦住。她要求见林遇仙和那女班主，戏工却压根不理睬她。她越发起急，与戏工争执起来，很快又来了好几个戏工，一起阻拦她，死活不让她进入后台。

就在禹秋兰与几个戏工的争执愈演愈烈时，一个女孩忽然从远处跑来。禹秋兰认得那女孩，之前观看幻术时，那女孩就坐在宋慈的身边。那女孩找到禹秋兰，问她是不是在找孩子，还说她孩子不在后台，而是在百戏棚的后门。

禹秋兰不明真假，随那女孩赶往百戏棚的后门，果然看见了等在这里的宋慈。宋慈不是孤身一人，而是由那女孩的姐姐照看着。那女孩的姐姐见禹秋兰来了，便留下宋慈，与那女孩乘上早就停在后门外的一顶轿子，在几个下人的陪护下离开了。

宋慈的衣裤上沾染了不少尘土，脸颊有些青肿，似乎受了欺负。禹秋兰将宋慈紧紧抱在怀中，问宋慈出了什么事。宋慈一开始不肯说话，后来只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禹秋兰知道若是摔跤，方才还那么高兴的宋慈，不会变得这么沉默。她问是不是幻术班子的人欺负了

他，宋慈摇了摇头；又问是不是刚才那对乘轿子的姐妹欺负了他，宋慈仍是摇头。

直到回到锦绣客舍，回到行香子房，禹秋兰脱去宋慈的衣服，见宋慈不止脸颊青肿，浑身上下还有不少青紫瘀伤，一再追问，宋慈才支支吾吾地说了实话。

原来之前在百戏棚，戏台上烟雾弥漫开来时，宋慈的脚下突然一空，正中央的台面陡然陷落，他整个人掉入一道四四方方的暗门，落到了戏台的下面。所谓“明台暗门”，天底下许多表演幻术的场所，都会在戏台上设置这样一道甚至多道暗门，用来表演类似入壶舞那种大变活人的幻术，百戏棚也是如此。林遇仙的这门“沧海桑田”幻术，其实与入壶舞大同小异，事先安排了戏工在戏台底下候着，看准烟雾弥漫之时开启暗门，使得宋慈掉入台下，再让提前躲在下面的老头爬上台面，就这样来了一出孩童变老者的好戏。暗门之下是一条连通后台的暗道，宋慈先是被戏工带去了后台，在这里见到了女班主，女班主又从侧门将他带出后台，说是带他去见母亲，却将他带到了百戏棚的后门。在那里，他见到了等候多时的韩珍。

韩珍很是痴迷幻术，自打林遇仙声名鹊起以来，他每晚都会光顾百戏棚。今晚他也来了，就坐在戏台的正前方，也就是后来宋慈坐过的那个空座。在第一个“口吐活鱼”幻术表演时，韩珍无意间瞧见了站在戏台边角的禹秋兰和宋慈。他一下子想起了白天的事，恼恨宋慈当众给他难堪，顿时起了报复之心。在宋慈目不转睛地看着幻术表演时，韩珍叫来了女班主，将宋慈指给她看，吩咐她想法子将宋慈与禹

秋兰分开，再把宋慈单独带去后门，他则由虫达护着，提前去了后门等着。韩珍每晚都来百戏棚捧场，小小年纪的他，出手却极为阔绰，每次都会给一大笔赏钱，女班主因此认得韩珍，也早已打听韩珍的家世来历，知道韩珍出身外戚之家，其母亲是太皇太后的侄女。这样的人她可得罪不起，这才请禹秋兰和宋慈去坐空出来的椅子，以换取两人的信任，再请宋慈上台助演幻术，趁机把宋慈领去了后门。

宋慈一到后门，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被韩珍一脚踹翻在地。韩珍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打发走了女班主，冲着宋慈骂道：“你个田舍小儿，霸占别人的东西，该不该赔钱？”

“霸占别人东西的是你，最后却害得我爹赔钱，你把钱还来！”宋慈很不服气，爬起身来，朝韩珍伸出了手。

韩珍狠踹一脚，再次将宋慈踢倒在地，道：“你刚才坐的位子，是我花钱买的。你擅自坐了，那就是霸占我的位子，就该赔我的钱。赔不出钱来，那就活该你挨打！”说着一边狞笑，一边对着宋慈拳打脚踢。

宋慈一开始还试图反抗，可韩珍足足大他五岁，个子比他高出太多，身子也比他壮实太多，下手下脚又狠，最终他只能抱着脑袋蜷缩在地上，忍受着一下又一下的疼痛。他最初还能争辩几句，渐渐被打得说不出话，只觉得胸闷气短，难以喘过气来。虫达站在一旁，从始至终冷眼旁观。

韩珍忽然停手了，只因一阵脚步声响起，有人赶来阻止了他。宋慈以为是母亲赶来了，抱着脑袋的双手稍稍放开，却见来人不是禹秋兰，而是之前坐在他邻座的女孩。那女孩拦在宋慈身前，道：“好你个韩珍，一见你叫住那女班主耳语，又突然朝后门来，就知道没好事。”宋慈听得这话，才算知道了韩珍的真名实姓。

赶来的人不止那女孩，还有那女孩的姐姐，以及几个下人。韩珍似乎对这对姐妹颇为忌惮，干笑了两声，道：“今日的戏着实不错，看得实在过瘾！”说罢朝地上啐了口唾沫，由虫达护着，从后门快步走了。离开之前，他还瞪了宋慈一眼，目光中透着怨恨，似乎方才那一顿殴打还没让他解气。

韩珍走后，那女孩将宋慈扶了起来，道：“你怎么样？没事吧？”

宋慈鼻青脸肿，浑身疼痛，却摇头道：“我没事。”

那女孩道：“韩珍这小子以大欺小，着实可恶，哪天逮着机会，我非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

她似乎担心韩珍去而复返，先将宋慈交给姐姐照看，然后奔去戏台把禹秋兰叫了来。姐妹二人救了宋慈，却连姓名都没留下，便即乘轿离开了。

因为白天破鸡辨食一事，宋慈自觉给父母添了麻烦，夜里又遇到这种事，最先想到的不是要找父母做主，而是怕给父母再添麻烦，又

觉得太过丢脸，若非禹秋兰不断追问，他本打算把这事藏在心里，永远不说出来的。

身体受了伤，一段时日便可痊愈，可心里受了伤，也许终其一生难以愈合。禹秋兰知道宋慈受了极大的委屈，心疼地抱住他，轻声道：“慈儿别怕，你是个好孩子，没做错任何事，是那个叫韩珍的孩子太坏。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哪怕是再不好的事情，你都要敢于说出来，娘不会再让你受人欺负……”

她打来水给宋慈擦洗了身子，又在伤处涂抹了消肿散瘀的药膏。她不再当着宋慈的面提及此事，打算等宋巩回来后，两人私下商量，如何去找那叫韩珍的孩子讨回公道。她一向性情温和，若受人欺辱的是自己，她忍忍便过去了，可受人欺负的是宋慈，那就不行。宋慈被韩珍打得这么狠，哪怕对方看起来是权贵家的孩子，她也不打算就这么算了。

虽然涂抹了药膏，可宋慈浑身仍是疼痛不断。往常这个时辰，他早已睡下了，此刻却没有丝毫睡意。当母亲出门倒水时，他站到了铜镜前，踮起脚尖，看着镜中的自己，看着自己那张满是瘀青的脸。这张脸渐渐模糊起来，恍惚之间，变作了韩絮的面容……

“你是当年救我的那位……”宋慈有些惊讶地望着铜镜。

“是我。”韩絮不再梳绾发髻，转过身来，直面宋慈。

小时候的许多事，宋慈都已记不起来了，但发生在百戏棚的这件事，他一直记忆犹新，连那女孩的身形容貌都还记得。只是当年那一面之后，他再也没见过那女孩，更不知那女孩姓甚名谁，直至今日方知是韩絮。

事情已过去了十五年，宋慈心中的感激之情却从未消减分毫，道：“当年的百戏棚，昨夜的刘太丞家，郡主两度救危解困，宋某感激不尽。”说罢整理衣冠，无比郑重地向韩絮行了一礼。

韩絮却摇了摇头：“是不是当真救得了你，眼下还很难说。”她虽不再梳绾发髻，手中的金钗却一直没有放下。说这话时，她的目光不在宋慈身上，而是落在了手中的金钗上。

宋慈没听明白韩絮这话是何意思，却见韩絮走到他身前，举起了左手。衣袖在宋慈的眼前滑了下去，韩絮白皙光滑的手臂露了出来。韩絮眉头微蹙，一抹金光闪烁了一下，白嫩的手臂上便多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一下子流了出来。

“郡主，你这是……”宋慈一惊之下，想要阻止韩絮。

韩絮却示意他别动，压低声音道：“宋公子，一会儿祝掌柜会赶来这间房，他会做出惊恐万分的样子，大喊你杀人了，跑出去叫人。你不必理会，只管站在这里就行。”她忍痛挥动手臂，一滴滴鲜血洒落在地，斑斑点点，看起来触目惊心。“我这是在救你。”她将沾染鲜血的金钗塞在宋慈手中，抓起桌上一只茶壶，用力砸碎在地上。

清脆的碎裂声响起，紧跟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祝学海飞步赶来，冲入了行香子房。目睹洒了一地的鲜血，祝学海神色大惊，脚底拌蒜，摔倒在地，手上身上沾了不少血。他看了一眼满手是血的韩絮，又看了一眼手持带血金钗的宋慈，忽然爬起来掉头就跑，嘴里叫喊道：“杀人了！杀人了……”

叫声渐渐远去。

宋慈凝着眉头，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金钗，又抬头不解地看着韩絮。饶是他素来聪明绝顶，此刻也想不明白韩絮这突然的举动是何。

韩絮竖指在唇，示意宋慈不要作声，直到祝学海的叫声远去，她才放下了手指。宋慈见韩絮伤得不轻，试图为韩絮止血。韩絮却道：“这血还止不得。”声音放低，“宋公子，当此境地，若我一口咬定你闯入房中行凶，又有祝掌柜作证，说你手持凶器，只怕你怎么也洗不清了。胆敢对郡主行凶，别说我没死，便是只受一点皮肉伤，你怕也是死罪难逃。”

宋慈听了这话，隐约明白过来，知道韩絮大可栽赃他行凶杀人，可韩絮并未这么做，而是实言相告，说明这并非她的本意，而是有人指使她这么做的。他道：“是韩太师？”

韩絮的头轻轻一点。今日她本打算去太学观看视学典礼，可一大早天还没亮，夏震便来锦绣客舍找到了她，说是奉韩侂胄之命，要她栽赃陷害宋慈杀人。她知道这种见不得人的事，韩侂胄应该找所谓的

外人去做，越是看起来与韩侂胄毫无干系之人，越是上佳人选，怎么也不该找她这个出自韩家、地位尊贵的郡主，显然韩侂胄的用意不只是置宋慈于死地。她之前举荐宋慈戴罪查案，昨晚又在刘太丞家替宋慈解围，韩侂胄已然信不过她，之所以叫她陷害宋慈，更可能是在故意针对她，是在逼她做出抉择。若她不肯照做，那就是与韩侂胄彻底决裂，往后再也不会被韩侂胄当作自家人来对待。即便她贵为郡主，可韩侂胄权势滔天，连当今皇后和太尉都不放在眼里，要对付她一个郡主，自然是绰绰有余。夏震走后，她很是纠结了一番，但不是纠结照不照做，而是纠结如何才能救下宋慈。韩侂胄已对宋慈起了杀心，就算她不肯栽赃陷害，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种事，宋慈始终是在劫难逃。她左思右想了许久，决定既照做又不照做，这才把宋慈叫来了锦绣客舍。

宋慈昨晚不仅破了刘太丞一案，还当着韩侂胄的面，道出了那番针对韩侂胄的猜想，如刘克庄所言，此举无异于向韩侂胄公然宣战。他知道韩侂胄已经对自己起了杀心，只是没想到韩侂胄这么快便会动手。韩絮只是轻轻一点头，他便已明白自身的处境有多危险。可他似乎更在意另一件事，道：“不知郡主为何要救我？”他虽然十五年前就已见过韩絮，但那只是一面之缘，韩絮贵为郡主，又是韩侂胄的侄孙女，却不惜得罪韩侂胄，一再为他救危解困，他实在想不明白个中缘由。

“宋公子可还记得我姐姐？”韩絮道，“我姐姐名叫韩淑，当年在百戏棚救你那次，她认识了你母亲禹秋兰。后来她贵为皇后，连生

两子却都早夭，自己也患上了心疾，寻遍名医却不得治愈。我见她最后一面时，她提起了禹秋兰的死，说她多年来对此耿耿于怀。可我问她为何时，她却不肯再说。”想起姐姐临终时的场景，她神色凄然地摇了摇头。患上心疾的不止韩淑，还有韩絮自己，这病是治不好的，她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也会死在这病上。她不想像姐姐那样困于高墙深院之中，常年与药石为伴，加之留在临安睹物思人，时常想起一年之中先后离世的父亲和姐姐，于是她离开了临安，以访医求药为名，这几年遍览名山大川。她原以为这样便可死无余恨，然而几年走下来，她却时常想起姐姐去世前的那一幕。姐姐提起禹秋兰的死时，是那样悔恨，是那样无奈，是那样不得已，这画面一遍又一遍地在她脑海中重复，成了她的心结。她想弄明白这些事，将这个心结打开，为此她重回临安，打算查访禹秋兰的死，却听说太学岳祠出了命案，一个学子获罪入狱之前，曾当众验尸、辨析案情，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我听说这个学子名叫宋慈，是前广州节度推官宋巩之子，便知道是你。于是我去求见圣上，举荐你自证清白，查明岳祠一案。后来我独自住进这间行香子房，向祝掌柜打听禹秋兰的死，也问过一些年长的伙计，可他们什么都说不上来。你问我为何要救你，你精于验尸，长于断案，还是禹秋兰的儿子，你定然能明白我的用意。”

母亲之死突然被提及，又身处这间物是人非的行香子房，宋慈心绪触动，神色微变。他记得韩絮的姐姐韩淑，当年在百戏棚有过一面之缘，但没想到这位后来成为恭淑皇后的女子，竟会与他母亲的死有关。他也没想到举荐他戴罪查案的人是韩絮，此前他还一直以为是韩侂胄。他道：“你是想让我查我娘亲的案子？”

韩絮点头道：“圣驾就在太学，今日之事，本意是要惊动圣驾，置你于死地。但我会去求见圣上，言明我是自己误伤，与你无关，再提起你母亲的旧案，求圣上降旨，命你重查此案。圣上一直对我很好，不管是什么事，只要我多求几次，他都会答应。”

宋慈略微一想，道：“六年前，池州御前诸军副都统制虫达叛国投金，此后音信全无，其尸骨却于近日在净慈报恩寺后山被发现，其死必定藏有隐情。郡主若能求见圣上，还望求得旨意，命我查虫达一案。”

“你不想查明你母亲的死？”韩絮颇为惊讶。

宋慈正要答话，忽然一大片脚步声从外传来。祝学海奔出去叫人已有一阵子，想必是许多人听说宋慈杀人后赶来了。宋慈和韩絮对视一眼，两人心照不宣，不再说话。韩絮从宋慈手中拿过金钗，快步走回梳妆台前坐了下来。

很快，一大群人赶到了行香子房外，其中有领路的祝学海、一大批当街护卫的甲士，以及史弥远、许及之、苏师旦等不少高官，为首之人则是韩侂胄，此外还有不少民众闻讯赶来，聚集在锦绣客舍外。宋慈只是一个太学学子，他行凶杀人，对于一众高官而言，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因祝学海当街呼喊，惊动了圣驾，那可就变成了天大的事，韩侂胄亲自出面来处置，在围观民众看来，那是合情合理的。刘克庄、辛铁柱等人听闻宋慈杀人，很想赶来锦绣客舍，但因拦驾上奏，被甲士当街制住，无法脱身。

眼见房中韩絮受伤，鲜血洒得到处都是，赶来的众人无不面露惊色。韩侂胄脸色一沉，喝道：“拿下！”

立刻有甲士奔入房中，将宋慈制住。

“叔公误会了！”韩絮的声音忽然响起，“是我不小心磕到桌子，摔了一跤，手里的金钗误伤了自己。此事与宋公子无关。”

韩侂胄倒是有些始料未及，道：“当真？”

“当真如此。”韩絮道，“一切不关宋公子的事，只怪我不小心，误伤了自己。”

韩絮不肯指认宋慈杀人，这场栽赃嫁祸便无从说起。韩侂胄当着众人的面，不便过多纠缠，手一挥，示意甲士放了宋慈，道：“来人，速去找大夫，为郡主治伤。”

夏震当即遣甲士去请大夫。

“不明真相，便敢当街妄言，惊扰圣驾？！”韩侂胄忽然转头看向祝学海。

祝学海没想过会有此等变故，一听韩絮改口，整个人都愣住了。韩侂胄突然发难，吓得他急忙伏身跪地，道：“小……小……小人罪该万死。”

“掌柜一时心急，误以为我受人伤害，这才跑出去叫人，是我没来得及叫住他，方才引起了这场误会。”韩絮道，“今日太学视学，

人一定很多，想必人人都已听说了此事，只怕圣上也知道了。我这便去面见圣上，厘清这场误会，以免多生枝节。”

“郡主千金之躯，留在这里好生治伤就行，此事我自会禀明圣上。”韩侂胄说完这话，乜了宋慈一眼，转身走出了行香子房。临行之时，他向夏震使了个眼色，夏震立刻擒住祝学海，押行而去。随行官员和一众甲士，纷纷随着韩侂胄离去。

转眼之间，行香子房中只剩下了宋慈和韩絮二人。

韩絮贵为郡主，还是甚得皇帝宠爱的郡主，受了伤流了血，却没有一个官员敢关心她几句，也没有一个甲士敢留下来护卫，所有人都唯韩侂胄马首是瞻。她摇头轻叹：“贵为郡主，又能如何？”

一念及此，许多往事涌上她心头。她与韩侂胄同宗不同支，当年她父亲韩同卿在朝为官，论辈分虽比韩侂胄小上一辈，私底下却不认同韩侂胄的为人。原本出身韩家旁支弱系的韩侂胄，依靠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在绍熙内禅中扶持赵扩登基，立下定策之功，掌权后便开始用各种手段打压异己，可谓声势熏灼。韩同卿远离权势，始终对韩侂胄避而远之，一直到七年前去世。受到父亲的影响，韩絮对韩侂胄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同样看不过眼，平日里她对韩侂胄的尊重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今日她改口维护宋慈，忤逆了韩侂胄，言辞间更是连表面上的尊重都没有了，那就等同于与韩侂胄彻底决裂。所以她根本没打算听韩侂胄的话留下来好生治伤，而是扯一块干净的布简单缠裹

了伤口，便走出行香子房，走出锦绣客舍，在韩侂胄刚回到御辇旁时，便紧跟着来到了前洋街上。

宋慈随同韩絮而来，一眼望见近百个学子当街而跪，为首的刘克庄更是被好几个甲士按在地上。刘克庄听说宋慈杀人的消息，见韩侂胄带着甲士赶去了锦绣客舍，还以为宋慈会被抓起来，却见这些甲士空手而回，他不禁心急如焚，担心又出了什么变故，害怕宋慈出了什么事。这时忽见宋慈现身，而且还是自由之身，刘克庄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悬吊多时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韩絮示意宋慈止步，她独自去到御辇旁，在与韩侂胄对视了一眼后，上前求见赵扩。

刘克庄、辛铁柱等学子当街跪了多时，却始终得不到面圣的机会，而一听说是韩絮求见，赵扩立刻便准了。

韩絮进入御辇，过了好一阵才出来。她退在街边，就那么站着，低头不语，看起来神色有些落寞。宋慈一见如此，便知韩絮替他求取查案之权一事，并未获得赵扩的准许。他原本是想利用全城百姓围观的机会拦驾上奏，当众言明案情，求赵扩准许他查虫达一案，可突然闹了一出他杀人的风波，倒把拦驾一事的风头给压过去了。韩侂胄自然不会再给宋慈拦驾的机会，他吩咐甲士将宋慈挡在一边，把跪在街上的学子全都轰开。天子车驾穿街而过，浩浩荡荡地向南而去。

众甲士列队护卫，随驾而行，宋慈和刘克庄等人才得自由。

拦驾上奏失败，刘克庄看着捧在手里的奏书，免不了失望地摇头。他关心宋慈的安危，来问宋慈出了什么事。宋慈知道今日之事很是复杂，牵连又很广，此时周围聚集了不少参与拦驾的学子，实在不便当众言说，于是示意此事稍后再讲。见韩絮还站在街边，宋慈走上前去，道：“郡主，你伤势不轻，不可再多耽搁。”

韩絮的手臂上缠裹的布已被鲜血浸红，脸色也出于流血的缘故而有些发白，可是原本神情落寞的她，却突然间笑了：“伤得确实不轻，还很痛。”

说着，她右手从袖口伸出，亮出了一块漆红之物——那是一块木牌，以朱漆为底，上刻金龙，乃是大宋皇帝所用的金牌。

宋慈虽没见过这等金牌，但那栩栩如生的金龙，昭示这是天子之物，他当即便要行臣子之礼。韩絮阻止了他，手中的金牌迅速收回，请宋慈到旁边说话。宋慈看了一眼刘克庄和辛铁柱，随韩絮去到街边一处角落。刘克庄和辛铁柱当即止步，还拦住跟来的众学子，不让他靠近。

韩絮看了看四周，围观百姓大都追随天子车驾去了，前洋街上除了拦驾上奏的学子外，已没有多少行人，众学子也都远远地站着。即便如此，她似乎仍怕被人听去，凑近宋慈耳边，小声说道：“圣上口谕，命你查虫达之死，但要你秘密查案，不可对外声张。金牌是圣上赐给我的，让我随同你查案，好让你便宜行事。”

宋慈之前见韩絮神情落寞，还以为所求之事未得赵扩准许，没想到韩絮竟求来了查案之权，那之前韩絮神情落寞，想必是因为赵扩要求保密，她怕韩侂胄看出端倪，这才故意为之。

“宋公子，你之所求，我给你要来了。我之所求，还望你切莫辜负。”韩絮小声说完这话，声音恢复了正常，“我的伤不要紧，请大夫稍加医治即可，不劳宋公子记挂。”说罢向宋慈告辞，独自回了锦绣客舍。

韩絮走后，宋慈稍加思考，忽对刘克庄道：“克庄，我们去提刑司。”

刘克庄向参与拦驾的众学子道了谢，众学子就在前洋街上散了，回太学的回太学，回武学的回武学。刘克庄跟随宋慈而行，辛铁柱也随行在侧。直到走出一段距离后，三人身边已没什么人了，刘克庄才问宋慈道：“去提刑司做什么？”

往年的上元节，临安城中各条街巷都很喧哗，行人随处可见，可今年因为皇帝视学，许多人都追着圣驾一路向南看热闹去了，城北这一带倒显得有些冷清。但也正因为一路上人少，宋慈才能放心地把今日发生的事讲出来，并问刘克庄是何想法。

刘克庄听罢，脚步一顿，低声道：“莫非……圣上有打压韩侂胄之意？”

宋慈轻轻点了点头，他心中也是这般猜想的。此前想出拦驾上奏的法子，那是别无他法，不得已而为之，他并未抱太大希望。事实也是如此，众学子联名的奏书，自始至终没能呈递上去。赵扩最终是在没有阅览奏书、不明案情的情况下，仅仅通过韩絮所求，便下密旨让他查案。虫达曾是韩侂胄的人，名义上又叛投了金国，若不是有打压韩侂胄之意，赵扩不可能这么轻易准许他查虫达的死，还命他秘密查案不可声张。自赵扩登基以来，韩侂胄掌权已有十年，其间军国大事大多由韩侂胄说了算，自古以来，极少有皇帝能在这种情势下安心落意，远的不论，就说当年的高宗皇帝，在掌权十余年的秦桧死后，才敢长舒一口气，对大臣说出自己再也不用在靴中藏刀这种话，由此可见一斑。

宋慈再往深处想，赵扩只是传下口谕，并未像岳祠案那样赐下手诏，虽说赐了一块金牌，却也是赐给韩絮，并没有赐给他，试想此事若宣扬开来，一旦对赵扩稍有不利，赵扩便可轻而易举地撇清关系。由此可见，赵扩对韩侂胄是深为忌惮的，随时给自己留好了退路。这还可见赵扩对他的不信任。那也难怪，西湖沉尸一案，他忤逆圣意，没有治罪金国使臣，赵扩必然不悦，如今能授命他查虫达之死，想来是因为他在查案方面确实才能出众，更因为他是当真敢与韩侂胄对着干的人。朝堂之上，对韩侂胄抱有敌意的官员不在少数，但真正敢站出来与韩侂胄公然唱反调的，却找不出来一个。

宋慈所想的这些，刘克庄也都想到了。追查虫达一案，必定风险重重，但他知道宋慈既然选择走这一步，那就不会再回头，也只有一

路追查下去，查明虫达之死，挖出韩侂胄背后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宋慈才有一线生机。刘克庄当然担心，但也倍感欣慰，只因赵扩命宋慈秘密查案，宋慈转过头来便把这些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足可见对他的信任。

宋慈经历了这么多事，身边确实有不少值得他信任的人，如桑榆、真德秀、乔行简等人，但要论完全信得过的，那种信任到可以交付生死的人，便只有刘克庄和辛铁柱。虫达之死很可能涉及朝堂权势之争，继续跟随他追查此案，势必会惹祸上身，他告诉辛铁柱这些事，是想让辛铁柱自行抉择，哪怕辛铁柱退出查案，他也深为理解，其实他本就不希望辛铁柱被牵连进来。宋慈同样免不了担心刘克庄被卷进来，但既然说过福祸相依、生死不改，那他就不会再对刘克庄有任何隐瞒。

刘克庄和辛铁柱对视一眼，彼此都目光坚定，没有半点退缩之意。

“你去提刑司，”刘克庄的目光回到宋慈身上，“是要去查验虫达的尸骨吧？”

他深知宋慈行事的风格，无权查案时绝不触碰相关案件，一旦获得查案之权，便会立马投入到查案当中。

宋慈点了一下头。明日太学就将正式行课，到时候没那么多空余时间，他打算从现在起一刻不停，今日便着手查案，第一步当然是查

验尸骨。尸骨就停放在提刑司偏厅，他此前只是推测那具尸骨是虫达，至于究竟是不是，以及其真正死因是什么，还有待验明。

第二章 隐姓埋名的和尚

宋慈一行人来到提刑司时，已是正午时分，却见偏厅外聚集了不少差役，其中有包括许义在内的提刑司差役，也有不少临安府衙的差役，两拨人彼此对峙，似有剑拔弩张之意。今日皇帝视学时，众多高官相随，宋慈留意了这些高官，其中绝大部分是韩侂胄的亲信，上次他去参加南园之会时，见过这些高官，此刻这些人聚在这里，却唯独不见知临安府事的赵师睪。宋慈顿觉不妙。只听偏厅内传出乔行简的声音道：“让他们进来！”把守厅门的武偃等人这才让道，众府衙差役急忙拥入。

许义望见了宋慈，忙迎上前来，向宋慈说明了情况。原来今早赵师睪、韦应奎带着一批府衙差役来到提刑司，以奉韩太师之命接手案件为由，要将那具疑似虫达的尸骨运走。乔行简似乎对此早有预料，一早便派武偃带着众差役守在偏厅，他本人则与文修在厅内查验这具尸骨。验骨开始不久，赵师睪便带人赶来，出具了移案文书，要乔行简停止查验，将尸骨运往府衙。

乔行简知道没法截留此案，但他坚持要将尸骨验完，才允许赵师睪接手。赵师睪试图让差役闯入偏厅，强行运走尸骨，乔行简就命武偃带着众差役挡在厅门外，与府衙差役对峙，说这里是提刑司，不是临安府衙，还说除非韩太师亲临，否则就要等他验骨结束才可移案。

韩侂胄随驾视学，自然不可能来提刑司，赵师睪见乔行简的态度如此强硬，又不敢当真翻脸动手，最终只能默许，待乔行简查验完后再移案运尸。

乔行简极为细致，墨染法、灌油法、蒸骨法、银针验毒等诸法皆用，对每一块骨头都进行了查验，命文修如实记录在检尸格目上，直到正午才结束。赵师睪和韦应奎一直冷眼旁观，直到乔行简摘下皮手套命令放行，众府衙差役才得以进入偏厅搬运尸骨。

尸骨被裹在草席中，从偏厅里抬出来时，赵师睪和韦应奎一前一后，脸色阴沉得好似抹了炭灰。眼见宋慈出现在偏厅外，两人更加没好脸色看，尤其是韦应奎，目光斜射过来，便如瞧见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乔行简随后走出偏厅，道了一声：“赵大人，乔某公务繁忙，恕不远送了。”

赵师睪冷哼一声，袖子一扫，头也不回地走了。

乔行简目光一转，看见了宋慈。他似乎知道宋慈的来意，也不多言，只朝文修微一颌首，吩咐众差役各自散去，他则由武偃随同，朝大堂方向去了。文修没有随行而去，而是来到宋慈面前，将刚刚填讫的检尸格目递给了宋慈。

宋慈不免有些惊讶，朝乔行简离去的背影望了一眼。乔行简一向处事严谨，明知他的干办期限已到，又在不知他已获查案之权的情况

下，明面上径直离开不与他有任何接触，却暗令文修将检尸格目拿给他看，可见乔行简是有意帮他，并甘愿为此破例。他对乔行简大为感激，接过检尸格目，逐条往下看。骸骨的正背、上下、左右各处，皆有详细的查验记录，整具尸骨除了右掌缺失末尾二指，指骨断口平整，确认是生前旧伤外，没有发现其他骨伤，死因推测与刘扁一致，是中牵机之毒而死。

宋慈知道乔行简精于验尸，对于检尸格目上的查验结果，他自然是相信的。不是每一次查验尸骨都能验出有用的线索，这一点他很是清楚。他将检尸格目交还给文修，施礼道：“多谢文书吏，也请代我谢过乔大人。”

“乔大人知道你迟早会来，原本是想等你亲自来查验的，不过你也看到了，大人是不得不提前查验，只可惜尸骨上确实验不出东西，没能帮得到你。”文修淡淡一笑，朝宋慈、刘克庄和辛铁柱各行一礼，便往大堂方向去了。

听罢文修这话，宋慈感激之念更甚。尸骨上没有发现，他当即转变思路，离开提刑司，打算往净慈报恩寺走一遭。当年这具尸骨与刘扁的尸骨原本于寺中火化，却被人趁乱移走，埋于后山，此人很可能与净慈报恩寺有关，若能找出此人，想必便能确认尸骨究竟是不是虫达的，其他诸多疑问，说不定也能得到解答。

但在去净慈报恩寺之前，宋慈还要走一趟锦绣客舍，去见一下韩絮。

对于这位几度救危解困的新安郡主，宋慈是心存感激的，但不会因此便轻信对方，毕竟对方是韩侂胄的侄孙女，对于其为人，他此时尚不了解。之前被韩絮叫去行香子房，一直到韩絮进入御辇面圣，他全程没说太多的话，始终如置身事外般旁观，就是想看看韩絮的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原以为韩絮另有所图，没想到韩絮当真去向赵扩求了查案之权，最后还真的求来了，倒是令他颇觉意外。韩絮获赐金牌，奉旨随同他查案，只因韩絮要回锦绣客舍治伤，他才没知会韩絮来提刑司。想必此时韩絮的伤应该治得差不多了，他打算去向韩絮禀明查案之行，至于韩絮愿不愿随他去净慈报恩寺查案，由韩絮自行决定。

再次来到锦绣客舍，宋慈留刘克庄和辛铁柱在外，独自进入行香子房。韩絮已看过大夫，伤口也已上药包扎，只是脸色仍有些发白。听明白宋慈的来意后，原本半躺在床上休息的她，一下子起身下地。“还等什么？”她先宋慈一步走出行香子房，不忘回头冲宋慈一笑。

见到韩絮出来，刘克庄立刻要上前见礼，一句“参见新安郡主”才说出“参见”二字，却听韩絮道：“我素来不喜繁文缛节，刘公子用不着多礼，往后也不必如此。”

“郡主相助宋慈甚多，在下实在感激。”刘克庄仍是恭恭敬敬地行完了这一礼。

“出了这客舍，”韩絮道，“你叫我‘韩姑娘’就行。”

刘克庄明白，此去净慈报恩寺是为查案，若在人前以郡主相称，未免太过招人耳目，当即答应了下来。辛铁柱不言不语，只向韩絮一拱手。韩絮打量了辛铁柱一番，回以一笑，比起礼数周到的刘克庄，她似乎对初次见面的辛铁柱更有好感一些。

因韩絮有伤在身，刘克庄特意雇了辆车，又买了些馒头和点心当作午饭，四人一起乘车向净慈报恩寺而去。

等抵达西湖南岸时，未时已过了大半。四人下了车，穿过满是香烛摊位的山路，进抵寺院山门。上元节的净慈报恩寺，比起正月初一还要热闹几分，祈福之人摩肩接踵，香火之气氛氤氲。就在山门之前，宋慈忽地停住了脚步，望着进进出出的人流。

就在他定睛之处，一女子由婢女相伴，正从寺院里缓步走出。那女子身穿绿衣，面佩黑纱，是自岳祠案告破之后，便再未见到过的杨菱。陪伴杨菱的婢女是婉儿，突然见到宋慈，婉儿仍是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挽着杨菱就要从旁快步走过。

错身而过的瞬间，宋慈忽然道：“杨小姐请留步。”

“案子早就破了，”杨菱脚步一顿，“宋大人还有何事？”

“案子虽破，却仍有一些疑问，想向杨小姐问明。”宋慈朝路边人少之处抬手，请杨菱借一步说话。

杨菱这时才转过头来，见宋慈留下刘克庄等人，已独自走到了路边。她略微犹豫了一下，示意婉儿在山门前等候，跟着去到宋慈身

前。

“杨小姐可是来祭拜巫易的？”宋慈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一听见巫易被提及，杨菱的语气顿时变得不怎么和善，“巫公子亡故于此，今日是上元节，我来这里祭拜他，有何不妥？巫公子生前与你并无仇怨，就算李乾是因他而死，可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你为何还要追着不放？”

“无论巫易在不在人世，此案都还存有疑问。”宋慈道，“有疑问，便当查究清楚。”

杨菱指着净慈报恩寺，道：“巫公子在此出家，法号弥苦，一年前寺中失火，他不幸亡故，还要我说几次？”她一把抓下面纱，露出半边疤痕、半边容妆的脸，“你是不是还想拿‘女为悦己者容’说事？当年巫公子出家后，我第一次来这里见他时，他看见我脸上的伤疤，又悔又恨，悔恨没来得及告诉我假死一事。他叫我要爱惜自己，说世上再好的男人，都不值得我伤残己身，即便他当真死了，也要我好好地活下去。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仔细地化好妆容，哪怕只剩下这半边好脸。巫公子后来不幸罹难，我虽然伤心难过，但记着他的叮嘱，不再有任何过激之举。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全都说了，你不肯信，那就尽管去查，悉听尊便！”

“我请杨小姐说话，不是为了追查巫易的死。”宋慈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平静，“我是想打听一下弥音。”

杨菱说完话本即要离去，闻言脚步一顿，道：“弥音？”

“净慈报恩寺中有一僧人，法号弥音，曾与巫易同住一间寮房。”宋慈道，“一年前寺中失火之时，听说弥音曾不顾生死，冲入寮房营救巫易，此事你可知道？”

杨菱慢慢拉起面纱，遮住了面容，道：“弥音是去救过巫公子，还烧伤了自己，我对他很是感激。”

“在此事之前，你知道弥音这个人吗？”

“以前我不知道。”

“巫易与弥音一向交好，难道没对你说起过他？”宋慈记得之前找弥音问话时，弥音曾提及与弥苦交好，见弥苦没从寮房里逃出来，这才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去救弥苦，只可惜没能救成。

“巫公子与弥音交好？”杨菱摇了摇头，“巫公子与寺中僧人来往不多。他当初是假死，不敢张扬，哪里还敢交什么朋友？”

“照你这么说，弥音与巫易的关系并不亲近，那他为何要冲进火场去救巫易？”

“这世上多的是蝇营狗苟之辈，却也不乏心地良善之人，你未免把世人都想得太坏了。弥音与巫公子交情虽浅，却肯冲入火海救人，如此大义，着实令人感佩。”巫易死后，杨菱悲痛欲绝，后来听说了弥音奋不顾身救人之举，自此对弥音另眼相看。往后这一年多，她每

次来净慈报恩寺祈福祭拜，只要一见到弥音，便会不自主地想起巫易。上次弥音在后山做法事时，她正是因为想起了巫易，才会一直怔怔地望着弥音。

宋慈没再继续发问，道一声：“多谢杨小姐。”便转身走向山门，与刘克庄、辛铁柱和韩絮一起走进了净慈报恩寺。

杨菱在原地呆愣片刻，由婉儿搀扶着，慢慢下山去了。

一如前几次那般，宋慈踏入寺院便去灵坛，找到了守在这里的居简和尚，道：“居简大师，不知弥音师父何在？”

他看了一眼守在灵坛附近的几位僧人，都是此前他来这时见过的，唯独不见弥音的身影。

“阿弥陀佛。”居简和尚合十道，“弥音尘缘未了，已舍戒归俗，离开本寺了。”

“什么时候的事？”宋慈吃了一惊。昨日他来净慈报恩寺打听过道隐禅师的事，当时弥音还在灵坛附近，不承想一夜过去，弥音竟已舍戒归俗。

居简和尚道：“今早弥音去见了道济师叔，交还了度牒，离寺下山去了。”

宋慈又问是什么时辰，居简和尚回答说是巳时，如此算来，弥音离开净慈报恩寺已有两个时辰了。他问居简和尚知不知道弥音会去何

处，得到的答复是摇头。

昨日疑似虫达的尸骨才挖出来，今日弥音便突然舍戒离寺，又有刚才从杨菱处探听到的事，这个弥音实在令人起疑。可弥音走了这么久，又不知会去何处，下山后的道路四通八达，如何寻得？宋慈想着这些，不禁凝起了眉头。

刘克庄将宋慈的神色看在眼里，低声道：“这个弥音很重要吗？”

宋慈想了一想，点了点头。

“居简大师，”刘克庄问道，“弥音离开时，可有带行李？”

居简和尚道：“我记得他背了一个包袱。”

刘克庄稍加盘算，对宋慈道：“两个时辰不算久，弥音若是雇车马离开，只需寻就近的车马行打听，便可知其去向；若不雇车马，他就算不吃不喝不休息，最多走出三四十里路，足可追赶。下山后道路虽多，可今日是上元节，行人商旅甚多，一个背包袱赶路的和尚，必定有不少行人会留意到。我多雇些车马人手，朝各个方向追寻打听，未必不能追他回来。”目光中透出果决，“此人既然重要，那事不宜迟，我这便去寻。”说罢请辛铁柱留下来保护好宋慈和韩絮，他独自一人离开净慈报恩寺，飞步下山去了。

刘克庄走后，宋慈想了一想，向居简和尚道：“敢问大师，弥音的度牒，可是交还给了道济禅师？”

居简和尚回以点头，寺中僧人无论是犯戒被迫还俗，还是自愿舍戒归俗，度牒都会交还给住持，而自德辉禅师离世之后，净慈报恩寺一直是由道济禅师暂代住持。

“我想见一见道济禅师，”宋慈道，“不知方便与否？”

居简和尚道：“宋施主秉公任直，道济师叔也曾提起你，还说在山下见过你。师叔就在僧庐，宋施主要见，自然是方便的。”

“道济禅师见过我？”宋慈有些讶异。

居简和尚点点头，道：“施主请随我来。”将看护灵坛之事交给几位弥字辈僧人，领着宋慈、辛铁柱和韩絮三人，朝寺院后方的僧庐而去。

净慈报恩寺虽然建起了大雄宝殿、藏经阁和僧庐，却还有不少被毁建筑尚未修缮，因此道济禅师常亲自下山筹措木材，有时一连数日不归，身在寺中的时候不多。但今日他并未下山，一直待在自己那间僧庐里。他所住的僧庐位于最边上，与其他僧众的僧庐都是一般简陋，全无区别。

居简和尚来到此处，轻叩房门。

“进来吧。”僧庐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

房门被居简和尚推开了，僧庐里只有一床一桌一凳，一身破帽破鞋垢衲衣的道济禅师坐在桌边，搁下手中的笔，捧起一张写满字的

纸，稍稍吹干墨迹，收折在信函里。他笑逐颜开地望着宋慈，那笑容之爽朗，便似满脸的皱纹都跟着笑了起来，道：“是宋提刑到了啊。”

“禅师认得我？”宋慈这是头一次见到道济禅师。

“宋提刑不认得老和尚，老和尚却认得宋提刑。”道济禅师笑道，“你在南园破案之时，老和尚我就在后面山上，看了好大一场热闹。”

宋慈想起当日破西湖沉尸案时，众多市井百姓跟着去往吴山之上，居高临下地围观他在南园里挖坟寻尸，原来当时道济禅师也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他向道济禅师行礼，道：“宋慈久慕禅师之名，此番拜访，是想查问一事。”

“你有什么事，直说就行了。”道济禅师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贵寺有一位弥音师父，听说今早交还度牒，舍戒归俗了。”宋慈表明了来意，“不知可否让我看看他的度牒？”度牒是由朝廷祠部发给僧侣的凭证，上面会写明其法号、姓名、本籍和所属寺院，持有度牒的僧侣才能免除徭役赋税。刘克庄赶着去寻弥音了，可弥音已经走了那么久，极大可能是追不回来的，所以宋慈想先看看弥音的度牒，知道其姓名和本籍后，推测其可能的去向，再去寻人。

道济禅师拿起桌角上一道绢本钗轴——那是弥音交还的度牒，一直被搁放在桌上——递给了宋慈。

宋慈接过展开，只见度牒上写有“弥音”和“净慈报恩寺”，除此之外别无他字，这才知道弥音所持的是空名度牒。度牒源起于南北朝，原本都是实名度牒，但到了大宋年间，却出现了实名度牒和空名度牒之分。实名度牒需要先成为系帐童行——年满二十，没有犯刑，且无文身，若家中父母在世，还须别有兄弟侍养——然后通过名为试经的考试，或是通过皇帝恩赏，又或是通过纳财，才可获得。空名度牒则不同，只需花钱购买，不过花费多达数百贯，上面可以随意填写姓名，大都是有钱人为避徭役赋税而买，寻常百姓只能望而却步。空名度牒的价格每年都有变化，役税低时价格低，役税高时价格也会跟着上涨，过去这几年的空名度牒已卖到了八百贯一张。虽然空名度牒上没有弥音的姓名和本籍，但从弥音能买得起空名度牒来看，其出家之前绝非寻常百姓，而且这么贵的度牒说交还便交还，可见弥音离开时有多么急迫。

道济禅师见宋慈盯着度牒若有所思，猜到弥音之所以突然归俗离开，只怕是牵涉了刑狱之事，否则身为提刑官的宋慈不会来此查问。他道：“世人皆有苦衷，走投无路之际，方来皈依佛门。若肯放下过去，改过自新，宋提刑又何必追问既往？”

“不是谁都能放下过去，也不是谁都能改过自新。”宋慈将度牒合起，交还给了道济禅师，“众生芸芸，假意向善之人，求佛避祸之辈，那也不在少数。”

道济禅师道：“虽如此，然禅语有云，‘放下屠刀，可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也要看是怎样的屠刀。若是恶言妄念，放下自可成佛，但若是杀戮呢？”宋慈摇了摇头，“倘若放下屠刀便可成佛，那些刀下枉死冤魂，又该去何处求佛问道？”

道济禅师听罢此言，颇为赞许地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从宋慈身上移开了，拿起那封收折好的信函，交给了居简和尚，道：“你差人将此函送往少林。”

居简和尚有些惊讶：“师叔，你当真要请少林寺的长老来住持本寺？”

“本寺欲再成庄严圣地，须仰仗本色高人。”道济禅师笑着挥挥手，“去吧。”

寻常小寺小庙亦不乏住持之争，更别说是名闻天下的大寺院，道济禅师明明可出任净慈报恩寺的住持，却一直只是暂代，而且在花费了一年时间将寺院重建大半后，选择去请少林寺的高僧来住持。居简和尚过去不太认同道济禅师这个所谓的癫僧，如今却是渐渐有些信服了。他合十受命，手捧信函去了。

居简和尚走后，道济禅师笑道：“一封书信，倒是写了大半日。从前口无遮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今住持一寺，变成了该说什么才能说什么。说到底，老和尚还是勘不破啊。”他慢慢收起了笑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世上的僧侣，说起因果善恶，大都以这般禅语相劝。可老和尚以为，因即是因，果即是果，善即是善，恶即是恶，再怎么改过向善，作过的恶都在那里，种下的因也都

在那里。混为一谈，岂不糊涂？”一双深沉的老眼，向宋慈望去，“弥音是松溪人，本名何上骐，曾从军旅，杀戮过重，因而出家。他说宋提刑总有一天会来找他，也知道宋提刑是少有的正直之士，因此舍戒时托老和尚转告一言，也好给宋提刑一个交代：‘骐骥一跃，不能十步。’他不愿再多连累人命，意欲远避山野，了此残生，请宋提刑不必再去寻他。”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意即千里马奋力一跃，终究跨不过十步之遥。此语有如惊雷，让宋慈一下子想到了太学司业何太骥。他怕弄错了名字，向道济禅师问清楚了“何上骐”三个字是如何写的。何太骥就是松溪人士，弥音与其来自一地，不仅同姓，名字中的“骐”与“骥”相合，正好是千里马之名，莫非二人是本家兄弟？宋慈还想追问弥音的事，道济禅师却摇摇头，他只是代弥音传话，并不知道更多的事。宋慈又问起道隐禅师的身份来历，问其度牒还在不在，得到的回答是不知其身份来历，度牒也已毁于一年前的那场大火。宋慈早已猜到会是这样，死于大火的僧人，度牒自然也跟着烧毁了，只有逃出来的僧人，度牒才有可能被带出火海。

“老和尚难得清闲一日，乐得游山看水，便不与宋提刑多言了。”道济禅师笑了起来，步出僧庐，“愁苦算得一日，欢乐也算一日，何不惯看世事，多笑度此一日？”大笑声中，悠哉去了。

宋慈听得此言，不知为何，想起居简和尚曾提到，德辉禅师病重的那段时日，道济禅师曾去看望过一次，当时道济禅师在病榻前嬉笑如常，实在令人费解。他忽有所悟，人之将死，皆盼安心而去，送别

之时，比起啼天哭地，万事付与一笑，或许更能让逝者无牵无挂，安然离去吧。

虽有此悟，可宋慈无法做到像道济禅师那般看惯世事，更做不到多笑度这一日。他的思绪回到了弥音身上。弥音与何太骥在身高和身形上都很相仿，长相却是一点也不像，但这世上长相各异的兄弟并不少见。倘若弥音与何太骥真是兄弟关系，一些长久困扰他的疑惑便能解开了。弥音与巫易并无深交，却仍然选择冲进火海去救巫易，那是因为弥音知道巫易是何太骥的好友，而何太骥逢年过节跟着杨菱去净慈报恩寺，也能解释得通了。此前据真德秀所述，何太骥之所以去净慈报恩寺，是为了跟随杨菱的轿子，在杨菱抵达寺院下轿时，能远远地看上一眼。可何太骥明知巫易没死，明知杨菱是去净慈报恩寺约会巫易，他身为巫易的好友，却还要跟着去看杨菱，难道就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宋慈相信何太骥对杨菱是有爱慕之意的，可何太骥去净慈报恩寺应该不是为了杨菱，甚至也不是为了巫易，而是为了弥音，只怕常去净慈报恩寺惹人起疑，这才对外说是去看杨菱，真德秀为人诚挚，倒是信以为真了。

宋慈就这般思绪如潮，在僧庐里站了好久，直到韩絮连叫数声“宋公子”，他才回过神来。

弥音留下了所谓的交代，既然明言自己是松溪人，那就不可能再回松溪去，此一走，定已离开临安，远避他方，再无可寻。临安乃大宋行在，大路小道四通八达，今日若不追回弥音，等他走得更远了，那就更不可能追回来了。好在刘克庄第一时间赶去寻人了，眼下只盼

刘克庄能带来好消息。宋慈这样想着，与韩絮、辛铁柱离寺下山，在西湖岸边等着刘克庄回来。

过了好长时间，直到天色渐昏，刘克庄终于乘车赶了回来。他去最近的几家车马行打听过了，今日没有和尚雇用过车马，弥音极可能是徒步离开的。于是他在车马行雇了不少人马，沿着离开临安的各条道路，去追寻弥音的行踪。这些人骑马而去，沿路不断寻人打听，却没人见过这样一个背着包袱的和尚，最后只能一无所获地回来向刘克庄复命。刘克庄没能追回弥音，失望地叹了口气，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今日这磨却没能推得动，让你们白等了这么久。”

宋慈拍了拍刘克庄的肩膀，道：“这可不是白等。上元佳节，进出临安之人众多，沿途不乏商客、游人、脚夫，还有不少卖茶水吃食的浮铺。既然各条路上都没人见过背着包袱的僧人，那要么是弥音乔装打扮了，要么是他就还没离开临安。”

刘克庄道：“弥音若没离开临安，又不在净慈寺，那他会去何处？”

宋慈不禁想起了那句“骐骥一跃，不能十步”，这话出自荀子的《劝学》，它还有后半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意思是劣马虽然走得慢，可连走十天也能到达很远的地方。他摇了摇头，虽然不知弥音会去何处，但他感觉弥音的身上藏了很多事，能在净慈报恩寺藏身这么久，应该是有原因的，只怕不会这么轻易离开临安。他打算回太学去，找真德秀再问一问何太骥的事。

四人乘车回城，到太学时，已是入夜后的戌时。真德秀学识渊博，即便不授课时，也常有学子求教，他为了方便学子请教问题，哪怕是节假休沐，也经常待在太学，很晚才离开。宋慈回太学一打听，得知真德秀的确在太学，但不在斋舍区，而是去了岳祠。

今日皇帝视学，特意驾临了岳祠，有皇帝做表率，再没哪个学官敢提岳祠的祭拜禁令，因此来祭拜岳飞的学子络绎不绝，入夜之后仍是如此。真德秀也是来岳祠祭拜的，但他祭拜的不止岳飞，还有曾经的好友何太骥。他祭拜完后，想起琼楼四友的往事，想起何太骥、巫易和李乾三人的纠葛，不禁唏嘘感慨。他在这里待了好久，直到宋慈找来。

“老师，”宋慈开门见山道，“可否向你打听一些何司业的事？”

“太骥的案子，不是早就破了吗？”真德秀不免惊讶。太学岳祠一案，早在月初便已告破，他还收殓了何太骥的尸体，并按照何太骥的遗愿，在净慈报恩寺后山捐了块地，将其安葬在了那里。没想到十多天过去了，宋慈竟会突然来找他打听何太骥的事。

“案子虽破，却留有疑问。”真德秀曾提及何太骥父母早亡，与族中亲人早就断了来往，但宋慈还是要再问个清楚，“何司业可有兄弟在世？”

真德秀摇头道：“太骥曾经说过，他是独子，家中没有兄弟。”

“那何上骥是谁？”宋慈道，“上下的‘上’，骥骥的‘骥’。”

“何上骥？”真德秀回想了一下，“我听过这个名字，没记错的话，那是太骥的叔父。”

“是抚养他长大的叔父？”宋慈记得真德秀提起过，何太骥是由叔父抚养长大的，但这个叔父早在何太骥入太学后不久便去世了。

真德秀点头道：“太骥刚入太学时，说起过他的叔父，说他叔父是军府幕僚，若没有这位叔父的抚养，他不可能有求学的机会，更不可能入得了太学。”

“他叔父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宋慈问道。

真德秀又回想了一下，道：“那时我们刚入太学不久，还是外舍生，算来已有六年了吧。”

“六年，又是六年前……”宋慈暗暗自语。他想起上次寻弥音问话时，弥音说自己出家已有五六年，时间正好对得上。如此说来，何太骥的这位叔父当年并没有去世，而是隐姓埋名，在净慈报恩寺出家为僧。何太骥对外声称他叔父已死，只怕是有意隐瞒他叔父的下落，不想让外人知道。何太骥三十有二，弥音看上去也是三十来岁，比何太骥大不了多少，宋慈一度怀疑弥音是何太骥的兄弟，没想到竟会是叔父。他道：“他叔父是军府幕僚，是什么军府？”

“这我就知道了，太骥没有提起过。”

真德秀虽然不知道，但宋慈能猜想到是虫达的军府。倘若道隐禅师真是虫达，其人也是在六年前隐姓埋名，于净慈报恩寺出家，这与弥音完全一致，二人极可能大有关联，至于虫达的尸体被移至后山掩埋，极大可能也是弥音所为。宋慈能感觉到，虫达一案变得千头万绪，只可惜今天去迟了一步，不知弥音去了何处。他很希望自己的推想是对的，弥音并未离开临安，如若不然，要想查明此案，只怕是困难重重。

宋慈向真德秀告辞，从中门出了太学。韩絮是女儿身，不便进入太学，一直在中门外等候。辛铁柱身为武学生，也留在了此处，只有刘克庄随宋慈进入了太学。时候已经不早，宋慈今日不打算再查案了，来中门向韩絮和辛铁柱告别。

韩絮看向前洋街上的璀璨灯火，又望了一眼夜空中的满月，道：“良宵月圆，佳节难再，既然今日不查案了，不如一起赏灯喝酒。”

一听到“酒”字，刘克庄顿时喜形于色，道：“明日就将行课，今日正该好好地喝上一场。郡……韩姑娘既然说到了喝酒，那我刘克庄必须奉陪！”

宋慈却道：“郡主有伤在身，不宜饮酒。”他没有称呼“韩姑娘”，仍是直呼“郡主”。

韩絮今日用了伤药，的确不宜饮酒，她又患有心疾，不少大夫都曾劝她戒酒。可她就爱这杯中之物，以遣愁怀，这些年从没忌过口。

她笑道：“比起我那心疾，这伤不算什么，饮上三五盏，倒也无妨。”

刘克庄撞了一下宋慈的胳膊。宋慈见刘克庄有如此兴致，韩絮又这么说了，也就答应了下来。辛铁柱说过只要宋慈离开太学，他便随行护卫，何况他本人同样好酒，自是欣然同往。

这一场酒选在了离太学不远的琼楼。

琼楼一如往日般满座，酒保见是宋慈和刘克庄到来，于是在二楼角落里安排一张小桌，请四人坐了，这里虽然赏不了灯，喝酒却是无碍。须臾之间，酒菜上齐，韩絮与刘克庄、辛铁柱互饮了起来。宋慈没有碰酒盏，只是静静地看着桌上的酒菜。

说是只饮三五盏，可一旦饮上了，片刻之间，韩絮已是好几盏入喉。她脸色微红，挨近宋慈身边，举盏道：“宋公子，你我相识甚早，缘分不浅，请了。”

这是她第二次请宋慈饮酒了，上一次还是在行香子房初见之时。宋慈摇了摇头，并无饮酒之意。

刘克庄见状，道：“韩姑娘，我来与你喝。”

说着满上一盏，正要向韩絮迎去，却听辛铁柱道：“这清酒喝不惯，拿一坛浊酒来，再取一只大碗！”

酒保连声称是，飞快取来。

刘克庄回头瞧着辛铁柱，兴致大起，笑道：“清酒浊酒，各有其味。铁柱兄，你我今日正好来个一清一浊，不醉不归！”

两人虽是一文一武，喝酒却是一般痛快，当下挨近坐了，你一盏我一碗地喝了起来。

酒至酣处，刘克庄说起了辛弃疾，那是他最为仰慕的大词人，对辛词他可谓是自幼成诵。

“稼轩公忧时愤世，其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可谓是有苍生以来所无！”他高举酒盏道，“上次在这琼楼，我酒后无礼，竟敢当着辛兄的面搬弄辛词，该当自罚三盏才是。”

这是他第一次对辛铁柱以“辛兄”相称，说罢连斟连饮。三盏酒下肚，却见辛铁柱面有愁容，他道：“辛兄，你这是怎么了？”

辛铁柱听到父亲的名字被提及，不由得烦闷起来。他把手一摆，道：“没什么。”说着抓起一碗酒，灌入喉中。

刘克庄记得辛铁柱身陷囹圄时曾讲过从戎受阻一事，念头稍稍一转，便猜到了辛铁柱的心思，道：“为人父母，谁不疼惜子女？稼轩公曾驰骋疆场，深知兵事之险，如今北伐在即，他这是担心你出事，才会劝阻于你。”话锋忽地一转，“可我见辛兄，如见燕南赵北，剑客奇才。古今成败难描摹，他日莫悔当时错，你心中既有从戎之志，那便从戎去也！我对稼轩公仰慕至深，可说到底，稼轩公是稼轩公，

你辛铁柱是辛铁柱。但有所求，便该一往无前，莫要留待他日，空余悲恨。”

辛铁柱这些日子常为此犯愁，始终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心思粗浅，没有那些弯弯绕绕，只差有人点醒。刘克庄这么一说，他顿时心中清明，愁色一展，道：“你说得很对，我明白了！”满上一碗酒，甚是痛快地喝了下去。

两人对饮正酣之际，宋慈已悄然离桌，去到了栏杆边。那里原本有一大桌酒客，刚刚结账离开，只剩满桌子的杯盘狼藉。韩絮手把酒盏，跟了过去。

宋慈凭栏而望，灯火连明的天际，隐约有几缕暗云，正缓慢移向满月。

“郡主应该认识虫达吧？”他忽然开口道。

韩絮淡淡一笑，道：“你不是说今日不查案了吗？”

说完，她伸手招来酒保，给了好几片金箔，指着身旁那张杯盘狼藉的桌子道：“这一桌我包下了，别再招呼任何客人来。”

等到酒保连声称是，捧着金箔退下后，她才回答宋慈道：“虫达这人，我小时候见过几次，我只知他是叔公的下属，很早便追随叔公了。叔公当权后，提拔他做了武将，听说他曾剿寇灭贼，立下了不少军功。”

宋慈问道：“六年前发生了什么事，何以虫达会突然投金？”

“没听说过虫达为何投金，只是听说叔公为此事大发雷霆，治罪了虫达全家。虫达当年做武将后，将家中老小都接来临安安置，他投金而去，全家老小却遭了殃。”韩絮倚着栏杆，轻轻晃动酒盏，“我真是想不明白，从圣上那里求旨不易，为何你要查虫达之死，却不查你母亲的案子？”

宋慈没有提及虫达与他娘亲之死的关联，只问道：“当年百戏棚一别后，你姐姐恭淑皇后……可还见过我娘亲？”

他心里明白，倘若恭淑皇后与他娘亲只有百戏棚那一面之缘，就根本不可能对他娘亲的死耿耿于怀。

“后来见过，”韩絮道，“在城东的玲珑绸缎庄。”

宋慈知道玲珑绸缎庄，熙春楼的角妓月娘，曾去那里挑选过绸缎，裁制过彩裙。但是在那之前，他便知道这家绸缎庄了，还曾经去过那里。当年他在百戏棚受了韩珍的欺负，回到锦绣客舍后，禹秋兰为他擦洗了身子，涂抹了药膏，想给他拿一身干净衣裳换上时，一拉开衣橱，却发现衣橱里原本叠放整齐的衣物竟被翻得一片狼藉。她之前一心放在宋慈身上，这时才注意到床上的枕头和被褥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显然在她外出之时，客房里进了贼。好在钱财等贵重之物都是随身携带，并未丢失，她清点之后，发现好一点的衣服和鞋子都被偷了，其中有她亲手为宋巩缝制的新衣，那是为宋巩参加殿试专门准备的。

当晚宋巩回来，得知房中进贼，找来保管房门钥匙的吴伙计询问。吴伙计说宋巩一家子外出时，房门一直是锁着的，钥匙放在柜台，没人进过行香子房。吴伙计又在房中查看了一圈，发现窗户没关严，窗外是一条小巷，想必窃贼是翻窗进来的。禹秋兰转头看了一眼宋慈，只因去百戏棚前，宋慈曾搭着凳子，趴在窗边朝外面看，她当时曾叫宋慈关好窗户，可能宋慈急着去百戏棚，并未将窗户关严。但她没有责怪宋慈的意思，而是朝宋慈露出了微笑。宋巩将此事报与官府，官府来了两个值夜的差役，很是敷衍地查了一下，说是住客自己没有关严窗户，这才让窃贼有机可乘，又说没有丢什么贵重东西，还连夜把他们叫来，言辞间大有抱怨之意。

官府无意追查，宋巩又殿试在即，加之只是丢了一些衣物，遭窃一事只好不了了之。衣橱里只剩一些旧衣物，禹秋兰不想宋巩就这么去参加殿试，想利用仅剩的三天时间，再给宋巩赶制一身新衣。此前原本说好要去城北观赏桃花的，这一下只能往后推迟几日，禹秋兰说等宋巩殿试结束后，再带着宋慈一起去观赏桃花。禹秋兰寻吴伙计打听，城里哪里有便宜的绸缎卖，吴伙计便说了玲珑绸缎庄。翌日一早，禹秋兰带着宋慈来到玲珑绸缎庄，选好了绸缎，又借用绸缎庄的针线、顶针、剪子等物赶制衣服。绸缎庄的掌柜很好说话，让禹秋兰随便使用。禹秋兰只用了两天时间，便赶制好了一套新衣，又在绸缎庄斜对面的鞋铺买了一双新鞋，一起拿回客舍让宋巩试穿，既合身又合脚。买来的绸缎还有剩余，丢了实在可惜，禹秋兰便想着再去玲珑绸缎庄，给宋慈也裁制一身新衣裳。

接下来的一天，是三月二十九，这是宋玠殿试的前一天。这天一大早，欧阳严语又来相请，说中午在琼楼订好了酒菜，要预祝宋玠马到成功，还请他把妻儿也一同带去。禹秋兰要去绸缎庄裁制衣裳，就叫宋玠带着宋慈前去赴宴，还悄悄地叮嘱宋慈，一定要盯着父亲，别让父亲喝太多酒，以免影响到第二天的殿试。宋玠这些年与友人相聚，禹秋兰很少参与，宋玠也就没有强求。父子二人一起将禹秋兰送出了客舍，望着禹秋兰往城东去了，不承想这一别，竟会成为永诀。

十五年来，宋慈时常忍不住去想，倘若那天他没有随父亲去赴宴，而是像之前的两天，跟着母亲去了玲珑绸缎庄，一切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如今这家绸缎庄的名字，突然从韩絮口中说了出来，他想到母亲连着三天去往玲珑绸缎庄，前两天他都跟随着，没见到过韩淑，那就是说，韩淑是在第三天，也就是他母亲遇害的那天见到他母亲的。他的心弦一下子绷紧，道：“恭淑皇后是……如何见到我娘亲的？”

韩絮望着满城灯火，慢慢回忆起了往事，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此事我仍清楚记得。那时圣上还是嘉王，我姐姐刚晋封崇国夫人，我还能时常去嘉王府见她，她也还能时常带我外出游玩。那天我们去城东的妙明寺赏花，回程时已近中午，路过了玲珑绸缎庄。姐姐未出嫁前，去过这家绸缎庄很多次，还用那里的针线刺绣过，她说想再进去看一看。我当时还说，这些针针线线的有什么意思，她说等我长大了，自然便会明白。她吩咐落轿，拉了我的手，一起进了绸缎庄，接着便见到了你母亲。”

时隔多年，韩絮还记得禹秋兰埋头裁制衣裳的样子，那件衣裳小小的一件，布彩铺花，看起来很是喜庆。韩絮不懂刺绣，不知那是讲究热闹喜气的闽绣，只知道临安城里的人，衣着大都清淡素雅，这件布彩铺花的衣裳虽然看起来俗气，但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竟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喜欢。

禹秋兰花费了一整个上午，差不多裁制好了宋慈的新衣裳。突然见到韩淑和韩絮，她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手中的针线。她这些天虽然忙于赶制衣服，但宋慈被韩珍欺负一事，她可从没有忘过。突然与韩淑和韩絮相见，她当即提起了百戏棚的事，问起了韩珍的来历。

见禹秋兰已经知道那天百戏棚发生了什么事，韩淑不再像上次那样一言不发。原来上次是宋慈怕给父母添麻烦，请求韩淑和韩絮什么都不要说，她姐妹二人答应下来，这才保持了沉默，将宋慈交给禹秋兰便离开了。韩淑如实告知了韩珍的身份，丝毫没有遮掩她也是韩家人，并代韩珍向禹秋兰诚心地道歉。禹秋兰听明白了韩淑与韩珍的关系，既然同宗不同支，那便算是两家人，她提出想去一趟韩珍家中，当面向其父母说清楚此事，希望其父母能对韩珍多加约束，不要再欺负他人。彼时韩侂胄官不高位不重，没有毗邻西湖的府邸，更没有恢宏别致的吴山南园，还住在八字桥附近一座不大不小的宅子里，但韩淑考虑到吴氏地位尊崇，又一直对韩珍百般宠溺，怕禹秋兰招惹事端，不希望禹秋兰找上门去讨要说法，想以自己的赔罪道歉，换来禹秋兰的谅解。可禹秋兰看起来温柔和蔼，却丝毫不打算退缩，哪怕她只是个平民女子，对方是官宦之家，她仍决意要往韩家走这一趟。她

并不打算招惹什么事端，也不是为了索要什么钱财，只是想说清楚这件事，换得韩珍一句亲口道歉，以开解宋慈所受的委屈，弥合宋慈心中的伤痕。韩淑见禹秋兰如此坚决，只好答应下来，带着禹秋兰前往韩家。

“到韩家时，中午已过，姐姐让随行的轿夫和下人都去找地方吃饭，以免他们挨饿，而她自己却饿着肚子。姐姐这辈子，心肠实在是太好，对上对下，对内对外，不管对谁都是那么和善。她走到韩家门前，正准备亲自上前叩门时，门却开了，出来了两个戴帽子的人。”韩絮一边回想，一边说道，“那两人的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的脸。姐姐说了一句：‘你是刘太丞吧？’那两人闻声抬头，其中一人是刘扁。姐姐看见了另一人的长相，又说了一句：‘古公公？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两人没说话，只是匆忙行了一下礼，便急匆匆离开了。”

“古公公是谁？”宋慈知道刘扁，但还是头一次听说古公公。

“古公公名叫古晟，是御药院的奉御。”韩絮道，“我那时还不认得他，后来做了郡主，入宫次数多了，才知道他是谁。”

御药院隶属于入内内侍省，掌按验方书，修合药剂，以待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也就是核查御医所开验方，并按验方为皇帝准备所需的药剂，因此御药院的奉御，通常得皇帝的亲信宦官才可出任。彼时皇帝还是光宗，韩侂胄并非高官大员，也非亲信重臣，光宗皇帝差刘扁去韩家，只可能是给吴氏看病，但看病只需太丞就够了，何以要差

遣身为御药院奉御的古公公一同前去呢？刘扁和古公公戴着帽子离开韩家，还有意将帽子压得很低，看起来不像是受差遣公干，更像是私自去的韩家。宋慈一想到这里，不禁眉头一皱。

“刘太丞和古公公还没走远，叔公便迎出来了。”韩絮继续道，“叔公虽然年长两辈，但姐姐贵为王妃，他对姐姐很是恭敬，将我们请入家中。姐姐说明了来意，叔公说韩珍一早随母外出赏花了，眼下还没归家。叔公向你母亲道了歉，又问明你母亲现下的住处，说等韩珍回家后，会带上韩珍去锦绣客舍，到时再让韩珍亲自道歉，还说以后会对韩珍多加管教，不让他在外闯祸。姐姐原本还担心闹出什么事端，没想到竟如此顺利，此事就算了了。她带上我，一起送你母亲回了锦绣客舍。”

韩絮讲到这里停下了，宋慈问道：“然后呢？”

“临别之时，姐姐送了你母亲一枚平安符。那平安符是从净慈报恩寺求来的，姐姐让你母亲拿回去，挂在你的身上，保你一生平安无虞。”韩絮说到此处，原本望着远处灯火的她，转头向宋慈看了一眼，“你母亲原本不肯收下，姐姐说不是什么贵重之物，只是她的一番心意，你母亲实在推却不了，最终才收下了。其实那平安符很是贵重，符是从净慈报恩寺求来的，值不了几个钱，但上面的玉扣是先帝御赐的，可以说是千金难买。胡作非为的虽是韩珍，但姐姐自视为韩家人，想对此稍加弥补。送你母亲回了锦绣客舍，姐姐便带着我回了嘉王府，后来便听说……便听说锦绣客舍出了命案，你母亲……”她低下头来，看着酒盏里晃晃荡荡的月亮，没再往下说。

宋慈听完这番讲述，想到母亲收下了平安符，却在当天遇害离世，世事实是在无常难料，倘若真有神佛庇佑，那该有多好。他呆了片刻，忽然问道：“古公公现在何处？还在御药院吗？”

“古公公早已不在人世了。”韩絮摇了摇头，“圣上登基后，古公公升为都都知，没几年便去世了。”

都都知负责掌管整个入内内侍省，算是大宋宦官的最高官职，这位古公公从御药院的奉御，一跃成为宦官之首，倒是令宋慈多少有些诧异。他又问道：“没几年是几年？”

“记不太清了，三四年吧。”

赵扩登基是在十一年前，如此算来，古公公离世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宋慈没再说话，想着方才韩絮所述之事，渐渐入了神。韩絮饮尽盏中之酒，抬头望着夜空，只见那几缕暗云升起，慢慢地笼住了月亮。

如此过了好长时间，宋慈才开口道：“时候不早了，明日还要行课，该回去了。”看向韩絮，“郡主独自居住在外，还是当有一二仆从，跟随照看为好。”

韩絮知道宋慈是在担心她的安危，道：“劳宋公子挂心，多谢了。”她过去几年在外行走，是一直带了仆从的，但此次重回临安，是为了查访禹秋兰的死，她不想让太多外人知道此事，这才把所有仆从遣散回家，独自一人住进了锦绣客舍。

宋慈不再多言。他回头望去，刘克庄和辛铁柱的身前已堆满了酒瓶和酒坛，两人喝得大醉，兀自长言兵事，大论北伐。宋慈深知北伐之艰险难为，并不赞同此时北伐，刘克庄虽也明白这些道理，但其内心深处却是支持尽早北伐的，总盼着早些收复故土。他二人互为知己，明白对方想法上的不同，因此少有谈及北伐。难得遇到辛铁柱这么大力赞同北伐之人，刘克庄一说起这话题来，那真是辩口利辞，滔滔不竭，周围不少酒客被吸引得停杯投箸，每每听他谈论到精彩之处，都忍不住击掌叫好。

第三章 客舍旧案

刘克庄一觉醒来，已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习是斋的，只记得昨晚自己在琼楼高谈阔论，说到兴奋之处，想跳上桌子，却一个没站稳，摔了下来，后面的事便记不得了。他望了一眼宋慈——宋慈已穿戴整齐，坐在长桌前，就着一碗米粥，吃着太学馒头——料想昨晚自己不是被宋慈扶回来的，便是被宋慈背回来的。他坐起身子，只觉额头生疼，伸手一摸，能感觉肿起不少，可见昨晚那一跤着实摔得不轻。想到琼楼聚集了那么多酒客，自己只怕是当众出尽了洋相，宋慈带自己离开时定然很是尴尬，他忍不住哈哈一笑。

“你再不起来，早饭可吃不及了。”宋慈另盛了一碗米粥，搁在长桌上，拍了拍身下的长凳。

为了迎接皇帝视学，太学行课推迟到了上元节后。今日是正月十六，乃是新一年里第一天行课，迟到可不大好。刘克庄飞快地穿衣戴巾，被褥随意一卷，坐到了宋慈的身边。大口吃粥的同时，刘克庄不忘问昨晚花了多少酒钱。他知道宋慈手头没他那么宽裕，加之昨晚的酒大部分是他和辛铁柱喝掉的，所以打算把钱补还给宋慈。宋慈却说昨晚不是他付的钱，是韩絮结的账。刘克庄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馒头，整张脸圆鼓鼓的，含糊不清地笑道：“原来是郡主请的客，甚好，甚好！”

刘克庄快速吃罢早饭，便与宋慈同去学堂上课。

太学的课程分为经义和策论，还可兼修诗赋和律学，隔三岔五还要习射。授课通常是分斋进行，不同的斋舍，授课内容也不相同，一些斋舍侧重经义，授课内容多为经史子集，会选择心性疏通、胸有器局、可任大事的学子入读，另有一些斋舍侧重治事，授课内容更偏重实务，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等等。虽是分斋授课，每斋只容三十人，但太学行课允许旁听，无论是其他斋舍的学子，还是外来之人，都可入内听课，尤其是一些知名学官授课之时，听课之人往往远超其额，比如胡瑗，在其任太学博士讲《周易》之时，常有外来请听者，多至千数人，再如孙复任国子监时，在太学里开讲《春秋》，来听课的人莫知其数，堂内容纳不下，许多人都是挤在堂外旁听。

如今太学里的学官，讲课最为吸引人的，就数真德秀和欧阳严语。这二位太学博士都是讲授经义的，习是斋是偏经义的斋舍，今日上午和下午，正好各有一堂这二人的课。

上午是真德秀的课，宋慈虽然心中装着案情，却还能克定心力，如往常一般认真行课，可是到了下午欧阳严语授课时，宋慈却怎么也集中不了心神。经过了昨天那一番追查，母亲的旧案便如那笼住月亮的暗云，一直遮罩在他的心头。他一看见欧阳严语，思绪便忍不住回溯，想起母亲遇害那天，自己随父亲前去琼楼赴宴的事。

那日禹秋兰一大早去玲珑绸缎庄后，宋巩在客房里教宋慈读书，一直教习至午时，才关好门窗，带着宋慈前去琼楼赴宴。这场酒宴由欧阳严语做东，不只请了宋巩，还请了太学里的几位学官，那几位学官都曾求学于蓝田书院。各人源出同一书院，相谈甚欢，席间喝了不少酒。宋慈记得母亲的叮嘱，贴在宋巩耳边说起了悄悄话，让父亲少喝些酒。可席间各人说起蓝田书院的故人旧事，又大谈理学，再预祝宋巩金榜题名，一盏又一盏的酒敬过来，宋巩只能一一饮下。殿试之后，说不定他也会被选入太学出任学官，所以他明白欧阳严语请来这几位学官，是为了让他提前结交这些人，将来当真入太学任了职，也好些人帮衬照应。

这一场酒宴持续了很久，直到未时仍没结束。宋巩不想辜负欧阳严语的一番好意，一直没有提前离开。到了未时过半，他却忽然起身，说有事出去一下，请欧阳严语照看宋慈片刻，又叮嘱宋慈道：“你留在这里别乱跑，好好听欧阳伯伯的话，稍微等一会儿，爹去去便回。”他也不说去做什么，起身快步下楼去了。

说是去去便回，可宋巩这一去，过了好长时间，一直到席间各人吃喝尽兴、酒宴行将结束之时，他才回来。他脸色有些发红，额头微微冒汗，似乎这一去一回走得很急。也正是在未时，禹秋兰被韩淑和韩絮送回了锦绣客舍，后来死在了行香子房中，而宋巩这一去一回，让他背上了杀妻之嫌。府衙司理参军带着一群差役前来查案，怀疑宋巩离开琼楼，是回到了锦绣客舍，杀害禹秋兰后，又赶回了琼楼。琼

楼与锦绣客舍相距不算太远，宋玗离开那么长时间，往返一趟杀个人，那是绰绰有余。

对于自己的突然离开，宋玗说是在琼楼饮宴之时，透过窗户看见韩珍带着几个仆从，跟随一抬轿子，从楼下大街上招摇而过。他想起宋慈被韩珍欺负一事，想讨要一番说法，这才起身下楼。

宋玗走出琼楼时，韩珍已走远了一段距离。他快步追去，一直追过了新庄桥，又拐了一个弯，才拦下了韩珍一行人。宋玗说起百戏棚的事，韩珍却拒不承认，叫几个随从把宋玗轰走。争执之际，那抬轿子起了帘，韩珍的养母吴氏露了面。

原来这天一早，吴氏带着韩珍出城游玩。阳春三月，正是观赏桃花的好时节，城北出余杭门，过了浙西运河，沿岸有一片桃林，时下桃花盛开，比之西湖拂柳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加之这一日天气晴朗，还有微风吹拂，最适合游玩赏花，母子二人在城外玩得兴起，一直到未时才回城。韩珍在外人面前顽劣霸道，在吴氏面前却一贯装出乖巧懂事的样子，想方设法讨吴氏的欢心，比如这次出行，吴氏让他一起乘坐轿子，他却说自己长大了，身子长重了，怕轿夫抬着太累，宁愿下轿步行，还说自己年少，正该多走些路。吴氏对此很是满意，在她眼中，韩珍这个养子，那是万里挑一的好儿子。

吴氏问清楚宋玗为何拦住韩珍，又向韩珍询问实情。韩珍却说根本不认识宋玗，也没见过什么宋慈，说他前些天是去百戏棚看过幻术，但没与任何人发生过冲突。宋玗记得那个右手伤残的虫达，说要

找此人做证，可虫达并不在这次出游的几个仆从当中。韩珍一口咬定没欺负过任何人，说是宋巩认错了人，还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说到急切之处，竟委屈得哭了起来。吴氏见状，对韩珍所言深信不疑，以为宋巩是想敲诈钱财，便吩咐随从将宋巩轰走。韩珍心里极其得意，见几个仆从对宋巩动粗，趁着背对吴氏之时，还故意冲宋巩狡黠一笑。

宋巩辩不得事理，讨不得公道，想到宋慈还在琼楼，只好先回去。他尽可能不在宋慈面前表露出愤懑和沮丧，带着宋慈返回了锦绣客舍。他到柜台取房门钥匙，吴伙计说禹秋兰已经回来了，钥匙早已给了禹秋兰。他回到行香子房，一推开虚掩的房门，就看见阳光透过半开的窗户，照得桌上地上全是一格格的光影，而在这一格格的光影之间，是一摊触目惊心的血迹。而禹秋兰正倒在床上，双腿掉出床沿，陈旧泛白的粗布裙袄已被鲜血浸透。宋巩大惊失色，向禹秋兰扑了过去。宋慈紧随父亲走进房间，目睹母亲惨死的一幕，小小的身子定在原地，浑身止不住地发抖。接下来吴伙计赶去府衙报案，司理参军带着仵作和一众差役赶到现场。一番查问之后，司理参军找来欧阳严语，问明宋巩酒宴期间离开一事，也不听宋巩辩白，便将宋巩当作嫌凶，抓去府衙，关入了司理狱。

随后的那段日子，漫长得好似度日如年。宋慈被欧阳严语接回了位于兴庆坊的家中照看，每每问起父亲如何，欧阳严语知他年幼，怕他担心，都只说些宽慰话，涉及案情的任何事，始终不对他提起。如此持续了十多天，宋巩才洗刷冤屈，得以出狱。出狱之后，殿试已

过，宋巩因为凶嫌入狱，断送了大好前程。他不等府衙查清真相、抓住凶手，便扶着妻子灵柩，携着宋慈返回了家乡建阳。此后十五年间，他潜心钻研刑狱之事，做仵作，任推官，但始终绝口不提亡妻一案，也不让宋慈有机会接触此案，就连宋慈来临安太学求学，他也是多次反对，最终不得已才点头同意。

回忆着这些往事，再看如今的欧阳严语，其人鬓发斑白，皱纹深刻，已然苍老了太多太多。宋慈进入太学快一年了，已不知见过欧阳严语多少次，欧阳严语也知道他是谁，但两人都不愿再提起当年的事，因此彼此间一直只以师生相处。宋慈不想任何人知道他的过去，唯独对刘克庄提起过这起旧案。他从未忘记母亲之死，不然也不会从小钻研刑狱之事，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太学生，无权无势，根本不可能翻查旧案。他原本是想早日为官，朝提刑官的方向努力，只盼有朝一日能获得实权，重查这起旧案。但他没想到自己会卷入何太骥一案，又得韩絮举荐成为提刑干办，一连串的凶案查下来，竟获得了虫达一案的查办之权。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在指引，指引他不断地接近母亲的案子。虫达极可能与他母亲之死有关，昨晚听完韩絮的讲述后，他凝望着暗云藏月的夜空，暗暗下定了决心，要在查清虫达之死的同时，一并追查他母亲的案子。

既已下定决心，那么首要之事，便是去城南义庄找到祁驼子，向当年府衙的这位仵作行人问清楚，查验他母亲的尸体时，究竟出了什么错。行课结束后，与刘克庄并肩返回斋舍的路上，宋慈准备把自己

的这一决定告诉刘克庄。正当他要开口时，刘克庄先说话了：“好好的桃树，你们挖了做什么？”

刘克庄这话不是冲宋慈说的，而是冲道旁的几个斋仆说的。道旁种有几株不大不小的桃树，那几个斋仆正挥动锄头，将桃树一株株地挖出来。时下虽然天寒，但几个斋仆干的是力气活，个个都累得汗出如浆。

几个斋仆之中，有一人是因为岳祠案与宋慈打过交道的孙老头。他认得宋慈和刘克庄，锄头往地上一杵，抹了一把额头上密密的汗，应道：“是刘公子和宋公子啊。”又向挖出来的几株桃树指了一下，“祭酒大人吩咐把这几株桃树挖了，小老儿便来忙活了。”

刘克庄道：“开春在即，这几株桃树眼看离开花不远，挖了岂不可惜？”

孙老头朝那几株挖出来的桃树看了看，道：“刘公子说的是，挖了确实可惜，不过祭酒大人说了，桃花太艳，种在学堂不成体统，吩咐我们挖干净了，过些日子弄些松柏来，栽种在此。”

刘克庄只觉得不可理喻，转头向宋慈道：“这个汤祭酒，居然见不得桃花娇艳。花能有什么错？人心不正，见什么都不正，难道换了松柏，便能正直得起来？”说着无奈地摇摇头，“去年你我入学时，这几株桃树花开正好，足不出户便可赏春。桃花落尽无春思，偌大一个太学，就这里看着有几许春色。今年要看桃花，怕是得去城北郊外了。”

听刘克庄提起去城北郊外看桃花，宋慈不禁想起十五年前，母亲也曾有过这样的许诺，还说等他父亲殿试结束，便一起去城北浙西运河对岸，观赏那沿岸的桃花盛景，只可惜母亲后来遇害，这许诺就此成空，成为他一辈子的遗憾。后来母亲归葬家乡建阳，下葬之时，父亲带着他在母亲坟墓旁种下了一株桃树，此后每年桃花开放之时，他都会去坟前坐上一整天。去年三月间，他来临安求学之前，也是去母亲坟前，坐在桃树之下，陪了母亲一整天，随后才启程北行的。如今他身在太学，不能归家，母亲今年看来要孤单了。他想到这里，忽然道：“我今晚想去一趟城南义庄。”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令刘克庄为之一愣，随即问道：“你下定决心了？”

刘克庄深知宋慈素来行事，要么不做，要么便做到底。上次得知祁驼子与亡母一案有关后，宋慈并未立即去城南义庄找祁驼子，可见当时宋慈还没有决意追查此案，如今宋慈提出去城南义庄，那便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好了，决心触碰此案，并追查到底。

宋慈看向刘克庄，目光极其坚定，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此次去城南义庄，刘克庄照常叫上了辛铁柱，宋慈同样知会了韩絮。为了方便韩絮，一行人仍是雇车出行，在夜幕降临之时，来到了城南义庄。

城南义庄一如上次那般孤寂冷清，大门未锁，一推即开。

义庄内不似上次那样点着灯笼，一眼望去尽是昏黑，只能隐约看见一口口大小不等的棺材，或横或竖地搁了一地。忽然“啊呀”声起，几团黑影从窗户破洞中扑棱棱飞出，原来是几只准备夜栖的寒鸦。四人受此一惊，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

“人不在？”一片死寂之中，刘克庄小声道。

祁驼子虽是义庄看守，平日里却是嗜赌如命，常去外城柜坊，守在义庄的时候不多。整个义庄无声无息，映入眼帘的只有棺材，不见半个人影，看来祁驼子又外出赌钱了。

宋慈想着去外城柜坊寻人，正打算回身，忽然角落里传来一阵细碎的“咯咯”声。这声音时断时续，听起来像是在轻轻敲击什么，又像是在磨牙。刘克庄横挪一步，有意无意地挡在了韩絮的身前；辛铁柱不为这阵声音所吸引，举目四顾，留意四下里有无危险；宋慈则是循声辨位，朝角落里慢慢走去。

角落里停放着一口狭小的棺材，这阵“咯咯”声正是来自于这口棺材之中。宋慈于棺材边停步，探头看去，棺材没有盖子，里面黑乎乎的，隐约可见一具尸体蜷缩于其中。忽然“咯咯”声大作，这具尸体一下子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辛铁柱当即飞步抢上前，宋慈却把手一抬，示意辛铁柱停下。宋慈离得很近，此时已经看清，这具“尸体”后背弓弯着，其上顶着一个大驼子，正是此前有过一面之缘的祁驼子。祁驼子没有睁眼，嘴里“咯咯”声不断，那是牙齿叩击之声，也不知是被冻成了这样，还

是做了噩梦被吓得如此。祁驼子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忽然倒头下去，又躺回了棺材里。这般一起一倒，他竟还睡着，一直没醒。

刘克庄虽然挺身护着韩絮，实则他自己也被祁驼子这一出吓得不轻。等他看明白后，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从怀里摸出火折子，点亮了义庄里悬挂的白灯笼，随即走到棺材边，用力拍打起了棺材。

祁驼子被这阵拍打声所扰，独眼睁开了来。

“还记得我吧。”刘克庄望着祁驼子，脸上带着笑。

祁驼子慢慢坐起，无神的眼珠子动了动，看了看刘克庄和宋慈等人，像是没睡醒，又要朝棺材里躺去。

“你还欠我三百钱呢，说了会来找你拿钱，眼下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刘克庄一把拉住祁驼子，不让他再躺倒。

“是我的，我的……”祁驼子胸前的衣服被拉住，双手忙朝胸前环抱，像是在护着什么东西。

刘克庄记得上次给了祁驼子五百钱，祁驼子就曾这般护在怀里，以为祁驼子怀里揣着钱，笑道：“看来你这几日手气不错，在柜坊赢了不少钱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可别抵赖。”

“没钱，我没钱……”祁驼子护得更紧了。

“你过去是临安府衙的仵作？”宋慈忽然开口了。

刘克庄并不在意那三百钱，只是故意为难一下祁驼子，听得宋慈问话，便放开了祁驼子。

祁驼子护在胸前的双手慢慢松开了，头仍然摇着：“什么件作……记不得了……”

他吧唧着嘴，似乎口干舌燥，从棺材里爬出，揭开墙角一口罐子，拿起破瓢舀水来喝。

“‘芮草融醋掩伤，甘草调汁显伤’，你能说出此法，不可能记不得。”宋慈道，“你还有一个弟弟，唤作祁老二，住在城北泥溪村，以烧卖炭塹为生，我与他见过面，对你的过去已有所知。十五年前，锦绣客舍的案子，是你办的吧？”

“锦绣客舍”四字一入耳，祁驼子拿瓢的手忽然一顿。但他很快恢复正常，喝罢了水，把瓢扔进罐子，又要回棺材里躺下，根本没打算应宋慈的话。

宋慈继续道：“此案牵涉一家三口，妻子为人所害，丈夫蒙冤入狱，他们还有一孩子，当年只有五岁。”提及自己，微微一顿，“如今这孩子已经长大，欲为亡母直冤，特来这城南义庄，求见于你。”

祁驼子正要爬回棺材，闻听此言，乜眼来盯着宋慈，似乎明白了宋慈是谁。这么盯了几眼后，他把头偏开了，仍是一声不吭，但没再回到棺材之中，而是站在原地。

“寄顿尸体，一百钱；打听事情，两百钱。”刘克庄忽然伸手入怀，掏出几张行在会子，“两百钱未免太少了，我先免去你那三百钱欠债，再多给你三五百钱，就算多给你三五贯也行。”

祁驼子一向嗜赌爱钱，刘克庄又想使出“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一套，哪知祁驼子没理睬他，甚至没向他手中的行在会子瞧上一眼。他笑道：“你这老头，有些意思。这钱你当真不要？那我可收回来了。”

说着他作势要把行在会子揣回怀中，祁驼子仍是无动于衷。

“你是当年那个有些驼背的件作？”韩絮忽然蹙眉上前，借着白惨惨的灯笼光，打量着祁驼子的身形样貌，“当年你去过嘉王府，却被王府护卫驱赶，我说得对吧？想不到你如今竟变成了这样。”

祁驼子不认得韩絮是谁，朝韩絮看了一眼，移开了目光，仍是不说话。

祁驼子没有再爬回棺材里睡觉，而是一直站在那里，这般长时间一动不动地不作声，足可见祁驼子应该是想起了什么，只是不愿开口而已。祁驼子因为锦绣客舍的案子丢掉了件作之职，后来又连遭变故，家中失火，妻女身死，自己瞎了一目，从此性情大变。宋慈理解祁驼子为何不愿开口，不打算再勉强，见刘克庄又要问话，冲刘克庄轻轻摇了一下头，道：“我们走吧。”说完转身向义庄大门走去。

刘克庄也知晓祁驼子的过去，将那几张行在会子放在一旁的棺材上，随宋慈离开。韩絮和辛铁柱见状，也都转身而走。

“我记得那人，他名叫宋巩。”宋慈即将走出义庄时，祁驼子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他行凶杀妻，证据确凿，本就是杀人凶手。”

宋慈闻言一惊，回头望着祁驼子，声音发颤：“你说……什么？”

“你就是宋巩的儿子吧，当年我去锦绣客舍时，你还没这口棺材高。”祁驼子摸了摸身边的棺材，声音发冷，“我说你爹是凶手，就算他侥幸出了狱，杀人的也还是他。”

当年祁驼子随司理参军赶到锦绣客舍时，宋慈的确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但那时祁驼子的后背只是稍微有一些驼，眼睛也还没瞎，衣着很是干净，与如今可谓判若两人，是以宋慈上次来城南义庄见祁驼子时，根本认不出。他原以为祁驼子知晓一些独特的验尸之法，定然精于验尸，当年又负责查验他母亲的尸体，说不定发现过什么线索，能对他追查凶手有所帮助，却没想到祁驼子一开口便咬定他父亲是凶手。他走了回来，与祁驼子隔着一口棺材，道：“你何以认定我爹是凶手？”比起一贯的平静，他的语气加重了不少。

“床上到处都溅着血，地上也有不少血，此外还有一串沾血的鞋印，从床边一直通向窗户。”祁驼子挑起独目，“郭守业让你爹脱了鞋子，与房中那串鞋印比对，大小完全一样。你爹明明回过客房，却

撒谎说没有。衣橱里的东西很乱，被翻动过，衣服都在，唯独少了一双鞋子。是你爹行凶杀人之后，因为鞋子沾了血，所以拿走了一双干净的鞋子，在外换了鞋，把带血的鞋子处理掉了。郭守业问过那些个学官，你爹在琼楼一去一回，脚上的鞋子是不是换过，那些个学官都说没注意。郭守业也问过你，你说不记得你爹早上出门穿的是哪双鞋，这事难道你忘了？忘了也不奇怪，当年你就那么点大，能记得什么。”说到这里，鼻孔里一哼。

宋慈没有忘过，凡是与母亲命案相关的事，他全都记得。当时命案发生之后，是有一个方面大耳的官员来问过他鞋子的事，然后父亲就被那官员带着差役抓走了。在父亲入狱的十多天里，他常常忍不住想，自己已经没了母亲，会不会永远也见不到父亲了？是不是自己不够细心，没留意父亲那天穿的是什么鞋子，才害得父亲被人抓走？这一想法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宋巩出狱之后，他仍然觉得是自己的错。从那以后，他开始处处留意身边的细节，渐渐养成了无论何时何地都对四周观察入微的习惯。

“原来你是凭借这些，认定我爹是凶手。”宋慈的语气放缓，恢复了惯常的镇定，“你所说的郭守业，是当时府衙的司理参军吧？”

祁驼子没应声，只是一哼，隐隐透着不屑。

“这位郭司理，”宋慈问道，“如今身在何处？”

祁驼子把头一侧，道：“别人早就平步青云，不知高升到何处去了。”

这话似乎隐含恨意，且祁驼子不称郭守业为“郭司理”，而是直呼其名，可见其对郭守业的态度。宋慈抓住祁驼子的这一丝愤恨，故意问道：“那你为何没能平步青云，反倒沦落至此，做了十多年的义庄看守？”

“为何？你倒来问我为何？”祁驼子忽然独眼一张，“若不是为了给你爹申冤，我会沦落至此，在这义庄看守尸体？”

“原来你知道我父亲是被冤枉的。”

“知道又能怎样？”祁驼子语气里的恨意越发明显，“是你爹有冤难申，跪求于我，我于心不忍，才帮他申冤，让他得以出狱。可他呢，这么多年，他怎么不来看看我，看看如今我是什么样子？”

宋慈眉头一皱，道：“我听说，当年你查验我母亲尸体时，曾出了错。”

“我是出了错，还错得厉害！”祁驼子道，“我错在不该去验尸，郭守业明明已经验过了，我居然还跑去偷偷复验；我错在知府大人已经定了罪，我还当堂跪求复查真凶；我错在没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一个至低至贱的仵作，竟敢去高官府邸上闹腾。犯下这么多大错，活该我自受！”他抓起棺材上那几张行在会子，一把扔在地上，左手扶着棺材，右手直指大门，“走，你们一个个都走，全都走！”

这番话充斥着愤懑，响彻整个义庄。刘克庄、韩絮和辛铁柱没有挪步，都看向宋慈，等宋慈示意。

宋慈在原地站了片刻，脚下忽然动了。他不是走向大门，而是绕过棺材，走到祁驼子面前，正对着祁驼子直指着的手。“你既然开了口，那就把一切说清楚。”他直视着祁驼子，“为我爹申冤，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何必藏着掖着？”

“你这么想知道，那好，我就给你说个一清二楚！”祁驼子声音发紧，指着宋慈的那只手，慢慢地攥成了拳头。

十五年前，祁驼子的背还不算弯，有妻有女，日子安稳。彼时四十好几的他，刚刚接替师父的位置，成为临安府衙的仵作行人，跟随司理参军郭守业奔走于城内外，整日与尸体打交道。虽然做仵作很累，也常被邻里瞧不起，收入也不算高，但足够养活一家人，又因他不辞辛劳、验尸严谨，深得郭守业的器重，连知府大人都曾当面夸奖过他。

就这么做了几个月的仵作行人，到了三月间，锦绣客舍发生了一起凶案，郭守业带领差役前去办案，祁驼子也背上装有各种验尸器具的箱子，跟着赶到了现场。现场是行香子房，一个名叫禹秋兰的妇人死在床上，其丈夫宋巩守在尸体旁痛哭，其儿子宋慈也在旁边抽泣。床上到处都是飞溅的血，床前地上也有不少血迹，还有不少沾血的鞋印，以床前的鞋印最多，不排除是宋巩发现妻子遇害后，扑到床前留下的。但还有一串鞋印，从床前延伸至窗户和窗框，极可能是凶手留下的，可见凶手行凶之后，应该是从窗户逃离了现场。除此之外，衣橱旁边还有一件丢弃在地上的衣裳，那衣裳是崭新的，布彩铺花，看其大小，应该是宋慈的。

郭守业闻到宋巩一身酒气，查问得知，宋巩中午曾去琼楼赴宴，未时将过时返回客舍，发现妻子死在了房中。郭守业又查问客舍伙计，得知禹秋兰一早外出，在未时独自返回了客房，此后没听见房中传出什么动静，直到宋巩回来发现禹秋兰遇害，客舍里的人才知道行香子房发生了凶案。

通常而言，客栈里发生凶案，无论是仇杀，还是劫杀，大都是在夜间，少有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毕竟客栈里白天客人进出很多，很容易被人发现。一起发生在大白天里的命案，房中还没传出什么响动，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熟人作案。死者禹秋兰的致命伤，位于颈部左侧，只有一粒豆子那么大，但从出血量来看，伤口应该很深，像是被某种尖锐细长的东西扎刺所致。这般形状的凶器，应该不会粗过筷子，但一定比筷子锋利得多。郭守业看着死者散开的发髻，一下子想到了发簪，问过宋巩后得知，禹秋兰有一支银簪子，是前几日宋巩在夜市上买的，禹秋兰此前用的都是木簪，对丈夫送的这支银簪子很是喜欢，这几日一直插在发髻上，但她遇害之后，发髻上的这支银簪子却不见了，郭守业命差役找遍整间客房也没能找到，可见这支银簪子极可能就是凶器，并且已被凶手带离了现场。能取得死者头上的银簪子用于行凶，再一次证明凶手极可能是熟人。禹秋兰才来临安数日，可谓人生地不熟，能称得上熟人的，恐怕只有丈夫宋巩和儿子宋慈。宋慈只有五岁，自然不可能是凶手，那么便只剩下了宋巩。

郭守业对宋巩起了疑。他查看了房中的所有鞋印，都是一般大小，于是让宋巩脱下鞋子，当场比对，可谓一模一样。他又问明宋巩

在琼楼酒席间，曾在未时离开过一次，很长一段时候后才返回。他再问宋巩有几双鞋子放在衣橱里，得到的回答是两双。可他已经查看过衣橱，里面的衣物又脏又乱，有明显翻动过的痕迹，鞋子只有一双。他派差役找来与宋巩在琼楼饮宴的几位太学学官，问了宋巩是否换鞋一事，也问了时年五岁的宋慈，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注意、不清楚。由此案情明了，宋巩有极大的杀妻之嫌，被他当场抓走，关入了司理狱。

在郭守业查问案情时，祁驼子本想现场初检禹秋兰的尸体，但郭守业说宋巩是即将参加殿试的举子，此案又发生在人来人往的客栈之中，消息势必很快传开，关系不可谓不大，所以他要亲自验尸。祁驼子知道自己成为仵作行人不久，郭守业虽然对他有所器重，但一直只让他参与一些普通命案，但凡遇到涉及高官权贵或是案情复杂的重大案子，郭守业都是亲自查办。郭守业以客栈人多眼杂为由，没有现场初检尸体，而是把尸体运回府衙长生房进行查验。

接下来的几天里，祁驼子没有接触这起命案的机会。一天夜里回家时，几个正打算外出吃酒的差役和狱卒将他一并叫了去。就在府衙附近的青梅酒肆里，几个差役和狱卒吃多了酒，聊起了宋巩杀妻的案子。狱卒说宋巩被关在狱中，受了不少酷刑，仍是不肯认罪，还不分昼夜地求着追查真凶，不管是差役还是狱卒，但凡有人进入司理狱，宋巩便会苦苦哀求，说自己是被冤枉的，没有害过妻子，又说幼子独自在外，忧其冷暖安危，求早日查明真相，放他出去。几个差役和狱卒把宋巩当成笑料在聊，笑话宋巩是个书呆子，根本就不懂怎么求

人。祁驼子知道这些差役和狱卒从囚犯那里捞好处捞习惯了，在赔笑的同时，却不禁暗暗生出了一丝恻隐之心。

转过天来，祁驼子抽空去了一趟司理狱，果然如狱卒所言，宋巩一见到他便苦声哀求。宋巩记得当日郭守业赶到锦绣客舍查案时，祁驼子就跟在郭守业的身边。他对祁驼子说自己离开琼楼，是去拦住韩珍及其母亲讨要说法，只要找到韩珍及其母亲，便能证明自己所言。他又说衣橱里的两双鞋子是一新一旧，旧鞋是从家乡带来的，新鞋是不久前妻子在玲珑绸缎庄斜对面的鞋铺里买的，是专门为他殿试准备的，他还从没有穿过。当日郭守业从衣橱里翻找出来的是一双旧鞋，那么缺失的就是新鞋，依照郭守业的换鞋推想，宋巩被抓时应是穿着那双缺失的新鞋，可事实并非如此，他脚上穿的是此前几天一直穿着的旧鞋。因为妻子死得太过突然，当时他整个人都乱了，没心思去想其他，直至身陷囹圄，他才想明白了这些。

祁驼子来到司理狱，不是为了帮宋巩查证清白，只是想来提醒一下宋巩，作为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人，要求人办事，光靠嘴是不行的。但当他看见宋巩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明明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不言痛楚，还跪在地上苦苦求他，这番提醒便说不出口。他对宋巩实言相告，自己就是个仵作，没能力去查证这些事，一切要跟郭守业说才行。宋巩说他已经对郭守业说过了，被关进牢狱的第一天，他便什么都说了，可是郭守业不信，只是反复对他用刑，迫他认罪。

“你说过了就行，真没犯事的话，案子迟早能查清楚，大人会还你清白的。”祁驼子叹了口气，留下这句话，离开了司理狱。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很清楚，郭守业这几天很少离开府衙，可见没怎么去查证宋巩所说的事，还清白之类的话，只不过是说出来宽慰一下宋巩的心罢了。

祁驼子自知人微言轻，没能力帮到宋巩，一开始他也没打算要做什么。只是翌日去城东办事时，从玲珑绸缎庄外路过，他却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一番犹豫之后，他踏进了玲珑绸缎庄的大门，向掌柜打听了禹秋兰的事，得知禹秋兰的确一连数日来绸缎庄赶制衣服，还得知案发那天中午，禹秋兰跟着一对姐妹走了。掌柜认得那对姐妹中的韩淑，韩淑过去曾多次来选买绸缎，如今已贵为嘉王妃，居然还来光顾绸缎庄。掌柜说起此事，一想到自己的绸缎庄能得嘉王妃光顾，可谓是蓬荜生辉，就不禁眉飞色舞。祁驼子看在眼里，却是暗暗皱眉。他又去斜对面的鞋铺打听，得知禹秋兰的确曾光顾鞋铺，买走过一双男式鞋子。这一番打听下来，他知道宋巩没有说谎，郭守业的换鞋推论，可谓是错漏百出。

那一天祁驼子的心里乱糟糟的，办完事回到家中，仍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弟弟祁老二来给他家里送炭壑，见了他这副模样，便问出了什么事。他摇摇头，说没什么，让弟弟不必担心。祁老二很少见哥哥这么心烦意乱，知道不是什么小事，但也没再多问，只是离开之时留了句话，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咱兄弟有良心，不做坏事，不去害人就行。

做人要有良心，弟弟这话很是触动祁驼子。他最终选择为宋巩东奔西走、查证清白，倒不全是因为弟弟的话，而是因为他自己本就有这么一颗良心，如若不然，他之前也不会在路过玲珑绸缎庄时，选择踏进门去。

翌日天刚亮，祁驼子便来到府衙司理狱，向宋巩询问了更多的事，得知了宋巩与妻子相守相伴了二十多年，又得知了宋慈被韩珍欺负，以及行香子房曾遭行窃等事。尤其是行香子房被窃，让祁驼子心中起疑。宋巩寒窗苦读那么多年，四十多岁才科举中第，就算有心杀害妻子，也不大可能选择在殿试的前一天动手，但若说凶手另有其人，杀害一个初到临安人生地不熟的禹秋兰，其动机何在呢？祁驼子回想起命案现场，衣橱里的东西被翻得很乱，不太像只是为了取走一双鞋子，更像是有意将衣橱翻个底朝天。他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猜想，凶手翻找衣橱，倘若不是为了取走鞋子，而是为了寻找某样东西呢？如此一来，凶手杀害禹秋兰的动机便有了，正是为了抢夺这样东西，几天前那窃贼来行香子房，或许也不是为了窃取财物，而是冲着这样东西来的。祁驼子问宋巩手中是不是有什么极其贵重的东西，宋巩回以摇头，此番进京赶考，只带了一些书籍、衣物和钱财，以及一些散碎物件，都是日常所用，并没有什么要紧之物。祁驼子又问禹秋兰是不是有什么贵重东西，宋巩仍是摇头，以他对妻子的了解，妻子若是得到了什么贵重之物，是不会瞒着他的。

对祁驼子而言，此时追查真凶倒在其次，最紧要的是证明宋巩的清白，使其出狱与幼子团聚，而后再说追查真凶的事。作为一个仵作

行人，他擅长查验尸骨，并不擅长查案，但要证明宋巩的清白其实不难，只需证实宋巩离开琼楼是去见了韩珍和吴氏，并与对方发生了争执，根本没有时间往返一趟锦绣客舍，其冤屈自然得以洗清。

但祁驼子还是想得太过简单了。

他先去求见郭守业，把这些事原原本本地说了，盼着郭守业能去查证。郭守业却白他一眼，叫他做好分内之事，查案的事就不要管了。他此前认识的郭守业，查起案来还算尽心尽力，可这一回的郭守业，即便知道了宋巩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却仍无查证之意。

祁驼子犹豫再三，决定自己找去韩家，想求见吴氏和韩珍，看门的仆从却说家主去嘉王府做客了。他大着胆子去到嘉王府，还没表明来意，便遭到王府护卫的驱赶。原来那天是嘉王妃韩淑的生辰，王府前车马盈门，大小官员都携家眷、备厚礼登门道贺，闲杂人等不得靠近。他就像一只夹着尾巴的狗，逆着华冠玉服的人流，被驱赶得远远的。但他还是没放弃，又折返回韩家，在附近蹲守了大半日，直到日暮时分，才终于等到韩侂胄一家打道回府。他虽不认识吴氏和韩珍，但见看门的仆从上前伺候，便知是家主回来了，忙上前询问。韩珍却说不认识什么宋巩，吴氏也说从没见过宋巩，韩侂胄则是乜他一眼，吩咐虫达将他强行赶走。他吃了个闭门羹，还受了虫达一顿推搡，知道韩家人不近人情，想是与宋巩结怨在先，便不肯为宋巩做证。

祁驼子折腾了一日，一无所得不说，还连番受辱。沮丧之余，他忍不住去想，自己就是个小小的仵作，何必要这么劳心费神，去为了

一个素不相识的宋巩奔走受累？可那晚他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良心总是不安。第二天一早，他还是决定继续查证。他借着整理其他命案检尸格目的机会，去到书吏房，趁书吏上茅房之时，找出禹秋兰一案的案卷，翻看了郭守业填写的检尸格目。依检尸格目所录，禹秋兰是被刺中脖子而死，身上还有两处刺伤，分别位于左上臂和左肩。

虽然看过了检尸格目，但祁驼子一想到郭守业对此案的一再敷衍，便始终难以安心。他想亲眼看看禹秋兰的尸体。尸体在郭守业查验完后，早已运往城南义庄停放，没有郭守业的手令，他是无权擅加查验的，甚至连接触一下尸体都不行。他当时已做了大半年的佯作行人，与义庄看守也算熟识了。当天夜里，他带上一些酒菜，去到城南义庄，将看守灌醉后，打着灯笼，找到了停放禹秋兰尸体的棺材。当时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都会在这义庄之中度过。

查验禹秋兰的尸体时，祁驼子既怕看守醒来，又怕有外人闯入，始终提着心吊着胆，一有些许响动传来，他便吓得停下手里的动作，惊慌地张望声音来处。他不敢耽搁太多时间，于是省去了一大堆验尸步骤，既没有煮热糟醋，也没有点燃苍术皂角避秽，哪怕禹秋兰尸体停放数日之后，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腐败。他忍着尸臭，从头到脚将尸体验看了一遍，发现尸体全身共有四处伤口，都属于锐器伤，其中有三处伤口只有黄豆大小，包括颈部的那处致命伤，是由尖锐细长的利器扎刺所致，那利器很可能就是那支消失的银簪子。还有一处伤口显得尤为不同，位于尸体的右腹，长约一寸，看起来应是刀伤。

祁驼子怕弄错了，还仔细检查了伤口处的肠子，验明肠子断为了好几截——肠子盘藏于腹中，若是刀具类的利器捅入，往往会把肠子割断成几截——这才敢确定是刀伤。这处刀伤很深，同样足以致命，从伤口长仅一寸来看，凶器应该不是长刀和大刀，而是短刀。

这一夜祁驼子几乎彻夜无眠，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郭守业的检尸格目当中，只记录了那三处扎刺伤，并未记录这一处刀伤。他实在难以置信，郭守业身为司理参军，亲自验的尸，亲自填写的检尸格目，居然会出现这么大的疏漏。或者那根本就不是疏漏，这么明显的刀伤，只要不是瞎子，必然能清楚地看见，郭守业更有可能是故意隐瞒，故意不加以记录。之前郭守业在他心里的印象，一直是尽心尽力，足够认真负责，却没想到竟会是这样的人。若不是他擅自溜进义庄查验尸体，这处如此明显的疏漏，将因为尸体的腐烂，慢慢不被人所知，只留下检尸格目上白纸黑字的记录。

有了这处刀伤，禹秋兰遇害的经过就值得推敲了。凶手使用了刀和银簪子作为凶器，但问题是，刀比银簪子更容易抓握和发力，杀伤力也更强，既然凶手已经手持刀具了，为何还要拔下禹秋兰发髻上的银簪子行凶呢？那刀伤位于尸体的右腹部，而银簪子造成的三处扎刺伤都位于尸体的左侧，一在左臂，一在左肩，颈部的那一处同样是从左侧刺入。祁驼子突然冒出了一种猜想，凶手会不会不止一人，而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用刀，一个用银簪子，联手对禹秋兰行凶，因为两人一个站左，一个站右，所以两种伤口才分别在禹秋兰身子的左右。

这样的猜想一冒出来，祁驼子越想越觉得合理。于是就这么熬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他睁着一对布满血丝的眼睛，赶去了府衙。他知道找郭守业是没什么用处的，于是直接去了中和堂。他当堂而跪，对着刚起床不久还在打着哈欠的知府大人，具言自己昨晚验尸时的发现，给出了凶手很可能是两个人，动机很可能是谋夺禹秋兰身上的某样贵重之物的推断，又言明宋巩离开琼楼的原因，证明宋巩根本不可能有去锦绣客舍行凶的时间。

祁驼子当时跪着禀明这一切后，求知府大人复查真凶，却长时间不见知府大人有反应，膝盖渐渐跪得发疼，便稍稍动了动身子。知府大人忽然冒出一句“本府有让你起来吗”，吓得他急忙跪好。知府大人吩咐差役叫来郭守业，对着郭守业狠狠责骂了一番。这番责骂，令当堂而跪的祁驼子冷汗涔涔，只因知府大人不是责骂郭守业查案懈怠，而是责骂郭守业对下属约束不严，居然让仵作未经许可便擅自查验命案尸体。至于禹秋兰的案子，以及宋巩的清白，知府大人是半个字也不提及。

原本在祁驼子的眼中，知府大人还算为民做主，算得上是一位好官，此番却也突然变了一副脸孔，实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不知道禹秋兰的案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或是宋巩犯了什么错，以至今一向把“安民济物”挂在口边的知府大人，竟会变得草菅人命。知府大人不认可他验尸的结果，反倒以他擅自查验尸体和验尸出错为由，免了他的仵作之职，罚他去义庄洒扫，还扣了他好几个月的俸钱。原本的义庄看守，那个被他灌醉后让他有机可乘的人，因此事被郭守业臭

骂了一顿，就此恨上了他。他被罚洒扫义庄，算是成了这个看守的下属，处处受这看守的冷眼和欺辱，知府大人如此处置，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祁驼子一直以为自己是那种怯懦怕事之人，如今受了这等重罚，却觉得自己已是破罐子破摔，反倒没那么怕了，心想大不了丢了义庄的活，反正这受气受累的活他也不想干了。他憋了一口气，想证明宋巩的清白，无论如何都要证明，既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是为了替自己出这口气。他虽然身在义庄，但禹秋兰的尸体已被郭守业以重新检验为由，运回了府衙长生房，他已没有出入府衙的机会，不可能接触到禹秋兰的尸体，也不可能再与司理狱中的宋巩见面。他洒扫了好几天义庄，苦思冥想，才想到了办法。

要证明宋巩的清白，只需证明宋巩当天离开琼楼，是去见了韩珍和吴氏，而非去了锦绣客舍。韩珍和吴氏虽然不肯为宋巩做证，但不代表没有其他见证人。此事发生在未时，正值下午，那是大白天，也不是发生在什么偏僻的小巷，而是在新庄桥附近的街上，必定少不了过路的行人。宋巩当街拦下吴氏的轿子，与韩珍等人接触，并且发生了争执，一定有不少行人看见过这一幕。只要找到足够多的证人，让他们一起出面为宋巩做证，宋巩的清白自然能得到证明。

想法一定，祁驼子立刻行动起来。他从宋巩拦轿的那条街开始寻访，往周围不断扩大寻访的范围，花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果然让他找到了不少见过此事的人。这些人有贩夫走卒，有店家铺主，有住户居民，听说有人因此事蒙冤入狱且攸关生死，答应出面做证的就有十多

个人。祁驼子把这些人全都请去了府衙，有这么多人共同做证，消息也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知府大人也好，郭守业也罢，都无法再置若罔闻。宋巩就此洗去冤屈，恢复清白之身，在入狱关押十多天后，终于得以出狱。

祁驼子很是高兴，自己活了好几十年，总算做了一回值得称道的正事。他不懂查案，没打算继续追查杀害禹秋兰的真凶，他也知道自己追查不出来，以他的能力，能让宋巩清白出狱，已经算是到了极致。如今宋巩出了狱，追查真凶，那就是宋巩自己的事了，祁驼子该为自己做打算了。得罪了郭守业和知府大人，府衙是不可能待下去了，他打算辞了洒扫义庄的差事，也不打算再做什么佻作，以后就跟着弟弟一起进山伐木烧炭。

决定了要离开府衙，祁驼子心里竟有说不出的高兴，连走路都轻快多了。他去肉市上买了一块肉，又买了一条鲜鱼，还打了一壶酒，回家交给妻子烹制，然后去请弟弟祁老二到家里一起吃饭，到时把自己的打算跟祁老二说一说。等他拉着祁老二快走到家时，却远远望见滚滚黑烟翻腾而起，冒烟的竟是自己的家。生火炊饭不会有这么大的黑烟，只有着火才会。他飞奔至家门口，果然看见家中已燃起大火，他急忙呼喊妻子和女儿的名字，却听不见任何应答声。祁老二慌忙提水救火的同时，祁驼子捂住口鼻，一脚踢开家门，冲进了浓烟之中。

祁驼子没能救出妻子和女儿，连妻子和女儿身在何处都没能找到，最终被大火逼退，一根烧断的木梁砸在身边，弹飞的木屑扎进了眼角，他竟也感觉不到疼痛，任由木屑扎在眼角里，一丝鲜血犹如泪

痕，凝在他的脸上。他暗暗祈祷，妻子和女儿也许去了别处，不在家中。直到大火熄灭，已被烧焦的妻子和女儿在废墟中被找到，他跪倒在地，紧紧抱着两具焦尸，撕心裂肺地叫道：“我的……我的妻，我的女啊……”泪水才如决堤般涌了出来。被木屑刺伤的那只眼睛本就未及时得到医治，又经过这一场大哭，最后彻底瞎了。

遭此大变，祁驼子几度想要寻死，祁老二寸步不离地守着他，每次都把他救了回来。他后来不寻死了，之前的打算也不提了，就去城南义庄里待着，整日与尸体为伴。那义庄看守再来为难他，他只是听之任之，便如行尸走肉一般。后来那看守得病死了，偌大的义庄只剩下他一人。他渐渐学会了去柜坊赌钱，常常输得精光，被要债的人打得爬不起来，每次都是祁老二赶来清了赌债，他才得以走出柜坊，但只要伤一好，稍微一有点钱，他便又会往柜坊去，祁老二好说歹劝，也拿他没办法。旁人都当他嗜赌成性，不可救药，没人知道他是为了忘掉过去，不愿再去想起那些惨痛的回忆，可白天还能以赌来忘掉一切，到了夜里，他却时常梦起当年的事，尤其是他紧紧抱着已成焦尸的妻女，这一幕总是那么清晰，让他每一晚都如坠冰窟般牙齿发抖、浑身发颤。他就这么槁木死灰般地活了十多年，其间临安知府几度换任，司理参军也换了好几个，只有他自己，一直待在这城南义庄，除了弟弟外无人过问。

这一段过去，带着怨恨的语气，从祁驼子的口中讲了出来。宋慈听完后，很长时间没有作声。最初听到亡母案情时，宋慈是心弦紧绷的，但这种紧绷感随着祁驼子的讲述慢慢松弛，到最后听得祁驼子的

凄惨下场时，他心里反而生出了一种莫可名状的平静。当年母亲遇害之后，时任仵作的祁驼子背着箱子赶到行香子房时，他曾与其有过一面之缘。借着白惨惨的灯笼光，他看着如今的祁驼子，看着眼前这个蓬头乱发、衣衫褴褛、后背弓弯、独目中透着恨色的老人。他忽然双膝弯下，一跪在地，道：“家父从未对我提过这起旧案，原来他曾受你如此大恩。事过多年，一切已无可变改，我再怎么做，也难以挽回一二。千恩万谢，宋慈没齿不忘！”他正对着祁驼子，以头磕地，伏身下拜。

祁驼子浑身颤抖，独目中的恨色开始慢慢地消散，一行老泪不觉流出，滑过满是皱纹的脸庞。十五年前的这些过去，他对外绝口不提，便连唯一的至亲祁老二他也从没讲起过。他原是打算将这段过去带入黄土的，可今日不知为何，却对宋慈讲了出来。看着跪在身前的宋慈，泪眼模糊中，有那么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在府衙当堂而跪时的样子。

良久，祁驼子的耳边响起了宋慈的声音：“凶手若是两人，何以现场没有第二个人的鞋印？”

此话一入耳，祁驼子不由得一呆。当年他推断凶手很可能是两个人，却没有想过现场只有一个人的鞋印，他的这番推断，似乎被宋慈这么一句话便给推翻了。

宋慈此言像是在问祁驼子，更像是在自言自语。祁驼子的推断在宋慈看来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需要厘清一个疑问，那就是现场，尤其

是床前，有一大片血迹，然而只有一个人的鞋印，却不见第二个人的鞋印。若说另一个凶手更为谨慎，有意不踩到地上的血，没有让鞋印留下来，那为何会放任同伙留下那么明显的鞋印呢？那鞋印实在太过明显，从床前延伸至窗户，明显得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凶手穿多大的鞋子，生怕别人不知道凶手是从哪里逃走。对此他想到了两种解释，一是凶手杀人后急于逃离现场，情急之下没有留意脚下，其中一人留下了鞋印而不自知，另一人只是侥幸没有踩到血，这才没留下鞋印，而留下鞋印的那个凶手，脚与宋巩差不多大小，鞋子的尺寸也就差不多，毕竟这世上穿同等尺寸鞋子的人，其实不在少数，这才害得宋巩蒙冤入狱；另一种解释是，留下满地鞋印的，就是他父亲宋巩的那双新鞋，凶手故意从衣橱中找出这双新鞋，穿上后在房中留下鞋印，以达到嫁祸宋巩的目的。

宋慈推想着这两种解释，慢慢地站起身来。

“我娘亲的案子如今知晓的人已不多，知情之人只会更少。”他看着祁驼子，恢复了查案时一贯的冷静，“你算是少数知情之人，我想向你打听几件事，不知可否？”

祁驼子叹了口气，道：“你想问什么就问吧。”语气不再带有怨恨。

“我娘亲的裙袄上，”宋慈开始发问，“是有一处血指印吧？”

他记得当年父亲被郭守业当成嫌凶抓走时，母亲的遗体也被府衙差役抬离了行香子房。当时欧阳严语拽住他，不让他跟着追去，但母

亲的遗体从眼前抬过时，他看见母亲沾满鲜血的裙袄上，有一处三道手指粗细的血痕，一看就不是浸染而成。当时行香子房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伙计和住客，就在他的目光追着母亲的遗体而去时，他忽然看见了虫达。虫达站在围观的住客当中，右手缩在袖子里，整张脸没有任何表情，看起来尤为冷峻。

“血指印？”祁驼子摇头道，“我验尸时看过裙袄，不记得有什么指印。”

“三道血痕，”宋慈提醒道，“手指粗细的血痕。”

祁驼子想了一想，道：“血痕倒是有，但那不是指印，没有手指那么粗，像是揩拭什么东西留下的。”

宋慈回忆当年的场景。彼时年幼的他，因为母亲的死和父亲的被捕，整个人都被吓蒙了，根本没有朝虫达是凶手上去想。此后年岁渐长，不知从何时起，他想起了虫达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当日破鸡辨食之时，他是瞧见了的。他把那三道血痕与虫达的三根手指联系在了一起，想着那很可能是三道带血的指印。祁驼子的话，让他又一次仔细地去回忆，那三道血痕在时年五岁的他看来，是有手指那么粗，可如今二十岁的他再去回想，那根本没有成人的手指粗细。比起指印，那的确更像是揩拭什么东西留下的血痕。但虫达出现在锦绣客舍，出现在围观的人群之中，他是不会记错的。

“那我娘亲的身上，可有一枚带玉扣的平安符？”宋慈又问道，“检尸格目需要填写遗物，你看过郭守业的检尸格目，上面可有

记录？”

他知道郭守业在尸体伤痕上有意遮掩，但遗物与此无关，想来不至于在这上面弄虚作假。他问出这话时，向一旁的韩絮看了一眼。他所问的平安符，是母亲遇害之前，韩淑将其送回锦绣客舍，临别之时送给他母亲的，此前韩絮讲述这段经历时曾有提及。他不希望放过任何一处细节，无论这处细节与案情是否有关。

“我不记得有什么平安符。”祁驼子回想片刻，摇起了头。

“所以现场消失的东西并不算少，除了家父的一双新鞋，还有我娘亲的一支银簪子，以及这一枚平安符。”宋慈低声自语了一句。

他想了一下，问道：“当年查案之时，是郭守业也好，是你也罢，不知可有查问过锦绣客舍的伙计，尤其是那个掌管房门钥匙的姓吴的伙计？”

祁驼子回想了一下，道：“你说的是那个脖子上有一大块红斑的伙计吧？问过，他说你母亲未时回了客舍，就拿着钥匙去给你母亲开了房门，后来他就忙去了，其他的事他不知道。”

“只问了这些，”宋慈道，“没问别的？”

“还要问什么？”祁驼子有些没听明白。

宋慈没回答，道：“我爹出狱之后，府衙没再追查此案的真凶？”

“我那时没了妻女，再没管过这案子，只听说你爹离开了临安，这案子也就没人过问，不了了之了。”

“那你妻女死于大火，你可有查过起火的原因？”

一提及妻女的死，祁驼子神色悲戚，摇头道：“我也很想知道为何起火，是意外失火，还是有人要害我？可是什么都烧没了，什么都没得查……”

他当时查看过妻女的尸体，四肢蜷曲，皮开肉绽，口鼻内有大量烟灰，的确是被火烧死的，至于家中为何会着火，因为一切都被烧毁，也没人看到起火过程，实在是查不出来。但因为这场大火来得蹊跷，他刚刚帮助宋巩出狱，得罪了知府大人和郭守业，紧跟着家中就失火，他也怀疑过是知府大人和郭守业报复于他。可这只是怀疑，没有任何证据，根本无从查起。

宋慈好一阵没说话，凝思片刻，忽然道：“你刚才说，案发之后，衣橱里的衣物又脏又乱？”

他记得祁驼子方才讲述之间，曾提及衣橱里只有一双鞋子，衣物则是又脏又乱。可他知道母亲极爱干净，入住行香子房时，哪怕衣橱本就不脏，还是仔细擦拭了两遍，擦拭得一尘不染，才将衣物整整齐齐地放入其中。衣物乱了，那是被人翻动过，可为何会脏呢？

祁驼子道：“是又脏又乱，那些衣物被翻得很乱，上面还有一些灰土。”

“灰土？”宋慈眉头一凝。

祁驼子点了点头。

宋慈没再发问，站在原地想了一阵，忽然神色一动，像是想到了什么。他满怀感念之心，向祁驼子告辞，并极为郑重地行了一礼，与刘克庄、辛铁柱和韩絮一起离开了城南义庄。

回太学的路上，宋慈坐在车中，长时间沉默不语。

阵阵车辙声中，刘克庄打破了这份沉默，道：“接下来怎么查？”

“找到那个姓吴的伙计。”宋慈道，“有些事，我需要当面向他问个清楚。” /書 分 享 公 眾 號 青 蓝 书 房

第四章 岳祠案的前因后果

“你该休息便休息，找人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刘克庄深知宋慈对亡母一案有多么在乎，在得知了母亲遇害的具体细节后，其心中很难不起波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平常无异，但其内心深处，定会为之悲伤难受。人在这种时候，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不被打扰的那种休息。所以在得知需要寻找吴伙计后，刘克庄拍着胸脯将这事揽了下来。

转过天来，结束了上午的行课，趁着午休时间，刘克庄去了一趟锦绣客舍。他本想先见一见祝学海，但这人不在锦绣客舍，听客舍的伙计说，自从上次被夏震带走后，祝学海便很少露面，客舍的大小事务都交给了伙计们打理。刘克庄于是把客舍里的伙计问了个遍，只有一个在火房待了二十年的老伙计，才知道他打听的吴伙计是谁。

在客栈里干活，每月只能拿到三四贯工钱，只够勉强糊口，并非长久生计，是以一个伙计干不了几年，便会觉得没有盼头，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另谋生路，这个老伙计能在一家客栈待上二十年，那是很少见的。当年宋巩在破鸡辨食之后，把买下的六只鸡交给客舍火房，正是这个老伙计拿去煮制的。据那老伙计所言，吴伙计十多年前

便已离开了锦绣客舍，他之所以还记得此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此人的姓名。

“记得，吴此仁嘛。”那老伙计笑道，“吴此仁，无此人，这名字听上一回，包管你一辈子忘不了！”他不仅记得吴此仁的名字，还记得其为人，“别看这吴此仁当时年纪不大，个头不高，模样也生得不大好，脖子上还长了一块红斑，可这人什么苦都肯吃，那是既踏实又能干，还长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谁见了都喜欢！”

当年吴此仁来到锦绣客舍做伙计时，才刚刚二十出头，干起活来却尤为勤快，在所有伙计当中，就数他最能吃苦耐劳，不仅把自己的活干得妥妥当当，别人有事找他帮忙时，甭管是谁，也甭管是什么事，他都是乐乐呵呵地大方相助。不仅如此，吴此仁还生了一张好嘴，见了谁都问好，面对客舍中的其他伙计，那是客客气气，尊敬有加，面对进进出出的客人，则是迎来送往，招呼有方。吴此仁到锦绣客舍没几个月，便深得客舍里所有人的喜欢，祝学海更是把他从一个端茶送水的跑堂伙计，升为了掌管所有住房钥匙的大伙计，但凡有事外出，祝学海都会将客舍里的大小事务交给他来打理，足可见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可尽管如此，吴此仁在锦绣客舍却没待多久，前后总共只干了一年。

“那时客舍里发生了一起举子杀妻案，之后吴此仁便辞工离开了。”那老伙计说着摇起了头，“说来倒也奇怪，吴此仁来的那一年，别看他忙里忙外，把客舍的大事小事打理得顺顺当当，可客舍的生意一直好不起来，因为总是遭贼。都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那

贼可不只是惦记，当真是盯死了咱锦绣客舍，前前后后怕是来偷了七八回。当时好多客人听说锦绣客舍不安全，都不肯来投宿，祝掌柜把房钱一降再降，生意还是越来越差。后来吴此仁一走，客舍虽然打理得没以前好了，却再也没遭过贼，生意反倒慢慢好了起来。”

“客舍被偷了七八回，”刘克庄奇道，“一直没抓到贼吗？”

“抓不到！”虽然时隔久远，可一说起那贼，老伙计仍是面露恨色，“那贼瞅准了一楼的客房，只要有住客外出时没把窗户扣死，那贼便翻窗行窃，但凡稍微值钱的东西，一准偷个精光，连衣服鞋子都不放过。当时祝掌柜报了官，官差也来查过，可那贼没留下什么痕迹，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后来祝掌柜找人假扮住客投宿，故意不把窗户关严，可那贼精明得紧，前后安排了好几次，那贼好似提前知道了一般，就是不上当。”

刘克庄听得皱眉，道：“那吴此仁后来辞工，是何缘故？”

“他说有亲戚在城里做裘皮买卖，很是挣钱，叫他一起跟着干，他便辞了工。”

“那他现今身在何处，你可知道？”

“那怎么能不知道？吴此仁能说会道，又肯吃苦，做那裘皮买卖，没几年便挣了大钱，在城东盐桥附近开了一家‘仁慈裘皮铺’。前两年我还去看过一回呢，那裘皮铺可不小，比周围铺子大上一多半，摆满了各种皮帽冬裘，全都是值钱货。”说起这一趟裘皮铺之

行，老伙计露出一脸神气，“吴此仁记性是真好，隔了那么多年，居然一口便叫出了我的名字，还吩咐伙计端茶送水，对我是各种招呼，周到得不得了。”

刘克庄不清楚宋慈为何要找这个吴此仁，但经过一番打听，他觉得这个吴此仁的确有些问题。他准备往盐桥走一趟，去仁慈裘皮铺看看，亲自与吴此仁打打交道，先摸摸对方的底细。

刘克庄给了那老伙计一串钱，算是答谢。他走出火房，正打算穿过客舍大堂，却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出了客舍大门。他看得真切，那身形虎背熊腰，竟是随行护卫韩侂胄的甲士夏震。

刘克庄脚下一顿，缩回了身子，待得夏震走远了，方才现身大堂，叫住一个跑堂伙计，向大门外一指：“刚才走出去那人，是你们这里的住客吗？”

那跑堂伙计朝大门外望了一眼，应道：“不是住客，那人是来行香子房见客人的。”

刘克庄面露狐疑之色，转过头去，朝行香子房的方向望了一眼。过去这段时日，行香子房一直是韩絮在住，夏震来行香子房，自然是去见韩絮，韩絮明明已与韩侂胄闹僵了，怎的还会与夏震私下见面？刘克庄将此事暗暗记在心头，走出锦绣客舍，朝盐桥而去。

此去盐桥不算太远，经众安桥，过教钦坊，行不多久便到了。盐桥以东，一整条街都是各种售卖绸缎、裘皮、衣物鞋帽的铺子，玲珑

绸缎庄也在这里。刘克庄沿街行去，很快在这条街的正中，看见了“仁慈裘皮铺”的招牌。

如那老伙计所言，仁慈裘皮铺比周围铺子大了近一倍，招牌漆成了金色，在一众店铺之中尤为显眼。刘克庄朝招牌上的“仁慈”二字瞧了一眼，心想这店名听起来更像是一家医馆或药铺，与裘皮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但转念一想，这不就是把吴此仁的名字倒过来念吗？想明白店名的由来，他不由得一笑，迈过门槛，踏进了铺子。

裘皮铺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皮毛味，各种羊皮帽、羔皮帽、冬裘、褐裘按新旧不同，分列里外，摆得满满当当。早有伙计转出柜台，笑脸来迎：“这位公子，里边请，里边看！”

一见刘克庄的穿着打扮，伙计便知刘克庄是富贵之人，径直将刘克庄迎入里侧，这里摆放的都是崭新的裘皮。

刘克庄随手一指，道：“这冬裘如何卖？”

那伙计大拇指一翘，道：“公子真是好眼光！这冬裘年前才从北方运来，看起来富贵，穿起来暖和，那是冬裘里的上品。”说着比出三根手指，“价钱也不贵，只要三万六。”

刘克庄心道：这样的冬裘被说成是上品，要价这么高，还敢说不贵？嘴上却道：“三十六贯，倒也便宜。”随手朝旁边的羔皮帽一指，“那这顶帽子呢？”

那是一顶妇人戴的羔羊皮帽，这几年在临安城里很是盛行，尤其是雪后初晴天气，不少贵妇出游赏雪，都以羔羊皮帽为饰。

那伙计笑道：“公子是买来送人的吧？这顶羔皮帽是高丽来的上品，便是放眼整个临安城也不多见，就这么穿戴出去，任谁都要高看几眼。这顶羔皮帽也不贵，万八千就能拿走。”

一听要十八贯，刘克庄一眼也不想多瞧，掉头走向外侧，那里摆放的都是稍旧一些的褐裘。

那伙计赶紧跟来，道：“这些都是旧货，千钱一件，哪里配得上公子？里边还有一些上等裘皮，小的再带公子去看看！”又想请刘克庄往里边去。

“你们掌柜是吴此仁吧？”刘克庄没有挪步，看着那些褐裘，随口问道。

“原来公子认识咱家掌柜，那您可是贵客，还请里边坐，小的……”

“他人在吗？”刘克庄打断那伙计的话。

“今日新到了一批裘皮，掌柜去码头拿货了。”

“那他几时回来？”

“这可说不准，往常掌柜去拿货，要忙活大半天，回来得都很晚。”

刘克庄原本想见一见吴此仁，这下看来是见不着了。太学下午还有行课，他不能耽搁太久，道：“那就等你们的新裘皮到了，改日我再来看看。”说罢，不再理会那伙计的招呼，径直走出了仁慈裘皮铺。

虽没见到吴此仁，但获知了吴此仁的下落，还打听到了不少事，刘克庄一路疾行，赶着回到太学，要将这些事告知宋慈。等他回到习是斋，却不见宋慈的人影，一问王丹华才知，他之前离开后不久，有学案胥佐来到斋舍，通知欧阳严语身子抱恙，下午习是斋的行课取消，又交给宋慈一封信函。宋慈看过那封信函，便独自离开了斋舍，一直没回来。

“什么信函？”刘克庄奇道。

“那就知道了，宋慈看过之后，便揣着信函走了。”王丹华摇头道，“当时正要吃午饭，宋慈却连饭都没吃，抓了一个太学馒头，便急着去了。我问他去哪里，他只说去去就回。”

宋慈说是去去就回，却直到下午过半，人才回来。刘克庄一直坐立不安，生怕宋慈出事，直到见宋慈平安归来，才算松了口气。刘克庄问起宋慈去了何处，宋慈说是去见了欧阳严语。

“欧阳博士不是身子抱恙吗？”刘克庄不免有些奇怪。

宋慈其实也觉得奇怪，一开始接下那封学案胥佐转交的信函，见信函是欧阳严语所写，里面说有事相商，请他到其家中相见，并嘱咐

他独自一人前去，他便心生疑惑。虽说他与欧阳严语早在十五年前便已相识，但来到太学的这一年里，两人一直只以师生相处，并没有其他往来。欧阳严语突然称病休课，却私下邀他去其家中相见，此举确实令人意外。

虽然觉得奇怪，但宋慈不难猜想欧阳严语的用意。欧阳严语若是请他在太学里相见，那有可能与学业相关，但请他去家中相见，还特意嘱咐他独自前去，那就不大可能关乎学业。而在学业之外，欧阳严语与他的牵连，便只剩下他母亲的案子。带着这样的猜想，他离开太学，独自一人去往欧阳严语的住处。

十五年了，欧阳严语的住处没有变动，还是位于兴庆坊，甚至家中的一切陈设，比起当年并无多大改变，最大的不同，大抵就是多了两方牌位，那是欧阳严语发妻和独子的。前些年，发妻和独子相继患病离世，只留下年近花甲的他，与一个比他年纪还大的老仆，彼此为伴。宋慈叩响房门后，为他开门的正是那个老仆。得知他就是欧阳严语等待多时的来客，老仆小心地关好房门，将他领去了最里侧的书斋。

说是书斋，还挂有一块“穷理斋”的小匾，内里却极狭小，很老旧的书案，很老旧的书架，一切仍是十五年前宋慈初来这里时的样子，只是书架上的藏书多了不少，还有不少书籍放不下，整齐地堆放在墙角一张小桌上。物虽是，人却非，坐在书案前的欧阳严语面容沧桑，皱纹凹陷，须发花白，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容光焕发、意气十足的文人雅士了。

“学生宋慈，见过先生。”宋慈揖手行礼之时，朝欧阳严语身前的书案看了一眼。书案上收拾得很干净，除开笔墨纸砚外，便只放了一封略微泛黄的书信。

欧阳严语面有病色，一面抵嘴咳嗽，一面向老仆点头示意，老仆掩上房门，退出了书斋。面对宋慈的行礼，欧阳严语什么话也不说，拿起书案上那封书信，朝宋慈递了过来。

那封书信上写着“吾兄欧阳亲启”，字迹令宋慈浑身一震。离家将近一年，他又一次见到了父亲宋巩的笔墨。这封书信显然是宋巩写给欧阳严语的。宋慈向欧阳严语看去，目光中带有询问之意。欧阳严语略一点头，示意他可以看阅此信，他这才伸出双手，接下书信，小心拆开，看了起来。

信中笔墨不多，皆是宋巩亲笔所书，大意是宋慈将往太学求学，请欧阳严语代为照看，又说宋慈对亡母一案实难释怀，倘若宋慈有任何出格之举，请欧阳严语一定要捎信告知。宋慈看罢书信，心中不免百味杂陈。他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何对母亲的案子缄口不言，甚至试图阻拦他来临安求学，明明最终同意他来临安，却又暗自给欧阳严语捎去书信，意思是请欧阳严语盯着他，不让他接触亡母一案。多年来他一直想不明白，时至今日，他仍是想不明白。

“先生让我看阅此信，不知是何意思？”虽然心绪起伏，但宋慈的语气还算冷静，双手捧着书信，恭敬有加地还给了欧阳严语。

欧阳严语又是一阵咳嗽，将书信小心收放起来，示意宋慈在一旁凳子上坐下，方才开口说话，声音不紧不慢：“你入太学已快一年，我虽对你无过多照应，却一直有在留意着你。你品行端直，勤于学业，每次私试皆名列前茅，放眼如今的太学，实乃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材。你出任提刑干办，十余日内，验尸断案，实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不敢忘记你父亲所托，你查案一事，我本该传书建阳，但时至今日，我仍未告知你父亲。”

“先生是想提醒我，虽然做了提刑，有了查案之权，但还是不要去碰当年那起案子？”宋慈问道。

欧阳严语却摆了摆手，道：“当年那起案子，我记忆犹新，你父亲突然离开临安，不再过问此案，至今想来，我仍是不解。你通晓刑狱，短短十余日便破了好几起命案，可见身负查案大才。若你能以手中之权，查明真相，为你母亲直冤，实为一大幸事。”

“先生不打算劝阻我？”宋慈不免有些诧异，原以为欧阳严语给他看父亲的书信，是为了阻止他查案。

欧阳严语道：“人各有志，试问我就算有心劝阻，又岂能当真劝阻得了你？”

宋慈摇了一下头，他查案之志已决，别说欧阳严语劝阻，便是父亲亲自来到临安，只怕也不能令他回心转意。欧阳严语既无劝阻之意，那私下约他相见所为何事，他一时倒想不明白。

欧阳严语以手抵嘴，咳嗽了数声，道：“十多天前，太学司业何太骥的案子，是你查办的吧？”

何太骥的名字突然从欧阳严语口中说出来，多少令宋慈有些始料未及，他应了声“是”。

“凶手是斋仆李青莲，”欧阳严语眉头略皱，“你当真这么认为？”

宋慈想了一下，做出了回答：“我是这么认为的。”顿了一下又道，“不过此案背后，应该还有隐情。”

“有何隐情？”欧阳严语问道。

宋慈听到何太骥的案子被提及，这才明白欧阳严语私下约见，原来是为了何太骥的死，问他是否认为李青莲是凶手，听起来似乎话中有话，仿佛欧阳严语知道此案背后的一些隐情。对于何太骥的案子，他本就存有疑问，一直想将此案彻查清楚，自然不想错过任何知情之人。欧阳严语提起此案，没有先说自己知道什么，而是先问他对凶手的看法，再问起此案背后的隐情，可见欧阳严语心存顾虑，此举似有试探之意，倘若他遮遮掩掩，只怕欧阳严语便会生出戒心，不会对他实言相告。是以他不做任何隐瞒，如实回答道：“李青莲虽是杀害何司业的凶手，但很可能不是唯一的凶手。李青莲已然年老，身为斋仆，虽说免不了每日做体力活，力气也不算小，但何司业毕竟身形高大，又正当壮年，李青莲单凭一己之力，将何司业勒杀，再移尸岳祠，以铁链悬于房梁之上，恐怕难以办到，应该还有他人相助。再

者，何司业死之前，曾对真博士提及自己有可能会死，当时何司业尚不知道李青莲的身份，那让他预感到死亡的这份威胁，就不应该是来自李青莲，而是来自别处。

“还有，前些日子刘太丞家的大夫刘鹄遇害，我追查这起命案时，意外得知何司业死前曾多次去往刘太丞家求医，每次都与刘鹄闭门相见，而刘鹄的死牵连极广，不仅牵扯到了韩太师，还与六年前叛投金国的将军虫达有关。这位将军虫达，当年很可能并未投金，而是隐姓埋名，藏身于净慈报恩寺中，直到一年前死于寺中大火。与虫达同时藏身于寺中的，还有化名为弥音的何上骐，其人乃是何司业的叔父。

“何司业一案，背后千头万绪，越往深处去查，疑点越多。再加上李青莲自尽之前，曾意味深长地对我留下遗言，说是有我在，他便可放心，似乎他知道一些内情，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寄希望于我。因此我猜想，李青莲杀害何司业，很可能是为人利用，其背后应该还有主使，为了除掉何司业，才安排了这一出借刀杀人之计……”

听着宋慈所述，欧阳严语的手一直抓握着座椅扶手，尤其当听到关于何上骐的那几句话时，他的手一下子抓得更紧了。待宋慈说完，他叹了口气，道：“原来你都知道，我还当你被蒙在鼓里……”话未说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先生病得不轻，”宋慈关切道，“该当尽早看医用药。”

欧阳严语却摆手道：“些许风寒咳嗽，不碍事。”看向宋慈，老眼里透出异样光芒，“你肯对我实言相告，毫不隐瞒，那我也无须多虑了。”

宋慈知道欧阳严语这是放下戒备，准备对他实言以告了。他当即站起，躬身行礼道：“先生若是知晓此案内情，还望悉数告知，宋慈拜谢先生。”

欧阳严语道：“你不必如此，是我有事相求，就算要谢，也该是我谢你才对。”

“先生有事求我？”宋慈有些讶异。

“我是有事相求，这件事，眼下只有你能帮到我。”欧阳严语往下压了压手，示意宋慈坐下说话，“此事说来话长。你方才言语之中，提及了韩太师。这一切的源头，正是要从韩太师封禁理学说起……”

在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中，欧阳严语徐徐说出了请宋慈私下相见的缘由，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欧阳严语早年曾在蓝田书院求学，彼时有好几位朱熹门人在那里讲授理学，蓝田书院由此成为闽东和福州十邑的理学圣地，欧阳严语在学问和为人上深受影响，从此成为理学门人。后来他科举入仕，在太学出任学官，从学案胥佐到太学博士，他始终致力于传授理学。在此期间，有不少曾在蓝田书院求过学的文人志士来到临安太学，其中

一小部分与欧阳严语一样，通过科举成了学官，更多人尚未考取功名，以学子的身份进入太学求学。当时朱熹的学问已传扬四海，理学在太学中大兴其道，学子们公开行课也好，私下聚会也罢，大谈理学可谓蔚然成风。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十年前韩侂胄的主政而彻底改变。

彼时刚刚经历了绍熙内禅，光宗皇帝退位，赵扩登基为帝，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立下拥立之功，前者升右丞相执掌朝政，后者迁枢密都承旨参与政事。赵汝愚尊崇理学，起用了不少理学人士，引荐朱熹入朝出任皇帝侍讲。朱熹多次向赵汝愚进言，认为对待韩侂胄这样的外戚，只可厚加金帛赏赐，不可让其参与朝政，赵汝愚不以为意。但此事传入了韩侂胄耳中，韩侂胄就此对朱熹生出怨恨，与赵汝愚之间也是嫌隙日深。

过去韩侂胄任知阁门事时，有一位叫刘弼的官员与他同为知阁门事。刘弼曾在赵汝愚面前提起韩侂胄有定策之功，赵汝愚却嗤之以鼻，说：“他有什么大功？”赵汝愚本为宗室，还是科举状元出身，如今身为文臣之首，对外戚和武官出身的韩侂胄自然瞧不起。刘弼转而便将此事告知了韩侂胄，韩侂胄对赵汝愚更增怨恨。刘弼趁机进言，说赵汝愚是想独揽大功，韩侂胄若不趁早应对，只怕迟早会被贬往边荒之地，建言韩侂胄控制住台谏，才可保无忧。韩侂胄遂通过内批，任命多位亲信为御史，逐渐控制住了言路，随后短短一年内，他先是通过内批将朱熹贬斥出朝，后又指使言官上奏，称赵汝愚以宗室之亲担任宰相，必不利于社稷安定。大宋自立国以来，对宗室防范极

严，极少有宗室之人能官居高位，手握实权。赵汝愚因此被赵扩免去丞相之职，外放福州，不久死于贬谪途中。

朱熹和赵汝愚先后遭到罢黜，朝中不少官员上奏为二人辩护，这些官员大都是理学人士，全都因此获罪，或被下狱，或遭贬黜。韩侂胄倚仗赵扩的信任，从此独揽朝政，凡有意见不合者皆被称为“道学之人”，言官为迎合韩侂胄，纷纷大肆攻击理学，弹劾朱熹“十大罪”，赵扩遂免去朱熹的一切官职，并下诏严禁理学。韩侂胄于是斥理学为伪学，禁毁理学书籍，规定科举考试凡是稍涉义理之人，一律不予录用，《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都被列为禁书，还订立了伪学逆党籍，名列党籍者皆遭处罚，与之稍有关系者，全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这场被称为“庆元党禁”的伪学逆党之禁，前后历时达六年之久，可谓激起了全天下文人学士的反对，尤其是那些近在咫尺的临安太学中的学官和学子，反对得尤为激烈，这其中便有欧阳严语，以及刚入太学不久的何太骥。

与欧阳严语一样，何太骥此前也在蓝田书院求过学，也深受理学影响，成为理学门人，待他考入太学时，正值理学封禁期间。何太骥虽然对外少言寡语，内里却是个心志坚定之人。当时太学有不少理学门人，因为有以杨宏中为首的“六君子”事件在前——赵汝愚被罢相外放时，以杨宏中为首的六位太学生上疏保救，被韩侂胄指为妄议朝政，全都遭到削籍编管，时人称之为“六君子”——这些理学门人不敢公开反对韩侂胄，但时常三五相聚，私下议论朝政，人人都对韩侂胄不满。何太骥也参与其中，常与人密议如何捍卫理学，对韩侂胄尤

为仇视。在何太骥看来，要捍卫理学，就必须推翻当权的韩侂胄，然而韩侂胄一手遮天，皇帝又对韩侂胄言听计从，单靠上疏谏言，只会步“六君子”的后尘，可对太学学子而言，除了上疏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能对抗韩侂胄的手段。

彼时欧阳严语已升任太学博士，身为理学门人的他，同样参与了多次这样的密会，因为何太骥反对韩侂胄的态度尤为坚决，他对何太骥印象深刻，二人的秘密来往逐渐增多，何太骥钦慕欧阳严语的理学修养，私下更是拜了欧阳严语为师。那时的欧阳严语还不知道，何太骥之所以那么仇恨韩侂胄，捍卫理学只是原因之一，另有一大原因，在于其叔父何上骥的遭遇。

何太骥早年亡母丧父，族中亲人一直不待见他，只有叔父何上骥对他照顾有加。何上骥虽然辈分比何太骥高上一辈，年龄却比何太骥大不了几岁，两人从小相伴成长，彼此之间可谓亲密无间。失去父母的那种痛苦，其实何上骥比何太骥经历得更早，他是靠着兄长，也就是何太骥父亲的抚养照顾才得以长大。何太骥失去父母之时，何上骥才刚到束发之年。这本该是读书求学的年纪，但何上骥感念兄长多年养育之恩，不愿看到何太骥吃苦受累，于是选择放弃学业，外出做工挣钱，抚养何太骥长大成人。倘若没有何上骥的这番付出，何太骥后来根本不可能有读书念学的机会，也不可能进入蓝田书院，更不可能到临安太学求学。

对于叔父的种种付出，何太骥比谁都清楚——十几岁便外出做工挣钱，后来为了挣更多的钱供他求学，不惜投身军旅，出生入死地挣

军饷，甚至为此一直没有成家，始终是孤身一人。何太骥不希望叔父过得这么苦，一度想中止求学，但当下这世道，求学问考科举，那是出人头的唯一机会，最终是何上骥以死相逼，何太骥才答应继续学业。对于这位恩如再生的叔父，何太骥感激万分，哪怕结草衔环也要报答，他立志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一定要好好地回报叔父。

然而就在何太骥考入太学之际，他叔父所在的池州御前诸军却突生变故，副都统制虫达叛投金国，时任虫达亲兵的何上骥也跟着不知所终。传闻说虫达渡江北逃时，为了避免行踪泄露，将随行亲兵尽皆斩杀，其中几个亲兵的尸体漂至下游，才被江中船夫捞起。何太骥一度以为叔父已经遇害，为此整日整夜地悲伤难过，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的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请他于某日夜晚，到净慈报恩寺的西厢房投宿。此信虽未署名，但字迹很像他叔父何上骥的。他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如约去到净慈报恩寺，投宿于西厢房中，深夜里忽有人轻叩房门，他打开厢房的门，见到了已经剃度出家、化名为弥音的何上骥。

何上骥长时间音信全无，何太骥很担心他发生了意外，直到亲眼看见叔父还活着，不禁大喜过望。那夜在厢房之中，何太骥问起叔父这段时间的遭遇。何上骥不愿多谈，只说他是为当朝宰执韩侂胄所迫，才不得不隐姓埋名，避身于寺庙之中，只因怕何太骥太过担忧，这才现身相见，希望何太骥对外仍称他已死，不要对任何人透露他的下落。

何太骥虽不清楚叔父是如何为韩侂胄所迫，但他知道叔父不愿过多透露，定然有其苦衷。他本就因为理学之禁对韩侂胄心存不满，此时得知叔父的遭遇，对韩侂胄更增仇怨。正因为如此，他反对韩侂胄的态度才会比太学里其他人更为坚决。

虽然极度仇视韩侂胄，但何太骥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太学生，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与韩侂胄抗衡。他只能在学业上更加刻苦，短短三年时间，便从外舍升入内舍，又从内舍升入上舍，再从上舍出任学官，得以踏上仕途。在他出任学官之前，长达六年的理学之禁终于弛解，但韩侂胄对待理学的态度并无多大变化，朝堂上没有哪个理学人士能受到重用。何太骥认为只要韩侂胄在位一天，便如乌云蔽空，理学将永无出头之日，而他的叔父何上骥也只能一直隐姓埋名，委身于寺庙之中。

护卫理学，与欧阳严语私下来往，以及每隔一段时间便去净慈报恩寺与何上骥相见，这些事何太骥一直瞒着琼楼四友中的其他三人，即便这三人都都是他的好友。后来李乾丧命，巫易假死，是何太骥建议巫易去净慈报恩寺，这样既可以藏身匿迹，又离临安很近，能与杨菱私下相见，巫易这才剃度出家，成为僧人弥苦，甚至巫易得以出家的空名度牒，也是何太骥通过何上骥得来的。何太骥以追求杨菱为名，逢年过节去往净慈报恩寺，一来可以看望好友巫易，二来则是与何上骥私下相见。他会把朝局的各种变化，以及临安城中的种种传闻，尤其是与韩侂胄相关的，全都仔细地讲与何上骥知道。何上骥让他探听虫达家眷的下落，他也尽力打听清楚，告知了何上骥。这样的局面持

续了好几年，直到一年前的中秋前夜，净慈报恩寺那一场大火，把一切都烧没了。

在那场大火当中，巫易没能逃出寮房，丧失了性命，何上骥也留下了大片的烧伤。在得知净慈报恩寺起火后，何太骥在中秋当天赶去寺中，见到了受伤的何上骥，以及巫易已被烧焦的尸体。当年巫易在岳祠那场大火中躲过一劫，最终却还是死于大火，命数当真难以捉摸，冥冥之中似有轮回。当时何上骥的烧伤只经过了简单的处理，何太骥本想下山去城里请大夫，何上骥却阻止了他，反过来请他相助，于入夜时分在藏经阁纵火，然后趁着寺中大乱，两人抢出了两具准备火化的焦尸，秘密转移至后山，埋葬于密林深处。葬完尸体后，何上骥神情失落，把所埋尸体的身份告知了何太骥，也终于对何太骥讲出了他这些年来的遭遇。

原来何上骥早年做工挣钱，只够勉强养活自己和何太骥，为了能挣更多的钱供何太骥求学，他在弱冠之年选择了应募入军。他与何太骥一样，身形较常人更为高大，入军后勤加操练，奋勇杀敌，以挣得更多军赏。如此从军了数年，时间来到了十年前，何上骥所在的那支军队换了将首，一个此前从未有过带兵经历、只是作为韩侂胄侍从的虞候虫达，受到皇帝的破格提拔，成为何上骥所在军队的将首，奉旨领军进剿在麻溪一带作乱的峒寇。

在进剿途中，虫达对军士放任不管，任由士卒烧杀抢掠，杀良冒功。过去军中也有过这等恶行，但那只是少数，将首多少也会管管，可如今虫达却是不闻不问，百般纵容，沿途无数百姓因此遭殃。短短

十几天里，何上骐目睹了太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状，实在忍不下去，最终直冲军帐，打算犯颜直谏，却连虫达的面都没见到，便被守卫军帐的亲兵拿下。何上骐大声疾呼，被亲兵押了出去，处以军法，责打军棍。就在军棍即将落在他身上时，虫达突然现身，抓住军棍，制止行刑的亲兵，并亲手将他扶了起来。

当时何上骐因为受刑袒露着上身，遍身伤痕清晰可见，那都是过去数年间冲锋陷阵留下的印记。虫达指着何上骐满身的伤痕，直呼其为“壮士”，并让何上骐当众直言，为何强闯军帐。何上骐本就打算豁出去了，既然得到了说话的机会，当即不吐不快，直言军中士卒烧杀抢掠，连动乱的贼寇都不如，又指责虫达纵容军士祸害百姓，根本就算不上是个好将军。虫达并未发怒，反而直呼何上骐说得好，当场申明大宋军法，将此前烧杀抢掠最狠的一批士卒抓了起来，斩首示众，罪行稍轻的也都各打军棍，逐出军营，这里面便有时任随军郎中的刘鹄。刘鹄在这次进剿峒寇前才被招入虫达军中任职，入军不过十余日，当时他正在营帐里为伤兵疗伤，却被人告发抢掠百姓钱财，抓起来打了一通军棍，当天便被逐出了军营。刘鹄隐瞒了这段耻辱的经历，连自己的妻子居白英都未告知，随后去往临安，说是怕刘扁在太丞任上忙不过来，没工夫照理医馆，从此留在刘太丞家，替刘扁打理起了医馆。

与此同时，虫达这边军令一申，军容为之一变，全军士气大振，进剿贼寇，一举功成。至于何上骐，则受到了虫达的器重，被提拔为亲兵。在过去的数年里，何上骐操练时极为卖力，上阵时奋勇杀敌，

除了能多挣一些军赏外，始终不受将官待见，反倒是那些对百姓烧杀抢掠、将抢来的财物偷偷献给将官的兵卒，轻而易举便能获得提拔。如今虫达上任，何上骐的境遇终于得以改变，被提拔为亲兵后，他作战更加奋勇，多次出生入死地护卫虫达，虫达对他也是厚加赏赐，礼遇甚重。他感激虫达的知遇之恩，从此死心塌地追随虫达。虫达经过多次剿寇平乱，因功受赏，接连高升，短短三四年间，便官至池州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成为坐镇一方的统兵大将，何上骐作为最受信赖的亲兵，始终被虫达带在身边。

然而六年前，虫达突然在一个深夜出走军营，逃离了池州地界。当时朝廷传召虫达入京，说是别有重用，但另有传闻说，虫达过去放任士卒杀良冒功的事被朝廷查实，朝廷之所以召虫达入京，是为了夺其兵权，治其罪责。虫达突然出逃，可见此传闻未必是假。虫达出逃得很急，只有包括何上骐在内的几个亲兵跟随。离开池州后，虫达选择渡江北逃，船至江心时，其他几个亲兵审时度势，不愿再随行出逃，欲图谋叛变，拿虫达邀功，来拉何上骐入伙。何上骐不肯背叛虫达，表面上答应，私底下却向虫达告密。虫达当机立断，抢先一步动手，与何上骐一起，将几个图谋叛变的亲兵斩杀，沉尸于江中，逃去了江北。一些亲兵的尸体被发现后，虫达的行踪也就此暴露。朝廷对外宣称虫达叛投金国，治罪其留在临安的家眷，暗中却在江北一带大肆搜捕虫达。

虫达似乎对此早有预料，提前备好了几道空名度牒，与何上骐一起落发易服，扮作游方僧人，又偷偷潜渡回长江以南，不往荒僻山野

处藏身，反倒往临安而去，最终来到了净慈报恩寺。虫达向德辉禅师出示度牒，假称自己是来自其他寺院的云游僧人，何上骐则是其随行的沙弥，希望能在净慈报恩寺挂单修行。德辉禅师是有道高僧，连道济禅师这样不为其他寺院所容的癫僧，都能被其收为入门弟子，对待虫达和何上骐也是不问过往，让虫达拜入其座下，赐法号道隐，又收容何上骐为弥字辈僧人，称为弥音，两人从此藏身匿迹于净慈报恩寺。净慈报恩寺虽然就在临安近郊，但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是安全，虫达这一出不退反进，反倒是避过了朝廷的大肆搜捕。

此前在渡江北逃遭遇亲兵叛变时，正值月满中天，在斩尽杀绝所有参与叛变的亲兵后，虫达在淌满鲜血的船头坐了下来，招呼何上骐在其身边坐下。皎皎月光之下，虫达将沾满鲜血的大刀横在膝上，告诉了何上骐一个秘密，一个关于韩侂胄的秘密。他说自己正是因为知道韩侂胄的这个秘密，并手握关于这个秘密的证据，算是握住了韩侂胄的一大把柄，这才与韩侂胄闹出了不可弥合的矛盾，朝廷突然召他回京，那是韩侂胄打算除掉他，他被逼无奈才不得不出逃。他说出这一切，是想让何上骐知道，继续追随他毫无前路可言，待船靠岸之后，让何上骐自行离去。何上骐不愿独生，明知前方是死路一条，仍决心追随虫达。在净慈报恩寺安顿下来后，虫达与何上骐在人前不相往来，以免被人发觉两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只偶尔私下相见，如此还算安稳地度过了几年光景。

然而韩侂胄知道虫达并未投金，仍一直在暗中搜寻他的下落，江北寻他不到，便开始将搜寻范围扩至江南，扩至大宋境内所有州府，

临安府也包括在内。后来终于有官府的人查到了净慈报恩寺来，虫达虽未暴露身份，但能预感到危险离自己已是越来越近。恰在这时，德辉禅师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寺中僧人赶去刘太丞家，请来了名医刘扁为德辉禅师诊治。刘扁这一来，虫达的身份便暴露了。

原来刘扁与虫达早在十五年前便已相识，虫达所掌握的那个关于韩侂胄的秘密，刘扁同样知道。六年前虫达出逃后，同样知道这个秘密的刘扁开始受到韩侂胄的猜忌，不得不卸去太丞之职，离开皇宫，回到医馆，名为看诊行医，实则被韩侂胄安插眼线，一举一动都被监视起来，韩侂胄还会时不时以患病为由，请刘扁上门诊治。刘扁其实知道紫草是韩侂胄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甚至知道自己的师弟刘鹄也已暗中投靠了韩侂胄，一直在秘密地监视他，他也知道韩侂胄根本没患病，请他上门诊治，只是想看他有无背叛之心。他对紫草极好，当作亲生女儿般看待，希望能感化紫草，又将医馆里的一切，除了《太丞验方》外，全都交给了刘鹄打理，至于每次去见韩侂胄，他都表现得极为慎微恭敬，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就这么小心翼翼地度过了好几年，直到被请去净慈报恩寺看诊，在寺中与虫达偶然照了面。

刘扁知道韩侂胄一直在搜寻虫达的下落，他假装没有认出虫达，等结束看诊后，一回到临安城里，他便立刻向韩侂胄告了密。韩侂胄对自己一直心存猜忌，刘扁希望以此来换得韩侂胄的信任，哪怕这份信任只是暂时的。然而想换取韩侂胄的信任，哪有那么容易？韩侂胄要他再去见虫达，不管用什么方法，秘密将虫达除掉，以此来证明他的忠心。刘扁只好趁着再次去给德辉禅师看诊的机会，主动与虫达相

见，说出自己这些年来被韩侂胄猜疑监视的经历，担心自己迟早会被韩侂胄灭口，不愿就这么坐以待毙，希望能与虫达联手，找机会除掉韩侂胄。

自从上次与刘扁照面之后，虫达便担心自己行踪暴露，甚至已开始思谋退路。他的担心很快应验，自己的确被刘扁认了出来，但他没想到的是，刘扁会再次找上门来，向他提出除掉韩侂胄的想法。其实他早就有除掉韩侂胄的心思，不然他不会选择离临安这么近的净慈报恩寺来藏身，只是数年下来，韩侂胄的权势越来越大，他找不到任何下手的机会。如今刘扁认出了他，即使刘扁不透露他的行踪，可官府的人已经来净慈报恩寺查过他的下落，他预感到了逼近的危险，继续留在净慈报恩寺，只怕迟早会被抓住，即便再选择出逃，这一次又能逃去何处？虫达从来就不是一个甘愿束手就擒、引颈就戮的人，就像当年身处那艘行至江心的渡船之上，在面对退路断绝的绝境时，他会抢先一步出手，殊死一搏。他接受了刘扁的提议，此后一直守在德辉禅师的病榻前，明面上是为了照顾德辉禅师，实则是为了与前来看诊的刘扁秘密商议对策。当时临近中秋，净慈报恩寺要举行皇家祈福大礼，皇帝将驾临寺中，韩侂胄也会随驾而至，虫达遂与刘扁定下在中秋当天毒杀韩侂胄的计划。

刘扁转过头来便将虫达的这一计划告知了韩侂胄，并称自己是假意接近虫达，以取得虫达的信任，再伺机对虫达下毒，还说自己一定会先一步动手，在中秋之前将虫达除去。韩侂胄似乎对刘扁不放心，让刘扁动手之时将刘鹄也一并带去，让刘鹄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刘扁

不敢违背，在中秋前夜何上骐来请他看诊时，他带上毒药前往，刘鹊也以随行看诊为由，一起跟着去了净慈报恩寺。

从始至终，刘扁只想向韩侂胄表明忠心，以消除韩侂胄对自己的猜忌，然而韩侂胄的心思城府远比他想象的更深。韩侂胄这等位高权重之人，一旦对人起了猜疑，这份猜疑便永不可能消除，只会越来越重。韩侂胄想除掉的人不止虫达，还有刘扁。在终于得知虫达的下落后，韩侂胄并没有立刻派人去净慈报恩寺抓捕虫达。虫达知道他的秘密，除掉虫达，必须尽可能做得密不透风，刘扁也知道他的秘密，同样不能久留其性命。刘鹊表面上是随行监视刘扁的一举一动，实则早就收到了韩侂胄的密令，要他背地里偷偷下手，将虫达和刘扁一并毒杀，事后再放一把大火，将一切烧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任何痕迹，到时韩侂胄会亲自出面善后。

刘鹊遵令行事，他并非迫于韩侂胄的威势才不得不这么做，而是对此渴望无比。对于无论是医术还是名望都远胜自己的师兄刘扁，刘鹊早已嫉恨了多年，尤其是刘扁将《太丞验方》看得极严，不让他有任何染指的机会，他早就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至于虫达，他忘不了十年前自己入军才十余日，便被责打军棍逐出军营的耻辱，虽然虫达不知道他这个小小的随军郎中，可他却把身为将首的虫达记得死死的，如今能亲手除掉虫达，那也算是报了当年的旧恨。中秋前夜，随行去到净慈报恩寺后，刘鹊暗中动手，就在德辉禅师的禅房里，用牵机药毒杀了虫达和刘扁，抢走了刘扁随身携带的《太丞验方》，然后放了

一把火毁尸灭迹。但他没想到自己离开火场时，却被何上骐意外瞧见了。

刘鹊与何上骐曾在十年前同处于虫达军中，但刘鹊在进剿峒寇时才入军，前后只在军中待了十几天，他与何上骐本就不是一类人，平日里处不到一块去，因此在士卒众多的军营里，两人一直没有见过面。何上骐被责打军棍那日，刘鹊在营帐里给伤兵治伤，没有瞧见何上骐被虫达扶起的那一幕。他从始至终没有见过何上骐，何上骐也没有见过他，如若不然，当何上骐去刘太丞家请大夫时，两人便早已认出对方了。

何上骐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如若他当年见过刘鹊，只怕他早就被认了出来，会与虫达一起被除掉。当时目睹禅房燃起了大火，何上骐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试图救出虫达，却被大火所阻，只是隔着一大片火焰，看见了虫达和刘扁头足相就、状若牵机的尸体。这般死状，一看就不是被烧死的，更像是被毒死的。他当时一下子便想到了刘鹊，这个在他去请刘扁看诊时，一路心事重重地随行而来、深夜还出现在火场附近的大夫。火势太大，他无法抢出虫达的尸体，只能退出禅房，直到第二天夜里，在火化尸体之时，他靠着何太骥相助，趁乱抢出了虫达和刘扁的尸体，秘密埋葬于后山之上。他知道二人的死必有隐情，唯有保住尸体，才能留下一丝线索，而将二人入土为安，那也是不希望二人死无葬身之地。那时他还不知道刘扁密谋毒杀虫达的事，还以为刘扁是真心想与虫达一起对付韩侂胄，否则他根本不会将刘扁的尸体也加以安葬。

当夜在后山之上，在埋葬完虫达和刘扁后，何上骐把过去的种种遭遇，全都告诉了何太骧。此前何太骧只知道叔父藏身于净慈报恩寺，是为韩侂胄所逼迫，却不知道是怎么个逼迫法，直至此时方才知晓了来龙去脉。他问起韩侂胄的秘密是什么，叔父一开始不肯透露。他明白叔父的用心，但凡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都很难有好下场，叔父不肯告诉他，那是为了他好。但他再三追问，语气极为坚决，无论如何都要知道这个秘密。何上骐拗不过，最终告诉了他。在获知这个秘密的那一刻，何太骧只觉后山上一下子阴冷了起来。好一阵之后，他才回过神来，问起了叔父接下来的打算。何上骐知道韩侂胄的秘密，自然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打算继续待在净慈报恩寺，倘若有机会，他想替虫达报仇，若是没有机会，那他便一直与青灯古佛为伴，能偷生多久是多久。在后山上分别之时，何上骐让何太骧以后尽量少来净慈报恩寺见他，以免被人察觉，虫达已暴露身份死于非命，他不得不多加防备。

这次分别之后，何太骧的确很少再去见何上骐，但他内心深处怨愤难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针对韩侂胄的怨恨越来越重。他很早便有了对抗韩侂胄的心志，苦于一直找不到办法，直到得知韩侂胄藏有一个秘密，他仿佛看到了一线机会，这才坚决地要叔父把这个秘密告知他。于公，他是为了捍卫理学；于私，他是为了守护叔父，以及为挚友巫易报仇，毕竟巫易也是死于刘鹗所放的那场大火，再加上巫易死后，他虽对杨菱有情，杨菱却一直对他无意。他最终选择豁出性命，凭一己之力去挑战韩侂胄。

何太骥先是去刘太丞家找到刘鹗，一连去了好几次，名义上是看诊耳疾，前几次也的确是单纯看诊，只与刘鹗谈论病情，但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却提到了刘鹗毒杀师兄的事，吓得刘鹗赶紧关起门来，与他私下密谈。何太骥自称是虫达的故交，知道虫达死于净慈报恩寺的大火，要刘鹗给个交代，刘鹗于是把刘扁阴谋加害虫达的事说了，却把自己的干系推了个干干净净。在这次密谈结束之前，何太骥将韩侂胄的那个秘密，直接说与刘鹗听了。当时刘鹗整个人都呆住了，等到回过神来时，一切已无可挽回。刘鹗不禁想起了虫达和刘扁的下场，知道了韩侂胄的这个秘密，等待他的必将是死路一条。

一年前在净慈报恩寺，是刘鹗放了那把大火，害死了不少僧人，其中便有巫易，何太骥断然不会放过刘鹗，此举正是为了让刘鹗引火烧身，随后他便去见了韩侂胄，当着韩侂胄的面，他将那个秘密说了出来，并以此为要挟，要韩侂胄在新岁到来之前自行罢去权位，还说自己握有证据，这个证据是从虫达那里得来的，倘若韩侂胄不肯听从，或是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自会有其他人将这一证据公之于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韩侂胄对这个秘密极为在意，也知道虫达曾手握相关的证据，他本以为在净慈报恩寺的那场大火之中，这个证据早已随着虫达一起灰飞烟灭，却没想到时隔一年，突然冒出来个太学司业，竟以此来威胁他。在他看来，何太骥能说出这个秘密，还能说出证据来自虫达，那就不是危言耸听。他担心贸然除掉何太骥，这个证据真的会被其他人公开，他的秘密便会公之于天下。他答应了何太骥，只要不公开这个

秘密和证据，他可以在新岁到来之前奏请辞官归田，至于皇帝答不答应，那就不是他能说了算的。

暂且稳住何太骥后，韩侂胄派人偷偷潜入何太骥家中搜寻，虽然证据没能找到，但找到了几副药和一张验方，这张验方来自刘太丞家，比对笔迹，乃是刘鹗所开。韩侂胄当即派人去刘太丞家查问，得知何太骥的确去过医馆好几次，还曾与刘鹗闭门久谈。在韩侂胄看来，何太骥不可能凭空得知这个秘密和证据，定然有其来源，他怀疑这个来源便是刘鹗。韩侂胄本就对刘鹗存有疑心，毕竟刘鹗曾与刘扁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处了将近十年，有没有可能刘扁口风不紧，避过了他安插的眼线，早就把这个秘密告知了刘鹗？再加上虫达是被刘鹗毒死的，净慈报恩寺的大火也是刘鹗放的，万一刘鹗毒杀虫达时，从虫达那里得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呢？韩侂胄一番推想下来，一切似乎都对上了，他认为极可能是刘鹗知道他的秘密，并将之告知了何太骥，至于虫达手里的那个证据，只怕早已落入刘鹗手中。这些都在何太骥的算计之内，他之前故意去见刘鹗，将韩侂胄的秘密透露，不只是为了报复刘鹗，更是为了守护叔父何上骐，毕竟他能获知这个秘密，必然有其来源，倘若不给出一个来源，韩侂胄只怕会追查不休，说不定还会查到何上骐的身上。

韩侂胄立刻叫来刘鹗进行查问，刘鹗并没有特别惊讶，反而目光躲闪，神色间有惧怕之意，显然是知道这个秘密的。自从毒杀了虫达和刘扁后，刘鹗便成为刘太丞家的新主人。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医书，霸占了刘扁的家业和名声，然而过去刘扁那段提心吊胆的经历，

如今则轮到他来承受了。他知道紫草是韩侂胄用以监视刘扁的眼线，如今刘扁已死，紫草却没有离开刘太丞家，那就意味着韩侂胄还要监视他。他料到韩侂胄对自己有所猜疑，但他不愿像刘扁那样忍气吞声，于是想方设法除掉了紫草这个眼线，以为自己可以不用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没想到只舒服了一年，何太骥便突然找上门来，竟把韩侂胄的秘密告诉了他。他很清楚知道这个秘密的下场，生怕像虫达和刘扁那般被韩侂胄灭口，根本不敢将此事告知韩侂胄。面对韩侂胄的查问，他选择了矢口否认，说他当初除掉虫达和刘扁时，只从刘扁那里得到了《太丞验方》，没从虫达那里得到过任何东西，他根本不知道什么秘密，也不知道什么证据。然而刘鹞越是急着辩解，韩侂胄越是认定自己的猜想，此后不断对刘鹞施压，最终逼得刘鹞自尽，但这些都已是后话。

在认定一切源头都在刘鹞那里后，韩侂胄便不再忌惮何太骥。一如当初除掉虫达和刘扁那般，假借他人之手，将除却何太骥做得极其隐秘——利用时任浙西提点刑狱的元钦，安排下借刀杀人之计，引诱李青莲来替子复仇。

随着新岁临近，韩侂胄那边没有传来请辞归田的消息，甚至一直没有任何动静，这种可怕的平静，让何太骥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自从决定向韩侂胄发难，他便没打算活命。他很清楚自己是在以卵击石，很清楚自己会有怎样的结局，但这世道太过昏暗浑浊，总该有人站出来向韩侂胄发起挑战，搅动这如一潭死水的朝局，是以他明知是死，却选择向死而去。他预感到新岁到来之际，便是自己死亡之时，

这才在与真德秀去琼楼喝最后一场酒时，说出了自己可能会死、将自己葬在净慈报恩寺后山的话，然后又秘密地去见了欧阳严语。就在这间穷理斋，何太骥把所有的一切，除了韩侂胄的那个秘密，都向欧阳严语说了，算是与这位最为敬重的理学恩师诀别。倘若他当真难逃一死，他希望欧阳严语能把他的这番抉择，转告他的叔父何上骥。

欧阳严语向宋慈讲出这些事时，回想起何太骥深夜来见自己，对自己说出这一切的那一幕，不禁悔恨万分，叹息连连。当初何太骥瞒着欧阳严语和何上骥，独自向韩侂胄发难，等欧阳严语知道来龙去脉时，一切已经迟了。他劝何太骥赶紧逃离临安，何太骥却不肯这么做，随后不久，便传来了何太骥死在太学岳祠的消息。在欧阳严语眼中，自己的这位亲传弟子，比之太学“六君子”更加令人生敬，“六君子”的事尚且能传扬四海，然而何太骥的所作所为，却不得公之于众，很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

听着欧阳严语的声声叹息，宋慈长时间静默无言。他知道何太骥的死另有隐情，甚至他破刘太丞一案时的那番推想，有不少都与欧阳严语的讲述相吻合，但当他真正得知这一切来龙去脉时，还是禁不住心潮翻涌，良久方得平复。“韩太师的秘密，”他看向欧阳严语，“先生当真不知道？”

欧阳严语摇头咳嗽，道：“太骥说这个秘密牵连太大，倘若告诉我，便是置我于死地。我一再问他，他也不肯透露分毫。”

宋慈明白，任何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必为韩侂胄所忌，很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何太骥这是为了欧阳严语着想。他回想方才欧阳严语讲述的一切，凝思了片刻，道：“先生为何要把这一切告知于我？”

“我说过有事求你。”欧阳严语道，“要求你此事，这一切便须让你知道。”

“先生究竟要我做什么事？”宋慈道，“还请先生直言。”

欧阳严语叹了口气，道：“何太骥的叔父何上骥，多年来藏身于净慈报恩寺，法号弥音，此事你已经知道。昨天深夜，何上骥一身市井衣冠，私下前来见我，感谢我这些年对何太骥的照顾，又说何太骥已经离世，他在这世上了无牵挂，不愿再苟且偷生，所以意欲行刺韩侂胄，为虫达和何太骥报仇。”

“行刺？”宋慈声音一紧。

“何上骥行刺之心已坚，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他知道我与何太骥的关系，将他的一套衣冠留给了我，请我在他死后，若能讨得他的残躯，便将他葬在何太骥的身边，若无法讨得尸体，便将他的衣冠葬在何太骥墓前。”欧阳严语咳嗽着道，“当初太骥向韩侂胄发难，没有提前告知我，我没有机会劝阻他，眼看着他死于非命，如今我不想他叔父也步其后尘。”

宋慈之前去净慈报恩寺查案时，弥音舍戒离寺不知去向，在刘克庄追寻其踪迹未果后，宋慈便推测弥音很可能没有离开临安，如今看

来果然如此，弥音不仅留在了临安，还来见过欧阳严语。他想起了弥音留给他的话，所谓“骐驎一跃”，原来竟是行刺韩侂胄的意思。但他很清楚，韩侂胄每次出行都有大批甲士随行，住处随时有甲士守卫，要凭一己之力行刺韩侂胄，可谓是难比登天，到头来只会白白葬送性命，弥音也自知“不能十步”。

他道：“先生是想让我去劝阻何上骐？”

欧阳严语点头道：“何上骐打算明日一早，趁韩侂胄上朝之时，行刺其于上朝途中。此举实在不可行，只会害了他自己，可我极尽所言，仍是劝不了他。你是查办何太骥一案的提刑官，我想求你去见何上骐，就说此案还有隐情，你并未放弃追查，终有一日能查清真相，劝他不要乱来。”咳嗽了两声，看向宋慈，“但我不希望你真追查此案，只要能劝得何上骐改变决心，不让他白白赔上性命就行。你母亲的案子，我不会劝阻你，但这起案子牵连太大，你绝不能往深了查。”

宋慈这时才算明白过来，欧阳严语之所以对他讲出一切来龙去脉，不只是希望他能帮忙劝阻何上骐，更是为了他着想。宋慈过去十几天里的所做所为，尤其是与韩侂胄的几次当面对质，已尽显其性格上的刚直，以及对每一起案件追查到底的坚决态度。欧阳严语知道宋慈一直没有放弃对此案的追查，把一切来龙去脉都说了出来，就是想让宋慈知道何太骥一案背后牵连有多大，再追查下去有多危险，希望宋慈能就此止住，知难而退。

“多谢先生提醒，查案一事，我自有分寸。”宋慈道，“不知何上骐现在何处？我这便去见他。”

“你答应我，”欧阳严语直视着宋慈，“千万不要追查此案。”

宋慈想了一想，应道：“先生放心，我知其利害，会适可而止。”

欧阳严语点了点头，这才说道：“何上骐说起行刺时，有提到过他的住处，是在朝天门附近的望仙客栈，那里是韩侂胄上朝的必经之地。”

数日前宋慈曾去过御街茶楼，见过这家客栈的招牌，就在茶楼的旁边。那里离朝天门很近，韩侂胄从吴山南园去往宫中上朝，必会途经朝天门，也必会从望仙客栈前的御街上经过。

得知了何上骐的住处，宋慈当即起身向欧阳严语行礼，道：“我此去望仙客栈，定会尽我所能，劝得何上骐回心转意。”

拜别了欧阳严语，走出这间狭小的书斋时，宋慈回头看了一眼门上小匾上的“穷理斋”三字。朱熹曾有言：“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欧阳严语取其“穷理”二字，作为书斋之名，可见其对理学信仰之深。宋慈虽在太学求学，也常听欧阳严语行课，但对于理学，他看得并没有那么重。世上的任何学问，于他而言，都有其可取之处，也有其不足之处。看过这一眼后，他离开了欧阳严语的家，快步向西而行。

在去望仙客栈之前，他要先回一趟太学。

第五章 舍生取义的刺客

“去朝天门？”

好不容易等到宋慈返回斋舍，刘克庄刚刚说出吴此仁的下落，宋慈立刻便要外出。刘克庄起初还以为宋慈是要去仁慈裘皮铺找吴此仁问话，哪知宋慈出了太学后，去武学叫上了辛铁柱，随即向南而行，那根本不是去仁慈裘皮铺的方向。直到此时，宋慈才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地，刘克庄不免为之诧异。

“是去朝天门。”宋慈的脚步丝毫不缓，“弥音有下落了。”

刘克庄还记得自己追查弥音行踪的事，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见此行是三人同往，并没有韩絮，问道：“你这次没有叫上郡主，莫非你也发觉她有问题？”

“郡主有何问题？”宋慈反问道。

刘克庄当即将他到锦绣客舍查问吴伙计的下落，却意外撞见夏震私下去见韩絮的事说了，道：“你难道不觉得这几天太过平静了吗？”

对于宋慈而言，过去这几天的确太过平静了。他没有忘记泥溪村竹林里的袭击，没有忘记刘太丞家众甲士的包围，本以为韩侂胄很快

会再次对他出手，可锦绣客舍的那场危机轻而易举便得到化解，韩侂胄没有过多追究，甚至接下来再无任何动静，的确处处透着古怪。

“郡主跟着你查案，未必安了什么好心，还是多留一个心眼为好。韩侂胄那么记恨你，这些天却一直没来找你的麻烦，这种风平浪静看起来虽是好事，但我心下总觉得不安。”刘克庄说这话时，恰好一阵风起，吹来刺骨寒凉，“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风，怕是随时都有可能吹起来。”

宋慈对韩絮本就没有完全信任，从一开始便是如此，尤其是韩侂胄定下锦绣客舍的栽赃嫁祸之计后，不仅没有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反而放弃得那么轻易，令他不得不心生疑惑。他从欧阳严语那里知道了一切来龙去脉，弥音作为唯一知道韩侂胄秘密的人，其下落便变得至关重要，是以这次去望仙客栈，他并未知会韩絮。

“你所言甚是。”他道，“不过无论何样的风，只要吹了起来，便有停歇消散之时。”

说完，宋慈稍稍紧了紧衣服，加快了脚步。

三人穿城南下，来到朝天门附近，望仙客栈的招牌映入了眼帘。宋慈于楼前驻足，仰头打量了几眼，这家客栈虽在御街上，规模却不大，二楼临街一侧，只有三间客房。弥音若要行刺，应该会选临街一侧的客房，如此才能盯着朝天门和御街上的动静。他进入客栈，向伙计询问楼上还有没有靠御街这一侧的客房。

伙计笑道：“有有有，靠御街的客房还有两间，三位客官若要投宿，再要一间其他客房就行。本店的客房不管临不临街，都是上等房间，包管三位客官住得舒服！”

二楼临街一侧还有两间客房，意味着有一间已住了人，想来十有八九便是弥音。

宋慈道：“我看楼上不是有三间靠御街的房吗？”

伙计道：“是有三间，不过其中一间已住了客人。”

刘克庄接过话头道：“这十里御街热闹得紧，听说夜里灯火连明，灿烂如昼，最是夺目。我们就想要三间靠御街的房，也好足不出户便尽览这临安盛景。你看能不能找那间房的客人商量一下，跟我们换个房间？”

伙计只听说过喝酒时找人换桌的，没听说过投宿时找人换房的，面露为难之色，道：“三位客官，夜里御街是好看，可这房间，怕是不大好换……”

刘克庄摸出几张行在会子，在掌心上拍打几下，道：“当真换不得？”

那伙计瞧见行在会子，眼里放光，脸上为难之色尽去，笑道：“换得，换得！那客人虽然冷眼看人，瞧着不大好说话，但既是三位贵客想住，小的这便说去。”

“你带我们上楼，先看看另外两间靠御街的客房。”宋慈道，“到时我们自与那客人商量，不消你来为难。”

“如此更好，三位客官，楼上请！”那伙计拿上房门钥匙，领着三人上了楼梯。

他先打开临街一侧那两间没住人的客房，让宋慈一一看了，随后来到第三间客房外，道：“就是这里了。”

宋慈点了点头，示意那伙计可以离开了。刘克庄不忘给些打赏，那伙计高兴地去了。

待那伙计走后，宋慈上前轻叩房门。

房中一开始没有动静。

宋慈又是一阵叩门，房中才传出人声道：“谁？”

宋慈仔细听这一声询问，虽然嗓音刻意压得有些低，但勉强能辨出是弥音的声音。他没有提自己的名字，也没有提弥音的法号和本名，说道：“我去过净慈报恩寺，你托人留给我的话，我已经知道了。”

房中静了一阵，响起人声道：“宋提刑？”

宋慈应道：“是我。”

“你如何找到这里来？”房门仍没开，只传出弥音的声音。

“我已见过欧阳先生，”宋慈如实道，“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既然知道了一切，那你就不该来这里，请回吧。”

“欧阳先生不愿你以身犯险，让我来劝你回头，还请你开门相见。”宋慈直接表明了来意，“你若不肯开门，那我只好在这外面守上一日一夜。一日一夜不够，那便守上两日两夜、三日三夜……”

房中又是一阵寂静，随后传出一声叹息，响起了拔掉门闩的声音。房门先是开了一道缝隙，房中之人透过缝隙确认门外来人后，这才将门打开。

出现在房门里的，果然是弥音。他没穿僧衣，而是穿着一身常服，还戴着一顶帽子。他向宋慈身后的刘克庄和辛铁柱各看了一眼，又朝空无一人的过道里望了一下，这才稍稍侧身，让宋慈进入房中。

宋慈独自走了进去，让刘克庄和辛铁柱守在外面，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这间客房。弥音曾是虫达的亲信，追随虫达多年，又知道韩侂胄的秘密，宋慈不希望任何人知晓其行踪，之所以叫上刘克庄和辛铁柱一起来望仙客栈，就是希望与自己与弥音私下见面时，能有最为信任的人负责看守，以确保不会走漏任何风声。他之前上楼时要先看看另外两间临街的客房，那也不是为了投宿，而是为了查看那两间客房里是否有人，确认不会隔墙有耳才肯放心。他与弥音隔门对话时，不称呼弥音的法号和本名，也是怕被人听去。

辛铁柱把头一点，留守在了房门外。刘克庄守在外面的同时，不时去楼梯口看上一眼，以确定是否有人上楼。

客房之中，窗户紧闭，光线微暗。宋慈走到窗边，将窗掀开一丝缝隙，朝外面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朝天门，以及楼下的御街，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尽皆落入眼中。

“欧阳先生早已劝过我，我对他很是感激。”弥音的声音在宋慈身后响起，“但我心志已决，欧阳先生劝不得我，你也不必多言。”

“我来这里，不只是为了劝你。”宋慈合上了窗，转过身来，直面弥音，“欧阳先生虽然告诉了我一切，但有些事，还须亲口问过你才行。”

“你想问什么？”弥音虽已舍戒离寺，但多年来的习惯难以改变，说话时仍不自禁地想双手合十，旋即反应过来，将举起一半的手又放了下去。

宋慈问道：“你追随虫达多年，想必对虫达多有了解，其人到底如何？”

弥音想了想，道：“虫将军肯与士卒同吃住、共甘苦，我所见过的将领，大都是羊狠狼贪之辈，从不知体恤士卒，没一个比得上他。”

“这么说，他算是个好将军？”

“那是当然。”

“可我听说，当年麻溪峒民动乱，虫达领兵进剿时，曾纵容士卒沿途烧杀抢掠，杀良冒功，一连持续了十几天，不少百姓因此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虫达若真是个好将军，别说纵容士卒十几天，便连一天也不应该。”宋慈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桑榆。

也不知那夜在刘太丞家分别后，桑榆是否已离开临安，回家乡建阳了。

他声音为之一顿，道：“我还听说，当年你随虫达渡江北逃时，他对你说出了韩侂胄的秘密，让你不要再追随他，叫你自行离去。看似他对你信任有加，不想你随他赴死，可他当时刚刚杀尽背叛的亲兵，与你说话时枕刀在膝，又是船至江心，别无可逃之处。我在想，当时你若表露出丝毫离去之意，只怕他不会让你有登岸的机会。”

弥音默然，当年追随虫达时的一幕幕场景，在他脑海深处飞快地掠过。当年虫达替他阻拦军棍，当众申明军法军令，他一度以为虫达是个难得一见的好将军，但后来追随久了，对虫达越加了解，发现这是个行事果决、极富野心之人。譬如虫达知晓亲兵背叛后立刻斩尽杀绝，得知自己行踪泄露后当即准备联手刘扁毒杀韩侂胄，都可见其果决；提前备好度牒藏身净慈报恩寺，接近临安以随时了解韩侂胄的动向，了解朝局的变动，则可见其野心。他也知道虫达对百姓其实没那么在乎，当年虫达是因为毫无资历便入军领兵，军中士卒大多对其不服，这才故意放纵军士烧杀抢掠，再突然申明军法军令，毫不留情地

处置了一批烧杀抢掠最为凶狠的士卒，以此在军中立威。他甚至还知道虫达当初接受刘扁的提议，其实不只是为了毒杀韩侂胄，更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毕竟毒药是刘扁拿出来的，事后虫达会想尽办法把一切罪责推到刘扁的身上。

至于宋慈提到的渡江北逃的那一晚，弥音同样心知肚明。当时虫达对他说出韩侂胄的秘密，叫他独自逃生，与其说是虫达将他视作自己人而给予他信任，倒不如说那是杀心已起后的试探，只因虫达说话之时，将沾满鲜血的刀放在膝上，手离刀柄只有咫尺之遥，可见其心生戒备，别说他当时选择独自逃生，便是稍有犹豫，只怕虫达也不会留他性命。但他不是因为惧怕才违心追随虫达，而是真心实意地追随其左右。虫达在军中对他礼遇甚重，提拔他，器重他，对他不吝恩赏，让他有能力抚养何太骥长大成人，让他能轻易地供何太骥在各地求学。他是个知恩图报之人，明知追随虫达是死路一条，他也宁愿抛弃已经拥有的一切。他猛然剥开衣服，腰腹以上的身子赤裸在宋慈眼前，其上筋肉虬结，除了几处烧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疤痕遍布其间，森然可怖。

“看见了吗？”他道，“这些是我从军数年所受的伤，虫将军身上的伤痕比这还多！他为人如何，是不是好将军，我比你更加清楚。”

“人之善恶形于言，发乎行，知其为人，可见其善恶。单论上阵对敌，虫达或许是个好将军，但他是不是好人，你应该比我清楚。”宋慈记得当年虫达当街破鸡辨食时的血腥场面，还有在百戏棚

旁观他被韩珍殴打欺辱时虫达的冷漠无情，世人大多禀性难移，善恶通常至死不变，虫达本性已定，不大可能短短数年便转变成为一个良善之人，“你若是为了替虫达报仇，以虫达的为人，实在不值得你为之赴死。你若是为了替何太骥讨回公道，那你大可暂缓此举。我曾奉旨查办此案，此案还有诸多隐情，我定会追查到底。”

“追查到底？你说得倒是轻巧。”弥音将衣服整理好，“你虽然做了提刑，可说到底只是个太学生，连虫将军都拿韩侂胄毫无办法，你拿什么来追查到底？”

“查案依凭刑统，大宋自有王法。”

“王法？”弥音露出一抹苦笑，“是啊，你再怎么查案，终是要靠王法来治罪韩侂胄。可你也不看看，如今的王法是谁说了算？你拿王法来对付韩侂胄，那是蚍蜉撼树，倒是韩侂胄拿王法来对付你，便如碾死一只蝼蚁般轻易。”

“我查案所求，乃是公道人心，不是为了对付谁。”宋慈道，“再说王法乃王朝之法，并非韩侂胄一人说了能算的。”

弥音苦笑不止，摇头道：“你敢当堂与韩侂胄叫板，有这等气概，我很是佩服，可那次只是治罪他一个不成气候的养子。倘若针对的是他本人，你当真以为查案能有用？王法能有用？这等涉及当朝权贵的案子，其实根本就用不上王法，而是比交情、拼心机、斗城府。你年纪尚轻，连这些道理都不懂，如何斗得过韩侂胄？”

说到这里，他忽然走向衣橱，一把拉开，只见里面放着一件黑衣、一副弓箭，以及一长一短两柄利刃，其中长刃是一柄手刀，短刃是一柄匕首。他拿起匕首，拔刀出鞘，寒光凛冽。他转动锋刃，目光如刀，神色间再无半点出家人的慈善宁谧，说道：“身为布衣平民，要对付这种权倾天下之人，什么手段都没用，唯有出其不意，一击毙之！”

宋慈看着弥音手中的匕首，道：“一击毙之，并不比查案容易多少，你应该明白。”

弥音当然明白，韩侂胄自掌权以来，因为封禁理学，打压异己，树敌众多，每每出行都带着一大批甲士，单凭一己之力行刺，只怕还没接近其身，便已死于甲士乱刀之下，就算侥幸得手，那也难逃一死。

他道：“我当然知道，我所行之事无论成功与否，我都是个死。虫将军已去，太骥已逝，不过一死而已，本就是我所愿，又有何惧？”

“于你而言，死或许不可怕。”宋慈道，“可何太骥若泉下有知，必不希望你如此。”

弥音不由得想起了何太骥。当初虫达死后，他有过行刺韩侂胄以报虫达之恩的想法，但彼时何太骥还在，他若是行刺不成功，韩侂胄一旦追究罪责，只怕身为侄子的何太骥也会受到牵连，是以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可没想到的是，他自己选择了隐忍，但何太骥竟选择了向

韩侂胄发难，而且从始至终瞒着他，甚至没有见他最后一面，他是直到何太骥死后才听到消息，赶去城里见了欧阳严语，从欧阳严语那里得知了何太骥赴死的经过。当时何太骥已成为韩侂胄的眼中钉，出城太过惹眼，稍有不慎便可能牵连上他，所以何太骥才选择让欧阳严语将一切转告他。何太骥死于非命，他从此便没有了任何牵挂，复仇之心变得坚如铁石。

他道：“宋提刑，你不必拿太骥来相劝。若没有其他要问的，还请你离开吧。”

宋慈经过与弥音的这一番对话，知道弥音与他一样，是个心志极其坚决之人，这样的人一旦决定做什么事，那是极难劝阻的。他立在原地没动，想了一下，忽然问道：“韩太师的秘密到底是什么？韩太师如此在意这个秘密，可见这秘密必然对他不利。然而你也好，虫达、何太骥也罢，为何宁肯隐姓埋名出家为僧，宁肯坐视家眷坐罪受罚，宁肯决意赴死，也不愿公开这个秘密？”

“原来你来找我，”弥音道，“是想从我这里问得这个秘密。”

宋慈也不掩饰，道：“那你肯说吗？”

弥音摇了摇头，道：“这个秘密关系重大，牵连太广，多一人知道，便多一人丧命。我能告诉你的，都已经告诉你了，你真有查案之心，那这个秘密，你就自己去挖出来吧。”

说这话时，他想到当初何太骥问起这个秘密时，他怕连累何太骥，一开始也不肯透露，但何太骥再三追问，他最终还是说了出来。倘若当时他没有松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想到这些，他暗自一叹。

弥音这话虽然说得不快，但宋慈能听出其语气中的坚决。宋慈没有再继续追问，整个人像是怔住了，似有所思。

“你实在不该来见我。”弥音道，“没其他事，就赶紧走吧。”

宋慈如脚下生了根，没有挪动分毫，道：“我还有别的事要问你。”

弥音算是真正见识了宋慈的执拗，叹了口气，道：“你问吧。”

“你对虫达那么了解，”宋慈道，“那他领军前的经历，你可清楚？”

弥音点了点头，道：“他领军前做过虞候，曾是韩侂胄的下属。”

“那他有没有提到过一起发生在十五年前的命案？”

“什么命案？”

“临安城北锦绣客舍，一起传得沸沸扬扬的举子杀妻案。”提起亡母一案，尤其是“举子杀妻”这四个字时，宋慈的声音有些发紧。

弥音回想了一下，道：“你说的命案，我不记得虫将军提起过。”

宋慈的眼神黯淡了些许，道：“那他有没有说过，他替韩太师办过哪些事？”

“虫将军说过，他早年是韩侂胄的门客，替韩侂胄办过不少棘手的事，很多时候不消韩侂胄言明，只需一个眼色，他便自愿赴汤蹈火，哪怕不择手段，也要把事办成。韩侂胄一开始很仰仗他，后来却嫌他办事太过自作主张，只提拔他做了虞候，隐隐有疏远他的意思。若非他得知了韩侂胄的秘密，还得到了关于这个秘密的证据，根本不可能得到领兵的机会，只怕一辈子都只能当一个小小的虞候。”

“所以虫达能做将军，并非韩太师有意提拔，而是靠威胁韩侂胄换来的？”

“我也不瞒你，虫将军的官爵，是靠威胁韩侂胄换来的。那时绍熙内禅已成，韩侂胄虽然得势，但赵汝愚还没被贬，韩侂胄生怕虫将军泄露他的秘密，这才答应了虫将军的要求。但他也防着虫将军，要虫将军把所有家眷接到临安置，才肯答应他出外领兵。”

宋慈原本以为虫达是韩侂胄的亲信，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才得以被提拔为坐镇一方的将军，没想到背后的缘由竟是如此。他道：“这么说，虫达与韩太师早在临安时便有矛盾，这个矛盾从一开始便不可弥合，后来韩太师的权位得以巩固，打算除掉虫达，虫达这才被逼出逃？”

弥音点了点头。

虫达的死终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宋慈奉旨密查虫达一案，眼下案情已经明朗，唯独不知韩侂胄千方百计要掩盖的秘密是什么，此外便是缺少实证，涉案之人大都已经死去，人证也只剩下弥音一人。欧阳严语只是听说了这些事，算不得真正的人证。如此一来，弥音的存在变得愈加重要，宋慈无论如何不能让其轻易赴死。他道：“骐驎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明知这一跃是死，不可能成事，你何不为弩马，求那不舍之功？”

“我本就是弩马，数年不舍，却无丝毫功成之望，这才求做骐驎。这一跃若不能十步，那能跃多远，便是多远。”弥音叹道，“狐死首丘，入土为安，只可惜我和太驎再也不能归葬故里。”

弥音说出这话，那就是做好了身死异处的准备，其死志之决，已是无法再劝。宋慈想了一想，道：“你欲行非常之举，我欲求查真相大白，你我各有坚持，看来是难以相劝。”话头一转，“但我希望你能给我十天时间，我会在何太驎的案子上给你一个交代。你隐姓埋名了六年，这么长时间都等过来了，还怕再多等这十天吗？”说着朝窗户看了一眼，“韩太师每日都会入宫上朝，每日都会行经此地。十天之后，倘若我给不了你交代，你做弩马也好，做骐驎也罢，我绝不阻拦。”

弥音把头一摆，道：“我说过，查案根本没用……”

“十天，”宋慈盯着弥音，声音斩钉截铁，“我只要十天！”

有那么片刻时间，弥音默然不语，就一直静静地看着宋慈。他已见过宋慈好几次，也曾面对面地受过宋慈的查问，宋慈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那种在阅尽世事的人身上也极为罕见的冷静深沉，其人如冰下之水，无法见其起伏流动。然而此时的宋慈，眼神锐利似有锋芒刺出，弥音看了片刻，叹了口气，放下了手中的匕首，道：“我只等你十天，多一天也不行。”

宋慈道：“这么说你答应了？”

弥音点了一下头。

宋慈不再多言，当即拱手一礼，告辞离开。

刘克庄和辛铁柱在客房外等了许久，其间那伙计因为他们三人长时间没有下来，特意上楼看过一次。刘克庄说换房的事还在商量，叫伙计带他去看看其他客房，如此把伙计支开了。

终于等到宋慈出来，三人一起下楼。那伙计问起换房的事，刘克庄面露无奈之色，道：“你说的不错，那客人的确不好说话，好说歹劝，他死活不肯换房。也罢，我们这便换家客栈去。”

眼见上门的生意要黄了，那伙计忙道：“三位客官，不是还有两间靠御街的房吗？你们中的两位客官同住一间，那也够住啊！这御街上的其他客栈，房间可未必有咱家的好。”

刘克庄看了一眼宋慈，笑道：“两人住一间房，倒也不是不可以。”

宋慈白他一眼，径直走出了客栈大门。

“两个大男人睡一间房，岂不让人笑话？”刘克庄改口道，“你说是吧，辛兄？”辛铁柱被问得一愣，见刘克庄已笑着走出了客栈，点了一下头，快步跟了上去。

那伙计目送三人离开，暗暗心想：靠街住有什么好？又吵又闹的。这年头，真是什么样的客人都有。摸出怀里一小吊钱，那是之前从刘克庄那里得来的打赏，想到生意虽没做成，自己倒是不亏，将那一小串钱抛起又接住，乐呵呵地揣回怀中。

就在那伙计掂量铜钱之时，二楼上的窗户被推开了一条缝。弥音站在窗边，望着宋慈等人沿御街远去的身影，心中暗暗道了一句：宋提刑，对不住了。

弥音答应了暂缓行刺，等待宋慈十天，但那只是一时权宜。他通过宋慈的眼神，看出对方是一个比自己心志还要坚定之人，他实在不愿欺骗这样的人，但也正因为宋慈心志坚定，他知道自己当时若不答应，宋慈定然不肯离开。从始至终，他行刺的决心都没有变过，甚至因为宋慈的到来，自己的行踪已有暴露的风险，说不定会引来种种变故，别说多等十天，便是一天他也不愿再等。

此时天色已昏，一日光景即将逝去。弥音关上了窗户，拿出早已备好的干粮，默默吃了起来。无酒也无肉，这便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顿饭。果腹之后，他取出衣橱里的黑衣，换在身上，拿了一块黑巾，裹在了头上。他又取出匕首、手刀和弓箭，仔细地擦拭锋刃，调

整弓弦，梳理箭羽，还将其中几支箭的箭镞缠裹上了布条。他取匕首插于腰间，将手刀和弓箭放在窗边，随后走向床铺，躺了下来，闭目入睡。

自从离开净慈报恩寺后，弥音已在这间客房里住了两天。这两天里，他不仅备齐了兵刃，避过客栈里进出之人的眼目，将这些兵刃拿入了客房，还在半夜里起来，将窗户推开少许，静候韩侂胄上朝。他已在此见过韩侂胄两次，了解了韩侂胄的出行方式，知道其出行的大致时辰，以及随行甲士的阵形排布。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明日一早天未亮时，韩侂胄从望仙客栈外经过。

明明赴死在即，弥音却睡得安稳，尤其是前半夜，御街上多有行人，喧哗嘈杂，他反倒呼呼而眠。到后半夜时，四下里逐渐悄静，当四更的梆声远远传来时，他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房中一片昏黑，弥音起身下床，从床底下摸出一个罐子和一截铁棍。他拔掉木门闩，将铁棍插入门闩插孔，封死了房门，然后打开罐子封口，里面是满满一罐灯油，他取来那几支箭镞上缠裹了布条的箭，插入灯油之中，又拿来一截蜡烛，就立在地上，并不点燃。做完这一切，他移来凳子，在窗前坐了下来。

将窗户掀开少许，弥音一眼望将出去，只见月缺一角，悬于城楼之上，长街清冷，刺破夜色而来。好一个良夜，尤其是那轮月亮，虽然看着清冷，却无遮无掩，仿若一块无瑕的美玉。他长久地凝望着月亮，这么多年来，他还从未如此仔细地看过它。

已是四更天了，街上渐渐有了稀稀落落的脚步声，一些卖早点的摊贩开始在御街的南端，也就是靠近皇宫大内和宁门的地方聚集。

大宋自定都临安后，因为临安城地势南高北低，依照居高临下的礼制，便把皇宫大内建在了城南。皇宫大内南面的丽正门是正门，官员们上朝该从此门进入大内，而且丽正门外建有待班阁，专供官员们等候上朝时遮风挡雨所用。然而皇宫大内坐南朝北，三省六部和坊市之地都在北边，官员上朝都是自北而来，绕行丽正门实在太不方便，渐渐变成了从北面的和宁门进入大内上朝。和宁门原本是皇宫大内的后门，这般从后门上朝，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临安百姓更是将之戏称为“倒骑龙”。

大宋皇帝五日一常朝，用于议论政事，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参加，其他日子虽不议事，但官员们仍须每日入朝向皇帝请安。议事也好，请安也罢，都定在五更，官员们常常四更便穿戴整齐，在和宁门外聚集，等候宫门开启。这些官员大都来不及吃早饭，不少摊贩便看准时辰赶去御街南端，离着和宁门一段距离，摆设浮铺卖起了早点，生意常常极好。

韩侂胄位高权重，寻常官员上朝来得早，韩侂胄却是将近五更才到，多年来一直如此。弥音经过前两日的盯梢，已经掌握了这一情况。他看着御街上不时经过的官员和摊贩，心平气静地等待着，直到有金甲之声隐隐从朝天门的方向传来。

弥音暗自推算时辰，离五更已经不远，该来的终于要来了。他悄然起身，持弓握箭，侧身立在窗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月光笼罩下的朝天门。

这阵金甲之声渐渐清晰起来，两列甲士护卫着一顶华贵的轿子出现在了朝天门，随即不紧不慢地沿御街而来。

弥音认得，这顶轿子前两夜都出现过，正是韩侂胄的轿子。

轿子的左侧，是壮如牛虎的夏震，其人披甲按刀，不时举目四顾，观察附近的墙角和屋檐，留意有无潜在的危险。随行甲士有数十人之多，步伐威武，阵势严整。

弥音的眼中既没有夏震，也没有那些披坚执锐的甲士。他屏气凝神，缓缓挽弓引箭，箭镞探出窗缝少许，对准了一步步接近望仙客栈的轿子。

待得前列甲士行过，韩侂胄的轿子终于出现在客栈楼下时，弥音扣弦的指尖一松，第一箭飞掠而下。一声惨叫，轿子前方的轿夫一头栽倒在地，轿子顿时倾斜，重重砸在了地上。弥音手不离弦，接连数箭射出，其他几个轿夫尽皆中箭，这下轿子完全落地，停在了街道中央。

“有刺客！”夏震手臂一挥，“保护太师！”

众甲士纷纷拔刀在手，在几个轿夫刚刚倒下之际，便将轿子团团围住，另有几个甲士伸手去抬轿子，想将轿子抬离险地。

弥音又是数箭射出，几个试图抬轿子的甲士尽皆中箭，刚刚抬起的轿子又砸落在地。

夏震之前见几个轿夫都是左边身子中箭，已经盯住了御街左侧的望仙客栈，这几箭射下来，他辨明羽箭来处，指着客栈楼上道：“在上面！”

众甲士闻声而动，一部分就地护卫轿子，另一部分撞开望仙客栈的大门，一拥而入。

弥音对这批冲入客栈的甲士视而不见，又持一箭扣于弦上，弓弯如满月，弦惊如霹雳。这一箭用上了最大的劲道，去势如电，直穿轿窗，一下子透入了轿中。

“太师！”夏震惊叫，一把掀开轿帘，只见韩侂胄侧身坐在轿厢一角，穿窗而入的箭就钉在他的身前，相距不过咫尺。韩侂胄神色紧张，浑身发抖，身子一动，似乎想要下轿。夏震手一摆，示意韩侂胄别动。

弥音看不见轿中情形，但没听见惨叫声传出，便知这势大力沉的一箭没能射中韩侂胄。他居高临下，当即再引一箭，对准轿窗射出，就算射不中韩侂胄，也要将韩侂胄逼出轿子，再伺机射杀。

夏震忽然低声一吼：“太师坐稳！”

说着，夏震抓住轿杠，奋力一拨，轿子原地转向，轿尾朝向了客栈。咚的一响，这一箭射在了轿厢壁板上。韩侂胄的这顶轿子壁板极

厚，弥音这一箭用上了全力，箭镞虽然射穿了壁板，但只穿透了些许，便被卡住。

如此一来，弥音无法对准轿窗，箭不能再射入轿中，韩侂胄又躲在里面不出来，已没有将之射杀的机会。此时房门外响起成片的脚步声，一大批甲士正冲上楼梯，向客房逼近。弥音对此全不理睬，用火折子点燃早就立在地上的蜡烛，抽出油罐里的一支羽箭，凑近烛火点燃，一箭射向轿子。他早就预想到了各种状况，这是要以火箭点燃轿子，逼得韩侂胄现身。只要韩侂胄一露头，他便有将其一击毙命的机会。

韩侂胄的轿子壁板极厚，装饰也极为华贵，还特意裹上了一层红色的布幔，火箭接二连三地射来，布幔很快被点燃，轿子着起了火。弥音拉满了弓，又一箭对准轿子，只待韩侂胄现身。身后的房门响起了撞击声，众甲士试图破门而入，但因房门被铁棍封死，撞击了好几下没能撞开。虽如此，但门板已发出了破裂声，再有几下撞击，房门定然裂开。弥音根本不管身后，只是目不转睛地盯死了轿子。

轿子上的火势蔓延极快，韩侂胄不得不在夏震的护卫下逃离轿子。这么一现身，立刻有箭破空射来。夏震护着韩侂胄飞快奔逃，正好从一个甲士的身后经过，这一箭射中了那甲士，将那甲士的脖子射了个对穿，鲜血溅到了韩侂胄的脸上。韩侂胄一脸的血污，看着那甲士在眼前倒下，不禁骇然失色。

“砰”的一声巨响，房门也在这时被撞破，众甲士鱼贯而入，挥刀杀向弥音。这一下弥音不得不回头应对。箭只剩下两支，他一把抓起，弦落箭出，将当先冲入的两个甲士射翻在地，然后一脚踢倒地上的灯油罐子，旋即将弓往肩上一挎，抓起手刀，一刀透甲而入，刺入了第三个冲上前的甲士的腹部。他握紧刀柄，怒吼声中，推着这个尚未断气的甲士往前冲，将后面一拥而上的甲士挡退了好几步。

趁此机会，弥音一下子跃回窗边，将蜡烛踢倒。地上已经淌满了灯油，大火一点即着，紧跟着冲上来的甲士顿时陷入成片的火海，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客栈。弥音趁势翻出窗户，一跃而下，落地时一个翻滚，卸去了下坠之力，刚一直起身，留守在轿子附近的一个甲士已杀奔而至，刀锋当头砍来。

弥音侧身避开，手刀顺势一拉，从那甲士的脖子上抹过。轿子的大火照亮了整条街道，他张眼一望，只见韩侂胄在夏震的护卫下，正往朝天门的方向逃跑，已逃出了半条街的距离。在他与韩侂胄之间，除了那二三十个留守的甲士，还有从客栈里退出，正从身后杀来的人。

没有了居高临下的地利，也不再有客房的掩护，弥音将直面所有甲士的包围和剿杀。他双臂一抖，扬起手刀，不等众甲士围拢，朝着着火的轿子杀奔而去。二三十个甲士结阵阻拦，他怒吼连连，左冲右突，连杀了数个甲士，自身也被砍伤多处，终于接近了轿子。轿子周围有倒下的轿夫，轿夫身上还插着箭。他当即拔箭在手，不顾好几柄同时砍来的刀，张弓引箭，用尽全力，朝韩侂胄一箭射去。

韩侂胄已经逃得足够远，至少他自以为是这样。他立住脚步，想回头望一眼身后嘶吼搏杀的场面。然而他刚一回头，一支箭穿破夜幕射来，箭镞一下子没入了他的前额。他瞪大眼睛，叫都没能叫出声，仰天倒在了地上。

方才已被好几柄刀同时砍中，弥音身上多处剧痛，鲜血长流，但他目睹韩侂胄中箭倒地，心中有说不出的畅快，竟似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可是他刚要舒展开的神色，旋即便凝住了，只因他看见韩侂胄倒地之后，负责护卫的夏震竟对韩侂胄不闻不问，而是独自向朝天门急奔而去。又一阵金甲之声遥遥传来，只见另一顶华贵至极的轿子穿过朝天门，在另一批甲士的护卫之下，向御街而来。

那顶轿子很快当街落轿，夏震上前撩起轿帘，轿中走下一人，身披朝服，须髯花白，竟是韩侂胄。原来之前中箭倒地那人，并非韩侂胄本人，而是由韩府一个身形相似的家丁，粘上胡须，穿上朝服，假扮而成。真正的韩侂胄直到此时方才现身。

弥音看见这一幕，顿时明白过来，自己欲图刺杀之举怕是早已泄露，韩侂胄这是早有准备，故意引他动手。此时他与韩侂胄相距太远，弓箭根本射之不及。他知道已不可能杀得了韩侂胄，但他面色冷峻，还是挥动手刀，朝韩侂胄的方向杀去。包围他的甲士越来越多，层层叠叠，密不透风，一阵搏杀下来，他与韩侂胄的距离并不见缩短。虽如此，他仍不知疲倦地砍杀，仍试图去接近韩侂胄。他一尺一寸地前行，每挪一步，御街上便多洒几股鲜血，多掉几块残肢，有众

甲士的，也有他自己的。终于，他的胳膊一凉，右臂连同手刀掉落在地，大腿一冷，左腿永远地留在了身后。

韩侂胄好整以暇地站在远处，直至看见弥音断手断脚已经倒下，他才吩咐道：“留活口！”

夏震高声叫道：“太师有令，生擒刺客！”

众甲士正要对弥音乱刀砍杀，听得此令，立马止住刀锋。

弥音倒在地上，倒在流满御街的血泊里，火光映照在他满是鲜血的脸上，映照出了不甘，映照出了决绝。他脖子一仰，对天道：“虫将军，太骥！上骥无能，对不住你们了！”

说完，他左手猛然往腰间一抓，拔出了那柄寒光凛冽的匕首。

众甲士在经历了方才那阵惨烈的搏杀后，尚且惊魂未定，见状急忙握紧了刀，距离最近的几个甲士，哪怕亲眼看见弥音断手断脚，竟还是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

弥音高举匕首，忽然一挥而下，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从一开始，这柄匕首便是弥音为自己准备的，无论行刺成功与否，他都不会留在这世上。他仰躺在地，双目望着将明的夜空，眼中光芒渐渐消散，只余那一轮月亮留在眸中，仍是那般清冷无瑕。

韩侂胄由夏震护卫着，慢慢走了过来。

众甲士没能阻止弥音自尽，未能生擒刺客，纷纷收刀跪地，以示请罪。

韩侂胄看了一眼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还有不少散落的残肢断甲，以及已经变成一整团火焰的轿子。他没理会跪地请罪的众甲士，走到弥音的尸体前，示意夏震摘掉弥音的头巾，擦去弥音脸上的鲜血。

他仔细看了看弥音满是烧伤的脸，并不识得，道：“独自一人，就敢当街行刺我，算是个壮士。”想到弥音自尽前喊出的“虫将军”三字，嘴角冷冷一抽，“虫达这种人，居然有如此忠勇之士，肯死心塌地为他效忠，真是可笑！”

韩侂胄看了一眼弥音剃度过的头顶，吩咐夏震道：“你带人去净慈寺。记住，搜仔细了，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夏震领命道：“是，太师！”

第六章 主守自盗

韩侂胄遇刺的消息，在当天上午传入了太学。

宋慈和刘克庄是在等待行课时听闻了此事。刘克庄叫住冲进学堂传扬此事的王丹华，问是从何处得来的消息。

王丹华道：“外面人人都在传，韩太师在上朝途中遇刺。那里离朝天门很近，有不少卖早点的浮铺贩子，说是亲眼看见了，还说刺客只有一人，却当街杀了不少甲士。”

“刺客有被抓到吗？”刘克庄急忙追问道。

王丹华道：“听说刺客深陷重围，被砍断了手脚，最后逃脱不出，当街自尽了。”

“朝天门附近的御街”，“刺客只有一人”，宋慈听得这些，便知行刺之人是弥音。他原以为弥音答应给他十天时间查案，便会守此约定，没想到自己终究还是低估了弥音的求死之心。“既然知道了一切，那你就不该来这里。”“你实在不该来见我。”弥音昨天说过的这两句话，一下子出现在宋慈的脑海里。弥音一死，韩侂胄定会追查，而他昨天与弥音见过面，有客栈伙计为证，韩侂胄一旦查知，定然不会放过此等对付他的大好机会。

宋慈如此暗想之时，刘克庄眉头一紧，面有忧色地凑近道：“韩太师遇刺，必会大肆追查。昨天我们去望仙客栈见弥音，客栈那伙计是瞧见了的，韩侂胄这一查，必然查到。他定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刘克庄的担忧倒是与宋慈一样。宋慈点了点头，稍加思索，忽然起身便往学堂外走。

此时堂上坐满了同斋学子，等待学官前来行课的同时，大都在三三两两地议论韩侂胄遇刺的事。宋慈这么突然站起往外走，堂上一时安静，众同斋都不约而同向他投来目光。刘克庄笑道：“上茅房有什么好看的？真博士应该快来了，都别说话，好好行课。”说罢紧跟着宋慈去了。

从学堂里出来，刘克庄拉住了宋慈的衣袖，小声道：“弥音已死，无可更改，你可千万不要乱来。”

昨晚回到斋舍后，他向宋慈说出了吴此仁的下落，宋慈则告诉了他弥音的身份和来历，以及一切来龙去脉。他明白弥音的存在有多么重要，见宋慈突然离开课堂，以为宋慈是要去追究弥音的死。

“你所言甚是，有遇刺的事在，韩太师随时可以大做文章，留给我查案的时间只怕不多了。”宋慈道，“吴此仁不是在仁慈裘皮铺吗？我想即刻去见他一面。”

刘克庄暗暗松了口气，语气也变得轻松了不少：“那你今天是打算逃课了？”

宋慈点了点头。来到太学近一年，他从未告过假缺过课，更别说擅自逃课，但眼下情势急迫，顾不上遵规守矩了。

“这等好事，”刘克庄道，“那可不能少了我。”言下之意，是要随宋慈一起去见吴此仁。

宋慈和刘克庄嘴上说话，脚下一直没停，忽然斜侧传来声音，叫住了他们。二人回过头去，见是真德秀手持书籍，从不远处走来。今日这堂课，正是由真德秀来向习是斋的众学子讲授《大学》。

“见过老师。”两人齐身行礼。

真德秀道：“不必多礼。马上就要行课了，你们这是去哪儿？”

宋慈没找借口，如实答道：“有一起案子急需我去查，未及时告假，还望老师恕罪。”

宋慈提刑干办的期限已经到了，按理来讲不该再有案子去查。真德秀看了看宋慈，又看了看刘克庄，并未多问，也不为难二人，点头道：“那你们去吧，早去早回。”

两人同声道：“多谢老师！”

将行之时，宋慈忽又道：“老师，不知欧阳先生今日可来了太学？”

“欧阳博士一早便来了，看着病好了不少，但身子突犯不适，又回家去了。”真德秀道，“你们不必太过记挂，赶紧去吧。”

韩侂胄遇刺的消息已经传开，欧阳严语应该是来太学后听闻了此事，知道弥音最终还是去赴了死，心中难以接受，才会突然又告病回家。他答应了欧阳严语去劝阻弥音，最终却没能做到，心下甚为愧疚。他和刘克庄向真德秀行礼告辞，出了太学，刘克庄还不忘去武学叫上正在马场操练的辛铁柱，三人一起往仁慈裘皮铺赶去。

过不多时，三人来到盐桥东街，来到了仁慈裘皮铺外。

尚未进入裘皮铺，昨日那伙计便认出刘克庄，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哎哟，公子您可算来了！昨天您刚走不久，掌柜便运回来了一批新货，全都是上等裘皮，您快里边请，里边看！”

“吴掌柜在吗？”刘克庄一边往里走，一边问道。

“掌柜昨天忙活了一整天，夜里睡得晚，这会儿还在后堂休息。”那伙计将刘克庄迎至一批新裘皮前，“公子，这些上等裘皮，全临安城找不出更好的，一大早才摆出来，您可是第一个……”

“你去把吴掌柜叫来。”刘克庄打断那伙计的话。

“公子找掌柜何事？”

“到你这裘皮铺来，当然是为了裘皮的事。”

“裘皮的事，您问小的便……”

那伙计话未说完，刘克庄已抛出一小吊钱，道：“还不快去？”

那伙计伸手接住，立马改口道：“公子稍等，小的这便去。”

说完，那伙计一溜烟奔去后堂，片刻之间返回，领来了一个身形偏瘦、胡子细长、脖子上有一大块红斑的中年男人。

那伙计指了一下刘克庄，向那中年男人道：“掌柜，就是这位公子找你。”

那中年男人走上前来，向刘克庄笑道：“这位公子，听说咱家的冬裘，你似乎不大满意。不知你想要什么样的，甭管多么稀有，只要你开尊口，我吴此仁一定给你弄来！”

宋慈认得来人，正是当年锦绣客舍的吴伙计，十多年过去了，其人身形容貌竟无多大变化，只是胡子长了不少。

“你就是吴此仁？”刘克庄打量了吴此仁几眼，忽然身子一让，朝身后的宋慈抬手道，“宋大人前来查案，要问你一些事情，你可要据实以答。”

“宋大人？”吴此仁眉头稍皱，两道精明的目光在宋慈身上打转，见宋慈如此年轻，实在不像是什么官员。

刘克庄一脸神气，道：“前不久连破太学岳祠案和西湖沉尸案的宋提刑宋大人，难道你没听说过吗？”

吴此仁顿时态度一变，笑道：“听说过，当然听说过。外面人人都说，太学出了位宋提刑，年纪轻轻，却是青天在世，我可是久仰大名了啊！”忽然咦了一声，“不知是何等案子，竟能劳动宋大人大驾，查到我这里来？”

宋慈开口了：“十五年前，你可在锦绣客舍做过大伙计？”

“十五年前？容我想想。”吴此仁掰了掰手指头，缓缓摇头道，“我是在锦绣客舍做过大伙计，至于是不是十五年前，我这可记不大清了。”

“你做大伙计期间，锦绣客舍曾发生过一起举子杀妻案，你可还记得？”

“举子杀妻案？”吴此仁挤了挤眉头，“实在太过久远，当真不大记得起来。”

“当时锦绣客舍的住客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右手缺失了末尾二指的人？”

吴此仁无奈地笑了：“我说宋大人，当年的事我实在不记得，你又何必.....”

“那偷盗的事，你总记得吧？”宋慈打断了吴此仁的话。

吴此仁一愣：“什.....什么偷盗的事？”

“你在锦绣客舍做大伙计期间，客舍里曾发生过多起偷盗案。”

吴此仁面露难色，道：“大人，我都说了好几遍，锦绣客舍的事，我是真记不清了，你这么翻来倒去地问我，我也还是记不起来啊。”

“你自己做下的偷盗案，怎么会记不起来？”宋慈语气一变，“锦绣客舍的掌柜祝学海，当年何等看重你，你不好好做你的大伙计，却去行那主守自盗之事。”

“我主守自盗？”吴此仁连连摆手，“这可从没有过啊！”

一旁的刘克庄听得一怔，他也觉得吴此仁有问题，但不清楚宋慈为何一见吴此仁，便如此断定对方是当年的偷盗元凶。

“当年锦绣客舍的偷盗案，全都发生在一楼的客房，窃贼趁住客外出时，从窗户翻入房中行窃，事后归咎于住客疏忽大意，出门时没将窗户关严。”宋慈道，“可是住客明明没有疏忽，明明是将窗户关严了的，窗扣也是扣上了的。若是窃贼从外强行开窗，窗扣必然损坏，但事后窗扣完好无损，那窗户只可能是从里面打开的。房门被钥匙锁住，钥匙都交由你这个大伙计保管，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进房开窗？”

“宋大人，人人都说你是堪比青天的好官，你可不能随口污蔑人啊！”吴此仁为自己辩白道，“我那时是锦绣客舍的大伙计，住客外出之时，钥匙是交给我保管的，可客舍里的大小事情都等着我去管，一会儿有伙计来问我各种杂事，一会儿又有住客来找我要钥匙，时不

时还有新客人来投宿，我忙都忙不过来，哪有工夫溜进房去翻箱倒柜，行那偷鸡摸狗之事？”

“你不是时隔久远，记不起来了么？”刘克庄忽然呛了吴此仁一句，“怎么这会儿你又记得清清楚楚了？”

“我……”吴此仁被呛得无言以对，忽见那伙计正一脸惊诧地在旁看着，没来由地冲那伙计道，“看什么看？折银解库的邹员外要了一件冬裘，昨天就该送去的，还不赶紧送去！”

那伙计咽了咽口水，忙拿起一件冬裘，出门送货去了。刘克庄朝那伙计多瞧了一眼，只因那伙计所拿的冬裘，正是他昨天问过价的一件，他还记得价钱是三十六贯。

“你根本用不着翻箱倒柜，只需进入客房拨开窗扣，再锁好房门离开即可。你只这么一进一出，然后有同伙在外接应，趁机翻窗潜入房中，将值钱的东西偷个一干二净。”宋慈直视着吴此仁，“你身为大伙计，每天负责迎送客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物色目标。看准哪个客人有钱，你便安排住在一楼的客房，一旦住客有事外出，你便纠集同伙，趁机行窃，事后再进房检查，指出窗户没有关严，把错归于住客自己，你倒是次次都能逃脱罪责。”

吴此仁争辩道：“当年那些偷盗案，明明都是错在住客，是他们自己没关好窗户，才让外贼有机可乘。宋大人，你不能平白无故冤枉我啊！”

“我岂会平白无故冤枉你？只因我便是那个扣好窗扣，关严了窗户的住客。”宋慈说出这话时，不禁回想起去百戏棚观看幻术的那一晚，禹秋兰叫他出发时，他正搭着凳子趴在窗边，看着巷子里偶尔经过的车马和行人。他一听可以出发了，高兴得不得了，但没有忘记将窗户拉拢，也没有忘记将窗扣扣上。然而观看幻术归来，行香子房却进了贼，窗户开了一道缝，吴此仁入房查看了一圈，说是禹秋兰外出时没有关严窗户。当时禹秋兰还看过宋慈一眼，只因窗户是宋慈关上的。宋慈记得自己明明关严了窗户，觉得很委屈，事后向禹秋兰说了此事，禹秋兰摸摸他的脑袋，说相信他关好了窗户。时隔多年，母亲的温言软语犹在耳畔，使得他始终忘不了这件事。他长大之后，每每想起此事，都很确信自己当时关严了窗户，但行香子房仍然失窃，而且窗户被打开了，窗扣又没有损坏，那只可能是有人从房内开窗。他由此怀疑上了保管房门钥匙的吴此仁，这才让刘克庄去打听吴此仁的下落。昨天他从刘克庄那里得知，吴此仁在锦绣客舍做大伙计期间，客舍被偷盗了很多次，吴此仁一离开，偷盗便跟着绝了迹，他由此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想。

吴此仁惊讶地盯着宋慈，见宋慈至多二十出头，十多年前只怕还是个孩童。他尽力去回想当年遭遇过偷盗并且带着小孩的住客，忽然想到了那起举子杀妻案中的举子。他不记得那举子的名字了，但还记得那举子姓宋。他一下子明白过来，脱口道：“你是那……”

话刚出口，便立即止住，吴此仁心下暗想：难怪你一见面就问十五年前的举子杀妻案，原来你是那举子的儿子。好啊，如今你做了提

刑官，这是拿我问罪来了。

吴此仁虽然欲言又止，但宋慈从其反应可以看出，吴此仁已经知道他是谁。

宋慈问道：“当年你的同伙，那个翻窗入户的窃贼是谁？”

“宋大人，你这可问住我了。”吴此仁两手一摊，语气也不再如先前那般客气，“我当年做大伙计时，谈不上干得有多好，但也算是尽心尽力。这种偷盗自家住客的事，我根本就没有干过，更没有什么同伙……”

吴此仁话音未落，后堂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道：“吴二哥，一大早闹什么呢？吵得人睡觉也不安生……”伴随着说话声，一个獐头鼠目的瘦子一脸不耐烦地从后堂走了出来。突然见到宋慈、刘克庄和辛铁柱，那瘦子话音一顿，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宋慈认得这声音，更认得来人面目，竟是之前杨茁失踪案中，诬陷辛铁柱拦轿掳人的窃贼吴大六。吴大六自从出了提刑司大狱，十多天来不知去向，想不到竟会在这里遇到。

吴此仁眉头一皱，朝吴大六暗使眼色，示意他赶紧回后堂去。

吴大六曾被宋慈抓起来关入牢狱，也曾在辛铁柱手里吃过不少苦头，一见是这二人，转身便想走。

辛铁柱忽然箭步上前，一把抓住吴大六的肩膀。他面带凶色，两道刀子般的目光瞪在吴大六身上，喝道：“是你！”

吴大六只不过被辛铁柱用手抓住，却如被铁钳死死夹住了一般，连连叫痛的同时，不断拍打辛铁柱的手，试图迫使辛铁柱放手，却只换来辛铁柱越来越重的力道，肩膀疼痛加剧。

吴此仁上前阻止道：“有话好好说，你怎能平白无故动手打……哎哟哟！”

辛铁柱可不是多费唇舌之人，另一只手倏地探出，一把拿住了吴此仁的手臂。吴此仁的手臂也如被铁钳夹住了一般，痛得直叫唤，整个身子都歪斜了过来。

“这位辛兄，那可是武学中拳脚第一、刀剑第一、弓马第一的大壮士，落在他手里，滋味可不大好受。”刘克庄笑道，“宋大人问话，你既然不肯老实回答，那只好由辛兄来问上一问了。”

“老实……我一定老实。”吴此仁忙道，“哎哟，壮士快快松手，快快松手！”

“辛兄，既然他这么说了，不如你暂且饶他一回。”

辛铁柱听刘克庄这么说，当即松开了吴此仁，对吴大六这个曾陷害他入狱的窃贼，却是将其双臂反剪过来，令其动弹不得。

宋慈看了一眼吴大六，对吴此仁道：“他叫你吴二哥，又是同姓，这么说你二人是本家兄弟？”

“我与大六不是兄弟，只是同乡，打小认识。”吴此仁揉搓着手臂道，“我在自家排行老二，大六比我小两岁，打小便叫我吴二哥。宋大人，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可不敢诓你。”

“既然不是兄弟，那他怎么住在你这里？”

“我与大六同在临安，偶尔碰个头，一起喝点小酒，聊些故旧。”吴此仁向吴大六看去，“他昨天就是来看看我，夜里喝多了酒，便在我这里睡下了。是吧，大六？”

吴大六连连点头，道：“姓辛的，你轻点！要断了，要断了……”他的胳膊被辛铁柱反剪着，能感觉辛铁柱的劲力越来越大，胳膊好似快被折断一般。

宋慈正要继续问话，裘皮铺外忽然走进来了一人，搓了搓有些冻僵的手，抬起一张有些青肿、像是挨过打的麻子脸，张口便道：“吴……”看得铺中情形，不禁一愣。

“哟，这不是贾宝官吗？”吴此仁忙道，“你怎么亲自来了？你要的冬裘，我早已备好，还说明天得了空，便给你送去柜坊呢！”又转头向宋慈道，“宋大人，客人来了，我得带他去取一下冬裘，还请你稍等一下。贾宝官，快这边请。”说着领着来人，快步去了后堂。

刘克庄一眼便瞧出了异样，只因客人上门拿货，拿的是冬裘这样的轻便之物，又不是需要搬搬抬抬的重物，掌柜通常都会让客人在铺面上等候，哪里会让客人跟着进入后堂？他以为吴此仁是想找借口开溜，正打算上前阻拦，宋慈却冲他微一摇头，任由吴此仁去了。

吴此仁一入后堂，径直将来人领进自己的卧室，关起门来，压低声音道：“我说贾老弟，叫你在家看着那老不死的，别让那老不死的报官，你少说看上个三五天吧。这才半天不到，你怎么就跑来我这里了？”

来人是正月十四那晚，与吴大六勾肩搭背醉行街边，还尾随韩絮去过锦绣客舍的贾福。他嘴巴向外一努，道：“外面那宋大人是什么来头？莫非昨晚的事已经露……”

“露什么露？他是来查其他案子的。”吴此仁道，“亏得我反应快，把你叫成宝官，说你是来拿冬裘的，不然事情就坏了。”

“昨晚得手的金银，可是说好了的，我拿七成。”贾福把手一伸。

吴此仁道：“不是说了去解库换钱之后，再分给你吗？你怎的这般心急？”

“那些金银本该全归我，我分了三成给你们，你们该知足了。”贾福摊开手掌，“快些拿来，我自去解库换钱。”

“行行行。”吴此仁有些气恼，从床下拖出一个罐子来，里面装了不少金银珠玉。他从中挑拣了一大堆，取一件冬裘包裹起来，道：“你亲眼瞧见了的，我可是说到做到，这里面包的金银珠玉，怕是不止七成。这下你满意了吧？”

贾福一把接过冬裘，拍了两下，听得里面各种金银珠玉哗啦乱响，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道：“这就对了，走了！”话一说完，转身就走。

贾福背过身去的一瞬间，吴此仁的脸上掠过了一丝阴狠之色。他旋即恢复了笑容，随着贾福走出后堂，又当着宋慈等人的面，笑呵呵地将贾福送出了裘皮铺，这才回到宋慈的身边，道：“宋大人，你问话就行，我都老实回答，你就让这位壮士先放了大六吧。”

宋慈没理会吴此仁，而是在刘克庄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刘克庄点点头，快步离开了裘皮铺。

刘克庄走后，宋慈看向吴大六，并未让辛铁柱放人，而是问道：“吴大六，你来临安多久了？”

吴大六想起当日在提刑司大狱里的遭遇，哼了一声，似乎不打算理会宋慈的问话。

辛铁柱猛地一用力，喝道：“说！”

吴大六痛得龇牙咧嘴，这才开口道：“有十多年了。”

答完话后，辛铁柱的力道才稍微一松。

“十多年是多少年？”

宋慈的问话一出口，辛铁柱立刻又加大力道。吴大六忙道：“姓辛的，你轻点！我又没说不答……我是淳熙十六年到临安，算起来有十六七年了。”

吴此仁的念头转得极快，想起方才宋慈问过他同伙是谁，道：“宋大人，你该不是怀疑大六是当年偷盗客舍的窃贼吧？”

吴大六本身就是个窃贼，宋慈正是有此怀疑，才会问吴大六来临安的时间。他对吴此仁的话不予理会，道：“吴大六，十五年前锦绣客舍的行香子房曾发生过一起举子杀妻案，你还记得吧？当年你入房行窃，曾躲入衣橱之中，目睹了凶手行凶，是也不是？”

此话一出，吴大六和吴此仁都面露惊色，连平素少有惊讶之色的辛铁柱，也是如此。

“什么行窃？什么行凶？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吴大六说出这话后，能感觉到辛铁柱的力道骤然加重，但他仍不改口，“姓辛的，你便是拧断我胳膊，我也是不知道！”

“宋大人，这些根本就没有的事，你要大六怎么承认？”吴此仁有些恼怒了，“你这般所为，岂不是用刑逼供，栽赃陷害？我敬你是所谓的青天好官，才一直对你客气，别以为我是怕了你。你再这样，休怪我告到官府去！”

宋慈看着吴此仁和吴大六，心中翻涌起一股恨意。当年禹秋兰死后，衣橱里少了一双宋巩的鞋子，其他东西则被翻得很乱，似乎凶手有意将衣橱翻了个底朝天。祁驼子曾怀疑凶手是为了寻找某样东西，之前行香子房遭遇行窃，或许也是凶手所为，也是为了寻找这样东西。但祁驼子还曾提及了一处不起眼的细节——衣橱里的衣物上有一些灰土。禹秋兰一向爱干净，住进行香子房的头一天，将衣橱里擦拭一新后，才把干净的衣物鞋袜叠整齐后放入其中，短短几天时间，里面根本不可能出现灰土。他由此想到了另一种情形，衣橱不但被人翻找过，而且有人曾进入过衣橱，因为鞋子踩踏了衣物，衣物上才会出现灰土。

宋慈联想到此前行香子房曾遭遇偷窃，推想会不会是母亲遇害那天，窃贼因为上一次没有偷到值钱的东西，趁着他一家三口外出，大着胆子又进入行香子房行窃，将衣橱翻得一片狼藉，却遇到母亲突然返回——此前两天禹秋兰为了给宋巩赶制新衣，都是早出晚归，只有遇害当天是未时返回客舍——窃贼来不及逃走，被迫躲入衣橱，衣物上才会留下灰土。倘若真是这样，母亲回房后便没离开过，那窃贼便没有脱身的机会，只能一直躲在衣橱里。凶手若是虫达，那虫达入房行凶之时，衣橱里的窃贼便算是亲眼见证了一切。宋慈正是因为推想出了这种可能，才会寻找与偷盗有关的吴此仁，才会查问吴此仁的同伙是谁。吴大六的突然出现，其来临安的时间，以及与吴此仁的关系，正好印证了这个同伙的存在。可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无法证实吴此仁主守自盗，更无法证实吴大六就是那个入房行窃的窃贼。他知道韩侂胄一定会追查与弥音有关联的人，留给他查案的时间只会越来越

少，他太过心急了，以至于见到辛铁柱动手，他也未加阻止。吴此仁说得不错，他此举与用刑逼供没什么两样，哪怕吴此仁和吴大六真是窃贼，他也不该这么做。他深吸了一口气，道：“辛公子，你放了他吧。”

辛铁柱对宋慈言听计从，怒哼一声，一把将吴大六推开了。

“对不住二位，多有得罪。”宋慈心乱如麻，说完这话，转身走出了仁慈裘皮铺。

吴此仁跟着走到门口，见宋慈并未走远，而是站在街边，似乎还没有打算离开，辛铁柱则紧跟在宋慈的身侧。

“什么宋青天，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吴此仁故意说得很大声，生怕宋慈听不见似的，还故意“呸”了一声，朝外吐了口唾沫。

辛铁柱回过头去，怒目瞪视。

“开门便遇鬼，真是晦气！”吴此仁道，“今天这生意，我看不做也罢！”搬来门板，准备拼上大门。

正当这时，那去送货的伙计赶回来了。吴此仁问货有没有送到，那伙计说已经送到了邹员外的手中。吴此仁让那伙计拼上门板，关了铺面，又让那伙计守在门边，说再有人来，先别开门，到后堂报知于他。他和吴大六回了后堂，进入卧室，将房门关了起来。

“这姓宋的，怎么会突然跑来查锦绣客舍的事？”吴大六诧异道。

“你刚才出来得晚，没听到他的来历。”吴此仁道，“当年锦绣客舍那桩命案，杀妻的举子姓宋，还带了一个五六岁大的儿子，你该不会忘了吧？”

吴大六愣了愣，想到宋慈的年龄，道：“你是说，这姓宋的，就是当年那个五六岁大的儿子？”

吴此仁点了点头，手在腰间一比，道：“当年这小子也就这么点高，想不到如今长这么大，还成了什么提刑官。我以为他找上门来，是昨晚的事走漏了风声，原来他是来查他爹娘的案子。查就查吧，他还绕来绕去，问我是不是主守自盗，又问我有没有同伙，还问我没见过一个断指的住客……”

“断指的住客？”吴大六声音一紧。

“是啊，说什么右手缺失了末尾二指，问当年锦绣客舍的住客里有没有这么个人。”吴此仁屈起右手末尾二指，比画了一下，“怎么，你知道？”

吴大六摇摇头，好一阵没有说话。十多年了，当年锦绣客舍的事，他几乎都快忘掉了，宋慈这突然上门一查，反倒令他的记忆一下子清晰了起来，当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一股脑地蹿回到了他的脑海里。

十五年前，吴大六尚且十六七岁，舍弃了码头上的力气活，如宋慈所推想的那般，与吴此仁一明一暗，里应外合，在锦绣客舍干起了主守自盗的勾当。两人屡屡得手，所得财物都由吴此仁拿去折银解库换钱，再与吴大六平分。比起在锦绣客舍挣那一月四五贯的工钱，以及在码头搬搬扛扛地卖苦力，这钱来得可谓是又多又快。

二人最后一次在锦绣客舍中联手行窃，便是在十五年前绍熙元年的三月间。那时吴此仁利用身为大伙计的便宜，对前来投宿的住客多加留意，暗中物色行窃的目标。宋巩虽然穿着朴素，但毕竟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这样的举子大多会四处打点关系，往往会随身携带不少钱财，再加上宋巩入住后的第二天，一口气买回了六只肥鸡，直接交给火房烹制，分与所有住客享用，出手如此大方，让吴此仁就此盯上了宋巩。

就在宋巩买回六只鸡的当天，趁着入夜后宋巩外出赴欧阳严语之约、禹秋兰带着宋慈去百戏棚观看幻术，负责保管钥匙的吴此仁偷偷打开房门，溜入行香子房，将宋慈原本关严的窗户打开，随后锁好房门，回到柜台处继续迎来送往。与此同时，早已在巷道里等候多时的吴大六，偷偷翻窗进入行香子房，将房中各处翻找了个遍，却没找到任何钱财，最后只偷走了衣橱里一些衣物鞋子。

可这些衣物鞋子根本换不了几个钱，吴此仁和吴大六不死心，见宋巩一家人没有过多追究，依然时常外出，于是瞅准时机，打算再偷一次。

彼时禹秋兰为了给宋玗赶制新衣，一连两天去玲珑绸缎庄，直到傍晚才回来，到了第三天，依然一大早便出了门，再加上中午时分，宋玗又带着宋慈前去琼楼赴宴，行香子房空无一人，机会便来了。

虽然是大白天，但吴此仁和吴大六早已轻车熟路，一如既往地里应外合。吴此仁溜入房中开窗后，回到柜台忙活，冲门外经过的吴大六轻轻点头示意。吴大六得到了信号，去到锦绣客舍背面的巷子里，趁着巷子里无人之时，他翻窗进入行香子房。然而这一次出现了意外，他刚开始翻找衣橱时，禹秋兰突然回来了。

此前禹秋兰都是傍晚才回客舍，这一次却是未时便回。吴此仁刚刚送走了一位看房的客人，才在柜台坐下不久，见禹秋兰回来，惊得一下子站起身来。他拿了钥匙，往行香子房走去，假意为禹秋兰开门，嘴上说道：“宋夫人，今天回来得早啊！您住的行香子房，若是需要打扫，随时招呼一声就行。”

他故意说得很大声，还有意提到了房间名字，这是他事先与吴大六定下的暗号，意在提醒房中行窃的吴大六赶紧离开。

正在翻找衣橱的吴大六听到提醒，立刻去到窗边，想要翻窗逃离。然而就在这时，巷道里忽然有人走来，在窗外站住了。他行窃之时，是将窗户虚掩上的，此时透过一格格的窗户纸，能隐约看见一道人影守在窗边。他不知是何人守在窗外，这一下不敢贸然翻窗出去，又听得开锁声响起，情急之下，只好先躲进了床底下。

吴此仁并没有就此打开房门，为了给吴大六争取更多逃离的时间，他故意拿错了钥匙，向禹秋兰连声道歉，回柜台换了钥匙，一来一去，又是片刻时间过去了。

然而吴大六躲在床底下，根本不敢逃离，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因为他看见地上的一格格光影在移动，房中的光线明亮了一下，旋即又变暗，与此同时，一双脚落地，出现在了窗户那里。他看见这双脚走向衣橱，看见衣橱的门一开一关，看见这双脚消失在了衣橱之中。

吴大六很是惊异，一开始以为是有其他窃贼前来行窃，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倘若真是窃贼，怎么会不翻找东西便躲进衣橱？听见房门外有人说话和开锁，又怎么会不逃离？他趴在床下不敢动，只听得吱嘎一响，吴此仁已换回钥匙，打开了房门。

吴此仁站在房门外，望见房中一切还算整齐，知道吴大六还没来得及大肆翻找财物，又见房中空无一人，以为吴大六已经逃离，于是道一声“宋夫人请进”，便放心地离开了。

禹秋兰进了房间，关上房门，在床沿坐了下来。连日赶制衣服，她的身子很是疲惫，但捧着今日为宋慈赶制好的新衣，瞧着那上面的布彩铺花，摸着那上面的一针一线，想到宋慈穿上这件新衣时高兴到蹦跳的模样，她便欣慰地笑了。她将这件新衣仔细叠好，起身走向衣橱，打算将这件新衣先放好，等宋慈回来后，再给宋慈一个惊喜。

然而衣橱的门一打开，出现在衣橱里的，竟然是一个人。她的嘴一下子被捂住，随即腹部一痛，一柄短刀已捅了进去。这一下捅刺得非常用力，她被凶手抵着短刀，推着后退，一直被推到床边，上半身被压倒在床上。剧烈的疼痛袭来，她叫喊不出，被捂住的嘴里只能发出沉闷的呜呜声。

吴大六躲在床底下，只能看见一件布彩铺花的新衣掉在了衣橱旁边，随即看见两个人的脚一进一退，从衣橱来到了床前。因为视线被遮挡，他看不见两个人在做什么，但能听见禹秋兰惊恐的声音，能看见禹秋兰挣扎乱踢的双腿，能看见顺着床沿不断滴落下来的鲜血，这让他很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他这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人进入行香子房躲入衣橱，不是为了行窃，而是为了行凶杀人。吴大六的心蹦到了嗓子眼，紧闭着嘴，全身绷住，不敢发出半点声响。很快，禹秋兰的呜呜声断了，双脚垂着没了动静，而行凶之人的双脚则去到衣橱前，接着又走回到了床前。

吴大六不知道这人在做什么，忽然两只带血的手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两只手各抓了一只鞋子，蘸了蘸地上的鲜血，换在了自己的双脚上。吴大六看得清楚，那两只手中的右手，末尾二指已断，只用剩余的三指，依然将鞋子抓得很稳。行凶之人将这双沾染血的鞋子穿上后，一步步地走到窗边，似乎是在故意留下带血的鞋印。随着房中一格格光影又一次移动，光线再一次一明一暗，那双脚彻底消失在了窗边.....

此时回想起当年的一切，吴大六的心仍不免一阵狂跳，脸色也有些发白。宋慈推想他入房行窃，目睹行凶，这的确没有错，但他不是躲进了衣橱，而是躲在床底下，躲入衣橱的则是行凶之人。

“你怎么了？”吴此仁见吴大六整个人愣住了，推了推吴大六的肩膀。

吴大六回过神来，想了想，道：“这姓宋的查起案来，是出了名的一根筋。上次我被他抓入牢狱，若非那姓元的提刑通融，我怕是至今还没出来。你我偷盗锦绣客舍的事，与这姓宋的爹娘的案子有关，只怕他不查到底，便不会收手。”

吴此仁见吴大六脸色发白，道：“你一向胆大如斗，何时见你怕过？姓宋的是推想出你我偷盗，可那又怎样？他若是贪官污吏，我倒要惧他三分，可他被称作什么青天好官，这种人查案最讲究证据，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事早就没了证据，只要你我死也不承认，他终归拿你我无法子。你口风紧一点，别因为害怕，便把当年的事抖搂出去。”话音一转，“眼下之急，是把贾福拿走的钱财弄回来。贾福这狗东西，真是会挑时候，刚才姓宋的在场，我怕他抖出昨晚的事，才把钱财分给了他。那老不死的能交出这笔钱财，都是你我出的力，岂能便宜了他贾福？”

前些日子吴大六去青楼吃酒时，偶遇了贾福，见其打赏陪酒的角妓，出手还挺阔，便有意与之结识。两人一来二去地喝了几场花酒，便算相熟了。到了正月十四那晚，贾福在青楼喝得大醉，神色很是愁

怨，不住口地唉声叹气。吴大六问贾福为何犯愁，贾福酒后口无遮拦，便向吴大六透露了家底，说自己七八岁时被一个姓贾的老头收养，这贾老头租住在城北报恩坊，一直不事生产，却总能拿出钱来，他好几次问过贾老头哪来的钱，贾老头却只是笑笑，从不肯透露究竟。

有一回贾老头生了重病，似乎怕自己挺不过去，便对贾福交了底，说自己过去在宫里当差，得了不少打赏，这些年都靠这笔钱财过活。贾福问这笔钱财在何处，贾老头只说藏了起来，但具体藏在何处，却不肯说。贾老头年纪已大，收养贾福，无非是想留个名义上的香火，盼着自己年老之时，能有个儿子照顾自己，为自己送终。然而贾福一天天长大，却学会了吃喝嫖赌，尤其爱去青楼厮混，一点也不成器，眼看着这个儿子越来越不待见自己，贾老头这才故意透露自己私藏了一大笔钱财，还说打算将这笔钱财留给贾福，足够贾福花销一辈子，但又不说出藏在何处，好让这个儿子看在这一大笔钱财的分上，能好好地给他送终。

自从得知了这一大笔钱财的存在，贾福对贾老头的态度的确好转了不少，但在其内心深处，实则盼着贾老头快点死，死前看在他用心照顾的分上，能把这笔钱财的下落告诉他。然而贾老头不仅挺过了那场重病，还一天天地越活越精神，贾福看在眼里，烦在心头。他背着贾老头把家里寻了个遍，没找到那笔钱财，心里愈加烦躁。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吴大六，并在酒后将这些事告诉了对方。

吴大六接近贾福本就没安什么好心，立刻便打起了这笔钱财的主意。当晚他与贾福在街边不欢而散，转头便去仁慈裘皮铺找到了吴此仁。他与吴此仁相识已久，早年一起干过不少偷鸡摸狗的勾当，但最近几年，吴此仁来了个金盆洗手，开起了裘皮铺，做起了正当营生，与他之间来往渐少。他对吴此仁说，贾老头有一大笔钱财，多到足够花销一辈子，想让吴此仁与他再次联手，将这笔钱财夺过来，到时两人平分。吴此仁原本不想再干这种勾当，但今年这个正月，裘皮生意突然不如往年好做，他年前就订下的一批裘皮，眼看又要运到，到时又得付一大笔钱，手头正有些紧，最终被吴大六说动。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这一次干过之后，就当两人从不认识，让吴大六再也不要来找他。

吴大六拉拢吴此仁后，隔天便去向贾福赔礼道歉，还说自己有法子，能让贾老头把这笔钱财拿出来。贾福问是什么法子，吴大六便领着贾福去见了吴此仁，说他二人可以与贾福联手演一出戏，假装贾福欠了他二人一大笔赌债，他二人上门讨债，各种威逼恐吓，总之要逼贾老头拿出钱来了事。只不过事成之后，他二人要从这笔钱财里分走一半。

贾福觉得这个法子甚好，但提出三七分成，他拿走七成，剩余的三成留给吴大六和吴此仁。吴大六和吴此仁不大情愿，仍要求对半分。贾福便说贾老头迟早会死，这笔钱早晚是他的，不肯按他说的来分成，那么这出戏就不必演了，大不了他再多等几年。

吴大六和吴此仁生怕贾福反悔，于是答应了下来。其实他二人根本不在乎怎么分成，只因从一开始，便没打算将这笔钱财分给贾福。这场上门讨债的好戏定在了昨晚。吴此仁和吴大六气势汹汹地去到贾福家中，以贾福欠下巨额赌债为由，逼着贾福还钱，为了演得逼真，把贾福抓了起来，真拳实脚地打了一顿，还拿出刀子威胁，贾福更是哭着跪地讨饶。贾老头阻止不得，最终回到卧室，取出了一些金银，用来替贾福还债。吴大六和吴此仁见状，知道贾老头的钱财就藏在卧室里，冲入卧室一通翻找，最终在床底下的最里侧，发现了一块活动的地砖，在地砖下找到了一个埋起来的罐子，里面装满了各种金银珠玉。吴大六和吴此仁不由分说，将床挪开，挖出那个罐子要带走，贾老头自然是拼命拦阻。吴此仁恼怒之下，一脚将贾老头踹翻在地，这一脚用力太狠，直踹得贾老头半死不活，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这一罐金银珠玉弄到了手，按吴大六和吴此仁的本意，是准备来个假戏真做，到时候一口咬定贾福的欠债是真的，独吞了这笔钱财。他二人让贾福先留在家中看着贾老头，别让贾老头报官，等将这些金银珠玉都换成了钱，再与贾福分成。哪知贾福对他二人不信任，转过天便找上门来索要钱财，又正好遇到宋慈上门查案，吴此仁怕贾福闹起来会节外生枝，这才如约将七成金银珠玉分给了贾福。

此时吴此仁和吴大六一合计，觉得主意是他二人出的，力气也是他二人出的，到头来却是贾福拿大头，真是岂有此理。吴此仁虽是最后一次做这等勾当，但这样的亏他可不吃，吴大六自然也不愿便宜了贾福，无论如何，他们二人都要把贾福拿走的钱财再夺回来。

第七章 被典当的凶器

吴此仁和吴大六关起门来合计之时，宋慈一直等在仁慈裘皮铺附近的街道上。

辛铁柱守在宋慈身边，见宋慈长时间站在原地不动，道：“宋提刑，没事吧？”

宋慈摇了摇头，道：“没事，我在等克庄回来。”

辛铁柱这才想起，先前那个被唤作贾宝官的客人离开时，宋慈曾在刘克庄耳边低语了几句，刘克庄便急匆匆离开了，直到此刻还没回来。

二人在仁慈裘皮铺附近等了许久，刘克庄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他步履甚急，行过盐桥而来。

宋慈迎上前去，道：“克庄，怎样？”

刘克庄匀了一口气，道：“我照你说的，一路跟着那个贾宝官，见他不是去什么柜坊，而是去了北面的折银解库。他抱着那件冬裘进了折银解库，过了好一阵才出来，先前的冬裘没了，人倒是欣喜若狂，随后便去了琼楼吃酒。”

原来之前吴此仁带贾宝官去后堂取冬裘时，不但刘克庄看出有蹊跷，宋慈也看出了不对劲。但当时宋慈并未叫破，而是选择在贾宝官离开时，叫刘克庄偷偷跟去，看看这贾宝官究竟是不是取货的客人，是不是要回柜坊。

“折银解库？”宋慈记得这四个字，先前吴此仁吩咐伙计去送冬裘，就是送给折银解库的邹员外。他神色一凝，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道：“走，去折银解库看看。”

折银解库离得不远，往北行至观桥，桥西一处悬挂“解”字招牌的店铺便是。这解库又唤作质库，是以物质钱、典当东西的去处，小一些的解库，可以典当衣冠鞋帽、金银玉器，大一些的解库，连牛马之类的活物，甚至奴婢都能典当。这些解库大多奉行“值十当五”，客人所当之物会被压至半价，如期赎回，解库便赚取高利息钱，过期未取，所当之物便归解库所有，是以出入解库的，要么是走投无路之人，拿家当去换救命的钱，要么便是盗贼之流，将所得的赃物拿去换成钱财。这两类人前者没什么本事，后者见不得光，解库看准这一点，不但压低当物的价钱，有的还会店大欺客，故意将柜台建得很高，意为“高人一等”，还用铁栅栏圈起来，只留一个脑袋大小的圆洞，每当收进当物时，客人稍不注意，当值的便会将当物调包，以假乱真。客人若是发现了要争辩，解库养的一大批护院便会冒出来，一通拳脚招呼，将其赶出。

宋慈、刘克庄和辛铁柱来到折银解库时，却见这家解库并未设置铁栅栏，柜台也非高人一等，当值的浓眉大眼，说起话来颇为客气，

先言明自家解库不当活物，再问三人要当什么东西。宋慈向当值的表明身份，说有案子待查，想见一见邹员外。当值的脸上似有喜色，让三人稍等，自己则快步入解库厅通传。

此时解库厅内，邹员外正抓起一件崭新的冬裘，上上下下看了两眼。这件冬裘毛色均匀，柔软顺滑，一看便是上品，但他还是把头一摇，随手将冬裘丢在了一边。桌上摆放着茶盏，盏中无热气升腾，可见茶水已冷，但他并不在意，拿起来便喝了一口。这时当值的进来通报，说外面来了三人要求见他。

邹员外随口问道：“什么人？”

当值的应道：“来人自称是前段时间破了好几起案子的宋提刑。”

“宋提刑？当真是他？”邹员外忽地将茶盏一搁，脸上大有惊喜之色，“快快相请！”

当值的立刻回到柜台，将宋慈、刘克庄和辛铁柱领入解库厅，与邹员外相见。

邹员外仪表堂堂，穿着虽然富贵，却颇有几分威武，说起话来也有几分草莽味道：“你们哪位是宋提刑？”待宋慈表明身份后，他喜道：“你就是敢把韩珍治罪的宋提刑？”上下打量了宋慈一番，“竟然这等年少，想不到，想不到啊！”哈哈一笑，请宋慈等人坐了，吩咐当值的赶紧摆置热茶，观其言行举止，倒像是与宋慈十分熟络。

当值的一边摆置茶盏，一边添上热茶，见宋慈等人似有异色，笑道：“我家员外虽然开的是解库，为人却是仗义疏财，最好打抱不平，一听说太师独子被治罪，那是拍案叫好，就恨自己没能去到当场，亲眼瞧上一瞧，对宋提刑那是整天挂在嘴边，就想与宋提刑见上一面。”

宋慈听了这话，想到当值的提起韩珍时还要称之为“太师独子”，邹员外却是直呼其名，毫无避讳，其人性情之直爽，好恶之分明，由此可见一斑。刚刚坐下的他，当即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向邹员外行了一礼。

邹员外忙道：“宋提刑不用多礼，快快请坐。”

宋慈坐下之时，看了一眼扔在一旁的冬裘，瞧其毛色和大小，应该就是此前吴此仁吩咐伙计送到折银解库的那件。他道：“今日冒昧打扰员外，是想向员外打听一些事。”

“宋提刑想打听什么？”邹员外手一抬，“但说无妨。”

“不知员外是否认识吴此仁？”

“你是说仁慈裘皮铺的吴老二？我认识他。”邹员外抓起那件丢在一边的冬裘，“你瞧，这不就是他刚给我送来的裘皮？我又不爱穿这东西，他还每年往我这里送。”

宋慈原以为这件冬裘是邹员外买下的，没想到是吴此仁奉送的，道：“吴此仁每年都给员外送裘皮？”

“是啊，自打这吴老二开了裘皮铺，每年一到正月，便准时给我送一件裘皮来。今年我还当他不送了，结果还是送来了。”

邹员外将冬裘丢给当值的：“拿去折了钱，与大伙儿一起分了。”

当值的喜道：“多谢员外。”捧着冬裘，乐呵呵地去了。

当值的一走，邹员外的身子稍稍前倾，道：“宋提刑，这吴老二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员外为何这么问？”宋慈道。

“你可是提刑官，来我这里定是为了查案，再说这吴老二本身就不干净，犯了事也不稀奇。”

“吴此仁如何本身就不干净？”

“不瞒宋提刑，我开设这解库，平日里少不了有客人来典当财物，除了那些等钱救急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人 would 来典当财物，想必不消我说，宋提刑也能明白。”邹员外慢慢说道，“这吴老二没开裘皮铺前，隔三岔五便来我这里典当财物，典当的大都是金银首饰、玉石宝器，每次换了钱就走，从不赎回。他一个穷小子，哪来这么多值钱货，不用想也能知道。几年下来，他从我这里换走了不少钱，就是用这些钱，他才开得起裘皮铺。”

宋慈看着邹员外，不免有些诧异。解库常作为贼盗销赃的去处，各地官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少插手查处，这是人尽皆知的事，但至于销赃的贼盗具体姓甚名谁，却是私密，任何一家解库都不会轻易对外泄露，否则往后的生意便很难做。然而邹员外不等宋慈问及，便如此轻易地将吴此仁典当各种值钱财物的事抖搂出来，就算邹员外对他多有仰慕，也应当不至于此。

他道：“所以吴此仁每年送裘皮来，是希望员外替他保守秘密？”

邹员外道：“这吴老二虽然没有明说，但料想他是这用意。”

“那员外为何不替他保密，一见面便告诉了我？”宋慈没有掩饰心中疑虑，直接问出了口。

“换了别人来问，哪怕是高官大员，我也未必会透露一二。”邹员外看着宋慈，“可你不一样。”

“有何不一样？”

邹员外没有立刻答话，而是朝刘克庄和辛铁柱看了看。

“员外只管放心，这位刘克庄，这位辛铁柱，都不是外人。”宋慈道，“员外有什么话，直说就行。”

邹员外此前一直只关心宋慈，这时听到刘克庄的名字，道：“原来你就是刘克庄。”

刘克庄笑道：“我刘克庄就是个无名小辈，想不到邹员外也知道我。”

“刘公子大名，我邹某人是闻之已久。”邹员外说道，“既是宋提刑与刘公子到来，那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二位一定知道叶籁吧？就是前阵子名扬全城的大盗‘我来也’。”

宋慈大感意外，与刘克庄对视了一眼，刘克庄同样面露讶异之色。

“我岂能不知？”宋慈道，“叶籁兄为了助我破案，不避囹圄之祸，挺身做证，指认韩珍罪行，于我有大恩。”

“不瞒二位，其实我也认识叶籁老弟，我知道他是大盗‘我来也’，只怕比二位更早。”邹员外道，“吴老二之流，充其量就是些偷鸡摸狗的毛贼，只有叶籁老弟这般劫富济贫行侠仗义之人，那才是真正的大盗。叶籁老弟盗来的钱，大可直接散给穷苦人家，但一些贵重的金银玉器，实在太过招眼，直接散出去，只怕会给那些穷苦人家惹来麻烦，是以他每次劫富之后，都会把这些金银玉器拿来我这里，换成钱后，再拿去济贫。”

说起叶籁，邹员外一脸仰慕之色，继续道：“我在这折银解库坐地二十余年，见过的贼盗实在不少，新贼也好，惯偷也罢，不管是胆小如鼠之辈，还是穷凶极恶之徒，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当初第一次见到叶籁老弟，我就看出他身有正气，不是凡俗之辈，这样的人物行偷盗之事，必定事出有因。他来过几次后，我发现他典当的一些金银

玉器，竟是城中一些高官大户的失窃之物，这些高官大户都是被大盗‘我来也’所盗，那时我便知道他的身份了。后来他再来质钱，原本该值十当五的，我让当值的足额给他。如此一来二去，足额的次数多了，他终于难忍好奇，来问我原因。我说那些金银玉器都是接济穷苦人的，我可不能克扣穷苦人的钱财。他知道我已察觉他的身份，非但没有为难我，反而直爽地承认他便是‘我来也’。此后他每有义举，都来我这里质钱，我每次都足额付钱，还提前把钱分装入袋，方便他散与穷苦人家。”

这番话一说出来，刘克庄顿生敬意，起身道：“原来邹员外曾助叶籁兄行此义举，请受刘克庄一拜！”

邹员外拦住刘克庄，不让他下拜，道：“刘公子，你是叶籁老弟的故交，这可就见外了。”请刘克庄坐下后，他才接着道，“叶籁老弟最后一次来见我时，提到了刘公子，也提到了宋提刑。他说宋提刑以一人之力查案追凶，哪怕案情牵涉当朝权贵，哪怕遭遇各种阻碍，也没有丝毫遮掩退避，还说宋提刑为了救朋友，为了救众多素不相识的武学学子，宁愿自己受韩珍诬陷，揽下一切罪责，被官府打入牢狱。叶籁老弟说这世上少有他佩服之人，虽然与宋提刑只见了几面，却对宋提刑佩服至深，还说无论如何都要助宋提刑一臂之力。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直到第二天全城人都在谈论‘我来也’的真名是叶籁，我才知道他去了府衙，自认身份，为宋提刑做证。我只恨没能亲自去到当场，没能帮上叶籁老弟任何的忙。”说到这里，他直视着宋慈，“能让叶籁老弟佩服的人，我邹某人自然也佩服。宋提刑来

查案，我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算只有一丝遮掩，那都是对不起叶籁老弟！”

宋慈心中激荡，似有千言万语，但到了嘴边，只拱手道：“多谢员外！”

“宋提刑想知道吴老二什么事，只管问来。”邹员外道，“我与他打过十多年的交道，也算知道他不少事。”

宋慈问道：“我想知道，绍熙元年，吴此仁有没有来员外这里典当过东西？”

“绍熙元年？”邹员外暗暗一算，说道，“这怕是有十多年了。”

“是有十五年了，不知员外有无留存当年的收解账本？”宋慈知道时间久远，邹员外极大可能不记得，他只寄希望于折银解库保有当年的收解账本，能通过收解账本看一看吴此仁有没有来典当过东西，以及典当的东西是什么。吴此仁和吴大六怕被追究偷盗之罪，不肯承认当年在锦绣客舍中行窃，他终归需要自己找出证据来，于是想到偷来的东西必然要销赃，而销赃很可能会去解库，再加上吴此仁正好提到了折银解库，以及那个有些古怪的贾宝官也去了折银解库，他才想到来折银解库寻邹员外打听。

“我这解库做的是赎买赎卖的营生，难免有人过了期限才想起赎回当物，来我这里追索，”邹员外道，“所以这白纸黑字的收解账本

最为紧要，每一年的我都留着。”

宋慈眼睛一亮，道：“可否让我看一看绍熙元年的收解账本？”

“当然可以。”邹员外立刻唤入当值的，吩咐将绍熙元年的收解账本取来，交到了宋慈的手中。

这册收解账本很厚，整个用油纸包裹起来，保存得很是完好，虽然纸张变得老旧泛黄，但没有虫蛀霉变，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宋慈一页页地翻看，账本上的字密密麻麻，绍熙元年每一日的收解记录，从谁人那里收取了什么当物，当物价值多少，有无赎回，到期后是否倒手卖出，卖去了何处，皆有写明，可谓是翔实有序，一目了然。这世上的解库，干的多是欺压当客的勾当，账册少不了各种涂改和缺失，然而邹员外开设折银解库，却把账册做得如此精细，既没有缺失任何一页，也不见一字涂改，可见在收解账本上没有任何造假，当真是世所罕见。宋慈翻看收解账本之时，心中对邹员外更增敬意。

过不多时，宋慈翻到了三月和四月的收解记录，吴此仁的名字在字里行间出现了两次。按照账本所记，吴此仁前一次来折银解库，是在三月二十七，典当的是衣服鞋子，后一次是在四月初一，也就是禹秋兰遇害的次日，典当的是一枚玉扣平安符和一支银簪子。

宋慈从韩絮处得知，母亲遇害当天，曾从韩淑那里获赠一枚极为贵重的平安符。他也记得父亲曾送给母亲一支银簪子，这支银簪子很可能是杀害母亲的凶器之一。这两样东西，案发后都不知所终，如今出现在吴此仁的典当记录中，可见当年吴此仁的确在锦绣客舍主守自

盗，而当母亲遇害之时，吴此仁的同伙——他推想极大可能是吴大六——也的确藏在行香子房中，目击了凶手行凶，事后极可能见财起意，将值钱的平安符和银簪子一并顺走了。

宋慈想着这些，继续朝账本上看去，只见这两样当物都注明了过期未赎，被一个叫作“金学士”的人买走了。他将这一页账本示与邹员外，询问金学士是何人，又问这两样当物是否还能追回。

邹员外看罢账本所录，道：“这位金学士，就是个倒卖金银古玩的本地商人，我也有多年未见此人，不过多找人问问，应该能寻得到他。至于这两样当物，金学士买去了，定还会倒卖给他人。这平安符是玉质的，按着买主一路追下去，或许还能寻到原物。银簪子嘛，到底是金银器物，又过了十多年之久，只怕早就熔了重铸他物，要想寻得原物，怕是有些难。”

这两样当物如能寻回，与收解账本放在一起为证，便可证实吴此仁曾主守自盗，而且那支银簪子极可能是杀害禹秋兰的凶器之一，一旦寻得，对破案必有帮助。宋慈拱手道：“在下有一不情之请，还望员外能施以援手，帮忙追寻这两样当物的下落，尤其是那支银簪子。”

“宋提刑，你是叶籁老弟的朋友，你但有所请，我邹某人都是在所不辞。”邹员外拍着胸脯答应下来，“只要这两样当物还在这世上，就算是天南海北，我也一定为你寻来。”

说完，他立刻唤入当值的，吩咐多派人手，去寻金学士的下落。

“多谢员外相助。”宋慈道，“无论是否追寻得回，在下都将感激万分！”

邹员外摆手道：“追寻当物，不过些许小事，宋提刑不必言谢。”

“我还有一事，想向员外打听。”宋慈道，“不知员外是否认识吴大六？”

“吴大六？”邹员外摇头道，“不认识。”

宋慈暗暗心想：看来当年吴大六只负责行窃，事后来折银解库销赃，都是由吴此仁出面。又问道：“那员外可识得一个叫贾宝官的人？”

“贾宝官？”邹员外仍是摇头，“没听说过。”

“这个贾宝官，片刻之前应该来过员外这里，典当过一件冬裘。”

“宋提刑说的是贾福吧。”邹员外道，“此人就是个无赖，哪是什么宝官？他方才是来过我这里，典当的可不止冬裘，还有一堆金银珠玉。”

“他典当了金银珠玉？”

“这贾福鬼鬼祟祟的，把金银珠玉都裹在冬裘里，一起拿来典当，其中不少做工精细，都是上品。”

“可否取来看看？”

“宋提刑稍等，我这便去取来。”邹员外立刻去到解库后厅，亲自取来了一件包裹着金银珠玉的冬裘，搁在宋慈面前。

宋慈对金银珠玉的了解，仅限于银器可用于验毒，若论金银珠玉的做工和价值，他是知之甚少，此前关于金箔的事，他都是询问刘克庄方可得知。刘克庄在这方面却是如数家珍，翻看了其中几样，道：“的确不是凡品，不似民间器物。”

邹员外拇指一竖，道：“刘公子好眼力，这些金银珠玉确非凡品，只怕是达官贵族或宫中用度，才能有此品相。”

宋慈看着这些金银珠玉，回想方才吴此仁和贾福见面时的场景，思忖了片刻。该问的都已问完，他向邹员外再次道谢，起身告辞。邹员外将他们三人一直送到解库门口，说追寻当物的事一旦有所进展，会立刻差人去太学告知。

离开了折银解库，宋慈等三人往太学而回。

一路上，宋慈一语不发，无论脚下怎么走，眼睛始终怔怔地望着身前不远处的地面。刘克庄见他这样，知他是在推想案情，也不出声打扰，默默在其身侧行走。辛铁柱则是不时地看看周围，自打宋慈在泥溪村遇袭之后，辛铁柱每次护卫宋慈出行，不论身在何处，都会时刻留意四周，以防有任何突发变故。

行至前洋街，太学已遥遥在望，辛铁柱忽然见太学中门外站了好几个差役，便出声提醒了宋慈和刘克庄。

那几个差役的旁边，有一人大腹便便，正是韦应奎，刘克庄低声道了一句：“是府衙的人。”想到韦应奎一向听命于赵师睪，赵师睪又唯韩侂胄马首是瞻，眼下韦应奎突然带着差役守在太学外，很可能是为了今早韩侂胄遇刺的事而来。

刘克庄心下所虑，宋慈也已想到，脚下仍是不停，走了过去。

韦应奎在太学中门外来回走动，显得甚不耐烦，忽见宋慈出现，立马迎上前来，道：“宋提刑，总算等到你了。知府大人有请，请你随我往府衙走一趟吧。”

刘克庄没好气地道：“赵知府能有什么事，要找我家宋大人？”

“宋提刑一向精于验尸，那是众所周知。”韦应奎道，“知府大人请宋提刑去，是想请宋提刑验一具尸体。”

“验什么尸体？”宋慈问道。

韦应奎道：“今晨韩太师在御街遇刺，刺客当场受诛，但这刺客的尸体有些古怪，想请宋提刑验上一验。”

宋慈知道刺客是弥音，也听说了弥音死于行刺当场，此非有意遮掩的凶杀，按理说不会有什么异样，道：“有何古怪？”

“尸体身上有一些奇怪的血痕，像是刺客生前自己刻上去的。”韦应奎应道，“我身为府衙司理，已尽力查验，但能力所限，还是验不明白。知府大人这才命我来请宋提刑。”

“韦司理这么有自知之明，”刘克庄举头朝西边一望，“这太阳可不就出来了么？”

韦应奎想起上回在苏堤验尸时，刘克庄便曾这般讥讽过他。他皮笑肉不笑，道：“宋提刑，不知你去还是不去？”

宋慈没有立刻回答，默然不语，似在考虑。刘克庄见状，凑近宋慈耳边，低声道：“赵师宰向来与你你不和，姓韦的更是记恨于你，突然请你去府衙验尸，只怕有蹊跷。”

宋慈点了点头，但他心中另有一番想法。他与弥音私下见面的事，有望仙客栈的伙计为证，并不难查到，赵师宰若要是为难他，大可以此为由，直接将他抓捕，如今却是请他去府衙验尸。再说弥音是仅剩的知晓韩侂胄秘密的人，若弥音身上真有血痕，还是弥音自己留下的，必有其用意，倘若他不去，岂不是错过了这最后的线索？他向刘克庄低声道：“纵然有蹊跷，我也要走这一趟。”遂提高声音道：“韦司理，走吧。”

刘克庄见宋慈已做出决断，便不再相劝，眼看宋慈随韦应奎而去，当即与辛铁柱一起跟上，随行左右。

韦应奎瞥了刘克庄和辛铁柱一眼，道：“刘公子，知府大人只请了宋提刑，你和这位辛公子，我看就不必去了吧。”

“我是宋提刑的书吏，宋提刑验尸查案，我一向在其身边，随行记录。宋提刑既是去府衙验尸，怎可少得了我？”刘克庄脚下丝毫不停，“这位辛公子，那是宋提刑雇来的副手，协助宋提刑追查案件，自然也少不了他。你不想让我二人同行，难不成是心里有鬼？”

韦应奎撇了撇嘴，道：“你二人既然定要同行，那就请便吧。”

一行人向南而去，抵达临安府衙时，已是向晚时分。

直入府衙，来到长生房外，赵师睪由几个差役簇拥着，正等候在此。见宋慈到来，赵师睪笑脸相迎，道：“宋提刑，本府还担心请不动你，你来了就好。尸体就在里面，请吧。”

长生房内一片昏暗，能看见正中央停放着一具尸体，但看不清尸体的容貌，不知是不是弥音。宋慈跨过门槛，踏入了长生房内。刘克庄和辛铁柱正要紧随而入，房中忽然点起灯火，门后闪出几个甲士，将二人挡在门槛之外，为首之人是披甲按刀的夏震。

只听赵师睪道：“太师今日刚刚遇刺，为免再生不测，你二人不可入内。”

话音未落，只见长生房内昏暗之处，缓步走出一人，出现在灯火之下，其人须髯花白，正是韩侂胄。

刘克庄和辛铁柱知道情况有异，想要强行入内，却被甲士横刀拦住。辛铁柱横臂一推，夏震抬手抵住，两人劲力一对，竟是旗鼓相当，彼此定在原地，皆无进退。

宋慈忽然回头道：“克庄，辛公子，你们在外稍等。”

韩侂胄突然出现，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事，但他的想法一如先前，韩侂胄若真要对付他，大可以他与刺客私下见面为由，直接将他抓捕，犯不着请他来验什么尸。刘克庄和辛铁柱若是硬闯，只会落人口实，一旦被安上行刺太师的罪名，到时可就成了俎上之肉，任凭韩侂胄处置了。

隔着一排甲士，刘克庄望着宋慈，神色仍有迟疑。宋慈冲他略微点头，示意他不必担心。刘克庄这才叫住辛铁柱，不再硬闯，一起留守在外。

夏震吩咐那一排甲士退出房外，随即关上了房门，只留下他、韩侂胄和宋慈在长生房内。

宋慈向韩侂胄行了一礼，道了一声“见过太师”，便向停放的尸体走去。距离近了，他见尸体的脸上满是血污，仔细辨认，的确是弥音，其人衣服破碎，手脚断裂，身上血迹斑斑，遍布大大小小的伤口，可见弥音行刺之时，经历了一场多么惨烈的搏杀。想到弥音决绝赴死，成仁取义，宋慈不禁心潮起伏。他尽可能地保持冷静，将手伸向弥音的尸体，打算褪去其衣服，着手查验。

“你做什么？”韩侂胄的声音忽然响起。

宋慈应道：“查验血痕。”

“什么血痕？”

“韦司理说刺客身上有血痕，受赵知府吩咐，叫我来验尸。”

“我只让赵师宰差人叫你来，可没说是叫你来验尸。”

宋慈这才明白过来，所谓血痕云云，大抵是韦应奎怕他不肯前来府衙，故意撒的谎。这个韦应奎，欺上瞒下，一贯如此。但宋慈还是褪去弥音的衣服，见其身上除了新受的刀伤，便是一些旧的烧伤，以及一道道早已愈合的疤痕，根本没有所谓的血痕。

“太师叫我来，”他为弥音合上衣服，转身面对韩侂胄，“不知所为何事？”

韩侂胄朝弥音的尸体看了一眼，道：“这个刺客，你认识？”

宋慈没有否认，道：“认识。”

“昨日下午，望仙客栈，你与这刺客见过面？”

宋慈又应道：“见过。”

“我还以为你不会承认。”韩侂胄道，“既是如此，那我问你，这刺客交给你的东西，现在何处？”

宋慈心下诧异，但未表露在脸上，道：“什么东西？”

韩侂胄两道阴冷的目光在宋慈脸上打转，道：“你与刺客私下会面，有客栈伙计为证，我随时可以抓你下狱，治你死罪。如今你还能站在我面前，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想得明白。”

宋慈知道韩侂胄既已查知他与弥音见过面，那弥音是净慈报恩寺的僧人，想必也已被韩侂胄查明，道：“我昨日是去过望仙客栈，也的确见过这刺客。这刺客名叫弥音，乃是净慈报恩寺的僧人，我此前去净慈报恩寺时，早与他见过多次。倘若仅凭这一点，便要论治死罪，那望仙客栈里的伙计与客人，净慈寺中的僧众与香客，岂不是都要被治罪？”

“我叫你来，不是为了听你巧舌如簧。”韩侂胄道，“你把东西交出来，过去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

宋慈从未从弥音处得到过什么东西，但韩侂胄一再提及，似乎弥音手中握有韩侂胄极为看重的某个东西。他回想一切来龙去脉，虫达也好，何太骥也罢，他们都知道韩侂胄的一个秘密，且虫达手握关于这个秘密的证据，何太骥更是假称从虫达那里得到了这个证据，以此来威胁韩侂胄。

“太师想要的东西，”他道，“是虫达留下的证据吧？”

韩侂胄目中寒光一闪，脑海深处飞快地掠过了一桩往事。十年前，在位于八字桥韩宅的书房之中，他将一方绢帛揉作一团，丢进了

炭盆，正在等待火起，忽然有人敲门，说有急事禀报，听声音是虫达。他打开房门，虫达报称刘弼登门拜访，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前来求见，此刻正在大厅等候。刘弼曾与他同为知阁门事，当时他与赵汝愚交恶，心想刘弼此来，又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必定与赵汝愚有关，连忙去大厅相见。刘弼果然是为赵汝愚的事而来，向他进言赵汝愚如何瞧他不起，已有独揽定策之功、将他贬黜外放的征兆，还建言他尽快控制住台谏，否则恐万劫不复。他与刘弼密议之后，返回书房。因赵汝愚的事心神不宁的他，无意间朝炭盆看了一眼，却见盆中除了火炭，便只有一丁点的灰烬。他记得之前离开书房时，曾将那方绢帛丢入炭盆。如今灰烬只有这么一丁点，岂不是那方绢帛没有被烧掉？他一下子想到去大厅时走得太急，当时把虫达留在了书房门口，此刻却一直不见虫达的身影。他顿时脸色一变，意识到那方绢帛极可能是被虫达拿走了。想起这桩往事，韩侂胄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没有回答宋慈的问话，只吐出三个字：“交出来。”

“这个证据，”宋慈摇头道，“不在我这里。”

“你奉圣上口谕，暗中追查虫达一案，当真以为我不知道？”韩侂胄道，“这刺客行刺时称虫达为将军，可见是虫达的亲信，在没把东西处理好之前，谅他也不会冒死行刺于我。他行刺前只见过你，你却说东西不在你手上，以为我会信吗？”他之前已派夏震去净慈报恩寺仔细搜过，没能找到虫达留下的证据，料想弥音行刺前只与宋慈见过面，定是把证据交给了宋慈。

“太师信也好，不信也罢。”宋慈缓缓躬身行了一礼，“既然不用验尸，那我就告辞了。”转身向外走去。

韩侂胄的声音在宋慈身后响起：“宋慈，今日你一旦踏出这个门，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宋慈脚下一顿，道：“我能回答的，都已回答过了，太师想要的东西，我实在无可奉告。”

说完，迈步走到门前，见夏震挡在此处，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他道：“太师既然知道我奉圣上口谕查案，那就请不要阻拦我离开。”

韩侂胄盯着宋慈看了一阵，忽然点头道一声“好”，挥了一下手。夏震这才拔出门闩，拉开了房门。

门一打开，刘克庄和辛铁柱立刻迎了上来，见宋慈安然无恙，二人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宋慈跨过门槛，踏出房门。他向赵师睪和韦应奎各看了一眼，由刘克庄和辛铁柱陪着，向外走去。

韩侂胄走到了长生房的门口，赵师睪立马趋步至韩侂胄身前，躬身请示道：“太师，要不要下官吩咐差役，这就将宋慈拿下？”

“不必了。”韩侂胄望着宋慈走远的背影，“用不了多久，他自然会来求我。”

第八章 第三次入狱

这一晚，宋慈彻夜难眠。

离开临安府衙后，在回太学之前，宋慈去了一趟锦绣客舍的行香子房，与韩絮见了一面。他奉圣上口谕查虫达一案的事，能被韩侂胄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令他多少有些意外。他出入净慈报恩寺，出入欧阳严语的住处，出入望仙客栈，这些行程难免被人目击，韩侂胄一旦细查，或许能知道他在追查虫达的案子。但他领受皇帝口谕，那是绝密之事，除了韩絮，以及刘克庄和辛铁柱外，再未对任何人透露。可是这等绝密之事，却被韩侂胄获知，那必然是有人泄了密。刘克庄和辛铁柱自然不会这么做，而韩絮曾与夏震私下见面，泄密之人只可能是韩絮，韩絮接近他，兴许别有所图，那么韩絮所讲述的关于他母亲禹秋兰的事，也就有可能不是真的。他要追查母亲的死，必须基于实情，所以他要当面向韩絮问个清楚。

得知宋慈的来意后，正在客房里自斟自酌的韩絮，脸上掠过了一丝失望之色。她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自己还缠裹着纱布的手臂，轻声说了一句：“难怪这两日宋公子没来找我，我还当你忙于行课，没工夫查案。”

她放下酒盏，缓缓地摇了摇头，说她从没有泄露过任何关于查案的事，不过夏震的确来找过她，还说韩侂胄知道她那两天与宋慈待在一起，问宋慈到底查到了些什么，她一个字也没回答。至于此前她向宋慈讲述的关于禹秋兰的事，一桩桩一件件乃至每个细节，都是千真万确的。

宋慈一向细致入微，善于察言观色，他从始至终都在留意韩絮的神情。韩絮没有表露出丝毫欺瞒的神色，一开始得知宋慈并不信任她时，脸上甚至闪过了一丝失望之色，向自己受伤手臂看去时目光颇有些幽怨，这些根本不可能装得出来。他向韩絮道了谢，退出行香子房，叫上等候在房外的刘克庄和辛铁柱，一起离开了锦绣客舍。

回到前洋街上，三人在太学中门外分别，宋慈和刘克庄回了太学，辛铁柱则自回武学。

就在宋慈和刘克庄进入太学后不久，前洋街的西侧，摇摇晃晃地走来了一人，是满脸通红、酩酊大醉的贾福。贾福时不时地摸一摸胸口，怀中厚厚的一沓行在会子，令他翻起鼻孔，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时有路人经过，他故意啐出一口唾沫，吐在其脚边，惹来冷眼，他却丝毫不惧地瞪了回去。路人见他大醉，不愿招惹是非，自行走掉了。他更加得意，嘴里哼起了淫俗小调，从太学中门外走过，晃悠悠地向东去了。

贾福沿着前洋街走远后，又有两人从太学中门外经过，是吴此仁和吴大六。两人对视一眼，远远跟在贾福的身后，也向东去了。

与此同时，宋慈与刘克庄已经回到了习是斋。时辰已经不早，同斋们大都已经睡下，火炉旁还留了一壶热水。两人就着热水擦脸洗脚后，回到各自的床铺睡下。没过多久，斋舍里便鼾声四起。

一众鼾声之中，宋慈却没有半点睡意。

宋慈思来想去，脑中全是今日见韩侂胄和韩絮时的场景。韩絮倘若没有泄露他奉旨查案的事，那泄密之人又会是谁？过去那几起命案当中，是许义对外泄露他查案的事，可追查虫达一案，追查他母亲的案子，许义从始至终都未跟随。韩侂胄突然见他，提及了虫达留下的那个证据，倒是提醒了他。虫达死后，那个证据若真由弥音得到了，那弥音应该会将这个证据妥善处置好，再选择去行刺赴死。弥音的确见过他，但别说将这个证据给他，就连韩侂胄的那个秘密，都始终不愿说与他知道。除自己外，弥音就只见过欧阳严语，他会不会是将这个证据交给了欧阳严语？倘若这个证据还在，那就还有查出韩侂胄秘密的一线希望。宋慈想着这些疑问，时而困惑，时而激动，几乎彻夜无法入睡，直至五更梆声响过之后，才迷迷糊糊地眯了片刻。

天刚刚亮，宋慈便起了床。他虽然神色疲倦，但不等水烧热，用冷水洗了把脸，便决定出门了。他打算立刻去兴庆坊，再次拜访欧阳严语，查清楚那个证据的下落。刘克庄见他要出门，立马披衣穿鞋跟上。

宋慈和刘克庄来到太学中门时，因为时候太早，门还关着，平日里负责开门的斋仆还没来。两人合力抬起沉重的门木，打开了中门。

门开之后，却见街边除了一些早点浮铺，还候着两人，其中一人穿着僧服，是净慈报恩寺的居简和尚，另一人拄着拐棍，是以烧卖炭壑为生的祁老二。两人神色都很焦急，似乎在中门外等候已久，一见门开，又见出现在门内的人是宋慈，赶忙迎上前来，一个叫着“宋提刑”，一个喊着“宋大人”，来请宋慈救急。尤其是祁老二，放倒了拐杖，忍着大腿上的疼痛——那是上次泥溪村遇袭时中箭留下的伤——要跪下地去。

宋慈急忙扶住祁老二，问二人出了什么事。祁老二说这两天他哥哥祁驼子回到了泥溪村，陪着他伐木烧炭，没再去城南义庄，也没再去柜坊赌钱，他为此甚是高兴。然而昨天夜里，忽然有一批甲士闯入家中，声称祁驼子涉嫌谋刺韩太师，将祁驼子抓走了，又说搜查证据，将家中翻了个遍，但什么也没找到。祁老二惊慌失措，不知祁驼子是不是真犯了事，甚至连祁驼子被抓去了何处都不清楚，他在城中没什么认识的官吏，只认识身为提刑官的宋慈，这才想到来太学找宋慈求救。

祁老二赶到太学时，天刚蒙蒙亮，居简和尚已经在中门外焦急地等着了。同样是在昨天夜里，同样是一批甲士闯入了净慈报恩寺，以窝藏刺客、谋刺太师为由，将住持道济禅师抓走了。居简和尚忧急万分，这才来找宋慈救急。二人拍打了中门好一阵，一直不见人来开门，只好在外等待。

想到弥音曾在净慈报恩寺出家为僧，以窝藏刺客为由抓走道济禅师，勉强还能说得过去，可是以谋刺太师为由将祁驼子抓走，那不是

故意栽赃诬陷吗？宋慈忽然生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先宽慰了居简和尚和祁老二，说道济禅师和祁驼子只要没犯事，他一定尽全力解救，让二人先回去等待消息。他带上刘克庄，又去武学叫上了辛铁柱，向欧阳严语所居住的兴庆坊赶去。

三人连早饭也不吃，在摆设了不少浮铺的大街小巷间一路疾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欧阳严语的住处。

然而一到这里，那不好的预感立马应验。此时还是一大早，欧阳严语的住处却是家门大敞，门闩更是掉落在地上。宋慈急忙走进门内，却见各处陈设一片狼藉，仿佛被强盗劫掠过一般，那个老仆正弯腰蹲地，默默地收拾着散碎器具。

听见脚步声，那老仆抬起头来，老眼红肿，竟似不久前才大哭过一场。他认出了宋慈，颤颤巍巍地起身。宋慈忙上去扶住那老仆，问出了什么事。那老仆流下泪来，说昨天深夜，一群甲士闯入家中，声称欧阳严语伙同刺客谋刺太师，强行将人抓走，接着又以搜寻谋刺证据为由，将家中各处翻找得一片狼藉。

宋慈环顾各处，问那老仆道：“那些甲士可有找到什么东西？”

那老仆摇摇头，说那些甲士里里外外地翻找了好几遍，最后什么也没找到。

“宋慈，今日你一旦踏出这个门，休怪我翻脸不认人。”韩侂胄昨日说过的这句话，一下子回响在宋慈的耳边。宋慈查案期间，先后

与道济禅师、祁驼子和欧阳严语有过接触，这些甲士听从韩侂胄的命令，以谋刺太师的罪名将这三人抓走，那是故意抓给他看的，又对三人所在之处大肆搜查，那是怕他与这三人接触之时，将虫达留下的证据交给三人保管。韩侂胄这是正式翻脸了，要逼他交出虫达留下的证据。

宋慈看了看刘克庄，又看了看辛铁柱，以韩侂胄的手段，只怕接下来就要拿他最为亲近的这二位好友开刀了。他忽然眉头一凝，想起了韩絮。韩絮多次替他解围，又拒绝向韩侂胄告密，等同于跟韩侂胄公然作对。虽说韩絮是韩家人，又贵为郡主，受到皇帝宠爱，但韩侂胄连杨皇后都不放在眼里，又何况是一个郡主呢？

锦绣客舍离兴庆坊很近，宋慈担心韩絮出事，立刻叫上刘克庄和辛铁柱，一起赶去了锦绣客舍。

宋慈一进客舍大门，唤住跑堂伙计询问，得知昨晚客舍里一切安好，没有任何甲士来过。宋慈略微放心，走到行香子房外，叩响了房门。

房中无人应答，宋慈再度叩门，依然如此。

宋慈问跑堂伙计，行香子房的住客是不是外出了。那跑堂伙计记得宋慈昨晚来过，说宋慈昨晚离开之后，行香子房的客人便没再出来过，又说此刻天时尚早，想来是客人还没起床吧。

就算没有起床，但听见了叩门声，总该给一两声回应吧。宋慈又用力地拍打房门，房中还是没有任何应答。之前那种不好的预感，一下子又弥漫在宋慈的心头。房门是从里面闩上的，他从房门前让开，示意辛铁柱强行破门。

辛铁柱当即沉肩侧身，朝房门用力撞去，只一下，门闩限木脱落，房门“砰”地开了。

宋慈进入房中，抬眼望去，床上桌前皆是空空荡荡，不见韩絮人影。他嗅了两下，皱起眉头，仿佛嗅到了什么异味。见房中的屏风展开着，他快步绕到屏风之后，却见韩絮躺在地上，口鼻出血，脑袋周围的地砖上，有着一大片血迹。他惊叫一声“郡主”，俯身去探韩絮的鼻息和脉搏，触手冰凉，毫无动静，其人已然死去。

刘克庄紧跟着来到屏风之后，目睹此状，惊声道：“郡主她……”

宋慈摇摇头，道：“死了……”

他见韩絮衣带松散，裙衫不整，又见窗户微微开着，窗框上留下了少许血迹，像是鞋子沾了血后踩踏出的鞋印，可以推想曾有人踏窗逃离，韩絮应该是遭人所害。韩絮口鼻流出的血，以及脑袋周围的血迹，全都已经干涸，再加上身子完全凉透，可见韩絮遇害已久。他摸了摸地砖上的血迹，从血迹发干的程度来推算，只怕韩絮上半夜便已遇害。

一夜之间，欧阳严语、祁驼子和道济禅师相继被抓捕，韩絮在客房中遇害，宋慈没想到韩侂胄所谓的翻脸竟会到达如此地步。他看着韩絮的尸体，不久前韩絮闯入刘太丞家为他解围的场景历历在目，韩絮在琼楼凭栏把酒追忆旧事的场景也蹿入脑海，十五年前在百戏棚与韩絮比邻而坐、韩絮张开双臂拦在身前阻挡韩珍施暴的一幕幕场景，更是从记忆深处翻涌而起……他渐渐咬紧了牙关，两腮鼓胀，双手紧攥。

“克庄，”宋慈的声音低沉，“你速去提刑司，请乔大人来，要快！”

他虽然心潮翻涌，但没有忘记此刻该做什么。赵师宰一向对韩侂胄言听计从，府衙只怕很快就会来人接手此案，乔行简是极少数拥有查案之权又品行正直的官员，郡主遇害乃是大案，提刑司有权绕过府衙，直接接手。

“我这便去！”刘克庄立马飞奔出了客舍，朝提刑司赶去。

“辛公子，”宋慈又道，“请你守住房门，在乔大人到来之前，不准任何人踏入房中半步，就算是府衙的官吏差役，也不许进！”

辛铁柱应了，立刻去到房门口，魁梧雄壮的身子往那儿一站，闻讯赶来的客舍伙计和住客围聚在外，不敢近前一步。

提刑司就在城北，离锦绣客舍不算太远，没过多久，刘克庄便带着乔行简赶来了。乔行简带来了文修和武偃，以及包括许义在内的十

多个差役，一到现场便封锁了行香子房，又吩咐所有伙计和住客在接受查问之前不得擅自离开，随后进入行香子房，来到韩絮的尸体前，着手准备验尸。

宋慈见府衙没有来人，放心的同时，却又不免有些奇怪。韩絮遇害，倘若是韩侂胄指使的，只怕府衙的人早就等在附近，只等韩絮的死被人发现后，便会进入客舍接手此案。他正是有此担心，才让刘克庄以最快的速度赶去提刑司，请来乔行简。然而锦绣客舍发生命案的消息，在乔行简到来之前，已经由客舍伙计和住客们传了出去，但府衙的人并未如他预料的那样出现，甚至乔行简已经带人赶到了，府衙的人还是没有现身。直到乔行简初检完韩絮的尸体，韦应奎才带着差役来到了锦绣客舍。

当韦应奎出现在行香子房外时，宋慈见其神色不大耐烦，带来的差役也只有区区几个，似乎并不知道死的人是身为郡主的韩絮，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命案。韦应奎见行香子房有提刑司的差役把守，又见宋慈出现在这里，很是吃了一惊。当得知遇害的是新安郡主后，他更是大惊失色，立刻命手下差役赶回府衙通报赵师睪。

乔行简已经初检完了尸体，没有在韩絮身上发现锐器伤，其脑袋周围的出血，来自脑后的损伤。这处损伤有些许向内凹陷，应该是仰跌倒地，脑后磕在地砖上以致颅骨开裂，至于口鼻出血，应该也是颅骨受损造成。乔行简初步推断，韩絮应该是站在窗边时，被从窗外闯入的凶手扑倒在地，脑后重重磕在地砖上，颅骨裂损致死。韩絮裙衫不整，衣带松散，凶手极有可能是想侵犯韩絮。

对于乔行简的查验结果，宋慈完全认可。在乔行简验尸之时，宋慈已将房中各处仔细查看了一遍，一切陈设与他昨晚来时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翻找过的痕迹，甚至韩絮的一些首饰还好端端地放在铜镜旁，由此可见凶手劫财杀人的可能性很低。

乔行简命武偃将客舍的伙计和住客一个个带入，由他亲自查问各人昨晚身在何处，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出入行香子房，有没有听见行香子房中传出什么动静。一番查问之后，得知昨晚只有一人去过行香子房，那就是宋慈，此后房中没传出任何动静，韩絮也未再现身。乔行简问宋慈昨晚为何来见韩絮，宋慈据实以答，说他昨晚为了查案，与刘克庄、辛铁柱一起来锦绣客舍找韩絮，当时他留刘、辛二人在外，独自进入行香子房与韩絮相见，想向韩絮求证一些事情，至于求证什么，因韦应奎在场，他没有细说。乔行简一听，便知道宋慈是在追查虫达的案子，也因为韦应奎就在一旁，便没再继续追问。

韦应奎守在旁边，听着乔行简查问各人，心中暗暗焦急。他对宋慈恨之入骨，得知宋慈与新安郡主的死牵扯上了关系，立刻察觉到这是对对付宋慈的大好机会，然而他官位低微，不敢当着乔行简的面造次，唯有盼着赵师睪快些到来。他不时朝房门外望上一眼，当乔行简查问完所有人时，终于有成片的脚步声响起。得知是新安郡主遇害，赵师睪不敢有丝毫怠慢，派人去吴山南园通知韩侂胄的同时，亲自率领一大批差役赶来了锦绣客舍。

赵师睪一到场，韦应奎立刻凑近前去，低声禀报了此案的重要关节。赵师睪一对细眼在宋慈身上打转，道：“宋提刑，你我昨日才在

府衙见过面，想不到今日又见面了。新安郡主一向得圣上恩宠，你牵扯上她的死，可就休怪本府无情了。”

说完，赵师睪吩咐众差役，上前拿下宋慈。

“此案已由提刑司接手，就算要拿人，恐怕也轮不到赵大人吧？”宋慈是昨晚唯一见过韩絮的人，而且在这次见面之后，韩絮再未现过身，宋慈自然有行凶的嫌疑。但乔行简知道宋慈绝不可能杀人，不打算坐视宋慈被赵师睪抓走。

“乔大人此言差矣！人人都知道，宋慈是你提刑司的属官，既是属官牵连的命案，岂能交由你这位主官来查？我大宋可没有这等规矩。”赵师睪冷哼了一声，“上次本府到提刑司移案，乔大人可是按规矩办事的，难道这一次要逾规越矩不成？”

“宋慈干办期限已到，早已不是我提刑司的属官。”乔行简朝宋慈看了一眼，“如今他只是太学一学子，我提刑司自然用不着回避。此案死者是新安郡主，乃是重大案件，当由我提刑司查办。赵知府请回吧。”

“乔大人的规矩，真是又多又活，本府算是长见识了。”赵师睪语气一变，“宋慈眼下不是提刑干办，可前几日还是，乔大人自当回避。就算闹到圣上那里，此案也由不得你提刑司来查。韦司理，还不拿人？”

韦应奎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招呼众府衙差役上前。

“文修，武偃！”乔行简一声冷喝，文修和武偃立刻带着众提刑司差役，挡住了韦应奎的去路。

继上次在提刑司偏厅对峙之后，这两拨差役又一次在行香子房里对峙起来。在十多天前的杨茁失踪案中，府衙和提刑司的差役还曾联手追寻杨茁的下落，如今却势同水火，彼此手按刀柄，怒目相向。

上一次移案运尸时，赵师睪没有撕破脸皮，选择了让步，回去后便被韩侂胄训了一顿，这一次他当然不会再退让。他脸色铁青，正要吩咐差役强行抓人，忽有金甲之声传来，一批甲士来势汹汹地冲入锦绣客舍，围住了行香子房。夏震当先开路，韩侂胄面色冷峻，踏入房中。

一间不大的客房中挤满了人，两拨差役更是近在咫尺地剑拔弩张，韩侂胄声音一沉：“要反了吗？”

赵师睪忙躬身道：“下官不敢！”

说完，赵师睪忙挥手示意，让韦应奎招呼众府衙差役退出房外。乔行简向韩侂胄行了一礼，也让文修和武偃带领众提刑司差役暂且退了出去。

“新安郡主何在？”韩侂胄道。

乔行简答道：“稟太师，在屏风后。”

韩侂胄快步来到屏风之后，朝横尸在地的韩絮看了几眼，怒道：“谁人这么胆大包天，竟敢杀害当朝郡主？”

乔行简道：“凶手尚不知是谁，下官一定尽快查明。”

“怎么不知是谁？”赵师睪斜了宋慈一眼，吩咐韦应奎站出来，当着韩侂胄的面，将案情如实讲述了一遍。

韩侂胄听罢，说道：“大宋自有法度，王侯贵胄杀人，当与庶民同罪，况一小小提刑？赵知府，将嫌凶拿下，押回府衙，详加审问。”

说这话时，宋慈就站在一旁，韩侂胄却始终没朝宋慈看去一眼。

乔行简忙道：“太师，下官查验过郡主的遗体，也查验过房中各处痕迹。郡主的致命伤位于脑后，是与地砖大力磕碰所致，窗框上留有带血的鞋印，凶手应是从窗外闯入，出其不意将郡主扑倒，致郡主脑后遭受重创而死，随后再从窗户逃离。宋慈昨晚虽来这里见过郡主，但他是从房门离开的，而且之后他便回了太学，太学里的学子应该都能做证。宋慈绝非凶手……”

“绝非？”韩侂胄忽然道，“宋慈曾是提刑干办，精于验尸断案，他杀人后故意在窗上留下血印，又故意一大早赶来发现尸体，以此误导查案，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乔行简，你身为浙西提刑，如此草率定论，难道因为宋慈曾是你下属，便打算庇护他吗？”

乔行简道：“下官不敢。可是宋慈……”

宋慈站在一旁，一如当初太学岳祠案那般，没有为自己辩白。“王侯杀人与庶民同罪”云云，那是他治罪韩珍时，曾亲口说过的原话，想不到如今被韩侂胄用还在了他的身上。他想到数日之前，也是在这间行香子房里，他险些被栽赃嫁祸，好在当时韩絮有意帮他，坏了韩侂胄的图谋。然而数日之后，想不到这一幕还是发生了，只是这一次没有人引诱他来行香子房，是他自己来的。他知道韩侂胄所言没错，眼下的确不能排除他杀人后伪造现场的嫌疑，而且这一次韩侂胄看起来是铁了心要将他抓走，他知道再怎么争辩都是无用，反而只会连累乔行简，连累刘克庄和辛铁柱。他打断了乔行简的话，道：“乔大人，太师所言不错，我是有行凶嫌疑，该当下狱受审。大人身为浙西提刑，理应回避。”

此言一出，乔行简为之一惊。刘克庄和辛铁柱护在宋慈身边，双双转过头来，诧异地看着宋慈。

“你疯了吗？”刘克庄压低声音道，“这次你可不能这样！”

他知道宋慈不可能杀人，就算身背嫌疑要被抓走审问，去到提刑司大狱还好，可一旦被抓去府衙，关进了司理狱，以韦应奎的手段，必定对宋慈施加各种酷刑，挟私报复。

宋慈却向刘克庄和辛铁柱各看一眼，道：“克庄，辛公子，你二人不可阻拦。”

说罢，宋慈从二人之间走出，伸出双手，等待抓捕。

刘克庄想起上次宋慈在望湖客邸独自揽下一切罪责的事，一把拉住宋慈，道：“这次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着！”

辛铁柱则是守在宋慈身边，怒目瞪视着韩侂胄。

韩侂胄冷冷地看着三人，忽然道：“赵知府，刘克庄和辛铁柱去望仙客栈私见刺客的事，可有查明？”

“回禀太师，望仙客栈有伙计做证，刘克庄和辛铁柱前日曾与宋慈一起，去望仙客栈私见刺客弥音，此事下官已派人查实。”赵师睪禀道，“图谋行刺太师，这二人都有份，该当一并问罪！”

“好，”韩侂胄轻描淡写道，“那就一并拿下吧。”

此话一出，金甲之声立刻震彻房中，夏震率领众甲士上前抓人。

辛铁柱当即横跨一步，将宋慈和刘克庄都护在身后。好几个甲士冲了上来，他拳脚如风，势大力沉，将几个甲士撂倒在地。

夏震阴沉着脸，跃步上前，与辛铁柱动起了手。夏震壮如牛虎，身手了得，辛铁柱与其拳脚相接，一时间旗鼓相当。其余甲士纷纷拔刀出鞘，趁势向辛铁柱围攻而去。辛铁柱虽然勇武非凡，但毕竟是赤手空拳，面对这么多人围攻，难免顾此失彼，不多时便负了伤，点点鲜血洒落在地。

刀剑无眼，再这么斗下去，辛铁柱很可能会死在当场，宋慈道：“辛公子，住手！”

他连叫了好几遍，可这一次辛铁柱却是红了眼，丝毫没有停手的打算。辛铁柱与众甲士拼斗之时，不忘宋慈和刘克庄在自己身后，拼命护住二人，一步一步地后退，直到被逼至墙角，退无可退。

辛铁柱怒吼一声，忽然一拳击中夏震的面门，将夏震击退了几步，随即劈手一抓，抓住右侧砍来的刀口，想要夺刀在手。好几柄刀同时砍来，辛铁柱缩手不及，手臂鲜血飞溅，墙壁上的“酒花白，眼花乱，烛花红”等题字被溅上了一丝血线。刘克庄急叫辛铁柱住手，辛铁柱怒喝连连，仍不打算停下。

又打倒了好几个甲士后，辛铁柱的两条腿也先后被砍伤。这时夏震缓过那一拳的劲道，又攻了上来。这一次辛铁柱再难抵挡，最终被夏震反折了手臂，压倒在地上，为众甲士所擒。他浑身血迹斑斑，犹自满面凶悍之色。

宋慈和刘克庄始终被辛铁柱护在身后，没有受一丝半毫的伤。直至辛铁柱倒下，才有甲士近到宋慈和刘克庄的身前，将二人擒住。

韩侂胄立在房门口，目睹了众甲士拿人的全过程。他看辛铁柱的眼神为之一变，想到北伐在即，如此勇武非凡的武学学子，还是辛弃疾的后人，竟与自己公然为敌，心下甚觉可惜。赵师睪陪在韩侂胄的身边，看得细眼眯缝，面带微笑。韦应奎跟在赵师睪的身后，则是嘴角勾起，一脸得意非凡之色。

乔行简站在另一侧，神色从最初见到宋慈等人被甲士围攻时的忧急，变成了最终见到宋慈等人被擒后的无奈。他非常欣赏宋慈的为

人，也一直试图保救宋慈，可是局势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是束手无策。

短短二十天内，这已是宋慈第三次身陷囹圄了。

第一次他被关进了提刑司大狱，安然无事；第二次他被关进了司理狱，戴了一整天的重枷；这一次他仍是被投入了司理狱，却不再像前两次那般轻松。入狱的当天，他便被韦应奎以审问为由，押去了刑房。等他重新被押回牢狱时，身上的青衿服多处开裂，一道道带血的鞭痕触目惊心。

刘克庄和辛铁柱也被抓进了司理狱，两人被关押的牢狱离刑房不远，都目睹了宋慈出入刑房的全过程。眼见宋慈被鞭打得满身伤痕，刘克庄抓着牢门，冲韦应奎破口大骂。韦应奎一脸得意地冷笑，指使狱卒将刘克庄拽出牢狱，拖入刑房，同样打了一顿鞭子。他对宋慈和刘克庄恨入骨髓，如今这两人总算落入他的手中，当然要好好折磨一番，方解心头之恨。赵师宰打过招呼，韩太师留这些人有用，不能伤及性命。韦应奎牢记在心，没有动用大刑，只拿鞭子鞭打。

司理狱中牢房众多，不只关押了宋慈、刘克庄和辛铁柱，此前被捕的欧阳严语、祁驼子和道济禅师等人也被关在这里，此外还有更早入狱的叶籟，以及被宋慈治罪下狱的韩珍。韩珍虽因杀人入狱，每日却被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有狱卒专门打扫他的那间牢狱，还摆放了桌子和被褥供他起居，他在这地牢之中可谓是宾至如归。即便如此，他仍是满心愤恨，对出入的狱卒动辄破口大骂，时刻把宋慈的名字挂在

嘴边，每天都会咒骂上好几十遍。如今见宋慈、刘克庄和辛铁柱都被关了进来，他大笑起来：“你们几个驴球的，是怕本公子寂寞，一个个地进来作陪？”宋慈被关押的牢狱与他相邻，他对宋慈极尽冷嘲热讽，吃饭之时拿着酒肉招摇，贴近宋慈的牢狱大吃大喝。自打宋慈等人被关入司理狱，韩珍反倒没之前那么怨恨了，时不时便放声大笑，就连对待狱卒的态度都好转了不少。

宋慈对韩珍却不予理睬，无论多么难听的讥讽和辱骂，他都是置若罔闻，甚至很少向韩珍看上一眼。刘克庄被关押得稍远一些，但韩珍嗓门大，辱骂宋慈的话，刘克庄听得一清二楚。宋慈对韩珍置之不理，刘克庄却是忍不了，一听韩珍开骂，立刻反唇相讥。韩珍起初两天对着宋慈讥讽辱骂，到后面觉得宋慈跟木头似的，骂得再多再狠，全无反应，实在无趣得很，便转而与刘克庄隔空对骂。刘克庄遍身都是被鞭打的伤痕，狱中吃食也跟糟糠一般难以下咽，只被关了几天，便浑身提不起力气，但他骂起韩珍来却是精神百倍，毫不示弱，有时叶籁也会帮腔几句，辛铁柱则是躺在牢狱里默不作声。每次隔空对骂，都以刘克庄被韦应奎抓去刑房，挨上一顿鞭打收场。但他回到牢狱后，只要稍稍缓过了疼痛，依旧与韩珍对骂不止。

宋慈身在牢狱之中，大多时候都静静地坐着，困倦之时便倒头睡觉，很少开口说话。只有被押入刑房面对韦应奎时，他才会开口相劝，希望韦应奎身为司理参军，能仔细查验尸体，多加查访线索，早日抓到杀害韩絮的真凶。韦应奎只觉得好笑，说他这就是在追查真凶，每日都会鞭打宋慈，逼宋慈承认杀害韩絮的事实。每当此时，宋

慈便不觉想起父亲。当年宋巩也曾身受诬陷，被关押在这司理狱中，时任司理参军的郭守业同样不去查案，只顾严刑逼迫宋巩认罪。想不到十五年过去了，司理参军早已换了人，当年父亲遭受的一切，竟还会在他的身上重演。他不肯屈从，哪怕每天身上的旧伤痕还未结痂，便又添加新伤痕。

宋慈在司理狱中一关便是整整半个月。在此期间，除了韦应奎和狱卒外，只有夏震来见过宋慈一次。当时夏震独自等在刑房，当宋慈被押进来后，夏震只问了宋慈一句“肯不肯把东西交出来”。宋慈说东西不在他那里，夏震也不多言，转身便离开了。此外没有任何人来见过宋慈，甚至没有任何官员来提审过他。至于刘克庄、辛铁柱和欧阳严语等人，明明是以谋刺太师的罪名被关押进来的，却同样不见官员前来提审，刘克庄和辛铁柱还会时不时地被拉去刑房受那鞭刑。宋慈知道韩侂胄这么做，无非是想拿这些人的生死来逼他就范，要他自行交出虫达留下的证据。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证据，如何交得出去？

上次他入狱之时，还有刘克庄在外奔走营救，可这次刘克庄和辛铁柱都被关了起来，已没人能帮得到他，外面的消息也就彻底断了。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关押多久，以为会是很长一段时间，但到了第十五天，韦应奎忽然阴沉着脸来到司理狱中，命令狱卒打开牢门，将宋慈押往府衙公堂。

来到公堂之上，只见两排差役分列左右，赵师睪一脸不大情愿地升堂入座。乔行简坐在侧首，身后站着文修和武偃，坐在对面侧首的

则是当朝太尉杨次山。堂下跪了三人，分别是吴此仁、吴大六和贾福。

“宋慈既已带到，”杨次山看了赵师睪一眼，“赵知府，那就开始审案吧。”

赵师睪应了声“是”，拿起惊堂木，犹豫了一下，拍落下去，道：“堂下所跪何人？所告何事？”

吴大六向左看了看杨次山，又向右看了看乔行简，最后看向赵师睪，道：“知府大人在上，小人吴大六，”指着跪在一旁的贾福，“告贾福杀害了新安郡主。”

“贾福如何杀害新安郡主？”赵师睪道，“你从实说来。”

吴大六当堂讲述了事情由来。原来那日贾福分走七成金银珠玉后，吴大六和吴此仁私下合计，要将这笔钱财夺回来。吴大六了解贾福的性子，知道贾福得了这么多钱财，一定会急不可耐地去花天酒地。当时还是大白天，很多青楼还没开楼，料想贾福一定是去了某家酒楼喝酒，吴大六便寻了几家贾福常去的酒楼，最后在琼楼找到了贾福。他和吴此仁没有露面，暗中盯着贾福，到了入夜之后，见贾福喝得酩酊大醉，离了琼楼，一路上哼着小曲，经过太学，又途经锦绣客舍，看样子是要往熙春楼而去。当时正是熙春楼开楼的时辰，按贾福的性子，应是要去温柔乡里好好地享受一番。

吴大六和吴此仁一路尾随，打算伺机抢夺钱财。当贾福走进锦绣客舍背后的巷子里时，两人见这里昏暗无人，正是动手的好地方。然而就在这时，贾福突然停住了脚步。吴大六和吴此仁吓了一跳，以为被贾福发现了，急忙在巷口躲了起来。

贾福突然止步，并不是因为发现身后有人跟踪，而是因为锦绣客舍的一扇窗户忽然被掀了起来，一个女子出现在了窗边。贾福瞧得真切，正是正月十四那晚，他喝醉酒后一路尾随过的那个身姿婀娜的女子。当时那女子走进了锦绣客舍，没想到好几天过去了，还住在这家客舍之中。他不知道那女子是贵为郡主的韩絮，见对方一直住在客舍里，心想：良家妇人哪会在外抛头露面，住在客舍之中？他酒劲正足，再加上得了一大笔钱财，怀中揣着厚厚一沓行在会子，很是志得意满，走上前去，仰起一张满是麻子的脸，一脸淫笑地瞧着韩絮，道：“娘子，一个人住在这里，那不是寂寞得紧？”他已经透过窗户，瞧见韩絮身后房中似乎没有其他住客，猜想韩絮应该是孤身一人，“要不你让我进来，好生地陪你解解闷。”

韩絮不久前才送走了宋慈，因为宋慈对她的不信任，她心中很不是滋味，打开窗户，只是为了排解烦闷的心情。她冷冷地瞧了贾福一眼，道了一句：“无礼！”伸手便要关窗。

贾福趁机抓住韩絮的手，狠狠地捏了一把，惊得韩絮一下子缩回了手。贾福笑道：“我看娘子也不是十七八岁的黄花姑娘了，不在自家待着，却来外面住，那还害什么臊？”又摸了摸自己的胸口，“我这里多的是钱，你让我进来睡上一晚，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有钱很了不起？”韩絮冷言冷语地道，“也不瞧瞧自己长什么样子，把手拿开！”说着又要关窗。

贾福脸上长了不少麻子，平日里最恨别人讥讽他的长相，上次吴大六笑话他是癞蛤蟆，他立马便翻了脸。他一下子恼了，瞅瞅巷子两头，见正好没人，于是猛地跳起身来，翻窗而入。韩絮吃了一惊，正要叫喊，被贾福一把捂住嘴巴，扑倒在地，后脑勺重重地磕在地砖上，很快便没了动静。

贾福见韩絮不再挣扎，立刻扯散韩絮的衣带，又去剥裙衫，急不可耐地在韩絮身上乱摸乱抓。忽然他看见韩絮的口鼻里有血流出，又见韩絮脑后有大片鲜血淌出，吓得后背一凉，一下子放开了手。他用脚踢了踢韩絮，“喂”了两声，见韩絮毫无反应，又伸手去探韩絮的鼻息，发现已没了呼吸，这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惊慌之下，他酒醒了大半，慌忙翻窗逃离了现场，丝毫没注意到自己脚底沾了血，在窗框上留下了印迹。

吴大六和吴此仁躲在巷口，偷偷探眼窥望，目睹了贾福翻窗出入客房的全过程。眼见贾福跌跌撞撞地仓皇逃离，两人急忙赶到客房窗外，朝内一望，瞧见了韩絮倒在血泊中的情形。吴此仁没想过呼喊救人，只想着赶紧追上贾福，这下有了贾福杀人的把柄，正好威逼贾福交出钱来。吴大六却是记得这扇窗户，十五年前他便是在这里翻窗而入，目睹了那一幕，想不到十五年后，他竟然又在这里目睹了凶杀案。吴大六尚在恍惚之间，被吴此仁拉拽着追赶贾福。事后二人追上

了贾福，以告发杀人为威胁，逼迫贾福交出了用七成金银珠玉换来的所有钱财。

此时公堂之上，吴大六将事情经过讲了出来，唯独略去了他和吴此仁追夺钱财的事，只说是与贾福认识，在街上偶然遇见贾福，目睹了贾福杀人的场景。吴此仁也出声附和，指认贾福杀害了韩絮。贾福跪在一旁，从始至终耷拉着脑袋，面如死灰。

乔行简起身离座，吩咐文修拿出初检韩絮尸体时所录的检尸格目，以及一双有些肮脏的鞋子。他当日初检尸体时，从韩絮脑后的伤痕，以及口鼻出血的死状，确认韩絮是脑后遭受撞击、颅骨开裂而死。事后经吴大六告发，他抓获了贾福，贾福当日所穿的鞋子并未清洗，其鞋后跟残余些许血迹。他将检尸格目和鞋子一并呈放在赵师睪的面前。

人证物证俱在，赵师睪拍响惊堂木，道：“贾福，你可认罪？”

贾福被惊堂木的声音震得浑身一抖，道：“小人无意杀人，也不知那女人是郡主，酒后失手，才铸成了大错……”伏身在地，声音也颤抖了起来，“小人知罪，求大人……求大人……”想说出“从轻发落”四字，可一想到自己失手杀死的是郡主，那是死罪难逃，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赵师睪朝宋慈看了一眼，眼神中夹杂着怨恨。今日杨次山突然现身府衙，还带来了乔行简，声称已抓住杀害韩絮的真凶，要赵师睪立刻升堂审案。杨次山乃是当朝太尉，又是杨皇后的长兄，赵师睪不敢

公然得罪，只得吩咐押上宋慈，升堂审理韩絮被杀一案。这一下人证物证俱全，真凶又已俯首认罪，他不判也得判，只得吩咐将贾福押下去，打入死牢。

“既然案子已破，真凶也已抓住，”杨次山看向赵师睪，“那宋慈就该无罪了吧？”

赵师睪却道：“郡主遇害一案，眼下看来，宋慈的确无罪。但宋慈曾与行刺太师的刺客私下见面，谋刺太师的罪名尚在，还是当看押在狱中。待日后审问清楚，再……”

杨次山双手朝天一奉，道：“今日早朝，圣上单独召见我，当面传下口谕，着宋慈追查虫达一案。如今我奉旨行事，要带宋慈出这临安府衙，赵知府，你是要阻拦不成？”

涉及圣旨的事，杨次山定然不敢随口捏造，赵师睪忙道：“下官不敢。”

杨次山病已痊愈，不用再借助拐杖，也不用他人搀扶，袖子一拂，向外走去，几个随从带上吴此仁和吴大六，跟着他离开。赵师睪阴沉着脸，吩咐韦应奎将宋慈身上的镣铐卸去。文修上前来搀扶着宋慈，跟随乔行简离开了公堂。

突然之间洗清嫌疑，无罪获释，宋慈只觉如在梦中，又觉这一切似乎来得太过轻易。走出公堂后，他立刻向乔行简道谢。

乔行简道：“你不必谢我。今日若非太尉出面，赵师睪岂能这么容易服软？”说着向身前的杨次山看了一眼，示意宋慈该去向杨次山道谢。

宋慈稍有迟疑，尚未开口，却听杨次山道：“乔提刑，我有些话想单独与宋慈说，不知可否行个方便？”

他用词很是客套，语气却是一点也不客气，倒像是命令一般。

此时几人所站之处，还在府衙之内，离大门不远。乔行简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带着文修和武偃，先行一步走出了府衙大门。杨次山的几个随从将看守大门的两个府衙差役轰去一边，将吴此仁和吴大六也带到远处，不让任何人靠近杨次山和宋慈。

“算起来，这是我第二次救你了。不过你用不着谢我，”杨次山看着宋慈，压低了声音，“只要你把东西交给我就行。”

宋慈奇道：“什么东西？”

“我已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你又何必故作不知？”杨次山的声音更低了，“虫达留下的证据，是在你手上吧？”

宋慈微露诧异之色，道：“太尉如何知道虫达留有证据？”

杨次山没有回答，道：“拿着这个东西，要担多大的风险，想必你也见识到了。你把它交给我，你想对付的人，我来帮你对付。”

宋慈摇头道：“太尉想要的东西，不在我手上。”

杨次山盯着宋慈，眼神中透着不信任，道：“你当真以为，凭你一己之力，便能对付得过来？”

“我所做之事，不是为了对付谁。”宋慈道，“东西不在我手上，太尉信与不信，都是如此。”

杨次山已不是第一次见识宋慈的固执了，早就知道宋慈是个榆木疙瘩，但想着宋慈入狱了十多天，又见宋慈满身都是伤痕，心想吃了这么多苦头，再怎么硬的榆木疙瘩，也该劈得开了吧，没想到宋慈仍是刀斧不进。他心下很是气恼，但未表露在脸上，只点了点头，道：“好，好。你要做什么事，只管自己去做。若是想起了我，随时来太尉府。”

留下这句话，他走出了府衙大门。几个随从带上吴此仁和吴大六，紧随而去。

宋慈站在原地，想着韩侂胄受过虫达和何太骥的威胁，自然知道虫达留有证据，可杨次山又是如何知道的呢？他想了片刻，忽然迈步而行。他无罪获释，没有立即离开府衙，而是向司理狱走去。

韦应奎押着贾福已经回到了司理狱。他还在为宋慈又一次脱罪而气愤不已，忽然得到狱卒通报，说宋慈来了。他立刻来到司理狱门口，果然见到了宋慈，冷笑道：“宋提刑，你是在这里住惯了，还不打算走吗？”

宋慈道：“韦司理，我奉圣上口谕查案，现要去狱中见几个人，问一些话。”

韦应奎记得方才杨次山在公堂上说过的话，道：“宋提刑奉旨查案，是很了不得，请吧。”说完，侧身一让。

宋慈不再理会韦应奎，快步走进了司理狱。

刘克庄正在担心宋慈的安危，在狱中来回踱步，韩珍各种讥讽辱骂，甚至骂宋慈这是被拉去杀头了，他也没再回应。忽见宋慈回来，他急忙扑到牢门处，却见宋慈手脚镣铐已卸，还没有狱卒看押，看起来已然恢复了自由。他既惊且喜，道：“宋慈，你这是……没事了？”

宋慈冲他轻轻一点头，快步向内走去。

沿着狱道往里走了十来步，便是关押韩珍的牢狱。韩珍正斜躺在狱床上，一边跷着脚抖动，一边笑骂宋慈的脑袋已经掉臭水沟里了，忽见他所骂之人以自由之身回来，气得一下子从狱床上跳了起来，叫骂道：“宋慈，你个驴球的！才关进来十几天，你就想走？等我哪天出去，定要你不得好死……”

宋慈对韩珍仍是不予理会，继续往里走，直至关押欧阳严语的牢狱外。

宋慈问欧阳严语，弥音去见他之时，可有留过什么东西给他。欧阳严语有些茫然，说弥音没留下过任何东西，还说他之前被甲士抓捕

时，那些甲士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欧阳严语的风寒本就没有痊愈，又在这阴冷潮湿的牢狱中被关了十多天，说话之时，咳嗽得更加厉害了。

宋慈转而又去见了被关押在相邻牢狱中的道济禅师，问弥音舍戒离寺时，可有留下过什么东西。道济禅师想了一阵，回以摇头。他虽然身陷囹圄，神色倒是坦然，回答宋慈问话时，脸上仍是带着笑容。

欧阳严语和道济禅师都没有从弥音那里得到过任何东西，宋慈不禁生出了一丝怀疑，虫达手中的那个证据，会不会早就随着净慈报恩寺的那场大火灰飞烟灭了？何太骥只是谎称这个证据还在，以此来威胁韩侂胄，弥音也是因为没有这个证据，才会那么轻易地选择赴死。

带着这一丝疑惑，宋慈掉头行过狱道，回到了关押刘克庄的牢狱外。

宋慈将乔行简查明贾福杀害韩絮、杨次山带来圣上口谕的事，对刘克庄简单地说了。他看着刘克庄满身的伤痕，道：“为了我，你受了此般牢狱之苦。我一定尽快查明虫达一案，救你出去。你会没事的，辛公子也会没事的，大家都会没事的。”

刘克庄笑道：“有你这话，我定然没事！”朝所在牢狱环顾一眼，“苍鹰搏攫，丹棘崔嵬，我虽繫夏台，却甘之如荠。出得外面，你只管安心查案，只可惜我这个书吏，暂时帮不到你了。”

隔着牢门，两人执手分别。宋慈转身走出司理狱，快步离开了府衙。

一出府衙大门，宋慈便看见了等在街边的乔行简。他在司理狱中耽搁了这么久，乔行简也没有离开，而是带着文修和武偃，一直在府衙外等着他。除了文修和武偃，乔行简的身边还站着两人，一人是凝望着宋慈、满脸关切之色的桑榆，另一人则是个两鬓斑白、满面风霜的老者。

宋慈一呆，凝望着那老者，道：“爹？”

那老者便是宋巩。

望着宋慈开裂的青衿服，和那满身的鞭痕，宋巩不禁老眼含泪。听见宋慈那一声“爹”，他的嘴唇动了动，想叫出宋慈的名字，然而“慈儿”二字到了嘴边，却终究没能出口，他只是对宋慈轻轻点了点头。

“我方才不是说过吗？你不必谢我，”乔行简向身边的桑榆和宋巩看了一眼，对宋慈道，“你该谢谢桑姑娘，是她千里奔波，请来了你父亲。你更要谢谢你父亲，若不是他，只怕郡主一案没那么快告破。”

桑榆一直凝望着宋慈，见宋慈得以走出府衙，关切的同时，脸上不觉露出了笑容。听得乔行简所言，她想起过去十几天里发生的事，不禁红了脸颊，微微低头，偏开了目光。原来正月十四那晚，在刘太

丞家与宋慈分别之后，桑榆并未赶着离开临安城。她仍认为虫达藏身于报恩光孝禅寺，想亲自去探个究竟，但她受了宋慈的大恩，若非宋慈查明刘太丞一案的真相，她和桑老丈只怕还身陷狱中。知恩当图报，她想着应该好好地谢过宋慈，再离开临安。她想过请宋慈吃一顿饭，或是请宋慈去哪里游玩，可又觉得这样的举动太过唐突，想来想去，自己与宋慈是因木作相识，不如亲手雕刻一件木作，送与宋慈以表谢意。她在临安城里多留了几几天，白日里仍是四处售卖木作，能多赚几个钱总是好的，深夜回到梅氏榻房，便在孤灯之下精雕细刻。就在木作快雕好时，她却听说宋慈因为在锦绣客舍杀害了新安郡主，被抓入府衙关押了起来。

桑榆赶去太学打听，证实传言是真的，连与宋慈交好的刘克庄也一并入了狱。她在临安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能找谁帮忙，心急之下，只想到了浙西提点刑狱乔行简。她赶去了提刑司，跪求乔行简救宋慈。乔行简扶起桑榆，说他已上奏皇帝，奏明新安郡主遇害一案的案情，希望能争取来办案之权，还说太学的真德秀也在为宋慈上书辩白，让桑榆安心回住处等着。桑榆看乔行简面有愁容，知道宋慈并不好救，忧心忡忡地回了梅氏榻房。她愁了一夜，心想与其留在临安空自等待，不如赶回建阳县去。宋慈家在建阳，她想尽快将此事告知宋慈的家人，让宋慈的家人想办法救宋慈。从临安到建阳县，有九百多里路程，马车和牛车都太慢，唯有骑马最快。桑老丈年事已高，又大病初愈，经不起马背上的颠簸，桑榆便打算独自一人赶回建阳。她将这一决定告诉了桑老丈，桑老丈担心她一个人路上出事，本不愿答

应，但见她如此坚决，又想到是为了救宋慈，最终答允下来，只是叮嘱她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桑榆在车马行雇了一匹马，因她不会骑马，还雇了马夫。临安城内雇一匹马，一天需花费百余钱，若是出城去郊外，一天近两百钱，若是走远路，一天则要三百钱以上，还要负责马匹的草料，以及马夫一路上吃喝住宿的花销。桑榆本可以捎信，但她怕车马行的伙计怠慢，又怕万一没有送到，最终还是决定亲自赶这一趟。她所有的盘缠，还有这段时间在临安赚到的钱，几乎用了个精光。马匹驮着马夫和她，尽可能快地赶路，到达建阳县时，已是第七天。她一刻也不停歇地寻去，最终见到了宋巩。

得知宋慈入狱，宋巩一刻也不敢耽搁，当天便拿出家中全部积蓄，又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城中解库典当成了钱财。他不愿桑榆花钱，支付了马夫和马匹的费用，又另雇了两匹快马，一路上换着骑行，带着桑榆加急往临安赶，只用了五天，便抵达了临安城。

宋巩是从清波门进入的临安城。入城之时，他仰头望了一眼高耸的城门。十五年前，他便是从这里扶着亡妻灵柩，携着年幼的宋慈离开的，他曾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踏足此地，想不到视茫发苍之年，竟又重回这里。入清波门不远，便是临安府衙，他当年曾被抓入府衙关押在司理狱中，如今宋慈也被关押在此，但他过府衙而不入，而是往城北的提刑司赶去。他从桑榆那里得知，临安府衙的大小官吏沆瀣一气，宋慈便是遭受了这些官吏的诬陷，才会身陷牢狱，而宋慈曾出任提刑干办，是浙西提点刑狱乔行简的属官，与府衙官吏比起来，乔行

简却是个正直的好官。于是他第一件事便是去拜见乔行简，从乔行简那里了解清楚了案情，得知无论是乔行简的奏请，还是真德秀的上书都已石沉大海后，他开始在临安城中奔走。桑榆只知道宋巩请乔行简以提刑司的名义张贴悬赏，但凡为韩絮一案提供有用线索之人，都可得到多达百贯的赏钱。此外宋巩奔走了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用过什么法子，桑榆不得而知，总之短短三天时间，宋慈便获释出狱，从府衙里走了出来。

往返千里奔波，接连十多天的担忧，在见到宋慈的这一刻，都化作了桑榆脸上的那一抹笑容。

宋巩听了乔行简的话，当即转身，行礼道：“宋巩人微言轻，百无一能，都是仰仗乔大人，犬子才得保平安。”

乔行简淡淡一笑，道：“不管怎样，平安了就好。你们父子久别重逢，多亲近亲近。提刑司事务繁多，乔某这便告辞了。”说完向宋巩一抱拳，又向宋慈一点头，带上文修和武偃离开了。

宋慈从没想过父亲会来到临安，自己入狱的经过，还有出任提刑、追查凶案的事，想必父亲都已经知道了。他叫了那一声“爹”后，面对着宋巩，竟不知如何开口是好。

“出来了就好。”宋巩对宋慈并无过多表示，语气也显得有些冷淡，“其他的事，先回榻房再说吧。”

宋玠来到临安后，一直在梅氏榻房落脚，与众多脚夫小贩挤在大通铺上。他知道京城官吏众多，人情庞杂，救宋慈少不了用钱，所以出发时才典当家财，到了临安则是能省则省。他原本是个从不打点关系的人，但如今落难的是宋慈，他从一开始便做好了违背原则的打算。如今宋慈获释出狱，宋玠不必再那么节省，回到梅氏榻房后，便另要了一间单独的客房，先让宋慈安顿下来，随后请来大夫，为宋慈治伤上药。

送走大夫后，宋玠拿出自己的干净衣服，让宋慈换上了。看着从宋慈身上脱下来的那件不成样子的青衿服，他沉着一张脸，叹了口气，道：“我当初就不该答应你去什么太学。”

“爹，”宋慈微低着头，“对不起。”

桑榆本以为宋玠与宋慈父子相见，那是劫后之喜，说不定还会喜极而泣，哪知父子二人一见面，宋玠却满脸冰霜。她觉察到气氛不对，比画手势告辞，退出了房间。

“你当初答应过我，来临安只为求学，可如今呢？”桑榆走后，宋玠向窗户一指，“外面人人都说你是宋提刑，叫你宋青天。你查其他案子倒也罢了，竟还去了锦绣客舍，去了那间行香子房。你说，你是不是在查当年那起案子？”

宋慈没有否认，点了一下头。

“我还听说，不止你，与你交好的两个学子，还有你欧阳伯父，也被抓入了牢狱，是也不是？”

宋慈又点了一下头。

宋巩闭上了眼睛，摇着头坐了下来，好一阵没有说话。宋慈则是站在原地，一直埋着头。房间里一片沉寂，连窗外的些许风声都变得无比刺耳。

良久，宋巩忽然长叹一口气，打破了这份沉寂：“我已去见过韩太师了。”

宋慈一下子抬起了脸，不无诧异地望着宋巩。

宋巩道：“乔大人什么都对我说了，你入狱不全是因为郡主被害一案，主要是因为得罪了韩太师。”

他三天前去拜见乔行简时，乔行简把所知的一切告诉了他。韩侂胄权倾天下，宋慈既然得罪了韩侂胄，只怕找谁打点关系都没用，于是他当天便赶去了吴山南园，求见韩侂胄，希望能救得宋慈。韩侂胄说宋慈拿了他家中一样东西，把这样东西交回去，便可饶宋慈性命。宋巩当场便答应下来，说宋慈是他的儿子，别人的话宋慈未必肯听，他的话宋慈却不敢不从，只要能让宋慈平安出狱，给他一天时间，他一定劝得宋慈交出这样东西。韩侂胄不置可否，只说杀害韩絮的真凶若被抓到，宋慈或可出狱。

从吴山南园回来后，宋玘便请乔行简帮忙张贴悬赏，希望能寻得为韩絮一案提供线索之人。悬赏张贴后的第二天，果然有人来到了提刑司，竟是太尉杨次山的弟弟杨岐山。杨岐山说太尉已经抓到了杀害韩絮的凶手，并送来了一双鞋子，说是凶手杀人的罪证，还说乔行简若想救宋慈，就带上这双鞋子，翌日上午去府衙公堂等候。乔行简今日一早如约而去，杨次山带来了吴此仁和吴大六这两个证人，以及贾福这个杀人凶手，这才有了今日宋慈无罪获释的事。

乔行简并不清楚杨次山为何要救宋慈，甚至不惜搬出圣上口谕，也要在公堂上力保宋慈。他也不知道宋玘曾去见过韩侂胄，还以为赵师睪是因为畏惧杨次山，才会这么轻易就将宋慈释放。

宋玘同样不知道杨次山为何对宋慈施以援手，但他知道宋慈能轻易获释，定然是韩侂胄私下对赵师睪打过招呼。他看着宋慈的眼睛，道：“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拿了韩太师的某样东西？”

宋慈道：“韩太师想要的东西，不在我手上。”说完之后，见宋玘仍旧盯着自己，“爹，连你也不信我吗？”

宋玘没有说话，忽然起身拉开房门，朝外面看了一眼，确认过道里无人，重又关上房门。他把自己去见韩侂胄的经过对宋慈说了，道：“慈儿，我不知道这样东西是什么，倘若在你手上，你宁愿身陷牢狱，也不肯交出这东西，我又岂能强逼你交出去？倘若不在你手上，韩侂胄既已认定是你拿了，无论你怎么辩解，他也不会相信你。”他压低了声音，不再以太师称呼韩侂胄，而是直呼其名，“你

只有这一天时间，趁此机会，赶紧离开临安。韩侂胄不会放心让你出狱，只怕会派人暗中盯着你。桑姑娘会一些易容的法子，她已答应帮你改换行头，尽可能不让人认出你来，再让你挑上货担，扮作货郎，带你出临安城。出了临安，你别回建阳，有多远走多远。桑姑娘虽不能言语，却是个好姑娘，我能看出她是真心待你好。你若觉得自己能保护她一辈子，那便不要辜负她；若是觉得保护不了，那你离开临安后便与她断了往来，不要误了她一生。”

宋慈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宋巩在府衙见到他时一脸冷漠，回到梅氏榻房又责备于他，那是怕有人盯梢，担心其真实意图被人察觉。宋慈大受触动，道：“爹，那你怎么办？”

宋慈这短短一句问话，却是饱含关切。

宋巩老怀大慰，道：“你不必担心我。我只是帮你逃走，这点罪远不至死，过得几年便没事了。”

“为人子女，焉能独自逃生，坐视父母受罪？”宋慈摇起了头，“况且司理狱还关押着其他人，他们都在等我回去相救，我不能一走了之。我要留下来查明一切。”

“你只有这一天时间，能查明什么？”宋巩道，“你怎的就不明白？”

“爹，我什么都明白。逃得一时，未必能逃得一世。我不能连累桑姑娘，更不能留你独自受罪。”宋慈说这话时，心中主意已决——

韩侂胄那么忌憚自己的秘密为人所知，此秘密定然对其极为不利，那他偏要将这秘密查明，并公之于天下。

韩侂胄虽是权臣，可毕竟是臣子，朝堂上还有以杨皇后和杨次山为首的一干政敌，这些政敌势必不会放过打压韩侂胄的机会，到时候群起而攻之，皇帝也未必肯保他，刘克庄、辛铁柱和其他被关押的人，自然也就有救了。若能得到虫达留下的证据，自然不难查明韩侂胄的秘密是什么，但这个证据是否还存在于世上，宋慈不得而知，更别说仅用一天时间去找出这个证据了。他只能另想办法。自从出任提刑干办以来，他查案之时，常有一些异于常人的直觉，如今这样的直觉又出现了。他隐隐觉得，十五年前母亲遇害的案子，与韩侂胄的秘密似乎有所关联。既然找不到虫达留下的证据，那他就查明母亲遇害一案，也许能触及韩侂胄的秘密。

他凝望着宋玠，道：“爹，你当真想帮我，那就请你告诉我，十五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出狱之后，你为何那么急着离开临安？十五年来，你又为何一直对娘亲的案子绝口不提？”

宋玠本想继续劝宋慈出逃，突然听到宋慈提起禹秋兰的案子，张开的嘴合上了，原本看着宋慈的目光也偏了开去。

“娘亲的案子，我能查到的，都已尽力去查过了。可此案太过久远，当年了解案情的人，大都已经找寻不到。爹，你一定比谁都了解此案。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是不是知道凶手是谁？”宋慈知道父亲对此案缄口不言，必定是因为知道了什么内情。

宋巩慢慢地转回了目光。自从禹秋兰去世之后，他独自养育了宋慈十多年，却从未在宋慈的眼中，见到过如此坚决的眼神。宋慈离开他身边不过短短一年，却变得他几乎不认识了。一瞬间，他明白了过来，宋慈已经长大了，是真真正正地长大成人了。他就那样看了宋慈好一阵子，最终点下了头。

宋巩的确知道杀害禹秋兰的凶手是谁。

当年他得祁驼子相助，洗清冤屈，得以出狱。原本他想追查杀害妻子的凶手，然而他出狱当天，刚走出府衙大门，便见到了站在街边的虫达。虫达似乎知道他会出狱，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一见到他，便说出了一番令他意想不到，也令他终生难忘的话。

就在府衙大门外，当着宋巩的面，虫达竟然直接承认，他就是杀害禹秋兰的凶手，说这就是得罪他家公子的下场。他似乎丝毫不怕被官府治罪，还口出恶言，威胁宋巩当天立马离开临安，倘若第二天发现宋巩还没走，那他便杀了宋巩，连五岁的宋慈也照杀不误。他还叫宋巩永远不要追查此案，否则一旦让他知道，无论宋巩父子身在何处，他都不会放过二人。他还说宋巩若是不信，尽管去报官试试，就算他被官府抓了，甚至他被判死罪处以极刑，也照样会有其他人找上门去，取宋巩父子二人的性命。虫达一身匪气，凶悍至极，说完这番话转身就走，留下宋巩攥紧双拳、咬牙切齿地定在原地。

宋巩很想立刻回入府衙，击鼓鸣冤，状告虫达。他若是孤身一人，豁出性命也不能让妻子枉死，可是他还有宋慈，宋慈才只有五

岁，他若一死，宋慈在这世上再无依靠，他更不能拿宋慈的性命去冒险。他在街边站了许久，泪水无声而下，久握成拳的双手，最终还是松开了。他买了棺材，带着妻子的遗体，去欧阳严语家中接上宋慈，离开了临安城。从那以后，他对妻子的案子再不提及，但在其内心深处，却弥漫着无尽的悔恨和愧疚。他学刑狱，任推官，为无辜之人洗刷冤屈，不仅是因为亲身入狱后深感刑狱黑暗，希望世上像他那样蒙受冤屈的人能少一些，更是想以此来弥补他当年做过的选择，可无论他怎么做，无论他做多少事，心中对妻子的悔恨和愧疚始终与日俱增。他背负着这一切，不让宋慈接触禹秋兰的案子，甚至一个字都不许提起，十五年来始终如此，直到今时今刻，他才终于说了出来。

宋慈没有想到，父亲多年来所隐瞒的内情，竟会是如此简单。然而对宋巩而言，当时宋慈已是他的全部，他做出这样的选择，背负对亡妻的愧疚，一点也不容易，一点也不简单。

“所以……虫达就是杀害娘亲的凶手？”宋慈嘴唇颤抖，“就为了替韩珍出气，就为了报复私怨？”

当年与韩珍的私怨，源起于那场破鸡辨食，说到底是因宋慈出头而起，宋巩这些年不肯把真相告诉宋慈，也是不想宋慈为母亲的死负疚一生。他神色苦楚，闭上双眼，点了点头。

宋慈眉头骤然凝起，道：“倘若是为报复私怨，虫达该来杀我才是，为何却去杀害娘亲？”他的思绪转得飞快，不等宋巩回过神来，继续往下道，“若真是为了报复，那虫达为何要选择大白天，在人流

众多的锦绣客舍里动手？他大可不必冒这么大的风险，可以选择其他更为稳妥的时辰，比如夜半无人之时，或是娘亲外出之时，又或是等爹你去参加殿试，根本不可能回客舍的时候。”说到这里，连连摇头，“不对，根本不对……”

宋巩听着宋慈所言，不禁皱起了眉头，道：“什么不对？难道凶手……不是虫达？”

宋慈没有回答，想了一下，忽然道：“爹，我要出去一趟。”

“你身上还有伤，才刚刚上了药，你要去哪里？”宋巩说出这话时，宋慈已向房门走去。

“我的伤已无大碍。爹你留在这里，我去去便回。”宋慈留下这话，拉开房门，快步走出。

宋巩站起了身，本想跟着宋慈前去，听得这话，不觉一呆。十五年前妻子遇害那天，他曾去琼楼赴欧阳严语之约，席间离开过一段时间，去找韩珍讨要说法，当时他将宋慈留在琼楼，曾说过让宋慈稍等，他去去便回的话。如今相似的话从宋慈口中说出，他一下子想起了当年的场景，紧跟着又想起了妻子遇害的那一幕，心神恍惚之间，泪水默默流下。

宋慈离开梅氏榻房，一路疾行，没用多久，便赶到了折银解库。

当值的仍是上次那浓眉大眼之人，一见宋慈，顿时面露喜色，赶忙入厅通报了邹员外。邹员外亲自迎了出来，喜道：“宋提刑，你这

是没事了？我派人去太学寻过你，听说你被府衙差役抓走了，我还以为……嗨，不说这些触霉头的事了，快些请进！”

宋慈站在原地没动，道：“员外，不知托你寻找的两样当物，眼下可有消息？”他一路赶得太急，说话之时喘着粗气。

邹员外道：“寻得了一样。”

“可是银簪子？”宋慈的声音透着急切。

邹员外把头一摇：“银簪子早已熔作他物，只寻得了平安符，而且符早就没了，只剩下玉扣。”

宋慈的脸上掠过了一抹失望之色。与平安符比起来，银簪子重要得多，那极可能是杀害他母亲的凶器之一。他道：“当真已熔作他物？”

“我派人找到了金学士，当年他买去那支银簪子后，转手便卖去了洪福桥银铺，早就熔掉了。我也派人去洪福桥银铺问过了，他家收来的银器，都会熔了另铸他物，此事千真万确，错不了的。那玉扣被倒卖了多位买主，很是找寻了一番，才寻了回来。”

“不知玉扣何在？”宋慈问道。

邹员外立刻吩咐当值的去解库厅将玉扣取来，交给了宋慈。

宋慈接过一看，那是一枚圆环状的玉扣，至于用料如何、做工怎样，他是不太懂的。

邹员外见宋慈怔怔地看着玉扣，道：“浓郁幽深，碧绿无瑕，这玉扣乃是玉中上品，富贵人家才能见得着，亦有可能是宫中之物。”

宋慈忽然眉心一动，似乎想起了什么，道：“上次贾福典当的那批金银珠玉，可还在员外这里？”

“当然在。”邹员外应道，“这贾福虽说是个无赖，可我邹某人不能失信于人，定好了当期一月，期限未过，不得变卖，那是白纸黑字写明了的。”

宋慈道：“可否再让我看看那批金银珠玉？”

邹员外当即应允，叫当值的取来了那批仍旧包裹在冬裘里的金银珠玉。宋慈立刻翻找起来，不看金银，只看珠玉，很快找到了一枚玉扣。他将这枚玉扣拿了起来，与邹员外寻回来的那枚玉扣一比对，两枚玉扣无论是材质、形状还是色泽，几乎如出一辙。他继续在那批金银珠玉里翻找，最终找出了三枚相似的玉扣。他看着这四枚玉扣，一时陷入了沉思。

邹员外见宋慈沉思默想，道：“宋提刑，你没事吧？”

宋慈回过神来，将三枚玉扣放回冬裘里，只将那枚寻回来的玉扣拿在手中，道：“这批金银玉器，还请员外妥善保管。至于这枚寻回来的玉扣，我想暂借一用。”

邹员外花了很大一笔钱，才从买主手中将这枚玉扣买回。但他绝口不提钱，道：“宋提刑说这种话，那可就见外了。这玉扣本就是为

你所寻，你只管拿去便是。”

“那就多谢员外了。”宋慈拱手道，“我还想请员外带上绍熙元年的收解账本随我去一趟提刑司，不知可否？”

“去提刑司？”邹员外奇道，“去做什么？”

宋慈应道：“我想请员外当堂做证。”

“可是要破什么案子？”邹员外眼中放光，竟隐隐似有兴奋之意。

宋慈倒是一脸沉静，道：“此事说来话长，一时难以说清，员外去了便知。”

“好说。”邹员外不再多问，当即叫当值的取来绍熙元年的收解账本，又吩咐马夫去解库后院，将自家马车赶了出来。“宋提刑，请吧。”他抬手请宋慈上车。

宋慈只剩一天时间，做什么事都须抓紧，能有车马代步自然更好，当下毫不犹豫地登上了车。但在去提刑司之前，他还要回一趟梅氏榻房。

宋巩在梅氏榻房焦急地等待着。宋慈说是去去便回，这一去却花了不少时间，宋巩难免担心，以至于离开了房间，来到梅氏榻房的大门口等着。他朝门外张望了许久，直到时近正午，看见一辆挂有“解”字牌饰的马车驶至榻房外停住，宋慈从马车上下来，他心中

才算稍稍安定。他望了一眼马车里坐着的邹员外，见其人衣着华贵，不知是谁，也不多看，问宋慈：“你到哪里了？这么久才回来。”

去了哪里并不重要，宋慈没有回答，问道：“爹，十五年前的案子，你一定也想知道凶手是谁吧？”

宋巩此前已把话说开，也就不再掩饰，道：“想，如何能不想？”

“既是如此，那就请爹帮忙做一件事。”

“什么事？”

“当年在临安，你曾买过一支银簪子送给娘亲，可还记得？”

“记得，那是初到临安当日，在夜市上买的。”

宋慈看了看榻房内走动的伙计，以及时不时出入的脚夫贩子，似乎怕人多耳杂，挨近宋巩耳边，低声细语了一番，最后道：“爹，到时你直接到提刑司去，我会在那里等你。”说罢，转身登上马车，请车夫往提刑司而去。

第九章 真凶落网

对吴此仁而言，今天真可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听领路的许义说，正因为他和吴大六为郡主一案提供了线索，最终才得以将真凶缉拿归案，乔行简要当面感谢，还要将一百贯悬赏给他二人。这么一大笔横财，当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他此前连想都不敢想。要知道他和吴大六以目睹贾福杀人为威胁，夺了贾福分走的七成钱财，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自然不能声张，所以他二人没想过告发贾福，还想着以后以此为威胁，能不断地逼迫贾福拿钱。

然而就在昨天，突然有一大批家丁打扮的人闯进了仁慈裘皮铺，不由分说，将他请去了里仁坊的杨宅，在那里他见到了杨岐山，以及早就被抓到那里的吴大六和贾福。杨岐山说他已派人查问过锦绣客舍附近的浮铺贩子，新安郡主遇害当晚，一浮铺贩子曾看见有两人鬼鬼祟祟地躲在通往锦绣客舍背面的巷子口，其中一人生得獐头鼠目，很像之前在前洋街上因为掳劫孩童而被抓走的贼人——那浮铺贩子正月里曾在前洋街出过摊，恰巧目睹了吴大六被宋慈当街捉拿的一幕。当初吴大六能出司理狱，明面上是靠着元钦的通融，实则背后却有杨次山的授意。杨次山身为太尉，有些事不便亲自出面，都是私下授意杨岐山去做的，比如买通熙春楼的鸨母云妈妈，让其做证吴大六曾去过熙春楼，又比如吴大六出狱之后，给吴大六一笔钱封口，让其永远不

许提陷害辛铁柱一事.....因此杨岐山知道这个“因为掳劫孩童而被抓的贼人”就是吴大六。于是杨岐山吩咐家丁将吴大六抓来杨宅，当面问起郡主遇害当晚的事，吴大六可不敢隐瞒，承认那晚躲在巷子口的是他和吴此仁，还如实交代了贾福杀人的事。杨岐山这才派家丁把贾福和吴此仁抓来。

宋慈因郡主一案入狱，杨岐山抓住杀害郡主的真凶，正是为了救宋慈。他对宋慈很是嫉恨，巴不得宋慈早点去死，更别说救宋慈的性命，但杨次山要救，还说宋慈的存在至关重要。他虽然不理解杨次山的决定，但对这位官居太尉的长兄，却向来不敢违逆。这才有了杨岐山去提刑司通知乔行简，以及今早杨次山出面，带着吴大六、吴此仁和贾福去往府衙公堂，保救宋慈出狱的事。

吴此仁今早为郡主一案做证，那是被迫所为，他和吴大六回到仁慈裘皮铺后，仍有些惊魂未定，但想到贾福杀害郡主，死罪难逃，从此不用再防备贾福的报复，从贾福那里夺来的钱财就此安生落袋，再无后患，这结局倒也不坏。紧接着中午刚过，提刑司突然来了一个叫许义的差役，请他二人前去提刑司领取悬赏，还说乔行简要当面感谢他二人。整整一百贯的悬赏，他二人被迫做证，竟还有这么一大笔悬赏可拿，真可谓是意外之喜。

吴此仁很是高兴，这是他第一次来提刑司，进了大门之后，便左看看右瞧瞧，觉得什么都很新鲜。吴大六却是第二次来了，上次他被宋慈抓来这里，尝过了牢狱的滋味，一想起这段经历，心里不甚痛快。

二人在许义的带领下，踏入了提刑司大堂，原本很是轻快的脚步，一下子定在了当地。

只见大堂之上，众差役威风凛凛地分列左右，文修和武偃立在两列差役之首，乔行简则端坐于中堂案桌之后，堂下候着三人，一个是宋慈，另一个是邹员外，还有一个是宋巩。众人的目光都盯在他二人身上，每个人都不苟言笑，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其间，哪里像是为了赏钱道谢，倒有几分今早府衙公堂的阵仗，更像是要审案一般。

吴此仁认得邹员外，那是打过十多年交道的老相识了。至于宋巩，吴此仁记得今早走出府衙大门时，曾看见此人站在街边，当时他觉得有些面熟，但一时之间没想起是谁。此时见宋巩与宋慈站在一起，他一下子想起了十五年前锦绣客舍的事，想起这人就是当年那个妻子被杀的举子，也就是宋慈的父亲宋巩。他原本脸上挂着笑，这一下脸色发僵，忽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看去，只见许义不知何时已绕到身后，手按捕刀，看住了大堂入口。吴大六也注意到了，咽了咽口水，脸色有些发白。

“吴此仁。”乔行简严肃的声音忽然响起。

吴此仁忙回过头来，看向乔行简。

只听乔行简道：“你为新安郡主遇害一案做证，指认元凶贾福杀人，原该称谢于你，但有人告你十五年前在锦绣客舍时，利用身为伙计之便，盗窃住客财物，你可认罪？”

吴此仁一下子明白过来，宋慈这是请动了乔行简，兴师动众地又来问他的罪了。好在他之前向吴大六交代过，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想到这里，吴此仁忙将身子一躬，脑袋一埋，道：“回大人的话，小人过去是在锦绣客舍做过伙计，如今开了一家裘皮铺，一直是良民一个，从没做过不义之事，还望大人明察。”

“那您可认得此物？”

吴此仁抬起头来，只见乔行简手中拿着一枚玉扣，应道：“小人离得远，看不大清。”

乔行简向文修看了一眼。文修上前接过玉扣，拿到吴此仁的面前。

吴此仁仔细看了两眼，想起从贾老头那里夺来的金银珠玉里，便有这样的玉扣，心想乔行简难道不是问罪他在锦绣客舍主守自盗之事，而是追究他抢夺了贾老头的钱财？他不敢承认，摇头道：“小人不认识。”

“那这上面的典当记录，你可认识？”乔行简拿起案桌上一册收解账本，翻开其中一页，让文修示与吴此仁。

吴此仁只见账本上的那页记录着“绍熙元年四月初一，折银解库收入吴此仁所当银簪子一支、玉扣平安符一枚”。他稍稍皱眉，这才明白刚才那枚玉扣原来是他当年所当之物。他当年在折银解库典当的东西，都是偷来的赃物，心想原来还是在问罪他主守自盗之事。他朝

邹员外看了一眼，原本还奇怪为何折银解库的邹员外会出现在提刑司，这下算是恍然大悟了，道：“大人，绍熙元年，这不十多年了吗？小人记不得了。”

“吴老二，白纸黑字，你却说记不得，难道我邹某人还能冤枉你不成？”邹员外忽然插话道，“那你亲笔画押的当票，总该认得吧？”说着伸手入怀，摸出一张有些破旧的当票。之前宋慈托他寻找两样当物，他吩咐当值的从一大堆陈年旧票中，翻找出了当年吴此仁典当这两样当物的当票。今日宋慈让他带着收解账本来提刑司，说是当堂做证，他想着这张当票或许用得着，便一并带上了。

宋慈当即接过来一看，只见当票虽然破旧，上面的字还算清楚，写明了铺名、地址、当物、当期和利钱，正是吴此仁典当银簪子和玉扣平安符的当票，上面还有吴此仁的亲笔画押。宋慈道一声：“多谢员外。”便将当票呈与乔行简过目。

乔行简看罢当票，吩咐文修示与吴此仁，道：“这当票上的画押，你敢说不认得？”

吴此仁当然认得自己的亲笔画押，盯着当票不说话，暗暗想着如何为自己狡辩开脱。

邹员外见了吴此仁这般模样，知道他还不打算承认，道：“吴老二，你可别说不认得。我那里还有一大堆你亲笔画押的当票，要不要我叫人尽数取来，与这张当票上的画押仔细比对比对？”

吴此仁心里一惊，每张当票都代表了一次销赃，过去他与吴大六不只在锦绣客舍行窃，还在其他不少地方偷盗过，在折银解库销赃了数十次，要不然他开了仁慈裘皮铺后，也不会每年给邹员外送裘皮等贵重礼物，就怕邹员外对外泄他的老底。他可没想到邹员外每年都收了礼，如今竟一点也不留情面，在提刑司大堂上当众说出这样的话来。倘若那一大堆当票都拿出来，他这偷盗之罪可就太重了，想到这里，吴此仁忙道：“员外说的什么话？你是守信之人，当然不会冤枉了小人。小人也是个守信之人，自己的亲笔画押，自然是认得的。”

言外之意，是提醒邹员外要守信，要按约定俗成的来，他好歹算是折银解库的常客，不能把他销赃的事拿到公堂上来说。

邹员外听懂了这番话的言外之意，但他看着吴此仁，眼中却有轻蔑之色。他开设解库这么多年，之所以将收解账本和当票留存得如此仔细，一来是不欺压当客，避免收解纠纷；二来是当客中不乏销赃之人，难免会牵涉大案，比如达官贵族失窃案，又比如人命官司，一旦官府追查起来，他能拿得出凭据，助官府查案，为自家解库免祸。贼盗之中，如叶籁这般行侠仗义的大盗，他是极为敬重的，至于吴此仁这等偷鸡摸狗的窃贼，尤其敢做还不敢认，他向来看不起。他知道今日当堂做证，将吴此仁销赃的事抖搂出来，往后自家解库的生意必定会变差。但他答应来提刑司时便已想好，无论如何都要帮宋慈这一回，一来敬佩宋慈的为人，二来也算弥补之前叶籁出事时，自己没能

帮到叶籁的遗憾。至于自家解库的生意，又不是全指望这些销赃的窃贼，只要自己一如既往不欺压当客，他不怕生意做不回来。

邹员外没有再插话。

乔行简盯着吴此仁，道：“那你就是承认当年典当过账本上这两样当物了？”

吴此仁只得应道：“既有当票在，小人自然是认的。只是此事太过久远，小人是当真记不清了。”

宋慈最初去仁慈裘皮铺查问时，吴此仁便是以记不清来推脱，如今收解账本和当票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吴此仁还是这般说辞。

“记不清？”宋慈忽然踏步走出，“那让我来帮你记上一记。”

乔行简派许义以悬赏之名去请吴此仁和吴大六，那是出自宋慈的请求。宋慈将收解账本和玉扣交给了乔行简，也简单说了十五年前吴此仁和吴大六偷盗之事，但具体宋慈要查问什么，又为何要查问偷盗之事，乔行简并不清楚。此时见宋慈踏步而出，乔行简适时应道：“既然如此，宋慈，接下来如何查问，便交给你了。”

“宋慈领命。”宋慈朝乔行简躬身一礼，从文修那里接过那枚玉扣，转身面向吴此仁，“吴此仁，这枚玉扣用料如何，做工怎样？”

“宋大人，小人是做裘皮营生的，你问冬裘皮帽，小人是懂的，”吴此仁摇头道，“你问起这玉器，小人可是半点不知。”

“你不知道，那也不怪你。这枚玉扣浓郁幽深，碧绿无瑕，乃是玉中上品。”宋慈不懂珠玉，这是照着邹员外的原话在说，还不忘朝邹员外看去一眼，微微点头示意，随即拿起玉扣，示与众人，“此玉扣曾是先帝当朝之时，赐给恭淑皇后的御赐之物，当时恭淑皇后还是嘉王妃，她将这枚玉扣系在平安符上，在绍熙元年三月二十九日那天，转赠给了我娘亲。”

宋巩从来不知禹秋兰与嘉王妃打过交道，更不知禹秋兰获赠平安符一事，听得此话，不禁望着宋慈，满目皆是惊讶。

只听宋慈继续道：“我娘亲拿着这枚玉扣平安符，回到了当时投宿的锦绣客舍，随后在行香子房中遇害，这枚玉扣平安符不知所终，一同不见了的，还有我娘亲头上的银簪子。”说着走到宋巩身前，伸出了手，“爹，娘亲的那枚银簪子，还请你拿给我一下。”

宋巩从怀中摸出了一枚用手帕包裹着的银簪子。之前宋慈乘坐马车离开梅氏榻房时，曾在他耳边低语一番，嘱咐他去买一支银簪子，其长短尺寸、做工外形要与当年禹秋兰的那支银簪子相似。他记得十五年前买给禹秋兰的银簪子是何模样，那是他难得买给禹秋兰的首饰，他永远也忘不了。虽不知宋慈要做什么，但他还是去寻了两家银铺，找到了一枚外形和尺寸都相似的银簪子，买了下来，带到了提刑司。他听得宋慈所言，当即将这支银簪子取出，交给了宋慈。直到此刻，他仍不明白宋慈要做什么，但他没有说破，只是好奇地看着宋慈。

宋慈所说的银簪子，应该就是吴此仁典当的那支，邹员外此前已派人查找过，确认已熔作他物。忽然听得宋慈这么说，还当众拿出了这支银簪子，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我查问过绍熙元年临安府衙的仵作行人祁驼子，他当年查验过我娘亲的尸体。我娘亲遇害之后，右腹有一道刀伤，长约一寸，深入腹部，将肠子割断成了几截，乃是短刀捅刺所致。此外还有三处锐器伤，都位于身体的左侧，分别在左臂、左肩以及颈部，其中颈部那一处为致命伤。这三处锐器伤都只有黄豆大小，是由尖锐细长的利器扎刺所致，凶器正是这支当时不见了的银簪子。”宋慈盯着吴此仁，“这支银簪子连同这枚玉扣，都出现在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初一，你去折银解库典当的当物之中。吴此仁，杀害我娘亲的凶器，为何会在你的手上？你当时是锦绣客舍的大伙计，掌管着行香子房的钥匙，你说，是不是你潜入行香子房，为谋钱财，害了我娘亲的性命？”他目光如刀，说到最后，声音严厉可怖。

“凶……凶器？”吴此仁一惊之下，忽然转过头去，看向站在身旁的吴大六。吴大六低着头，不敢与他对上目光。

吴此仁脑筋转得极快，霎时间明白过来自己的处境。他原以为宋慈只是追查他偷盗之事，没想到竟把他追查成了杀人凶手。他当年与吴大六联手在锦绣客舍偷盗，他只负责偷开窗户以及事后销赃，至于入房行窃，那都是吴大六的事。禹秋兰回房之时，他给吴大六打过信号，还故意拿错钥匙，给吴大六逃离争取时间，自己打开房门时，见行香子房中空无一人，以为吴大六已经得手了。事后也确实如此，当

晚他回到住处时，吴大六将盗得的一支银簪子和一枚玉扣平安符交给了他，他第二天便拿去折银解库典当了钱财。他一直以为禹秋兰遇害，是吴大六离开行香子房之后的事，从没想过吴大六偷来的银簪子竟会是凶器。他想起吴大六把银簪子和玉扣平安符交给他时，整个人看起来惊魂不定，当时他还以为吴大六是因为险些被禹秋兰撞见而后怕。如今见吴大六低头不语，甚至不敢与他对上目光，他才明白过来，或许当时吴大六并没有逃离行香子房，而是躲在房中某个地方。难道是吴大六杀害了禹秋兰？否则作为凶器的银簪子如何会出现在吴大六的手中？自己只参与了偷盗，而且只偷盗了一些无权无势的寻常住客，这样的小罪，只要死不承认，官府没有证据，通常不会为难他，就算有证据定他的罪，只要他多花些钱打点，那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惩处。可若是杀了人，这可是杀头的大罪，他又不是皇亲国戚、达官贵胄，官府定然不会通融，哪怕沾上一丁点嫌疑，都会被抓入牢狱，严刑拷打下屈打成招也是常有的事。他与吴大六本就多年不怎么来往，只因夺占贾福钱财一事才再次联手，他本就打算这次联手之后，再不与吴大六来往。他盯着吴大六，心中暗道：好你个吴大六，难怪一进了这提刑司，你便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原来你心里还藏着这等事，你倒好，把头一缩，闷在一旁做王八，却让我来替你挡罪！我可不是冤大头，杀人这种重罪，我才不会帮你担着，要尽可能撇清一切关系才行……他想到这里，当即指着吴大六，大声道：“大人，这银簪子和玉扣，都是吴大六从行香子房偷出来的，与小人可没有半点干系啊！”

吴大六抬起头来，吃惊地看着吴此仁。吴此仁此前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说死也不能承认偷盗之事，没想到宋慈一问起杀人之罪，吴此仁立刻便把他卖了。眼见大堂里所有官吏和差役的目光都朝自己射来，一直不发一言的他赶忙开口：“小人……小人没杀过人……”一边说话，一边连连摆手。

宋慈此前只是对着吴此仁查问，从始至终没朝吴大六看过一眼，直到此时，方才将目光转至吴大六身上。他早就推断出当年吴此仁和吴大六联手偷盗，吴此仁负责事前开窗和事后销赃，吴大六则负责入房行窃。他还推断出吴大六进入行香子房行窃时，极可能曾藏身于衣橱之中，亲眼看见了凶手对禹秋兰行凶的过程，所以他真正要查问的对象是吴大六。然而折银解库的收解账本上只有吴此仁的名字，并没有吴大六的名字，邹员外也不认识吴大六，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指向吴大六。

十五年前的这起案子太过久远，案卷和检尸格目都没留下，当年官府也没认真查案，甚至极可能身为凶手的虫达也已死去，宋慈几乎是无从可查。他好不容易才查到了吴此仁和吴大六的身上，可这两人一个鼻孔出气，死活不肯承认。但这种偷鸡摸狗之人，都是见钱眼开之辈，能为利而聚，也能为利而散，哪里会讲什么真正的义气？吴此仁和吴大六看似一个鼻孔出气，但吴大六一直是个窃贼，吴此仁却是做起了正当营生，两人并没有走上一条路子，可见关系并非那么紧密。所以宋慈才让宋巩买来一支相似的银簪子，冒充当年禹秋兰的那支，料想吴此仁也不可能将当年那支银簪子是何模样记得那么清楚。

有收解账本和当票在，吴此仁与当年的偷盗脱不了干系，所以他拿出这支作为凶器的银簪子，先从吴此仁开始诈起，要用重罪来逼吴此仁承认轻罪。他与吴此仁接触过，此人很是精明，善于掂量，这种人一旦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定然会先保自己。一切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吴此仁急于撇清自己与杀人重罪的关系，当堂指认吴大六才是入行香子房偷盗之人。

“吴大六，”宋慈盯着吴大六，“你没杀害我娘亲，那为何这支凶器会出现在你的手中？”

吴大六不敢看宋慈，低下了头，没有说话。

“不招？来人！”乔行简见状，喝道，“讯杖伺候！”他审问普通犯人时，向来只是口头讯问，不会动用讯杖，但对穷凶极恶之徒，那是从不客气。

武偃立刻从差役手中拿过讯杖，大步走到吴大六的身前，另有两个差役上前，要将吴大六按倒在地。

那讯杖长三尺五寸，握在铁面厉色的武偃手中，只瞧得吴大六背脊发凉。有了吴此仁的指认，吴大六知道自己已无法隐瞒入房偷盗之事，眼看两个差役抓住了自己的左右胳膊，急忙一跪在地，道：“大人，小人说，小人这就说……”

当下他将当年潜入行香子房行窃，被迫躲入床底，目睹凶手翻窗入户，又目睹凶手杀害禹秋兰，以及凶手换鞋踩出鞋印逃离的事，原

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宋巩站在一旁，听得这番讲述，双手紧攥成拳，尤其当听到禹秋兰被凶手捂住嘴巴，压在床上，乱踢的双脚垂下来，呜呜声中断之时，他脸上皱纹颤动，泪水无声而下。

宋慈听到母亲遇害的这一段经过时，长时间闭着眼睛，泪水才没有夺眶而出。听完吴大六所述，宋慈才知道自己推断的方向没错，但细节上有误。因为衣橱里的衣物上有灰土，他推断曾有人躲入衣橱，这的确没有错，但他原以为躲入衣橱的是吴大六，没想到竟是杀人凶手。这一下算是误打误撞，才推断出了吴大六曾藏身房中目睹行凶的事。他心里暗想，也许冥冥之中，当真是有天意在吧，又或是母亲的在天之灵在相助于他。他双目通红，道：“吴大六，你刚才所讲之事，可有遗漏？”

吴大六应道：“此事虽久，小人却一直忘不了，不敢有任何遗漏。”

宋慈道：“你当真看清楚了，凶手的右手少了末尾二指，只有三根手指？”

吴大六道：“小人看得清楚，那凶手抓着鞋子去蘸地上的血，右手是断了末尾二指，只剩三根指头。”

“吴大六，”宋慈声音颤抖，“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

吴大六忙道：“小人不敢隐瞒，当真是三根指头……”

“我不是说凶手的指头。”宋慈道，“杀害我娘亲的凶手，分明是你！”

宋巩方才听得凶手右手断指，更加确定杀害禹秋兰的就是虫达，他到临安后向乔行简询问案情时，得知虫达的尸骨在净慈报恩寺后山被发现，其人早已死去，可他心中仍不可避免地翻涌起对虫达的深深恨意。然而宋慈突然说吴大六才是杀害禹秋兰的凶手，他不禁一呆，诧异地看向吴大六。

“小人……”吴大六忙摇头道，“小人没有杀人……”

“还敢说没有？”宋慈道，“那为何银簪子会在你的手上？”

“小人从床底下爬出时，本想赶紧逃走的，可见那银簪子值些钱，又见了那平安符上的玉扣，一时鬼迷心窍，便把这两样东西顺走了。小人只是贪财，没有杀人……”

“那我问你，凶手行凶之时，你只听到我娘亲的呜呜声，是也不是？”

“是……”

“你可记清楚了，我娘亲没有叫喊过？”

吴大六道：“记……记清楚了，没有叫喊过……”

吴大六不知宋慈为何会突然问起此事，但他确定自己没有记错，倘若当时禹秋兰有叫喊出声，只怕房外早有伙计听见，冲进房中来

了。

“我最初也以为你是见财起意，目睹行凶之后，顺走了银簪子和玉扣。可你刚才所讲之事，分明告诉我，你才是凶手！”宋慈道，“我方才提到过，我娘亲身上共有四处伤口，一处位于右腹，是短刀捅刺所致，另外三处在左臂、左肩和颈部，都位于身体左侧，是银簪子扎刺所致。我娘亲从始至终只能呜呜作声，那就是说，凶手从冲出衣橱的那一刻，便已将我娘亲的嘴捂住，并且一直捂到了最后，那在此期间，凶手只可能有一只手来抓握凶器行凶。然而我娘亲的身上，分明有两种凶器留下的伤口。凶手从衣橱到床前，一直是与我娘亲正面相对，那么右腹部的刀伤，便是凶手左手持刀捅入，身子左侧的扎刺伤，则是右手持银簪子扎入。你说了凶手只有一人，那他哪里多出来的第三只手，用来捂住我娘亲的嘴？”

吴大六目光躲闪，道：“凶……凶手可以换手捂嘴，可以换……换凶器行凶……”

“凶手为何要换手？又为何要换凶器？”宋慈道，“是觉得一只手不顺手，非要改换另一只手？还是觉得一种凶器杀不死我娘亲，非要改换另一种凶器？他若是一下刺不死我娘亲，大不了拔出来再刺，再刺，再刺……你告诉我，他到底为何要换手？他换手捂嘴的瞬间，难道我娘亲就发不出叫喊声吗？”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几近嘶哑，却响彻整个大堂。

堂上一片死寂，人人屏气凝息。吴大六脸色发白，没再吱声。

“凶手根本没必要换凶器，也不可能换手捂嘴，他从始至终，只用了一种凶器行凶。”宋慈的声音稍有平缓，“凶手翻窗潜入行香子房，听得房门外有吴此仁和我娘亲的声音，却既不逃走，又不翻找财物，而是直接躲进了衣橱，事后还翻找出我爹的鞋子，蘸了血留下鞋印，可见凶手从一开始的图谋便是杀害我娘亲，并嫁祸给我爹。既然是有预谋而来，那凶手自然会提前备好凶器，根本用不着临时起意从我娘亲头上拔下银簪子行凶。由此可见，凶手是用短刀行凶，因其右手只有三根手指，所以是用五指俱全的左手持刀，这样与我娘亲正面对峙时，短刀才会刺入她的右腹。我娘亲被压倒在床上，没有了挣扎之后，凶手以为我娘亲已死，拔出短刀，又从衣橱里翻找出我爹的鞋子，故意留下带血的鞋印，从床前延伸至窗边，意图嫁祸给我爹，然后逃离了行香子房。”

讲到这里，宋慈盯着吴大六，道：“然而我娘亲并没有死，或者说，她只是濒死，还没有断气。吴大六，我一再问你，是否记得清楚，是否有所遗漏，你已经清楚明白地回答过我。你说凶手是只身一人，那凶手逃走之后，房中除了我娘亲，便只剩下了你一人，作为凶器的银簪子最后也是你拿走的，那么用银簪子杀害我娘亲的，不可能再有别人，只可能是你！”

吴大六低埋着头，听着宋慈所说，脑海里记忆翻涌，不断地出现当年凶手离开行香子房后的场景。当时从床底下爬出来后，惊魂未定的他向床上的禹秋兰看去，见禹秋兰腹部裙衫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就是这一眼，让他看见禹秋兰的腰间系着一个小巧的荷包，荷包里露

出了半截碧绿之物，像是某种玉饰。他明明知道房中只有自己，但还是忍不住看了看周围，随后才伸出手去，将那碧绿之物从荷包里取了出来，见是一枚系着玉扣的平安符。那玉扣碧绿无瑕，一看便知晓其价值不菲，他不由得见财起意，心想自己潜入行香子房两次，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偷着，那岂不是白忙活了？反正又没人知道他偷盗，不拿白不拿，于是将玉扣平安符收入了怀中。他又见禹秋兰的头上插着一支银簪子，心想拿都拿了，干脆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于是他够着身子，伸手将其拔出。

就在这时，他胸前衣襟忽然一紧，竟被一只手抓住了。他看见禹秋兰睁开了眼睛，嘴唇微张，奄奄一息地发出了声音：“救……救我……”原来方才禹秋兰被捂死了嘴巴，求救不得，挣扎不脱，竟是忍痛假装死去，只盼凶手误以为真，能骗得凶手离开。凶手虽然离开了，但她腹部受了那一刀，已经活不成了，只剩这最后一口将断未断的气。可是她不想死，她还有宋慈，宋慈才只有五岁，她如何舍得离去……

吴大六潜入房中本就是为了偷盗行窃，霎时间心惊肉跳，根本没想过救人，只想着禹秋兰声音一大，万一招来其他人，一见房中情形，自己可就完了。他挣了两下，哪知禹秋兰用最后的力气，死死拽着他不放。情急之下，他只想赶紧摆脱禹秋兰，于是抄起手中的银簪子，对着禹秋兰猛扎了三下，先是左臂，再是左胸，最后是颈部。禹秋兰的手终于松开了，吴大六拔出银簪子，鲜血从禹秋兰的颈部喷溅而出。见银簪子上沾满了血，吴大六忙在禹秋兰的裙袄上连揩了两

下，见还有血，又揩拭了一下，确定银簪子上没了血，这才揣入怀中，从窗户逃了出去，而禹秋兰本就被鲜血染红一大片的裙袄上，由此留下了三道血痕……

此后多年，每每回想起这幕场景，吴大六便会禁不住脸色发白，心惊肉跳。此刻这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又回来了，他不敢再想，道：“我……我记不清了……对，是我记错了……”他语无伦次起来，“你娘叫喊过……对，她是叫喊过的……”

“事到如今，你还要狡辩？”宋慈盯着吴大六，眼中满含恨意。

吴此仁在旁听到这里，才知道当年吴大六竟隐瞒了这么多事。他心惊之余，想到贾福刚刚因杀人获罪，眼下吴大六也因杀人获罪，一天之内，两个分钱的人都死罪难逃，这下从贾老头那里夺来的钱财，可全都归了自己。他不禁暗喜起来，道：“吴大六，原来杀害宋大人娘亲的，竟然是你这个天杀的！你倒是藏得很深啊，这么多年来，一直把我蒙在鼓里。上次宋大人来裘皮铺查过案后，你便成天脸色发白、忧心忡忡的，我还觉得奇怪呢，原来是因为你杀了宋大人的娘亲啊！”

他有意与吴大六杀人一事撇清干系，心想自己顶多被治个偷盗之罪，到时候拿钱开道，用不了多久便可恢复自由之身，重归逍遥自在。

吴此仁的这番话，大有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味道。吴大六原本心惊肉跳，语无伦次，这一下怒从心起，想到正是吴此仁不守信义，

当堂出卖了他，才害得他杀人的事被查出来，叫道：“吴老二，当年偷盗锦绣客舍，都是你指使的，房间的窗户也是你打开的，我是杀了人，难道你便脱得了干系？”

此话一出，便算是承认了杀人。他鼓着一对鼠眼，瞪着吴此仁道：“就算你脱得了干系，可你别忘了贾老头，你抢夺钱财之时，一脚把人踹个半死，至今还躺在床上，眼看是活不长了。等贾老头一死，你便也是杀人凶手，休想逃掉！”

吴此仁脸色大变，没想到吴大六竟把贾老头的事抖出，忙当堂一跪，道：“小人当年在锦绣客舍做伙计时，手脚是不干净，还请大人治罪。但吴大六杀人一事，小人当真是毫不知情，还望大人明察啊！”

宋慈正因母亲之死愤恨万分，吴此仁可不会去招惹宋慈，所以他是朝着乔行简下跪的，话也是向乔行简说的。

乔行简知道吴此仁是想岔开话题，喝问道：“贾老头是谁？”

吴此仁没答话，一旁的吴大六道：“报恩坊的贾老头，贾福的爹！”

自己已然脱不了罪，岂能就这么便宜了吴此仁？吴大六当下便将二人与贾福联手，抢夺贾老头一大罐金银珠玉，吴此仁飞踹贾老头致其重伤的事说了出来。

乔行简立刻吩咐守在大堂门口的许义，去报恩坊找这个贾老头，查清楚吴此仁抢夺钱财致人重伤之事。许义当即领命而去。

吩咐完许义后，乔行简看向宋慈。他知道禹秋兰遇害一案尚未完结，道：“宋慈，在吴大六之前，不是还有一个用短刀行凶的凶手吗？不知这前一个凶手是谁？”

他亲自查验过虫达的尸骨，虫达右手末尾二指已断，很可能就是躲入衣橱对禹秋兰行凶的凶手，但他还是希望宋慈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宋慈没有回答，最后看了一眼吴大六，向乔行简道：“宋慈本无查案之权，因娘亲枉死，斗胆越权查案，望乔大人恕罪。吴大六论罪之事，还请乔大人处置。”

他脸上的恨意渐渐隐去，向乔行简行了一礼，转身向宋巩道：“爹，当年你亲历娘亲遇害一案，还曾蒙冤入狱，乔大人处置此案，想必会有不少细节需向你查问明白。还请爹留在提刑司，帮忙论处此案。”

说罢，他向宋巩拜别，转身走向堂外。

“你去哪里？”宋巩叫住宋慈。

宋慈在门槛前顿住了脚步，抬头望着大堂外阴沉沉的天色。此时下午已过去大半，不出一个时辰，天便要昏黑了。他没有回头，留下

一句：“案子尚未彻底告破，还差一点，我去去便回。”跨过门槛，走出了提刑司大堂。

从提刑司出来，宋慈疾步朝报恩坊而去。

吴大六已经当堂认罪，然而宋慈没有丝毫为母亲讨回公道的喜悦，心中反而尽是苍凉。过去这些时间里，他其实和宋巩一样，一直认为虫达是杀害母亲的凶手，也曾一度认为是韩珍为了报复私怨，这才指使虫达杀害了他母亲。他最初在折银解库看到收解账本时，见吴此仁当年所当之物中有银簪子，依然认为虫达才是凶手，吴大六不过是在行香子房中目睹行凶后，见财起意顺走了银簪子。他今日原本是想逼吴大六承认当年入房行窃的事实，再让吴大六讲出当年目睹凶手行凶的过程，由此来证明虫达就是杀人凶手。然而吴大六讲出来的事情经过，却让他推断出虫达不可能用两种凶器行凶，由此倒把吴大六这个漏网之鱼抓了出来。回想当初第一次见吴大六时的场景，他为了替辛铁柱查证清白，在前洋街上将吴大六擒住，彼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生得獐头鼠目的窃贼，竟会是他苦寻多年的杀害他母亲的真凶。

然而如乔行简所言，此案尚未完结，还有不少疑问尚未解开。宋慈伸手入怀，摸出那枚平安符上的玉扣看了一眼。这枚玉扣是重要物证，但他离开提刑司大堂时，并未将这玉扣留下，因为他还别有用处。

宋慈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报恩坊，追上了先一步赶到此处打听贾老头住处的许义。许义已问得贾老头住在坊间的东北角，得知宋慈也是来见贾老头的，两人便一起赶到了贾老头的住处。

如吴大六所言，贾老头自从挨了吴此仁那一脚后，十多天来一直卧床不起，连下地都很困难，留在其身边照看的，是一个年迈的街坊邻居。自打那一大罐金银珠玉被抢走后，贾福再没有回过家，若非有这个邻居前来串门，发现了卧床不起的贾老头，只怕贾老头早已饿死在了床上。

宋慈让许义把那邻居先请出房外，只留下他与贾老头在房中。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再用三言两语将贾福假装欠债谋夺钱财，后又杀害郡主被打入死牢的事说了。

贾老头听得老泪长流，道：“都说养儿防老……养了他整整十年啊，却是养了头白眼狼……”

贾老头想到自己收养了贾福这么久，让其吃饱穿暖，从未亏待过分毫，哪怕贾福长大后不成器，他也没有抱怨太多，哪知到了最后，贾福竟然是如此报答他的。他这一下彻底死了心，说话之时，咳嗽不断，床都晃得吱嘎作响。

宋慈神色如常，没有流露出丝毫怜悯之色。他拿出那枚玉扣，问贾老头道：“你可认识这玉扣？”

贾老头道：“这是我的玉扣，那晚被他们抢去……”

这枚玉扣与他罐子里那几枚玉扣很是相似，他乍看一眼，误以为是自己的东西。想到那晚贾福联手外人抢走自己的金银珠玉，他一时气急，又咳嗽了好几声。

宋慈也不说破，道：“这玉扣不是凡品，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贾老头好不容易才缓过了气，道：“我过去在大内当差，是别人.....赏给我的。”

宋慈手中的这枚玉扣，是韩淑从光宗皇帝那里得来的御赏。贾老头却拥有相似的玉扣，还有一大罐金银珠玉，用邹员外的话说，那些金银珠玉都非凡品，只怕是达官贵族或宫中用度才有这等品相，宋慈因此怀疑贾老头的那罐子金银珠玉是从宫中得来，如今赶来报恩坊当面一问，果然如此。他追问道：“是谁赏给你的？”

“是一位公.....公公。”

“哪位公公？”

“一位姓.....姓古的公公.....”

宋慈猛然想起韩絮曾提到过一位名叫古晟的公公，道：“你说的可是曾经的御药院奉御，后来晋升为入内内侍省都都知的古晟？”

贾老头有些惊讶地点了点头，要知道古公公早在七八年前便已去世，如今知晓其名号的人已然不多，更别说宋慈如此年轻，竟能一语道出古公公的官职和本名。

“你那一罐金银珠玉，我都亲眼见过了，那都是古公公赏给你的？”宋慈盯着贾老头，“他为何要赏你？”

贾老头支支吾吾地道：“我过去是内侍黄门……是古公公的下属……古公公念我苦劳……常给我一些打赏……”

“从来只听说下属为了讨好主官进献钱财，没听说过主官念下属苦劳，赏给那么多金银珠玉。”宋慈加重了语气，“古公公到底为何赏你？”

贾老头摇摇头，没有再回答。

宋慈盯着贾老头，忽然道：“是不是因为绍熙内禅？”

贾老头如同喝水突然呛到了一般，剧烈咳嗽起来，最后闭上了眼睛，把头往枕头内侧一偏，说什么也不肯吱声了。

宋慈没有再继续追问。贾老头虽然不肯再回答，但方才的只言片语已足够宋慈推想出答案。贾老头过去是内侍黄门，也就是宦官，常年待在宫中，不可能有经常出宫的机会，他能收养贾福十年，让其吃饱穿暖不说，还能做到从未亏待过分毫，可见十年前他便已离开了皇宫，那就是说，古公公赏给贾老头金银珠玉，至少也是十年前的事了。古公公十年前就能赏出这么多金银珠玉，这些金银珠玉不可能凭空而来，尤其是那几枚玉扣，与韩淑获赐的御赏是同等品相，可见都是御用之物，只怕都是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御赏。不仅得到了御赏，古公公还在当时升任都都知，从御药院的奉御，一跃成为宦官之首。彼

时当今圣上刚刚登基，可谓是刚一继位掌权，便给了古公公高官厚禄，可见古公公一定立下了什么大功。当时能有什么大功可立？屈指数来，便只有从龙之功，也就是绍熙内禅。

大宋自建炎南渡以来，从高宗皇帝到孝宗皇帝，从孝宗皇帝到光宗皇帝，再从光宗皇帝到当今圣上，都是皇帝在世时传位，有着“三朝内禅”之美誉。但前两次内禅，都是皇帝主动禅让皇位，第三次内禅，也就是绍熙内禅，却瞒着当时还在位的光宗皇帝，由以赵汝愚和韩侂胄为首的群臣借太皇太后吴氏之名推行。彼时光宗皇帝在位仅仅五年，他本是孝宗皇帝第三子，孝宗皇帝因其英武才能很像自己，这才禅位于他。然而即位之后，光宗皇帝便开始常年患病，病情时好时坏，反复无常。

光宗皇帝之所以患病，与其皇后李凤娘大有关联。李凤娘贵为皇后，却生性善妒。有一次光宗皇帝洗手之时，见端盆宫女的双手白如凝脂，嫩似柔荑，大为愉悦。李凤娘听闻此事，不久便给光宗皇帝送来一食盒，里面装的竟是那宫女的一对纤手，令光宗皇帝深受惊吓。当时光宗皇帝对一位姓黄的贵妃宠爱有加，李凤娘不能容忍，便趁光宗皇帝出宫祭天之时，派人杀害了黄贵妃，对外称黄贵妃是暴病而亡。光宗皇帝得知黄贵妃的死讯，为之伤心落泪。加之这次祭天极不顺利，一整天都是风雨大作，黄坛烛火尽灭，以至于祭天大礼无法举行。诸多变故交织在一起，光宗皇帝自认为获罪于天，内心惊惧，就此一病不起，虽然能勉强上殿听政，人却是目光呆滞，言行乖张。光宗皇帝无法正常处理朝政，大权逐渐旁落李凤娘之手。李凤娘趁机滥

权，封自家李氏三代为王，李氏一门获得显赫权势，上至亲族，下到门客，尽皆推恩为官，李氏家庙更是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竟比太庙的还多。

彼时孝宗皇帝为太上皇，居于重华宫。眼见光宗皇帝常年患病，再无半点英武之气，再加上光宗皇帝唯一的嫡子赵扩又不聪慧，太上皇颇觉后悔。当年太上皇选择储君之时，因其长子赵愔已经去世，理当立次子赵恺为储君，但因三子赵惇英武类己，最终越次立了赵惇，也就是后来的光宗皇帝。太上皇的长子赵愔无后，次子赵恺不久后也病逝，但留下了一子赵柄，时封许国公。太上皇本就觉得对次子赵恺有所亏欠，赵柄又极为聪慧，便希望光宗皇帝将来能把皇位传给赵柄。光宗皇帝想立自己的嫡子、当时已获封嘉王的赵扩为太子，太上皇不许，父子之间就此失和。李凤娘得知此事，在宫廷内宴上借机发作，当着太上皇的面直言：“嘉王是我亲生，为何不能立为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皇帝则是默不作声。此后李凤娘搬弄是非，挑拨光宗皇帝和太上皇之间的关系，说探知太上皇备好了毒药丸，要趁光宗皇帝过宫问安之时，将光宗皇帝毒杀废黜，叫光宗皇帝不要再去重华宫。光宗皇帝本就因为立储一事对太上皇生出嫌隙，担心太上皇当真会废黜甚至加害自己，从此把原定的一月四朝太上皇的规约抛诸脑后，不再去重华宫朝拜问安，就连太上皇过寿，光宗皇帝也拒绝过宫上寿。

大宋一向以孝治天下，天子孝行有亏，就此引发了历时数年之久的过宫风波。朝臣们因为光宗皇帝拒绝过宫，不断进谏，数百太学生

联名投匭上书，上至官员士绅，下至贩夫走卒，谈论此事时都摇头叹息，民间更是滋生谣言，说光宗皇帝深居后宫饮酒宴游，却坚决不过宫向太上皇问安，有太学生甚至为此散布文章，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讽刺光宗皇帝无德不孝。即便如此，光宗皇帝受制于李凤娘，仍不肯过宫侍奉太上皇，甚至好几次答应过宫，临出发时却又反悔，可谓是反复无常。后来太上皇病重，直至驾崩，光宗皇帝也没去重华宫问疾，甚至拒不执丧，引发朝野动荡。当时民间私相传言，说大宋出了个疯子皇帝，这是乱世亡国之兆，以至于许多人都觉得天下将乱，临安城内不少市井百姓举家迁徙，居城内者移居村落，居城郊者移居旁郡，富户之家纷纷私藏金银，以至于市价为之倍长，就连后宫妃嫔们都悄悄打点细软送回娘家，应付即将可能发生的动乱。这样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实则当时京口诸军讹言汹汹，已经跃跃欲动，襄阳归正人陈应祥准备了数千缟巾，诱聚亡命，以替太上皇发丧为名，图谋变乱，可以说种种祸变已在酝酿之中。

在此局面下，宰相留正在众朝臣的建言下，反复上书光宗皇帝，请早立嘉王为太子，以安定人心。光宗皇帝先是许之，后又御批八字：“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皇帝刚刚答应立太子，突然又说“退闲”，留正揣测不透圣意，心中惧怕，上表乞请致仕。工部尚书赵彥逾向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进言：“听说皇帝有御笔，何不就立嘉王？”功莫大于从龙，赵汝愚遂决定行内禅之事，以安天下。因知閤门事韩侂胄是太皇太后吴氏的侄女婿，赵汝愚于是通过韩侂胄取得了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将嘉王赵扩和许国公赵柄一起召入重华宫，以

光宗皇帝患病不能执丧为由，当着赵抃的面，拥立赵扩即皇帝位，尊光宗皇帝为太上皇，皇后李凤娘为太上皇后。当时赵抃被召入重华宫，因为重华宫本是太上皇的寝宫，太上皇生前又有意立他为储君，他以为自己有可能位登九五，想到大宋一贯的扫阁传统——新君一旦即位，市井百姓可进入其旧邸，拾取剩遗之物，谓之扫阁——是以入宫之前，他还专门做了准备，以免扫阁时损失太多。哪知到头来，竟是赵扩即位，之所以召他入宫，是为了当面断绝他做皇帝的念头。内禅消息传出，嘉王府被临安百姓扫阁一空，赵抃最终只被晋封为吴兴郡王。

对于这场内禅，光宗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当得知自己成为太上皇后，他长期拒绝接受赵扩的朝见，不肯搬往为太上皇准备的寝宫。他本就担心失去皇位，如今终于应验，病情因此越发严重。李凤娘失势之后，对光宗皇帝反倒不再像以前那般咄咄相逼，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皇帝的心情，还反复叮嘱内侍和宫女，不要在光宗皇帝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字。六年之后，二人于同一年崩逝。

这场绍熙内禅，因为此前持续数年之久的过宫风波，可谓闹得天下皆知。人人都知道光宗皇帝体弱多病，反复无常，知道赵汝愚和韩侂胄立下了从龙之功，共掌权柄，韩侂胄更是在一年之后扳倒赵汝愚，借理学之禁打压异己，从此独揽朝政达十年之久。

宋慈也知道这些事。从贾老头听到“绍熙内禅”四个字后的反应来看，他便知道自己没有猜错，古公公之所以赏给贾老头那么多金银

珠玉，就是因为绍熙内禅。一瞬间，诸多疑惑豁然而解，他一下子想明白了韩侂胄的秘密是什么。

在贾老头的床前站了许久，宋慈转过身去，将那枚玉扣揣入怀中，离开了贾老头的住处，向许义告了别，一步步地走出报恩坊，一步步地向太学走去。不再似先前那般着急赶路，他这一路上走得很慢，对周遭的人与物全不理睬，只是时不时地抬起头来，朝阴沉沉的天空望上一眼。

宋慈慢慢地走回了太学，走回了习是斋。

就在习是斋外，一声尖声细气的“宋公子”忽然传来。

宋慈循声望去，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穿着一身青衿服的史宽之。

宋慈没理会史宽之，径直走进了斋舍，片刻之后又出来，却见史宽之已经来到了斋舍门外。宋慈仍不理睬史宽之，打算从其身边走过。

史宽之横手一拦，笑道：“宋公子，我可是在太学闲逛了大半个时辰。”

“有劳你久等。”宋慈道，“上次泥溪村的事，是你救了我一命，不管你为何救我，总之多谢你。但你想要的东西，不在我手上，你请回吧。”

史宽之道：“我还没开口，宋公子便知道我为何而来？”

宋慈看了史宽之一眼，道：“你非太学学子，却身穿青衿服来此，手不拿折扇，那是不想惹人注目。你是史大人的公子，时下来见我，无非是为了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

史宽之来见他，定是史弥远吩咐的。此前已有杨次山为虫达留下的证据而来，史弥远授意史宽之来此，想来也是为了这一证据。

“既然宋公子知道，那不如便把东西给我。”史宽之道，“宋公子只管放心，刘公子和辛公子身陷牢狱，我定会想办法救他们出来。如此宋公子不担风险，可谓坐享其成，何乐而不为？”

“我已说过，东西不在我这里。”宋慈道，“我也很想要这东西，但我不知它在何处。”

“我说宋兄，”史宽之凑近道，“人活在这世上，那就得活起来，倘若处处那么认死理，到头来也就没法活，只剩个死了。”

“是死是活，宋慈自有命定。”说完这话，宋慈推开了史宽之的手，向外走去。

宋慈没有离开太学，而是去见了真德秀。

真德秀早已听说宋慈获释出狱，但宋慈一直没回太学，他不免担心，直至见到本人，才算安了心。

然而不等真德秀寒暄上两句，宋慈忽从怀中取出学牒，双手递至他身前，道：“老师，我无意继续求学，还请老师将此学牒转交给祭

酒大人。”

此时天色向晚，太学祭酒汤显政早已归家，只有包括真德秀在内的少数学官还未离开。宋慈之前回习是斋，就是为了取来学牒，请真德秀代为转交。当时王丹华、陆轻侯、寇有功等同斋都在斋舍里，见到宋慈归来，甚是欣喜，说宋慈和刘克庄入狱那天，一群甲士闯入太学，将习是斋翻了个底朝天，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但最终一无所获。众同斋为了救宋慈和刘克庄，打算联名上书为二人诉冤，汤显政却传下学令，不准任何学官和学子参与此事。众同斋冒着违反学令的风险，仍是联名上书，众学官之中，真德秀是唯一参与之人，只可惜这次上书最终石沉大海。

“你要退学？”真德秀大吃一惊，“为何？”

宋慈不答，只是淡淡一笑，道：“过往一年，承蒙老师授业解惑，学生获益良多。此番恩德，宋慈今生不敢忘。”向真德秀行礼告辞，放下学牒，转身离开。

暮色四合，黑夜将至，四下里那些流光溢彩的灯笼早已撤去，宋慈独自走在薄暮冥冥的太学之中。他已回过了习是斋，见过了诸位朝夕相处的同斋，也见过了最为敬重的老师。他打算再去看一眼学堂，看一眼射圃，看一眼岳祠，看看所有他足迹踏过之处。今日一别，他知道自己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宋慈先是去了学堂，那里是他平日里行课之处。刚到学堂外，却见道旁有几个斋仆趁着最后一点天光，正在忙活着挖地种树，其中便

有孙老头。之前与刘克庄行经此地时，包括孙老头在内的几个斋仆在此挖掉桃树，说是过段时间改种成松柏。原有的桃树早已不见踪影，一株株松柏苗相间而种，已经种到了最后一株，几个斋仆眼看便要忙活完了。

孙老头看见了宋慈，将锄头拄在地上，一边擦着满头的汗水，一边笑着冲他打招呼。

宋慈想起上次行经这里时，刘克庄还在他的身边，如今刘克庄却被关在司理狱中，他心里更增失落。上次刘克庄曾提到，以后要看桃花，只能去城北郊外，他不免又想起无法与母亲观赏桃花的遗憾。时下已是二月，用不了多久，母亲坟墓旁的那株桃树就该开花了吧，只可惜他今年无法回去，往后只怕也再没机会回去了。他心中黯然，向孙老头点了一下头，算是回应了孙老头的招呼，便打算往学堂而去。

然而没走出几步，宋慈突然停住，猛地回过头去，望着孙老头。孙老头重新拿起锄头，朝地上挖了下去，很快挖好了一个坑，其他几个斋仆移来最后一株柏树，填土的填土，浇水的浇水。

宋慈看到这里，眉头一凝，站在原地想了一阵，似乎想到了什么。他不再去往学堂，也不再去看射圃和岳祠，而是掉头向外，疾行出了太学。

第十章 万事皆休

宋巩不知宋慈去了何处，自打宋慈离开提刑司后，他便开始忐忑不安地等待。宋慈叫他留在提刑司，还说去去便回，可他在提刑司等了足足一个时辰，仍不见宋慈归来。他怕宋慈回了梅氏榻房，于是又赶回梅氏榻房询问桑榆，得知宋慈没有回来过。他心里隐隐生出不安，担心宋慈会做什么傻事，会一去不回。

正当宋巩这样担心时，宋慈回来了。这一次“去去便回”，却是直到天色黑尽，宋慈才回到了梅氏榻房。

“爹，我想明白了，我要即刻出城。”宋慈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令宋巩又惊又喜。

宋巩生怕宋慈反悔，立马请来桑榆，为宋慈改换了一身行头。宋慈的脸被涂黑了不少，又穿上桑老丈的旧衣服，戴上草帽，挑上货担，混在桑榆、桑老丈和几个货郎之中，走出了梅氏榻房。

宋巩担心韩侂胄派人盯梢，怕宋慈被人认出，临别之际，他不敢随行相送，只能走出榻房大门，假装到附近浮铺买些吃食，时不时地转头望上一眼，老眼含泪，偷偷地目送宋慈远去。

等到宋慈的背影彻底消失在街道尽头，宋巩才默默回到榻房，静静地等待明天的到来。他曾宽慰宋慈，他助其出逃远非死罪，过得几年便会没事，可他心知肚明，韩侂胄是不会放过他的。但他没有一丝惧怕，反而因为宋慈的离开，长久以来忐忑不安的心，总算归于平静。

在宋巩于黑夜中寂静等待之时，史宽之已悻悻然回到自己家中，见到了等在花厅里的史弥远。

得知宋慈不愿交出虫达留下的证据，史弥远冷哼了一声，道：“这个宋慈，真就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韩侂胄将他打入牢狱，严刑拷打，他不肯屈从，倒还可以说他硬气。可杨太尉不计前嫌，先后救他两次，你也曾向他通风报信，救过他一命，他仍是不懂规矩，那可就是冥顽不化了。威逼不从，收买不得，感化不动，世上竟有此等人物？”

“宋慈只说东西不在他的手上。日间太尉救他出狱之时，他也是这么答复太尉的。”史宽之道，“会不会他当真没有那个证据？”

史弥远想了一想，道：“不管他有没有，总之这东西落不到杨太尉手里，杨太尉和杨皇后便不会公然向韩侂胄翻脸，扳倒韩侂胄也就时机未到。眼下就要看宋慈敢不敢去捅破当年的这层窗户纸了。”

“宋慈向来不知天高地厚，”史宽之道，“倘若他不去捅破，那就不是宋慈了。”

史弥远点了点头，道：“此事一旦被捅破，韩侂胄定然威信扫地，圣上只怕再也不会信任他。到时他为了重树威望，势必急于北伐，仓促之间岂能成功？北伐一旦受挫，他可就万劫不复了。”说到这里，嘴角微起，“光而不耀，静水流深。宽儿，该做的都已做了，眼下无须多动，静观其变即可。”

史宽之躬身应道：“爹所言极是，宽儿拜服。”

黑夜过去，天色渐明，吴山雾霭氤氲，南园一片迷蒙。

韩侂胄今日称病在家，没有去上早朝。他答应了宋玠的请求，默许了宋慈出狱，随即便派出眼线，盯着这对父子的一举一动。过去这段日子，宋慈实在令他有些头疼——要其交出虫达留下的证据，不肯交出；关入牢狱严刑拷打，不为所动；将其交好之人尽皆下狱，仍是不受威胁；关了十多日，居然一直沉得住气，似乎真打算经年累月地待在牢狱之中。如今他倒要看看，有了其父宋玠的劝说，宋慈会不会妥协。他根本不怕宋慈逃走，就算宋玠别有所图，可刘克庄和辛铁柱等人还被关在牢狱之中，以宋慈的为人，定然不会独自逃生。一日之限已到，他就在归耕之庄，等着宋慈亲自把那证据送上门来。

庄内四角都摆放了取暖的炭盆，偶尔会有些许火光闪动。韩侂胄坐在正中的椅子上，握着一只精致的手炉，静静地等待着。

一阵脚步声响起，打破了庄内的寂静。

韩侂胄抬眼看去，见是夏震领着一人快步从庄外走入。领来之人一身商旅打扮，是乔装之后负责盯住宋慈的眼线，一入庄内，这人当即跪到地上。那眼线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畏惧，向韩侂胄回禀说，昨天宋慈出狱之后，四处奔走，一会儿去折银解库，一会儿去提刑司，一会儿去报恩坊，一会儿去太学，他和几个眼线一直交替跟随，直到入夜之后，见宋慈回到了梅氏榻房，此后再也没有出来过。可是今日一早，却只看见宋巩独自一人走出梅氏榻房，不见宋慈出来，于是那眼线进入榻房寻找，哪知竟不见了宋慈的踪影。回想昨晚宋慈进入榻房后，只有一些货郎进进出出，那眼线怀疑宋慈是乔装打扮，混在货郎之中，已于昨晚离开了，急忙赶来禀报。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韩侂胄脸色不悦。

那眼线是甲士出身，是夏震的下属，慌忙伏地请罪。

韩侂胄手一挥，示意那眼线退下。那眼线没领到责罚，惶恐不安，小心翼翼地退出了归耕之庄。

“太师，一夜之间，宋慈应该走不了太远，要不要属下加派人手，即刻追他回来？”夏震请示道。

韩侂胄却把手一摆。他知道宋慈不会逃走。倘若宋慈是那种抛弃亲生父亲和至交好友的贪生之人，早就把虫达留下的证据交了出来，向他换取荣华富贵了。他心知宋慈离开，必有其因，但以防万一，他还是吩咐夏震道：“你去把宋巩带来。”只要宋巩在，不怕宋慈不回来。

夏震立刻领命而去，从归耕之庄出来，找到了那等在庄外的眼线。据那眼线所言，宋巩今日一早离开了梅氏榻房，一路沿御街南下，瞧其所行方向应是吴山南园，那眼线为了禀报宋慈消失不见的事，赶在了宋巩的前面，其他几个眼线留在后面，一路上盯着宋巩。

夏震吩咐那眼线速去把宋巩抓来，他本人则在甲士看守的南园大门前等候。

宋巩本就是来见韩侂胄的，刚到吴山脚下，便被几个摊贩、商人、乞丐打扮的人抓住，强行带来了南园。看来自己没有猜错，韩侂胄果然派了人盯梢。想到宋慈昨晚已乔装打扮出城，他只盼宋慈能尽量走远，不要被韩侂胄的人追回。至于他自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任由几个眼线抓着，随夏震进入南园。

就在宋巩即将踏入南园之时，一声“爹”忽然从身后传来。

宋巩听得真切，那是宋慈的声音。他急忙回头，只见迷蒙雾气之中，一道人影走来，正是宋慈。

“慈儿……”他原以为宋慈昨晚便已逃离临安，哪知这时竟会在南园外见到，一时惊在了原地。

夏震一挥手，看守大门的几个甲士立刻冲上前去，将宋慈拿下。宋慈镇定如常，声音平静：“夏虞候，韩太师想见的人是我，还请不要为难我爹。”

“你来了就好，太师已等你多时。”夏震吩咐那几个眼线，将宋玠带到许闲堂看管起来，再让甲士押着宋慈，随他前去归耕之庄见韩侂胄。

“慈儿.....你怎么回来了？”宋玠被强行带入许闲堂时，诧异不解地望着宋慈。

“爹，你安心在此等候，不必担忧。”宋慈不做解释，留下这话，由甲士押行而去。

韩侂胄吩咐完夏震后，只不过一盏茶的工夫，就见夏震返回，带来的却不是宋玠，而是宋慈。他心知自己没有料错，宋慈到底不肯贪生舍义，冷淡地笑了一下，道：“你昨晚既已离开，为何又要回来？”

“宋慈特来谢过太师。”宋慈被带到离韩侂胄一丈开外，站定在那里。夏震吩咐押行宋慈的甲士退出归耕之庄，只他一人留守于韩侂胄身边。

“谢我？”韩侂胄将手炉放在一边，身子稍向后仰，靠在了椅背上。

“谢太师许我出狱一日，让我得有机会，查破亡母一案。”宋慈说这话时，向韩侂胄行了一礼。

此事早有眼线来禀报过，韩侂胄昨天便已知晓。

“你这人很有意思。”韩侂胄道，“好言相劝时，你目中无人，以为你傲骨铮铮，却又如此恭敬端正。”

宋慈一礼行毕，道：“亡母一案虽破，但仍有不少存疑之处，须向太师言明。”他目光直直地看向韩侂胄，“这起案子并不复杂，现场留下了不少痕迹，可以轻易查出真凶是窃贼吴大六，然而当年府衙遮遮掩掩，不是查不清楚，而是根本没去查，使吴大六得以逍遥法外十五年。吴大六无权无势，一个外来之人，在临安城中没有任何根基，何以府衙却要替他遮掩？只因此案凶手不止一人，在吴大六之前，还有一人曾潜入客房对我娘亲行凶，被吴大六瞧见。府衙要掩护的，其实是这前一个行凶之人。此人姓虫名达，是后来的池州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当年则是太师的下属。”

韩侂胄脸色一沉，道：“你来见我，是为了你娘的案子？”

“慈孝之心，人皆有之，母亲枉死，不敢不查。”宋慈说道，“吴大六虽未目睹虫达的容貌，但看见其右手断去末尾二指，加之当时佯作祁驼子验得我娘亲右腹遭短刀捅刺，伤口长约一寸，而虫达正好随身携带有短刀一柄，我曾亲眼看见过，其刀宽正在一寸左右，且事后虫达威胁家父离开临安时，承认他自己便是凶手，可见前一个闯入客房对我娘亲行凶之人，正是虫达。”

他继续道：“可虫达何以要对我娘亲行凶？当年我随父母来到临安，曾与太师的公子韩玠结过怨，虫达若是为了替韩玠报复私怨，该

来杀我才是，不该对我娘亲下手，而且他有的是机会动手，大可不必选择大白天里，在人流甚多的锦绣客舍里杀人。”

说到这里，宋慈语气起疑：“更让我奇怪的是，虫达怎会在我娘亲回房之前，就提前躲入行香子房？或者该这么问，虫达如何知道我娘亲住在行香子房，提前便去藏身？直到新安郡主告诉我，当年我娘亲遇害之前，曾为了我在百戏棚被韩珍欺辱一事，跟随后来的恭淑皇后去过太师家中，想当面讨个说法，只可惜韩珍不在家中。当时太师曾向我娘亲道歉，还问明我娘亲的住处，说等韩珍回家之后，便带上韩珍亲自登门道歉。所以太师你，当年知道我娘亲的确切住处。”

韩侂胄听到这里，脸色阴沉，向夏震看了一眼，示意其退下。

夏震凑近前去，小声道：“太师，属下若是离开，只怕……”

韩侂胄只冷冷地吐出两个字：“出去。”

夏震不敢违抗，当即领命，躬身退出了归耕之庄。

韩侂胄本就是武官出身，平日闲暇之时不忘舞刀弄剑，年逾五十仍是身子强健，根本不把宋慈这个文弱书生放在眼里。更何况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还放置着一柄剑，正是当日宋慈去韩府花厅见他时，他曾舞弄过的那柄宝剑。宋慈距他一丈之外，但凡有任何异动，他可立即拔剑斩之，是以根本不惧与宋慈单独相处。

支走夏震后，韩侂胄冷眼瞧着宋慈，道：“你既然想说，那就接着往下说。”

宋慈看了一眼韩侂胄的右手。韩侂胄说话之时，右手有意无意地轻抚剑柄。宋慈看在眼中，不为所动，道：“我娘亲登门讨要说法之时，韩珍不在家中，说是随其母亲去城北郊外观赏桃花。后来我父亲在琼楼见到了赏花归来的韩珍，其身边有多个仆从，却没有虫达。由此可见，虫达当时应该留在了太师家中。虫达能赶在我娘亲回住处之前，抢先一步赶到锦绣客舍，翻窗潜入行香子房，只怕是太师将这一住处告知了虫达。所以虫达急着杀害我娘亲，极可能是出自太师的授意。”

韩侂胄听到这里，冷笑了一下，颇有不屑之意。

宋慈摇了摇头，道：“可我娘亲如何得罪了太师，令太师骤起杀意，而且那么着急要将我娘亲杀害？我一直想不明白。直到昨日，新安郡主遇害一案告破，凶手贾福被抓获。贾福有一大罐金银珠玉，是从其养父那里得来的，其中有几枚玉扣，与先帝赐给恭淑皇后的玉扣相似，其来源极可能是皇宫大内。我去报恩坊查问贾福的养父，竟意外得知他在宫中做过内侍，曾是古公公的下属，那一大罐金银珠玉，都是古公公所赏。这位古公公名叫古晟，新安郡主曾对我提起过，说当年我娘亲去太师家中时，刚到大门外，看见两人从太师家中出来，其中一人是时任太医丞的刘扁，另一人便是这位古公公。

“刘扁曾在十年前获赐一座宅子，开设成了医馆，也就是如今的刘太丞家。据其弟子白首乌所言，这座宅子是刘扁为当今圣上治病所受的御赏。这位古公公，大约也是同一时期，从御药院的奉御，被圣上提拔为都都知，一跃成为宦官之首，至于他给贾福养父的那一大罐

金银珠玉，想必也是从圣上那里得来的御赏。此二人，一个只是翰林医官局的太医丞，一个只是御药院的奉御，有何大功，能受此厚赏？刘扁获赐那么大一座宅子，想必是治好了什么疑难杂症，然而当时圣上即位不久，正值春秋鼎盛，没听说患过什么病。治病受赏云云，不过是刘扁的托词而已。当时朝局已安，四海承平，刘扁和古公公身在宫中，唯一能立大功的机会，只有不久之前的绍熙内禅。”

宋慈看了看四周，看了看这丹楹刻桷的归耕之庄，道：“功莫大于从龙，这南园本是高宗皇帝的别馆，太师能从太皇太后那里获赐此馆，究其根源，也是当年在绍熙内禅中立下定策之功。十五年前，圣上还是嘉王，刘扁和古公公出现在太师家中，二人离开时戴着帽子，有意将帽子压低，遮住了大半边脸，似乎不想被人认出。可当时为我娘亲领路的恭淑皇后还是认出了二人，叫破了二人的名字。二人没有说话，只是匆忙行了一下礼，便匆匆离去。这一幕正好被随后出现的太师瞧见。这二人为何要与太师私下相见？若是上门看诊，大可不必遮遮掩掩，而且只需刘扁一人即可，古公公为何要一起去？”略微一顿，语气微变，“翰林医官局掌入宫诊治，对症下药，御药院掌按验秘方，修合药剂，二者合在一处，便可为圣上施药愈疾。彼时先帝即位不久，却时常患病，正需进药诊治，然而数年下来，先帝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越发严重，以至于无法处理朝政。传言先帝病情时好时坏，反复无常，就算勉强上殿听政，也是目光呆滞，言行乖张。都说先帝患病，是受李皇后所迫，可一个即位之前被孝宗皇帝誉为‘英武类己’的帝王，能在短短三五年间，仅仅因为皇后所迫，便变成这般模样吗？”

宋慈话音一转，道：“刘扁后来死于牵机药中毒，此药相传是宫廷御用毒药。十年之前，刘鹄的女儿刘知母，刚住进刘太丞家不久，便无意在医馆中翻找出一瓶牵机药，误食而亡。白首乌又曾提及，刘扁在宫中做太丞时，知晓了牵机药的炼制之法，私下炼制了此药。由此可见，早在十年甚至更早之前，刘扁便已拥有牵机药。刘太丞家的二大夫羌独活，钻研毒物药用之法，私下配成了牵机药，长时间以家养之犬试药，发现牵机药虽是致死剧毒，但若少量服用，并不会致命，只会致使头目不清，出现疯癫之状。刘扁与古公公合在一处，正好可以为先帝治病进药，倘若每次进药之时，都偷偷加入少量的牵机药……”

“宋慈！”韩侂胄忽然喝道，“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我方才所言，便是太师千方百计想要掩盖的秘密。”宋慈环顾左右道，“此间乃太师住处，别无他人，太师又何必惧之？”

韩侂胄脸色阴沉，道：“我堂堂正正，何惧之有？只不过你娘的案子，我毫无兴趣。”身子稍稍前倾，“我只问你，东西呢？”

“太师想要的东西，昨晚之前，还不我的手上。”宋慈道，“也是要谢太师许我出狱一日，让我得以有机会，找到虫达留下的证据。”

韩侂胄神色一紧，之前他便想过宋慈昨晚离开，必有其因，原来是找虫达留下的证据去了。他掌心一翻，道：“交出来。”

宋慈看着韩侂胄摊开的手，立在原地，不为所动。为了这个证据，他苦思冥想了好久，尤其是被关押在司理狱的半个月里，他常常在牢狱之中静坐，不知多少次思考这个证据会在何处。他一度有过怀疑，弥音之所以决绝赴死，是不是因为这个证据早已随着净慈报恩寺的大火灰飞烟灭，并没有落在弥音手中？然而他想了许久，忽然想到了一事，当初净慈报恩寺起火之时，弥音先是冲入禅房去救虫达，后又冲回寮房去救巫易。弥音死心塌地追随虫达，冒死冲入火海相救，宋慈想得明白，可弥音当真会为了救巫易，甘愿去冒被大火烧死的风险吗？巫易虽是何太骥的至交好友，但弥音与之并无深交，似乎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宋慈转念一想，巫易所住的那间寮房，正好也是弥音的住处，倘若弥音冲回寮房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救出某样东西呢？当时虫达已被刘扁认出，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会不会为了以防万一，将那个至关重要的证据交给尚未暴露身份的弥音保管呢？倘若真是这样，那弥音冒死冲回寮房，也就解释得通了。

宋慈不知道自己的猜想究竟对不对，即便是对的，可弥音已经死了，既没有将证据交给他，也没有交给欧阳严语，如今这个证据落在何处，根本不得而知。他昨天去见过贾老头后，将绍熙内禅、古公公、刘扁和牵机药联系在一起，推想出了韩侂胄想要遮掩的秘密是什么。至于贾老头，作为古公公曾经的下属，能从古公公那里得到那么多金银珠玉，又对绍熙内禅讳莫如深，想来要么是参与了其中，要么便是知道这秘密后威胁了古公公。宋慈原本不再对找到那个证据抱有任何希望，打算昨晚就去见韩侂胄，甚至为此交还学牒退了学，去见了同斋和真德秀最后一面，已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然而昨晚回到

太学后，目睹孙老头和几个斋仆为了栽种松柏而挖地，他突然想到了最后一次在望仙客栈见弥音时，弥音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能告诉你的，都已经告诉你了，你真有查案之心，那这个秘密，你就自己去挖出来吧。”

他当初在望仙客栈里听到这话时，便觉得弥音这话听起来有些怪怪的，至于怪在哪里，他一时没有想明白。直到昨晚看见孙老头挖地，他忽然想起了这句话，倘若弥音所说的这个“挖”字，不是追查的意思，而就是挖掘的本意呢？会不会弥音早就告诉过他某个地点，暗示他去挖掘呢？他想了一阵，最终想起了弥音说过的一句话：“狐死首丘，入土为安，只可惜我和太骥再也不能归葬故里。”

狐死首丘，是传言狐狸将死之时，会把头朝向狐穴所在的山丘，意即思念故乡。弥音的这句话，似乎是在说自己决意赴死，只可惜他和何太骥一样，不能归葬故乡。弥音的尸体最终会葬在何处，宋慈不得而知，弥音自己更不可能知道，但何太骥葬在何地，弥音和宋慈却都是知道的。何太骥正是因为拿虫达留下的证据去威胁韩侂胄，最终丢掉了性命，那弥音会不会将这个证据与何太骥埋在了一起呢？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宋慈当即决定，去何太骥的墓地寻个究竟。

这个证据极为重要，宋慈也担心韩侂胄派了盯梢之人，生怕自己直接去净慈报恩寺后山寻找证据，会被人跟踪发现，他可不想刚找出这个证据，便被韩侂胄得到。所以他回了一趟梅氏榻房，说他想明白了要出城，让桑榆帮他乔装打扮，并混在桑氏父女和几个货郎之中，成功避过了韩侂胄派来的眼线，离开了榻房，从钱塘门出了城。出城

之后，宋慈让桑榆和桑老丈回去，但桑榆不放心，要多送他一程，竟一路送过了整个西湖，来到了净慈报恩寺脚下。宋慈请桑榆和桑老丈止步，随即提着一盏灯笼，舍弃大道，往净慈报恩寺旁边的山路走去。桑榆本以为宋慈是要离开临安，可那条山路通往净慈报恩寺后山，根本不是离开临安的道路上。桑榆急忙追上，比画手势，问宋慈要去哪里。宋慈这才道出实情，说他为了查案，要连夜去一趟净慈报恩寺后山。

桑榆本来因为离别在即，心头失落，这一下又是惊讶，又是担心。她望了一眼后山，黑漆漆的，宋慈独自一人前去，万一遇到什么危险，如何是好？夜里山路不好走，她让年事已高的桑老丈留在净慈报恩寺外等待，她则跟着宋慈走上了那条山路。宋慈知道桑榆的心意，没有加以阻止。

来到后山之上，在距离原来巫易的坟墓不远之处，宋慈找到了何太骥的墓地。宋慈从怀中取出了一柄很小的铲子，那是他之前在太学回梅氏榻房的路上买来的，比他上次墓土验毒时所用的铲子还要小上一截。他围着墓地走了一圈，何太骥是一个月前下葬的，坟墓周围有不少挖掘取土的痕迹，不可能把每一处痕迹都挖开寻找。宋慈的目光最后落在了何太骥的墓碑上，碑前插着不少燃尽的香烛头。他不知道弥音有没有来埋过证据，就算有，他也不知埋在何处，但料想弥音与何太骥的关系那么亲近，不大可能直接挖开这位侄子的坟堆，也不可能随便找个地方埋下，最有可能埋在刻有何太骥名字的墓碑之下，而且弥音来过这里，想必不会忘了祭拜这位侄子，墓碑前的那些香烛

头，说不定其中就有弥音留下的。于是他俯下身子，在何太骥的墓碑前挖了起来。

桑榆站在一旁，提着灯笼照明，见宋慈一来便挖掘墓地，难免为之惊讶。这墓地位于密林之中，透着阴森，时有阵阵冷风吹过，冰寒刺骨。但桑榆并不害怕，只要宋慈平安无事地在她身边，哪怕身处黑暗阴森的墓地，她也觉得心中甚安，只是不知宋慈在挖什么，惊讶之余，又有些好奇。

宋慈挖了好一阵，挖了大约一尺见方的一个坑，铲子忽然发出了沉闷的声响，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他急忙将泥土刨开，一个书本大小的木盒子露了出来。他将木盒子挖出，见上面挂着一把锁，于是先用铲子敲打，后又捡来石头砸击，最终将锁砸掉了。将盒盖掀起来，里面是一团裹得方方正正的油纸，他将油纸拆开，最终看见了包裹在里面的东西——一方折叠起来的绢帛。

宋慈拿起这方绢帛，展开来，见左下角有所缺失，带有些许焦痕，似乎是被烧掉了一角。绢帛上有不少墨迹，宋慈挨近灯笼，见上面写着：“庚戌三月廿九日，会于八字桥韩宅，共扶嘉王，同保富贵，违誓背盟，不得其死。刘扁，古晟，韦……”

宋慈依着字迹看下来，绢帛上所写的是共扶嘉王赵扩的盟誓，其中庚戌年是十五年前的绍熙元年，三月廿九日则是禹秋兰遇害的日子，也就是刘扁和古公公去韩家密会韩侂胄的那天。他看至绢帛的左下方，见到了两处字迹不同、按压了指印的署名，分别是刘扁和古

晟。在这两处署名的旁边，还有一个“韦”字，上面也有些许指印，看起来应是第三处署名，只是正好位于缺失的左下角，署名也残缺了大半。虽只剩一个“韦”字，但宋慈一下子便想到了韩侂胄，那是“韩”字的右半边。虽然绢帛上没有写明，但刘扁与古公公身份特殊，一个身在翰林医官局，一个身在御药院，韩侂胄私底下与这二人密会盟誓，还写明是为了共扶嘉王，不难想象这背后存在多大的问题。宋慈知道，这便是虫达用来威胁韩侂胄的证据。然而这方绢帛被烧掉了一角，且烧掉的正好是韩侂胄的署名，单凭一个“韦”字，根本无法指认韩侂胄。

宋慈想到了净慈报恩寺的那场大火，以为这方绢帛是在那场大火中被烧去了一角。他当然不会知道，这方绢帛的左下角，其实是被韩侂胄自己烧掉的。当年韩侂胄收买了刘扁和古公公，因为担心二人背叛，于是用这一方绢帛，彻底断绝了二人的退路。但在借助绍熙内禅扶嘉王赵扩登基之后，这一方用来约束刘扁和古公公的绢帛，便已经用不上了，留着反而成为后患，于是韩侂胄打算将之烧掉，但因为刘弼的突然登门造访，这一方原本已经扔进炭盆的绢帛，最终被留守书房的虫达得到了。当时虫达看见炭盆中冒起一丝火光，只走近瞧了一眼，便赶紧拿起来扑灭火焰，这方绢帛的左下角，连同韩侂胄的大半署名，便是在那时被烧掉的。后来韩侂胄发现炭盆里没有绢帛的灰烬，猜到这方绢帛落入了虫达手中，去让虫达交出来时，反而受到了虫达的威胁。虫达因为韩侂胄得势之后只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虞候，早就心怀不满，有了这方绢帛，当然要利用起来。彼时韩侂胄还在与赵汝愚争权，不得不选择隐忍，虫达后来能手握兵权，不断获得提

拔，短短三四年间，成为外镇一方的统兵大将，便是由此而始。但虫达从始至终没有将这方绢帛拿出来过，因为韩侂胄署名的缺失使得这方绢帛一旦拿出，便会失去对韩侂胄的牵制作用，反倒是不拿出来，韩侂胄并不知署名已毁，这才会处处受制。只不过虫达成为外镇一方的统兵大将时，韩侂胄也早已扳倒了赵汝愚，并利用理学之禁打压异己，牢固了自己的权位，不愿长久受此胁迫，决定召虫达入京，除掉虫达这个祸患，这才有了后来的事。

宋慈虽然不知道韩侂胄署名被烧掉的实情，但他念头转得极快，想到韩侂胄对这方绢帛如此看重，可见并不知晓绢帛上的署名缺失，只要他不拿出来，这方绢帛便依然有用。然而这个念头只是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他想得更多的，则是弥音留下这个证据的举动。

弥音并不知道宋慈会找去望仙客栈，他之所以将这方绢帛埋在何太骥的墓地，是因为真的打算就这样决绝赴死。但宋慈的一再坚持，最终还是触动了他。他并不了解宋慈查案的决心能坚定到何种程度，所以没有将韩侂胄的秘密直接告诉宋慈，也没有直接告知这方绢帛的下落，若宋慈的决心不坚定，贸然将这些事告知宋慈，只会害了宋慈的性命。于是他留下了暗示，倘若宋慈连这个暗示都猜解不透，也就没有查破此案的能力，若宋慈果真有查案的决心和能力，那就一定能把这一切挖出来。他这是要让宋慈有选择的余地，让宋慈自己去决定要走的路。

站在何太骥的坟墓前，手捧着弥音埋下的绢帛，想到弥音赴死之前还能如此用心良苦，想到这对叔侄一文一武，却都选择用自己的方

式，去挑战韩侂胄的权威，想到骐驎一跃，明知不能十步，却还是跃了出去，宋慈内心陡然生出一股莫大的敬意。如今这方绢帛握在了他的手中，该轮到他去抉择了。

宋慈将绢帛折叠起来，揣入怀中，在墓碑前坐了下来，一动不动。桑榆知道宋慈在想事情，静静地候在一旁。些许轻细的脚步声响起，是桑老丈见宋慈和桑榆长时间没回去，担心出事，寻上山来。桑榆轻轻竖指在唇，示意桑老丈不要出声。父女二人没有打扰宋慈，就安安静静地等在一旁，后来等得太久，便靠着一株大树坐下，裹紧衣袄，竟迷迷糊糊地一直等到了天明。

山中雾气弥漫，于一片迷蒙之中，宋慈站起身来。他已做出了决定。下了净慈报恩寺后山，来到西湖边上，宋慈说什么也不再让桑榆跟着了。他向桑榆深深一礼，转过身去，独自走入了白茫茫的迷雾。桑榆立在道旁，望着宋慈远去的背影，眼圈微红。其时西湖水雾缥缈，似笼轻纱，如诗如画。

宋慈怀揣着那一方绢帛，独自一人来到了吴山南园。面对韩侂胄摊开的手掌，宋慈没有将绢帛拿出，而是叹道：“为了得到这个证据，太师真可谓煞费苦心。新安郡主多次替我解围，还从圣上那里为我求来口谕，让我有权追查虫达一案，可我因为太师知道我奉旨查案一事，竟怀疑郡主暗中向太师告密。直到我找到了这个证据，证实了关于太师秘密的猜想，才知道告密之人是有的，但这人并非郡主。”他摇了摇头，“向太师告密的，想必是圣上吧。我原以为圣上许可我查案，还要我保守秘密，是有打压太师之意。可我查案那几

日，太师一直未加干涉，甚至什么都没做，似乎有意放任我查案。其实太师也想让我去查，正好借我之手，将虫达留下的证据找出来，我说的对吧？”

韩侂胄不置可否，只是原本摊开的手掌慢慢收了回去。

“自绍熙内禅以来，十年有余，圣上一直对太师信任有加。赵汝愚身为宗室之首和文臣之首，太师能轻而易举将之扳倒；天下读书人都推崇理学，太师说封禁便封禁；北伐未得其时，太师想北伐便可举国备战。无论太师做什么，圣上始终站在太师这一边。”宋慈继续说道，“太师想让我去查案，圣上自然会许可。上元节视学那天，即便没有郡主去求旨意，我想圣上最终也会准我联名所奏，许我查案之权。虫达手中的证据，不仅对太师重要，对圣上也同样重要，要知道吴兴郡王赵柄尚在人世，倘若这个证据一直留在世上，对圣上恐怕也会有所不利。既然我有意查案，那正好顺水推舟，只需暗中派人盯着我，便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查问过什么人，所以后来太师才能一下子将道济禅师、祁驼子、欧阳博士等人全都抓走下狱，只怕连弥音冒死行刺，太师也是事前便已知晓。自始至终，我在太师眼中，在圣上那里，不过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圣上对此事全不知晓。”韩侂胄忽然道，“宋慈，你不要胡言乱语。”

宋慈叹道：“那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伸手入怀，取出了那一方绢帛，并当着韩侂胄的面徐徐展开。

韩侂胄眉心一紧，那绢帛上的字迹，他认得无比清楚，正是他处心积虑想要寻找的证据。他本以为宋慈敢只身前来，必定将这证据放在了别处，哪知宋慈竟会随身带着，不免暗暗吃惊。

宋慈手持绢帛，有意捏住了左下角，不让韩侂胄看见缺失的署名，说道：“新安郡主曾对我提及，恭淑皇后一直对我娘亲的死耿耿于怀。”向手中的绢帛看了一眼，“是啊，庚戌三月廿九日，八字桥韩宅门前，若非恭淑皇后叫破刘扁和古公公的名字，我娘亲也不至于无辜枉死。我娘亲不认识刘扁和古公公，不知道这二人出入韩宅意味着什么，可一旦将此事说了出去，知道的人多了，总有人能想明白其中问题所在。太师为了这次密会盟誓，甚至让夫人和韩玗携仆从出城赏花，那是连至亲之人都要瞒着，哪知却被恭淑皇后、新安郡主和我娘亲撞见。恭淑皇后本就是嘉王妃，就算知道了个中原委，也不可能说出去。新安郡主彼时尚年幼，又是恭淑皇后的亲妹妹，太师不可能对她下杀手，加之又是太师的亲族，只需安排人盯着就行。至于我娘亲，一个非亲非故的外人，随时可能将此事说出去，自然不能留着。虫达之所以在我娘亲与恭淑皇后分开后，刚回到锦绣客舍之时，便潜入行香子房行凶，正是为了赶在我娘亲有机会接触其他人说出此事之前，将我娘亲杀害灭口。恭淑皇后后来应该是想明白了这些事，知道是因为她叫破了刘扁和古公公的名字，才害得我娘亲被害。可她又不能将此事说出来，连妹妹新安郡主都不能告诉，这才会对我娘亲的死心怀愧疚，一直耿耿于怀。”

听着宋慈所述，当年那一幕幕往事尽皆浮现在眼前。韩侂胄当年的确担心禹秋兰泄露秘密，这才问明禹秋兰的住处，授意虫达跟去，先摸清楚禹秋兰的来历再做打算。然而不久后虫达返回，竟说他已除掉了禹秋兰，并留下痕迹嫁祸给宋巩。韩侂胄是有杀人灭口之心，但何时动手、如何动手，他还未有定夺。虫达此举，虽说是为了替他除掉后患，却实在太过自作主张，可是木已成舟，他只能买通府衙，想方设法遮掩此案，顺着虫达留下的痕迹，要将宋巩定为凶手。但宋巩得祁驼子相助，最终洗清了嫌疑，韩侂胄担心宋巩会追查真相，这才让虫达威胁宋巩离开，并让虫达自认杀害禹秋兰是为了报复私怨，哪怕宋巩真不怕死去追查真相，到时候也可以让虫达去顶罪。韩侂胄嫌虫达擅作主张，从此渐渐开始疏远虫达，虫达对韩侂胄暗怀不满，生出异心，同样也是源于这件事。

但韩侂胄没有向宋慈解释什么，也没必要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他只做道：“你到底想做什么？”

他盯着宋慈，心想宋慈敢直截了当地拿出那方绢帛，还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说出一切，想必早就留了后手。他想到了杨皇后，想到了杨次山，想到了朝堂上的一干政敌，甚至想到了圣上。环顾整个归耕之庄，四下里空无一人，忽然之间，他竟生出了一丝如芒在背之感，仿佛有万千刀斧手正埋伏于四面八方。他的手向外伸出，慢慢按在了剑柄上。

宋慈摇了摇头，道：“我别无他意，只想说出我查到的一切。”

说完，宋慈向墙角走去，将那一方绢帛丢进了用于取暖的炭盆之中。火光亮了起来，那方绢帛连同上面的文字，在猩红的火焰之中，慢慢地化为灰烬。

韩侂胄皱起了眉头，很是费解地望着宋慈，按在剑柄上的手，慢慢地放开了。

昨晚在净慈报恩寺后山，宋慈静静地坐了一夜，也想了一夜。他手握那一方绢帛，有着太多太多的选择。他可以返回提刑司，请乔行简召集官吏民众，出示这方绢帛上的盟誓，像之前查破那几起命案一样，当众揭开虫达一案的秘密，揭开母亲枉死的真相。又或者，他可以将韩侂胄的秘密公开，太学有那么多学子对韩侂胄不满，只要他将这秘密连同绢帛上的盟誓写下来，一夜之间便可动员众多学子抄写成百上千份，连夜散发全城，天亮之后，这秘密便会传遍临安，不久便将传遍天下。再或者，他可以将这方绢帛交给杨次山，杨次山有杨皇后撑腰，一向与韩侂胄势同水火，得到这方绢帛，就算上面署名有所缺失，想必也能大做文章，定会给韩侂胄带来不少麻烦。但是无论怎样，这秘密事关当今圣上，他不能就这么公之于众。他也终于想明白了，当初虫达、弥音和何太骥等人为何不公开这个秘密，想必也是因为牵涉圣上。譬如虫达，宁肯隐姓埋名出家为僧，坐视家眷坐罪受罚，也始终没有公开这个秘密，只因他一旦这么做，就算能扳倒韩侂胄，也会因为牵连圣上，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虫达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家眷，哪怕早已得知他的一双女儿在临安城里为婢为妓，近在咫尺的他，也从来没有设法去帮过自己的女儿。对他而言，自己的性命胜

过一切，他藏身在临安城郊，那是为了等待机会，只有当朝局出现剧烈动荡，或是皇位出现更替之时，他才会公开这个秘密。与虫达相比，宋慈不惧一死，但他心如明镜，知道这秘密一旦公开，必定朝野动荡，要知道吴兴郡王赵抃尚在人世，别有用心之人说不定会趁机作乱，届时局势很可能比绍熙内禅之前更加混乱，一旦酿成兵灾人祸，承平数十年的大宋，只怕会陷入一场莫大的浩劫。

宋慈来到临安，名义上是为求学，实则在他内心深处，从未忘过母亲之死，查明母亲遇害一案的念头，已在他脑中根深蒂固十五年。如今他查明了一切，终于有机会为枉死的母亲讨回公道，然而他却犹豫了。一己之公道，与天下百姓之太平，孰轻孰重？一夜过去，他想明白了，于是只身一人来到了吴山南园，揭开母亲枉死的真相。他知道这根本算不上公道，但他只能这么做，哪怕他不愿如此，哪怕他要和父亲一样，永远背负对母亲的愧疚。

“往昔绍熙内禅，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变乱丛生。圣上登基十年有一，一切早成定局，大宋也已重归太平，如今少一人知道这个秘密，世上便能少一份灾劫。此间别无旁人，太师可以说我图谋行刺，当场将我诛杀，世人也许会有所非议，但过不了多久，便会没人在乎，没人记得。”宋慈说道，“刘克庄、辛铁柱，还有其他因太师遇刺被下狱之人，他们都不知晓太师的秘密，望太师在我死后，能将他们放了。大宋承平不易，天下难安，还望太师整军经武，善择良将，得其时机，再行北伐。”说罢，他立在原地不动，缓缓闭上了眼睛。

韩侂胄直到此时，才算明白了宋慈为何会做出种种异举，道：“原来你是求死来的。”冷淡一笑，“我以为你只会认死理，想不到你也有放弃的时候。”

宋慈是为天下所计，方才烧掉了那一方绢帛，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追查到底。韩侂胄竟隐隐然为之触动。他掌权十年，大可贪图享乐，却一心北伐，志在恢复中原，又何尝不是为天下所计？宋慈不惜得罪他，受尽各种阻挠，冒着身死命断的危险，一直查案至今，那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他用尽手段，从一个韩家的旁支外戚，一步步走到今天，只为建那不世之功，留那万世盛名，又何尝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宋慈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学生，身无尺寸之柄，为了追查亡母一案的真相，一路走来受过多少冷眼，付出过多少代价，只有宋慈自己知道，而他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原本只是一个恩荫武官，始终被那些科举出身的朝臣看不起，以至于年过四十，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知閤门事，那些把控大权的朝臣只知贪图安乐，不思进取，让他看不到任何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可以只做武官，可就算他把武官做到头，又能如何？他不想像岳飞那样，矢志北伐，却被朝臣掣肘，被圣上猜忌，以至于功败垂成，受那千古之冤。唯有不择手段，将大权揽于一身，才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路走来，付出过多少代价，跨越过多少阻碍，只有他自己知道。朝堂上那一帮帮腐儒，只知道阳奉阴违，从来不知同心协力；太学里那一批批学子，只知道与他唱反调，从来不会建言献策；家中独子鼠目寸光，只知道飞扬跋扈，从来不懂为他分担；他容忍过虫达，放任过刘扁，可这些人不知收敛，反而只知道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威胁他；原本以为除掉了虫达和刘扁，从此便

可高枕无忧，哪知突然又冒出来个何太骥，竟敢明目张胆地要挟他；他以为何太骥是从刘鹄那里获知的秘密，派夏震助李青莲缢杀何太骥的同时，逼迫刘鹄交出虫达留下的证据，哪知刘鹄宁肯自尽也不交出来，他这才意识到证据不在刘鹄那里，于是当得知皇帝已口谕宋慈追查虫达一案后，他便暂且留了宋慈一命，想着借助宋慈之手，将与虫达相关的人和证据都挖出来。他想尽办法试图抹掉的证据，如今终于在他眼前化为灰烬，十年来的忐忑不安，至此终于可以放下。

但是他想不明白，自己执掌天下权柄，明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何这些人总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个地跳出来与他作对？为何自己身边尽是赵师宰这等溜须拍马之辈，如乔行简那般有真才实干的官员，明明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却总是莫名其妙地站到他的对立面？为何何上骥那样的忠勇之士，宁肯剃度出家，隐姓埋名，甚至抛却性命来行刺于他，只为报效虫达，却不肯效忠于他？更有宋慈这般心志坚定、身负大才之人，却终究不能为他所用……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就那样看着宋慈，心中想了太多太多。

“你走吧。”不知过了多久，韩侂胄开口了，“你这样的人，与我倒有几分相像，杀了实在可惜。刘克庄、辛铁柱那些人，只要不再与我作对，我会放了他们。你走之后，我会一直派人盯着你。我在朝之日，或者说当今圣上在朝之日，你就别想再为官了。你所负之才，就留给下一朝吧。”

宋慈一心求死，静待刀剑加身，听得此言，睁开了眼睛，有些诧异地看着韩侂胄。韩侂胄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唤入夏震送宋慈离开，

尤其叮嘱不是送宋慈离开南园，而是送宋慈离开临安。他本人则站起身来，拾起那柄宝剑，独自步入后堂，只留下那一只已经冰凉的手炉孤零零地摆放在原处。

宋慈不再多言，向韩侂胄的背影行了最后一礼，转过身去，走出了归耕之庄。

临安城的这场雾，长久没有散去，直至正午将近，仍是蒙蒙的一片。

清波门外，西湖岸边，宋慈与桑榆告别，准备回建阳了。他没有回太学收拾行李，那些书籍衣物，已没有带回去的必要。宋巩已雇好了车，在城门外等着他。夏震带着几个甲士站在城门旁，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桑榆朝府衙的方向遥指一下，比画了见面的手势，脸上带着不解之色。

她是问为何不等刘克庄和辛铁柱出狱，见过面之后再走。他摇了摇头。他不愿对刘克庄和辛铁柱有任何隐瞒，可韩侂胄的秘密是什么，虫达留下的证据又是什么，他又不能对二人说出来。他心里明白，韩侂胄能放过他，不一定能放过别人，刘克庄又是他的至交好友，与之再有过多接触，难免韩侂胄不起疑心。所以相见不如不见，之前司理狱中那一面，就当是最后一面吧。他托桑榆等刘克庄和辛铁柱出狱之后，帮他带一句话，让他们二人永远不要去建阳找他。

除此之外，宋慈把所有的钱财留给了祁驼子。宋巩当年受虫达威逼，为了保护年幼的宋慈，不得不匆忙离开临安，没来得及报答祁驼子的救命之恩，更不知道祁驼子后来的遭遇，十五年后重回临安，才从宋慈那里得知了一切。宋巩很想再见祁驼子一面，当面感谢祁驼子的莫大恩德，但如今祁驼子身在狱中，他父子二人又不得不立即离开临安，这一面，也不知此生还能否见得。为救宋慈，宋巩带来了不少钱财，包括家中的全部积蓄，以及典当家当所得的银子。他明白这些钱财远远抵不得祁驼子所遭遇的一切，但他此时能做的只有这些。将来若有再回临安的机会，他一定会去见这一面的。

桑榆不认识祁驼子，宋慈请桑榆把这些钱财交给狱出之后的刘克庄，让刘克庄代为转交。祁驼子的恩德，宋慈会一辈子铭记，还有因他入狱的叶籁、欧阳严语等人，他会始终感念在心，至于韩絮的死，恐怕他终此一生，也不得释怀了。

桑榆还有行李留在梅氏榻房，要等收拾完后，才会离开临安返乡。临别之际，她将藏在袖子里的东西取出，轻轻放到了宋慈的手里。那是一个半尺高的人偶，是她为了感谢宋慈的救命之恩，用了好长时间亲手刻成的，之前因为宋慈突然入狱，她一直没有机会送出。

那人偶是照着宋慈的模样刻成的，还细细地涂上了颜色，形神兼具，惟妙惟肖，活脱脱便是一个小宋慈，只不过与宋慈平日里的不苟言笑比起来，那人偶弯起了嘴，大方地笑着，多了几分可爱。

宋慈将那人偶握在手中，看了又看。他道一声“多谢”，向桑榆告了辞，登车而去。

尾声

重回建阳，已是二月中，宋慈离开一年，家乡的一切都没变样，可他却有恍如隔世之感。

不久之后，桑榆回到了建阳。桑榆告诉宋慈，他离开临安后的第二天，刘克庄、辛铁柱、祁驼子、欧阳严语和道济禅师等人都被释放出狱，连叶籁也免罪获释。桑榆把宋慈留下的钱财交给了刘克庄，请刘克庄转交给了祁驼子，也把宋慈的话转告给了刘克庄，刘克庄先是愣了愣，随即放声大笑。桑榆比画手势问刘克庄笑什么，刘克庄说是因为高兴。其实在刘克庄的心中，最在意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而是宋慈的安危。只要宋慈平安无事，对刘克庄而言，那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刘克庄还笑着对辛铁柱道：“宋慈这小子，一辈子那么长，他说永远不见便不见吗？”

刘克庄又拉上了辛铁柱和叶籁等人，也请了桑榆，同去琼楼大饮了一场。席间辛铁柱提及，他已决定参军戍边，沙场报国，刘克庄兴奋不已，当场赋诗痛饮，为辛铁柱壮行。在场人人都看见，刘克庄这一场酒喝得极为尽兴，醉到不省人事，但没有人看见，刘克庄醉倒之时，闭上眼的那一刻，眼角流下了泪水。

得知刘克庄和辛铁柱等人尽皆平安，宋慈欣慰一笑。

此时的宋慈还不知道，短短三个月后，吴兴郡王赵抃薨逝，同月，韩侂胄奏请皇帝下诏伐金，并告于天地、宗庙、社稷，兵发三路，正式大举北伐。然而金国早有准备，三路宋军皆告失利，金军乘胜分九路南下，短短一年时间，樊城失陷，襄阳告急，淮南多地沦陷，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变称王，金军甚至已饮马长江，形势岌岌可危。朝廷不得已遣使向金国求和，金国提出要斩韩侂胄等人方可罢兵，韩侂胄自然不答应，筹划再战，随后襄阳解围，吴曦之叛被平定，淮南局势渐趋平稳，形势开始好转。就在这时，史弥远与杨皇后、杨次山等人密谋，伪造皇帝御批密旨，指使夏震在上朝途中将韩侂胄斩杀于玉津园夹墙内，事后才奏报皇帝。韩侂胄的头被割下，函首送往金国求和，是为嘉定和议，朝堂大权自此渐渐落入史弥远之手。韩侂胄的下场，也算应验了那一方绢帛上“违誓背盟，不得其死”之语，在他死后，原来依附于他的那些党羽，可谓树倒猢猻散，其子韩玠则被削籍流放沙门岛。

眼下宋慈还预料不到这些变故，但史宽之能在泥溪村遇袭前向他告密，之后还向他索要虫达留下的证据，就连杨次山也曾向他讨要这个证据，可见韩侂胄的身边早就被安插了眼线，而且这个眼线能获知如此秘密之事，必定是韩侂胄的亲信之人。但他离开吴山南园时，没有将此事告诉韩侂胄，只是提醒了韩侂胄不要仓促北伐。

时隔一年，宋慈终于又来到了母亲的墓地。他本以为今年回不来的。与往年一样，他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坟前，从日出到日暮，陪了母亲一整天。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宋慈的名字，是母亲为他取的。在禹秋兰的想象中，自己的儿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男儿，会有天开地阔的志向。她知道宋慈总有一天会离家远行，每年都会亲手为宋慈缝制新衣，然而十五年前锦绣客舍里那件布彩铺花的新衣，却成了最后一件。她意恐宋慈迟迟归，如今宋慈归来了，可她早就先行一步，永远不再回来。

墓地旁边，当年禹秋兰下葬之时，宋慈和父亲宋巩亲手种下的那株桃树，如今已长高长大，花开正好。晚风摇林而过，时有花瓣随风而下，轻轻飘落在宋慈的身上。宋慈抬起头，朝那枝头看去。当年没能与母亲一起去看的那场桃花，如今年年岁岁，都在眼前。

(第一季完)